武俠世界

大漠奇遇（獵刀奇俠故事）　龍乘風·著

一個在大漠邊陲成長的孩童，家中遽逢巨變，身不由主地來到了山明水秀的江南，十餘年後舊地重遊，却有一連串不可思議的奇遇，接踵而來，既是艷趣橫生，也是驚險萬狀。本故事題材新穎，風格獨特，是一篇不容錯過之金牌巨著。

$4.00

第24年
40
革新號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選刊龍乘風作品之獵刀奇俠故事集：「大漠奇遇」。故事中主角人物如鐵鳳師及諧趣百出之焦四四、高六六……等原班人馬登場，熱鬧非常。既是艷趣橫生，也是驚險萬狀。內容叙述一個在大漠邊陲居住的孩童，家中遽遭巨變，身不由主的來到了山明水秀的江南，到他成長後舊地重遊時，遇到了連串不可思議的奇事……情節迂廻曲折，結局令你有意想不到的交代。愛好閱讀龍乘風作品讀者，敬希先睹爲快。

＊＊　　＊＊　　＊＊

司馬洛故事「血戰金山」及浪子遊俠故事之「秦皇奪寶記」兩個現代化巨著今期一齊刊出，前者是馮嘉先生之金牌作品，動作場面多，鬥智局面妙，保証百看不厭。至於遊俠故事方面，今番說到呂奇到了南太平洋海岸的新畿內亞地方，發生了連串的既香艷又驚險的事迹。兩大作品，精采非常。

＊＊　　＊＊　　＊＊

高皐繼「萬里飛虹」後下期又有中篇連載刊出，是一部倫理恩仇故事「江山處處哀鴻」。巨型小說是王陵的「無情劍客有情天」，切勿錯過。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大漠奇遇（獵刀奇俠傳奇故事）
一個自幼在大漠長成的孩童，家遭巨變後，來了山明水秀的江南，十餘年後重返舊地，却遭遇到一連串的奇事……龍乘風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一點紅（一期完精選短篇故事）
淫賊施辣手　捕頭逞豪勇……馬　騰45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秦皇奪寶記（現代遊俠傳奇故事）◀一▶
紅唇似火　嫵媚如狐……龍　驥58

金劍令（俠義傳奇故事）
沿途跟踪　猝下毒掌……東方玉67

飛燕金刀（歷史俠義故事）
送金上山　攔途截擊……黃　鷹77

血戰金山（奇俠司馬洛故事）◀一▶
辨認遺物　發現金幣……馮　嘉83

屠　龍（沈勝衣傳奇故事）
堆亂石爲陣　反抗大屠殺……黃　鷹91

磨劍江湖（俠義傳奇小說）
有美爲伴　同返故鄉……西門丁97

名　人（千門奇俠故事）◀續完▶
千門變幻　難逃法網……馬　雲106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長劍篇（武俠長篇故事）
瓜園現紳仕　竟是舊仇家……蕭　逸114

秋月冷寒星（新派武俠長篇故事）
笛音遏行雲　銀針清劇毒……仲君平120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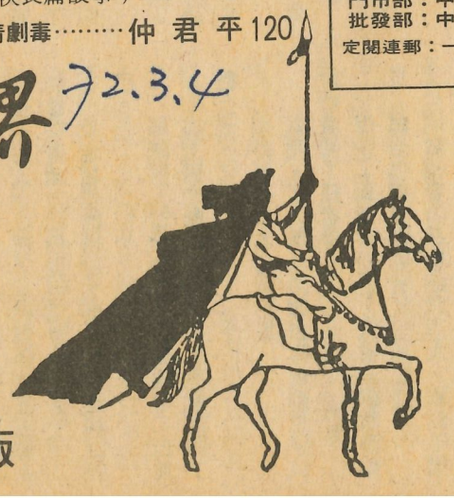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72.3.4

第24年
第40期
（總號122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環球小說畫名家
每週新書多至乘

新書介紹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

每本港幣六元

每本港幣七元

每本港幣七元

每本港幣七元

環球出版社發行

雙環神君嶺南劍

奇俠故事

文·風乘龍
圖·飛可

奇遇

巨鷹在暮色蒼茫中迴翔，在牠俯視下，是一座已荒涼了很久的牧馬場。

這裏現在只有兩三座茅舍，和一座古舊殘破的石屋子，在牧馬場以外，到處丘陵起伏，再往西北走二三十里，就是經常風沙蔽目的戈壁大沙漠。

在很久以前，這裏也曾有過一番熱鬧的景象，那大概是在十多年前，這裏最少飼養過百匹好馬，還有被譽爲沙漠之舟的駱駝，和一羣精悍勇猛的獵犬。

那時候，丁大風才只有七八歲，但却是這座牧馬場的常客。

丁大風的父親是個獵戶，他箭術高明，刀槍棒劍件件精通，雖然住在這地方是窮苦些，但却還不曾使丁大風挨餓挨凍。

丁大風父親的名字有點古怪，但却也很好聽，他叫丁和氣。

事實上，丁和氣的確是個很和氣的人，他說自己雖然經常殺生，但那是爲了生活，天神地靈也不會怪他。

除了對飛禽走獸無法不開殺戒之外，丁和氣不酗酒、不打架，甚至連罵人也極罕見。

丁大風自懂事以來，就經常和父親來到這座牧馬場。

雖然那時候他還在童年，但這座牧馬場主人的樣子，直到現在他還記得清楚。

牧馬場的主人，是個年老而豪邁的漢人，大概在二十年前，這老人買下了這座牧馬場，初時，這裏甚麼也沒有，就只有幾間簡陋得下雨要撐傘子的破屋，但這個叫孫老爹的老人，却把這座牧場完全改變過來。

孫老爹大興土木，從很遠很遠的地方運來上好的木材，僱用最能幹的泥水匠，造房子技術最好的大師傅，不到半年，這地方就景象一新了。

丁大風還記得，在這現時還剩存下來的大屋兩旁，當時總共有三行長達百丈的馬槽，馬槽高而敞闊，空氣很流暢，但到了氣候寒冷的時候，馬槽兩旁又可以垂下擋風的帳幕，說句眞話，孫老爹可算是個把馬兒看作比自己還更重要的怪人。

有一天晚上，丁大風趁着父親酣睡了的時候，偷偷的溜進牧馬場裏，想央求孫老爹教他騎馬，但他在牧馬場裏找了很久，還是看不見孫老爹的影子。

後來，有個馬伕告訴他，孫老爹在金沙丘上。

金沙丘是個神秘而荒涼的地方，故老相傳，這地方上有座金礦，但這裏却有個護山神，非常兇惡，無論是誰想在這裏發掘金子，都一定會給護山神活活捏死。

漸漸地，掘金子的人越來越少了，因爲他們沒有人能掘到金子，却反而往往賠上了一條性命。

直到近幾十年，護山神不再出現，但掘金子的人也沒有了，因爲從來都沒有人能够在這地方發掘到一點點的黃金。

故老相傳的傳說，那畢竟只是神話而已。

那時候，丁大風知道這個故事，但他却知道，孫老爹在金沙丘，絕不會是爲了掘金子。

因爲那裏根本無金可掘。

當晚，丁大風悄悄的去到金沙丘，果然就看見了孫老爹。

但除了孫老爹之外，還有一個鬚眉如雪，白袍也如雪的老者。

這白袍老者身型非常高大，雖然年紀很老了，但却還是神態威猛，就像是從森林裏竄出來的一頭獅子。

孫老爹也不算長得矮小了，但和這白袍老者相比，居然還是矮了一截。

丁大風正想走近一點，那白袍老者忽然發出了一聲驚人的怒吼，接着就揮拳向孫老爹的肚子上打了過去。

孫老爹居然沒有閃避，也沒有還手。

但那白袍老者却反而好像吃了一驚，急忙把拳收了回來，接着厲聲說道：「你果然已練成了吸星大法。」

孫老爹微微一笑：「吸星大法雖然厲害，但却也不是天下無敵的武功，只要有本領，你就可破了它，把我置諸死地。」

白袍老者咬了咬牙，忽然兩袖齊揚，幾十件暗器同時向孫老爹射了過去。

當時，丁大風年紀幼小，根本不知道那就是殺人的暗器，只覺得幾十道閃爍不定的光芒從白袍老者的衣袖裏飛出，十分好看。

但只見孫老爹右掌急揚，一柄寒風迫人的利劍同時出現，叮叮噹噹的，那幾十道光芒立時消失在劍氣之中。

白袍老者似乎也料到這些暗器傷不了孫老爹，一聲暴喝，斜身上步，手裏也已亮出了兵刃，那是一雙金光閃閃的圓環。

金環一出，孫老爹的劍勢立時被白袍老者封住。

白袍老者腕力沉雄，雙環招式辛辣而直接，雖然看來簡簡單單，絕無半點巧妙可言，但却是殺氣逼人，銳厲已極。

但孫老爹却還是氣定神閑，雖然對方雙環攻勢有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但却總是攻不破他的劍網，白袍老者越攻越急，忽然使起狠勁，雙環所發盡是進手招數，大有孤注一擲，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之慨。

孫老爹面色一沉，冷冷說道：「大師兄，你眞要趕盡殺絕嗎？」

白袍老者咬牙怒道：「你盜走師父的武功秘笈，也還罷了，但你爲甚麼還要殺了雲娘？」

孫老爹叫道：「我沒有殺雲娘，是她害怕師父追究盜取秘笈之事，所以才引劍自盡的！」

獵刀大漠

「好卑污的賊子，雲娘死了，甚麼罪名你都可以加在她的身上，今天我不殺你，誓不爲人！」白袍老者越說越憤怒，一雙金環有如巨浪般向孫老爹狂襲過去。

孫老爹陡地喝道：「大師兄，就算是我害死了雲娘，你也已殺了我妻子敏姑，這該扯平了罷？」

白袍老者「呸」的一聲，道：「錢翠敏算是甚麼東西？她只是個青樓女子，怎能與雲娘寶貴的性命扯平，你簡直是在做夢。」

孫老爹聽見他出言侮辱自己的亡妻，不禁生氣起來：「大師兄，你這種說話太過份了，敏姑雖然曾經是個風塵女子，但她從良之後，十幾年來一直安安份份的做人，可沒有幹過半點辱我家聲，壞我門楣的事情！」

白袍老者冷冷一笑：「誰知道你們這對狗男女的事情！」

他一再惡言相向，孫老爹實在忍不住了，兩人雖然是同門師兄弟，但這時候却眞的明刀明槍的拚命起來。

白袍老者攻勢雖盛，但孫老爹門戶守得極是嚴密，任憑白袍老者怎樣拚盡全力，也無法眞正佔到上風。

相反地，孫老爹給他的話激出了眞火，劍勢也兇狠起來，再無半點容讓之心。

白袍老者不再說話，雙環招式下下截腰斬肋，厲害非常。

當時丁大風感到很害怕，他看見白袍老者咄咄迫人，對他甚是憎惡。

他不懂武功，也不知道當時孫老爹其實已經佔着上風，還以爲他很快就會給白袍老者殺死。

他突然鼓起勇氣大聲叫道：「你們不要打了！」

他是用盡氣力叫出來的，但惡鬥中的兩人，又豈會理會這孩子的勸告？

再說，他們也已戰至極兇險的階段，可說是行將立判生死，任何一方稍爲大意，都會立時招來殺身之禍。

丁大風又叫了幾聲，但仍然於事無補，兩老人仍然惡鬥如故。

終於，勝負分出來了。

白袍老者久攻不下，早已敗象畢呈，孫老爹劍招忽然一緊，直欺白袍老者胸膛，只聽得一陣裂帛之聲，劍尖已劃破老者襟前雪白的衣裳。

白袍老者面色慘然，雙手一鬆，一對金環同時跌在地上。

他雙目圓睜，迫視着孫老爹：「你爲甚麼還不殺了我？」

孫老爹也直視着他，忽然也把手中長劍丟在地上。

「你走罷，」他長長的嘆了口氣：「你終究還是我的大師兄，而且，我也沒有非殺你不可的理由。」

白袍老者咬牙冷笑：「你以爲這樣我就會感激你了？告訴你，今天你若不殺我，將來你一定會深切後悔的！」

孫老爹沒有回答。

但却忽聽一人淡淡道：「他不會再有將來了，因爲他現在立刻就要死。」

白袍老者和孫老爹的臉色同時一變。

丁大風大吃一驚，因爲這人的聲音，他是再熟悉不過的了，那竟然是他的父親丁和氣！

丁大風一直都以爲父親已睡着了，想不到他忽然會在這裏出現，而且所說的話又是那麼令人震駭了。」

孫老爹爲甚麼立刻就要死？

他又沒有受傷，也沒有生病，死神怎會立刻降臨到他的身上？

丁大風不懂。

等到他明白父親這句說話是甚麼意思的時候，孫老爹已倒臥在血泊裏。

丁大風甚麼也看不見，只見父親的手忽然揚起，接着就是一道寒光閃入了孫老爹的咽喉！

是丁和氣出手殺了他！

孫老爹很快就倒了下去，他臨死前臉上的表情，是驚詫的，也是不能相信這是事實的。

但這却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丁和氣一出手，他連對方用的是甚麼武器都看不清楚，就已給戳破了咽喉。

白袍老者望着丁和氣，臉上的神態也是驚異到了極點。

雖然他一直都想殺了孫老爹，而這人却幫助自己完成了這個心願，但這事情發生得太突然了，尤其是這人的武功，簡直是他從來也沒有見過，甚至連想像中也想不出來的。

寒光一閃，就已發出連孫老爹也抵擋不住的致命襲擊，這是甚麼武功？他用的又是甚麼武器？

是一柄劍？一把刀？還是鋒利無匹的匕首？

白袍老者不知道。

他只知道，自己遇上了天下間最可怕的一個殺人者。

丁和氣一舉手就殺了武功極高的孫老爹，接着就慢慢地向丁大風走了過來。

他輕撫着他的頭髮，柔聲說道：「孩子，你是不是感到害怕？」

丁大風沒有回答這問題，他只是在提出質問：「你爲甚麼要殺孫老爹？你們不是好朋友嗎？」

丁和氣輕輕的嘆了口氣，緩緩地說道：「我們也許曾經是好朋友，但今天你爹若不殺他，說不定明天他就要把你爹的頭顱割了下來。」

丁大風用力地搖頭，道：「不，孫老爹不是那種兇惡的人，他不會殺人的。」

丁和氣又嘆息一聲，道：「大風，你現在年紀還小，不知道人心險惡，你現在不懂，爹不怪你，但你將來一定會明白，爹絕不是在胡亂殺人。」

丁大風的確不懂。

他現在連父親也在感到憎厭起來了，因爲他竟然能狠得了心腸，忽然把孫老爹殺死。

丁和氣沒有再向兒子作進一步的解釋了。

因爲他認爲丁大風不會瞭解這種事情的。

不但丁大風不懂，白袍老者也不懂。

他問丁和氣：「尊駕是那一道上的朋友？」

丁和氣微笑着說：「我姓丁，叫丁和氣。」

白袍老者吸了口氣，心念電轉，腦袋

裏竭力思索，但想來想去，還是想不出，江湖上有甚麼高手是叫做丁和氣的。

也許，這裏距離中原甚是遙遠，有甚麼厲害的高手潛伏在此地面不爲一般武林中人所知，也是不足爲奇的。

當下只好抱拳說道：「老夫耿世年，是黃天蓀的師兄，乃嶺南派中人。」

丁和氣道：「這個我知道。」

原來那孫老爹其實不姓孫，而是姓黃名天蓀，是嶺南派掌門飛虹祖師的弟子。

耿世年則是黃天蓀的師兄，前者人稱「雙環神君」，後者則被武林上的朋友譽爲「嶺南劍聖」，師兄弟兩人，都可算是江湖中的一流高手。

可是，嶺南劍聖黃天蓀竟然連丁和氣一招武功也招架不住，這眞是令耿世年嚇出了一身冷汗。

只聽得丁和氣淡淡一笑，道：「本來，你們嶺南派的事，在下是無權理會的，可是，在下却有迫不得已的理由，只好先殺黃天蓀再說。」

耿世年心中一震，道：「黃天蓀假仁假義，死有餘辜，但聽丁先生言下之意，似乎連老夫也不會放過！」

丁和氣悠悠一笑，說道：「那可不一定。」

耿世年道：「這是甚麼意思？」

丁和氣道：「大家都是明白人，你師弟爲甚麼會來到這地方，你是比誰都更清楚的，對不？」

耿世年陡地抽了口涼氣，道：「丁兄能說得明白一點嗎？」

丁和氣淡淡地說道：「飛虹祖師在兩年前死了，他臨終之際，可有甚麼寶貴的東西傳贈給你？」

耿世年心中一驚，勃然道：「丁兄，這豈不是太咄咄迫人了？」

丁和氣冷冷道：「嶺南派的飛霸劍、血虹刀、金剛甲，我都不會稀罕，我要的只是那半張血羊圖。」

耿世年的臉沉了下去：「老夫若說，血羊圖不在我手上，你是不是會殺我？」

丁和氣搖搖頭：「不會。」

耿世年冷冷一笑：「尊駕何以會如此大發慈悲？」

丁和氣道：「這不是大發慈悲，而是殺了你，對你來說，反而會是一種很好的解脫。」

耿世年哈哈一笑：「老夫若已拚將一死，你又還能奈何得了老夫嗎？」

丁和氣冷冷一笑，道：「在下知道，雲娘葬在泥江五曲渡旁的一座幽谷下。」

耿世年面色大變：「你要怎樣？」

丁和氣悠然一笑，道：「你若不把血羊圖交出來，我會廢掉你的武功，把你四肢弄成殘廢，然後把你帶到五曲渡，讓你看看『盜屍幫』怎樣蹂躪雲娘的遺骸！」

耿世年鬚眉倒豎，怒道：「你敢？」

丁和氣淡然道：「江湖上講的是武功誰比誰更強，誰就敢做出任何事情來！」

耿世年氣得身子不斷的在顫抖，但剛才他已親眼看見丁和氣怎樣殺了黃天蓀，知道自己絕不是他的對手，是以雖然心中憤怒之極，却還是不敢輕易出手，以圖僥倖。

只聽得丁和氣又接着說道：「黃天蓀以爲血羊圖就在秘笈之中，但他失望了，飛虹祖師畢竟很重視這半張血羊圖，所以把它另外秘密收藏好，可是，他只有這麼半張東西，一直無法完成心願，這幾年來，他有如閒雲野鶴，東奔西走，其實却是在找尋另外半張血羊圖的下落。」

耿世年長長的吸了一口氣，道：「丁兄眞的很想得到這半張血羊圖？」

丁和氣道：「這不用多問了，問題只在乎你捨不捨得把它交出來？」

耿世年忽然嘆息一聲，道：「你以爲血羊圖裏面，眞的埋藏着一筆寶藏嗎？」

丁和氣說道：「這是我的事，你管不着。」

耿世年道：「然則，你可知道，這血羊圖的來歷嗎？」

丁和氣道：「你就當我甚麼都不知道吧，也許這血羊圖只是一張廢紙，但我現在需要它，你要活命就得把它拿出來。」

耿世年道：「白羊圖不在我身上。」

丁和氣道：「它在哪裏？」

耿世年道：「在嶺南百花谷。」

丁和氣冷冷道：「你撒謊！」

耿世年道：「事實確然如此，你不肯相信，老夫也沒有辦法。」

丁和氣怔了一怔，默然半晌才道：「好，我就到百花谷走一趟！」

耿世年道：「你若不相信老夫，老夫可以陪你走一趟。」

「不必了，我自己會去，你在這裏陪着黃天蓀好了。」丁和氣說。

耿世年面色驟變，左七右十二，十九件暗器已從兩袖中分別打出。

但丁和氣這個人就像是泡子般，忽然在他的眼前完全消失掉了。

耿世年的心立刻沉到脚底，咽喉却突然一陣冰冷。

他也和黃天蓀一樣，連丁和氣怎樣出手，用的是甚麼兵刃也沒看清楚，就已仆倒下去。

直到這時候，他才知道，以往他一直把嶺南派的武功看得比天還高，這是多麼幼稚、多麼可憐的想法。

可是，這已太遲了。

丁大風站在夜色裏，他的心在發冷。

他從來都沒見過父親這張臉孔。

丁和氣不但獵殺野獸，也殘殺人類！

丁大風怔怔地瞧着父親，就像是瞧着了一個完全陌生的人。

只見丁和氣不斷地在耿世年的身上搜來搜去，終於搜出了一塊薄薄的羊皮。

羊皮上繪着一幅山水畫，繪畫用的並不是墨汁，而像是已乾透了的血！

丁和氣找到了這塊羊皮，高興得手舞足蹈，他興高采烈地抱起了丁大風，說：「你終於可以找到妳媽啦！」

丁大風楞住，道：「娘親不是已經死了嗎？」

丁和氣搖搖頭，道：「她沒有死，她仍然活着！」

「是眞的嗎？你爲甚麼一直都瞞着我呢？」

「唉，這種事，現在要說也說不清楚，咱們走，到迷宮去！」

「迷宮？」丁大風又怔住，當時他不知道迷宮是甚麼地方，又是甚麼意思。

丁和氣正要解釋，忽然有個全身穿着紅如烈火衣裳的蒙面人，正騎着一匹快馬飛奔過來。

丁和氣面上忽然變得充滿惶恐之色，他立刻一手抱起丁大風向南方狂衝出去。初時，丁大風心想，就算父親跑得再快，又怎能和馳騁中的快馬相比？可是，他錯了。

丁和氣跑得很快，那也不像是跑，而是身子作極有節奏而快速的移動，這是一種極高明的輕功。

丁大風只覺得前面的景物不斷向後飛逝，馬蹄之聲居然距離自己越來越遠。

他大感詫異，怎麼自己的父親原來比馬跑得還快，那麼，父親平時出外狩獵，又何必騎馬？

當時丁大風年幼無知，自然不知道，輕功提縱極高明的人，雖然可以比馬奔跑得更快，但時間一久，路程遠了，終究還是比不上馬兒的。

但那個穿着火紅衣裳的蒙面人，並不是一直策馬追上來，而是忽然棄馬急衝，人如怪鳥般向丁和氣飛撲過去。

丁和氣的氣功已極高明了，可是，這蒙面人竟然比他還更厲害，簡直就像是鬼魅一般，終於攔在了丁和氣的面前。

丁和氣面色蒼白如雪，道：「你要怎樣？」

蒙面人冷冷道：「這兩個月以來，我一直在找尋耿世年，還有你！」

丁和氣吸了口氣：「耿世年已給我殺了，你是不是要爲他報仇？」

蒙面人冷笑道：「耿世年的死活干我屁事？我要的只是血羊圖！」

又是爲了血羊圖。

丁和氣道：「你白費心機了，血羊圖根本不在他手裏。」

蒙面人道：「他是飛虹祖師的弟子，飛虹祖師死了，這血羊圖他不給耿世年又還會給誰？」

丁和氣道：「也許飛虹祖師已拿着它陪葬去了！」

蒙面人冷笑一聲：「在我的面前，你不必指東劃西胡說八道了，把東西交出來，饒你不死便是！」

丁和氣道：「看情形，你是非要迫我拚命不可的了？」

蒙面人道：「十年前我就已該殺了你，難道你沒有覺得，自己能够活到現在，實在是一件事十分僥倖的事？」

丁和氣冷冷一笑道：「我知道你當時心裏在怎麼想，但我不會領你這個情！」

蒙面人也冷笑着，道：「這你本來就是個無情的人。」

丁和氣哼的一聲：「我最少不會像你那樣，爲了名利甚麼事情都幹得出來！」

蒙面人怒道：「廢話！快把血羊圖交出來！」

丁和氣嘿嘿一笑：「你要血羊圖，那不成問題，但要公平交易！」

蒙面人道：「怎樣公平交易？」

丁和氣道：「先把你的兩隻眼珠挖了出來！」

蒙面人氣得連聲音也變了：「你是想我永遠都見不着紫薇！」

丁和氣冷冷地說道：「就算你見得了她又怎樣？她心裏根本就沒有你這個人的存在！」

蒙面人怒道：「好好歹歹，我總是她的——」

「住口！」丁和氣忽然把丁大風遠遠摔開，同時向他喝道：「你快走，走得越遠越好，以後永遠再也不要回來這裏！」

丁和氣剛才看見父親殺了人，本來對他的印象忽然已變得很壞，但這時候，他却感覺得到，父親正面臨着極大的危險，他年紀雖小，勇氣却大，聞言立刻搖頭大聲說道：「爹！我不走，我要在這裏陪着你！」

丁和氣急了起來，怒道：「你再不走，就不是我的兒子！」

丁大風叫道：「我不走我不走，若要走大家一塊兒走！」

丁和氣何嘗不想走？但他却走不了，那蒙面紅衣人已向他展開狂風暴雨般的襲擊。

丁大風站在一旁，倔强地挺直身子。他已決定不走，無論發生了任何事情都不走。

他忽然間，有一陣蚊吶般微弱的聲音在他耳邊響了起來，那是一把很蒼老的聲音：「你爹遇上了大惡人啦，他今天是一定要死在這裏的。」

丁大風揉了揉眼睛，東張西望，這聲音雖然微弱，却很清晰，只是，他到處張望，還是看不見附近有甚麼人。

這時候，丁和氣已和那蒙面人激戰起來。

丁大風不再找尋那神秘聲音的來源，全神貫注地注視着父親和蒙面人的戰鬥。

丁和氣殺黃天蓀和耿世年的時候，可說是不費吹灰之力，但跟這蒙面人決一死戰，却是形勢迥然不同。

原來丁和氣所用的兵刃，是一柄銀鏈刀，刀鏈相連，可及遠而攻，也可在短短距離之間突施致命襲擊。

但那蒙面人的身手更是不凡，他以一口軟劍，儘把丁和氣鏈子刀的攻勢一一化解，剎那間，只見刀光劍影，精芒電閃十分好看。

但一百招後，蒙面人已佔盡上風，丁和氣左肩、右腿、足踝都已掛了彩，看來很快就要死在蒙面人的劍下。

丁大風着急起來，忽然抓起一把碎石子，用力向那蒙面人擲了過去。

但這種「暗器」的力量實在是太微弱了，自然不會對這一戰發生任何影響。

丁大風咬着牙，又再抓起一把石子，正要擲出去的時候，忽然脇下一痲，好像給甚麼東西戳了一下，接着，他的手就不聽話了，石子再也擲不出去，手臂軟垂下來。

那蚊吶般的聲音又在他的耳朵邊響起：「你不必害怕，咱們走！」

丁大風正想叫：「我爲甚麼要走？」但他張開了嘴巴，竟然發覺自己好像啞了，竟然連一個字都不能叫出來。

他看見了一個穿着葛衣的矮小老人，正在神情緊張地把自己抱起。

這老人眞是很矮小，幾乎和當年的丁大風不相上下，若不看他的臉，眞會使人以爲他也只是個七八歲的小孩童。

就在這時候，丁大風忽然又看見丁和氣胸口中了一劍，鮮血有如泉水般從胸前湧了出來。

矮小老人面色驟變，輕輕叫了一聲：「這次眞的完了，小乖乖，咱們快走，否則連你我都完蛋大吉啦！」

蒙面人看見有人要救走丁大風，面上不禁泛起了一陣可怕的殺機，但丁和氣雖然受了重傷，但仍然豁盡全力，拚命地纏着他。

矮小老人不再遲疑，把丁大風挾在脅下，有如受驚的兔子般飛奔出去。

他也眞乖巧，居然騎上了蒙面人那匹馬兒的馬鞍上。

這老人雖然矮小，但騎術却極是精湛，只見他兩腿輕輕在馬腹上一挾，又從懷中取出一支軟竹作爲馬鞭，丁大風只聽得「啪」一聲响，馬兒立時有如離弦矢箭般向前急標出去。

只聽得矮小老人一面策馬狂奔，一面對丁大風說：「小娃娃，你別害怕，咱們騎的是鐵蹄金驄馬，脚程又靱又快，那個大惡人是絕對追不上的。」

丁大風心想：「這畜牲一點也不中用，剛才連我爹也跑不過，大惡人若追了上來，還不是易如反掌嗎？」

不久，矮小老人「啊呀」一聲叫了起來：「那混蛋追上來了！」

雖然丁大風沒有看見背後是否有人追來，但他却聽見有人在吹哨子聲，好像是想把馬兒喚停下來，甚至是召回過去。

矮小老人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他恐怕這匹馬兒眞的會聽從主人的命令，就算牠只是停下來，甚至只是跑慢了一點，後果都是不堪設想的。

他只好大發狠勁，軟竹有如雨點暴落，把馬兒的速度發揮得淋漓盡至。

這已是一場極兇險的搏鬥。

就是這樣，雙方追逐了三四十里，矮小老人回頭一望，總算沒有再看見蒙面紅衣人的影子。但他仍然不敢把馬停兒下來，仍然繼續向南方推進。

直到第二天黎明，他才敢稍事休息，讓丁大風在一座小市集裏吃點食物和喝點水。

就這樣，丁大風的一切都給改變了。

那矮小老人把他帶到遙遠的江南，他們住在一座幽靜的小村莊裏，以父子相稱，初時他要丁大風改個名字，不姓丁，但他不肯，矮小老人無奈，只好對別的人說，自己也姓丁，叫丁有福，丁大風就是他的兒子。

最初的兩年，日子過得很平淡。

「丁有福」在那小村莊裏買下了幾畝良田，養了幾隻胖豬，幾十隻肥鷄，過的完全是莊稼漢的日子。

偶然，他也會去狩獵，但獵獲物通常都只是一些細小的飛禽走獸，例如野兎、山鷄、雁兒等等。

每當丁有福去狩獵的時候，丁大風就想起了沙漠邊陲的父親。

他是個獵人，但他狩獵的對象，通常都是一些比較龐然的巨獸，例如豺狼、虎豹、野豬等等。

他很愛護丁大風。

丁有福亦然。

但丁大風總是懷念着父親，甚至懷念着給父親殺死了的孫老爹。

他不明白，人爲甚麼要殺人，他們就像是野獸，甚至比野獸還更殘忍。

到了第三個年頭，丁大風還記得，那是一個團年夜的晚上，丁有福一早就出門去了，臨走的時候他說是去打獵，平時他總是會在黃昏之前就趕回來的，但這一次，已是夜深了，丁有福還是沒有回來。

丁大風開始有點担心，在夜靜裏，他想起了滿身鮮血的父親，又彷彿看見那神秘而狠辣的蒙面紅衣人，在自己的面前張牙舞爪，要殺了自己。

他曾經問丁有福，那蒙面的大惡人是誰，丁有福却只是一直搖頭，說不知道他是誰。

但丁有福說，他和丁大風的父親丁和氣是很要好的朋友，否則也不會冒着生命危險，把丁大風在危險關頭裏救了出來。

夜已更深，忽然門外一陣狂風吹進屋子裏，桌上的燭光被吹滅了。

一個矮小的影子，同時從門外巍巍顫顫的撞跌過來。

丁大風吃了一驚，他已看出，這人就是丁有福。

丁有福還沒在椅子坐下，人已仆倒下去。

丁大風的手心在發冷，但却仍然儘量保持鎮靜，他用力扶起了丁有福，叫道：「爹，你受了傷？」

丁有福苦笑了一下，拍拍丁大風的臉，微笑着說道：「別害怕，雖然我不是你的父親，但你待我眞好，我活到這一把年紀，直到這兩年來才知道甚麼是幸福的日子……」

說到這裏，他重重的咳嗽了幾下，丁大風忽然覺得手背一陣濕濡，而且還有點腥味，看清楚一點，原來丁有福這麼一咳，竟然咳出一大灘瘀血來。

丁大風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

他忙說：「你不是收藏着許多膏丹丸散嗎？現在需要甚麼藥？我去拿出來。」

丁有福却拉住了他，搖頭道：「不必，我不會有事的……」

丁大風不相信，但丁有福却牢牢的拉住他，他想去取藥也不行。

只聽得丁有福長長的嘆了口氣，接道：「孩子，你現在已十歲了，本來是應該開始習武的時候。」

丁大風把頭搖得鼓浪一般，說：「我不要習武，學了武功有甚麼用？不是去殺人，就是給人殺了，你們整天打打殺殺，都是因爲有了一身武功，瞧這條村莊的叔叔伯伯，他們都是不懂武功的人，但這反而太平得多了，最少，他們無論有了甚麼爭執，都不會用武力來解決。」

他說的這一番話，甚是老練，似乎不該出自一個只有十歲孩童之口，丁有福聽見了，也是不禁爲之一愣。

但他隨即微微一笑，道：「你說的雖然很對，可是，難道你已忘掉了父親是怎樣死的嗎？」

丁大風陡地呆住。

丁有福嘆了口氣，續道：「還有，你的身世，我現在應該向你說了，你有一個很賢慧、很美麗、也很聰明的媽媽，她叫

穆紫薇，而你的外祖父，就是大漠迷宮的穆川雲，江湖上的朋友，都叫他『大漠仙翁』。」

丁大風默默地記着丁有福所說的每一句話，又喃喃地把母親和外祖父的名字唸了幾遍。

丁有福點點頭，道：「你爹雖然姓丁，但却並不叫丁和氣，而是叫丁雅行，他本是山東著名的殺手，但江湖上的人，很少人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叫『閃電追魂客』。」

丁大風聽得呆住了。

這些說話，若是出自別人，他一定不會相信，但丁有福却不同，他知道，這老人是不會欺騙自己的。

只聽得丁有福接着說：「你爹雖然是個殺手，但却並不是鐵石心腸的那種人，有一年夏天，他遇上你媽，兩人的感情漸漸濃厚，可是，那個蒙面的大惡人却不知用甚麼手法，使你外祖父强迫妳媽和他成親，一年後，那大惡人在外面又有了姘婦，把你媽冷落了，你爹看不過眼，就去找那大惡人算帳，那大惡人當時喝醉了，但他武功比你爹還更勝一籌，雖然在酩酊大醉之中，還是把你爹擊敗，他還嘲笑你爹，說他沒有胆量，有種的不妨把他妻子搶走了，她就不會給丈夫冷落了！」

對於這些男女間的恩怨，丁大風當時是不怎麼明白的，但他生性聰明，記憶能力極佳，直到他長大成人之後，還是沒有忘記。

丁有福又接着說：「你爹驚怒交集，恨不得立刻就把自己的性命了結，但就在這時候，你媽來了，她把大惡人痛罵了一頓，大惡人却一點也沒有覺悟，還在滿口胡言亂語，你媽生氣極了，她本來就並不喜歡這大惡人，和他成親全是因爲你外祖父的主意，當下不再跟大惡人爭吵，帶着你爹就走了。」

說到這裏，丁有福又是一陣猛然地咳嗽。

這一次，他沒有咳出來，但聲音却已漸漸微弱下去。

丁有福却笑了笑，若無其事地接道：「你爹初時還不肯和你媽在一塊兒，但你媽却已下定了決心，要離開那大惡人，結果，他們眞的遠走高飛，隱姓埋名，不再理會那大惡人。

「但那大惡人酒醒後，却立刻去找大漠仙翁穆川雲，也就是你的外祖父，他氣沖沖的說妻子跟丁雅行私奔了。你外祖父聽見此事，也是十分生氣，誓言一定要把你爹媽抓回來。

「兩年後，你出生了，你爹很高興，誰料到樂極生悲，你的外祖父終於找到了你爹媽，他不問情由，立刻就出手要殺你爹，你媽驚惶得不知所措，只好幫助你爹抵抗你外祖父，你外祖父看見女兒居然敢跟自己動手，更是生氣之極，下手更重，那知一時錯手，竟然把你媽打傷了。

「你外祖父雖然是個老頑固，但其實却是很疼你媽的，他一時失手傷了你媽，不禁大是懊悔，你媽立刻哀求你外祖父，要他放過你爹。

「你外祖父經不起你媽的哀求，只好應允了，但他却不知道，你爹媽已生下了你這個孩子，等到他放走你爹之後，他才知道，但要追回你們兩人，已經是來不及了。

「後來，你媽堅決不再和那大惡人在一起，你外祖父也不堅持己見，就帶她到大漠迷宮，那是你外祖父的地方，除了極少數人之外，一般武林人物是絕對找不着的，倘若到處亂撞亂碰，必然會在沙漠上迷途，被活活渴死！

「但江湖傳言，有一張血羊圖，那是你外祖父親自繪畫的，憑着這血羊圖，就可以找到了大漠迷宮的所在地，最初擁有這張血羊圖的人，是中原武林奇俠常笑生，他是你外祖父的生死之交，但有一次，常笑生跟『長江六魔』火併，結果七人同歸於盡，他們死後，那張血羊圖就落在隨後趕來的兩個武林人物手中，這兩人一個是嶺南派的飛虹祖師，另一個則是『怪盜』商之吾。

「飛虹祖師和商之吾從常笑生的身上得到了這張血羊圖，兩人就發生了爭執，大家都想把它據爲己有，原來在大漠迷宮裏，相傳埋藏着無數奇珍異寶，武功秘笈，大漠仙翁能够練成一身驚人藝業，也全然是因爲在迷宮裏發現了這座寶藏，只是這地方地處大沙漠中，尋找極是不易，一個弄不好，在沙漠裏迷失了方向，那是有死無生，是以在沒有甚麼把握的情況下，誰也不敢輕易冒險，但倘若有了這張血羊圖，情形就不同了。

「飛虹祖師和商之吾爲了這張血羊圖爭持不下，兩人終於大打出手，論功力，原本是飛虹祖師精純一點的，但商之吾却是五十年前威震京師『鬼盜』莫肇宗的弟子，武功招式既怪且雜，可說是奇招迭出，飛虹祖師苦戰之下，竟是對之無可奈何，可是就在這時候，又有一個怪人來了，他是個半瘋半癲，與世無爭的武林怪傑，他看見兩人爲了一張血羊圖爭得頭焦額爛，就替他們出了一個主意，他把血羊圖齊中撕開，讓他們每人各佔一半，然後就問他們服氣不服氣，兩人知道這怪人武功極高，不易招惹，雖然心中老不願意，但還是答允下來。

「這個武林怪人又怕他們還會再打下去，立刻就帶着商之吾離開，硬是要把他帶到幾千里外的冰原上去欣賞雪景，商之吾被人稱爲『怪盜』，本身的行爲就已經有點古古怪怪，但和這個武林大怪人相比，却還是小巫見大巫，簡直給他弄得頭暈轉向，啼笑皆非。

「其實，商之吾早就想甩掉這怪人，再去找尋飛虹祖師，無奈怪人雖然半瘋半癲，對付『囚犯』却別有一手功夫，商之吾在『旅途』中三次想逃跑，結果都給大怪人抓了回來，而每次被抓回來，他的手指就給砍斷了一根，當商之吾只剩下七根手指的時候，心中越想越寒，再也不敢逃跑了。

「如是者一直過了半年，那怪人忽然對商之吾說：『你現在可以回家，我再也不理會你和老鬍子的事情啦！』原來他一直只是把整件事情當作是遊戲，現在玩膩了，所以就一脚把商之吾踢走。

「可是，商之吾在這半年裏，給怪人作弄得筋疲力竭，又無暇練習武功，再加

上了短少了三根手指，難免影响到原來的身手，反觀飛虹祖師，他日夕苦練武功，功力可說是與日俱增，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商之吾實在沒有半點把握，可以把另外半張血羊圖搶回來。也許是那怪人身手太厲害，使商之吾昔日的壯志雄心，也爲之冷淡下來，他終日與酒爲伴，漸漸地，他連自己那半張血羊圖也不再珍惜了，有一天，他竟然自動去找『兵器販子』司徒金秤，說要把那半張血羊圖出售。

「司徒金秤也是個武林奇人，他專門收購珍貴的武器，然後又待價而沽，據說他曾經出售過魚腸劍、巨闕劍，甚至是名震天下的獵刀，但血羊圖並非兵器，司徒金秤的興趣實在並不濃厚。

「然而，當時商之吾幾乎已變成了一個看破紅塵的人，他竟然只要十四兩銀子，就願意把血羊圖出售，司徒金秤不由大感意外，因爲他知道，這血羊圖雖然只有半張，但若索價一萬八千兩，在江湖上是絕對不愁找不着買家的。

「於是，司徒金秤把這半張血羊圖買下來了，不到十天，就有人用一把極名貴的寶劍，和他交換了這半張血羊圖。」

丁有福說了這麼久，才喘了口氣，停頓了一會兒。

丁大風却忍不住又問：「這個用寶劍把半張血羊圖換回來的是甚麼人？」

丁有福嘆了口氣，道：「他就是你父親『閃電追魂客』丁雅行！」

丁大風「哦」的一聲：「原來我爹早就已經有了半張血羊圖，再加上那天的半張，豈不是已經完全找到了？」

丁有福點點頭，道：「的確是的。」

丁大風紅着眼睛，道：「可是那大惡人又來了，他不但殺了我爹，還把血羊圖搶走！」

「不！那大惡人雖然厲害，但你爹却也是個極精明的人，當晚他發現大惡人追了上來，就已暗中把兩半張血羊圖放在你的衣衫裏，那時候你大概太緊張了，全然沒有察覺到，自己的身上已多了兩塊羊皮圖。」丁有福緩緩地說道：「但我却知道了，所以在救你的時候，也已把血羊圖從你的身上拿走，別誤會我要把它佔爲己有，而是只想爲你而好好保存着它，等你長大之後，才把事情告訴你知道。

「唉，可是我現在不能再等待了，我現在所說的一切，你將來也許不會記得，但不必担心，你師父會替你緊記着的。」

「誰是我的師父？」丁大風怔住。

「他是個正人君子，叫游正權，綽號是『儒生一劍』，他的叔父，就是鑄造獵刀的老刀匠游疾舞，他論輩份雖然比不上游老刀匠，但武功却比叔父猶勝兩籌，江湖上有資格能够成爲你師父的高手，照我看來不出十人，而他也許就是這十人中最理想的一個。

「大風，你要記着，練好了武功，並不是有權去欺負別人，但却有權抗拒惡人的欺負，你若是莊稼漢的兒子，可以對武功不聞不問，但你爹媽是武林中人，你外祖父是武林高手，更重要的是：你的殺父仇人也有極厲害的武功，你若沒有一身驚人的藝業，休說爲父報仇，就算是想找回自己的娘親，也是奢望……咳！咳……」

丁有福忽然又咳了，又再咳出了血。

但他仍然緊緊拉着丁大風的手，接着說：「今天一早，我就去找游先生，求他收錄你爲弟子，但他不肯，我只好悶着肚子回來，誰知在半途裏，忽然遇上了幾個厲害的仇家，不由分說的就打了起來，唉，也許我老啦，沒多久就敗陣下來，眼看就要當場喪命，幸好游先生及時趕了上來，把我的仇人一一解決，並答應了我的要求收你爲徒，現在我才有機會把你的身世說了出來，你也許會在懷疑，我怎會知道那許多秘密，其實這十年八年來，我一直都暗中跟你爹保持聯絡，因爲我本來就是你爹的一個老僕人，他的事，我這副老骨頭又怎能不聞不問呢？」

丁大風的手心在發冷，血却熱了：「爹，我不會忘記你的……」

丁有福搖搖頭：「你不要再叫我做爹啦，這本是權宜之計，我眞的消受不起，你記着，我姓顧，叫顧定安，我現在要走啦，以後，師父會照顧你，他也會代替你把血羊圖好好的保存着，以後的事，就得靠你自己努力了……」

說到這裏，顧定安含笑而逝。

丁大風滿眼是淚，在淚光中，他忽然看見一個儒冠中年人，緩緩地走了過來。他把顧定安的屍體抱起，然後目注着丁大風說：「我就是游正權，你願意我做你的師父嗎？」

丁大風毫不遲疑，立刻就跪了下來，咚咚咚的叩了三個響頭，同時聲聲說：「弟子願意，弟子願意！」

游正權微微一笑，把他扶起。

但這一笑之後，他的臉色又已不由自主地沉重下來……

美人計賺血羊圖

往事已如烟，但却彷彿還是歷歷在目，令人無法忘懷。

現在，丁大風不再是個軟弱的小孩子，他已長大、成熟、勇敢而强壯。

但昔年「孫老爹」在這裏建立起的牧馬場，却反而變得荒蕪、頹毀不堪。

這裏再也沒有馬，沒有駱駝，也沒有獵犬。

環視四週，似乎就只有幾隻巨鷹，在上空盤旋不已。

世事萬物每天都在改變，小孩可以變成勇士，熱鬧的牧馬場當然也可以變成鬼域般死墟。

在這裏，丁大風想起了自己曾經和父親常在這裏陪伴着「孫老爹」。

「孫老爹」當然沒看出，「丁和氣」原來竟然是個深藏不露的高手。

他也萬萬想不到，自己竟然會給這麼一個「獵戶」毀掉了性命。

他們曾經在這遼闊的牧馬場上痛飲美酒，狂歌大笑，但曾幾何時，却又弄得血流五步，命喪黃泉。

這也是丁大風絕對無法忘懷的。

現在，他又重遊此地，自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這裏是否可算是他的故鄉？

× ×

暮色漸更濃，在這地方上，大白天可

以把鷄蛋晒熟，到了晚上却能够把你的鼻子凍甩下來。

已是寒冷的時候了。

但丁大風一點也不在乎，雖然，他的衣衫並不怎麼厚。

他已決定要在這裏睡一晚。

到了明天早上，他就要趕到哈眞城。

哈眞城距離這裏大概八十里，那是一個藏人和漢人各佔一半的城市。

在那裏，他可以找到最好的沙漠商隊。他甚至已準備自己組織一隊人馬，去找尋沙漠迷宮！

儒生一劍游正權已把血羊圖交給了他，而且很老實的對他說：「爲師的一切本領，都已傳授給你，正如顧老伯所說：『以後的事，就得靠你自己努力了。』」

丁大風很感激師父。

十二年來，游正權的確盡心盡力，把所有的武功傳授給他，可說是全無半點保留。

以丁大風現在的武功，已是可以在江湖上獨當一面。

他是必須要往沙漠迷宮走一趟的。

無論或遲或早，他都一定要走一趟。

× × ×

雖然牧馬場裏的屋子已殘破不堪，但却還是可以擋住兇猛的夜風。

丁大風半蹲半坐，挨在牆角打瞌睡。

他也許會睡不着覺，但閉目養神，總比睜着眼睛等天亮好一點。

漸漸地，他好像眞的快要睡着了。

但就在這時候，他看見有個人驚惶地衝了進來。

衝進來的是個十八九歲的少女，她的臉色很不好看，似乎背後有一羣餓狼追了上來。

這少女的臉色雖然不好看，但臉龐的輪廓却很秀麗，很吸引人。

丁大風也不例外，他怔住了。

但最令他爲之吃驚的，却是她身上的衣裳，好像曾經給七八隻野猴子抓過似的，不少地方都已給撕爛了，甚至連那豐滿的胸膛，也似是若隱若現。

只是，在這種情況下，倒不會惹起丁大風有甚麼「遐思」，他只是在關心，這少女到底遭遇了甚麼可怕的事？

屋子裏雖然黑暗，但却還很寬闊，少女衝進來，但目光却不是往屋裏子裏看，而是不斷回頭望着門外。

丁大風心中一動，他已聽見有人追來了，而且來的還不只是一個人。

少女着急起來，匆匆把門關上，但這時候才關門，未免是太遲了一點，只見一隻粗大的手，已把大門撞了開來。

眞的有一羣餓狼來了，那是色中餓狼。四個漢子，八隻色迷迷的眼睛，同時向少女的身上貪婪地望去。

少女嘶聲叫了起來：「你們快走！你們甭不是人！」

四個漢子哈哈一笑，其中一人眉開眼笑地說：「這麼晚了，風寒刺骨，難道妳不怕冷嗎？」

另一人淫邪地笑道：「咱們個個都像是一團烈火，妳要揀誰給妳取暖，咱們都絕無異議。」

少女氣得渾身顫抖。

四個色迷迷的漢子同時向她一步一步逼近過來，最左邊一人甚至伸出毛茸茸的大手，毫不客氣地就向少女的胸前抓了過去！

這一抓又快又狠，少女已尖叫起來。

但在她發出尖叫的時候，突然一道寒光在這黑暗的屋子裏閃起，那漢子也同時殺豬也似的怪叫起來。

其餘三個漢子的面色也變了，因爲他們都已看見自己這位同伴，忽然間就不見了一隻手！

× × ×

丁大風自從藝成以來，這是第一次用劍對付敵人。

根據游正權的門訓，凡是武林敗類，都是敵人。

游正權能文能武，觀其外貌，總是一個儒仕模樣，是以被稱爲儒生一劍。

但這位「儒生」，絕不儒弱，他從來都不與邪惡之徒妥協。

他訓示門下弟子說：「應忍則忍，但該拔劍的時候要拔劍，而且一定要快！」

這是十分精確的訓示，既然到了應該拔劍的時候，就該快劍一揮，以退奸邪。倘若行動遲緩，恐怕劍猶在鞘，已是人頭不保。

丁大風這一劍，正是未忘師訓，一出手就把這隻不規矩的手砍掉下來。

那少女乍睹屋中還有別人，而且還出手相救，不禁大是感激，忙道：「大俠救我！」

游正權是中原名俠，丁大風常聽別人以「大俠」稱呼師父，但他自己給人稱爲「大俠」，這却還是破題兒第一遭。

他並不是喜歡別人對自己阿諛奉承，但這時候心中却有一種甜絲絲的感受，直透心頭。

那少女已向他靠近過來，就像是把他當作救命靈符一般。

丁大風吸了口氣，在她的耳畔輕輕說：「姑娘別害怕，我會把他們趕走的。」

少女也在他的身畔輕輕的說：「他們是綠林大盜，我媽已給他們姦殺了，現在還要汚辱我……」說到這裏，她在啜泣。

丁大風聞言，心中更是怒火如焚，他沉聲喝道：「你們眞是衣冠禽獸！」

四個漢子也是驚怒交集，除了那個給砍斷了手的傢伙之外，其餘三人都已亮出了兵刃，同時向丁大風展開襲擊。

「大俠小心！」少女關懷地，又在丁大風耳畔說了這麼一句。

丁大風只覺得一陣幽香，從她身上飄了過來，那眞是醉人極了，他陡地精神一振，立刻揮劍迎敵。

憑心而論，這三個漢子的武功，絕對不弱，尤其是使判官筆的一個麻臉漢子，一雙判官筆使得出神入化，專打丁大風身上大小穴道，着實令人防不勝防。

此外，使厚背刀的漢子，他用「大降龍刀法」力逼丁大風，刀刀兇狠而直接，倘若給他砍上一刀，可也不是一件開玩笑的事情。

還有一個高瘦漢子，一口柳葉刀舞得銀光飄忽，刀刀快如電閃，顯然也是一名高手，等閒之輩，恐怕刀光一閃，人頭已立刻就要落地。

但丁大風是儒生一劍晚年的得意弟子，雖然臨敵經驗幼嫩，但內力劍法却兩皆精絕，接戰之初，三賊還可稍佔上風，但二三十招後，却反而給丁大風迫得手忙脚亂，人人自顧不暇。

就在這時候，那個給砍掉右手的漢子，竟然用左手悄悄摸出三口喪門釘，突然向丁大風背射後急過去。

他雖然受傷不輕，但這一手暗器還是打得又準又勁，這些喪門釘全都淬上了劇毒，給它打中，可不是有趣的事情。

但丁大風耳聽背後破空之聲急响，已知有暗器射了過來，他立刻靈捷地旋身閃開，同時揮舞長劍，只聽得「叮叮叮」三响，這三口喪門釘竟然分別射入了其餘三人的咽喉上！

這一手功夫，實在驚人，四個漢子全都目瞪口呆。

中了喪門釘的三個，很快就倒了下去，那斷手漢子，見自己的暗器不但沒有傷得了丁大風，反而害死了三個同事，不禁面色死灰，突然摸出第四口喪門釘，却不是射向丁大風，而是向自己的咽喉狠狠的戳進去！

就是這樣，丁大風把這四個色中餓狼全都解決了。

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殺人。

他的精神有點緊張，甚至好像有點茫然不知所措的樣子。

那少女却很高興，她忽然跪了下來，感激地說：「大俠，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做你的奴隸，以後無論你要我爲你做甚麼事情，我都絕不會違命。」

丁大風忙道：「快起來！」

那少女却還是跪地不起：「主人，你若不答應，我就永遠的跪在這裏。」

丁大風急了起來，不知如何是好，只得說道：「我答應妳便是。」

少女大喜，盈盈一笑站了起來，道：「我叫柯婉兒，主人若不見嫌，還望賜告尊姓大名。」

「我叫丁大風。」

「主人原來姓丁，名字也很好聽。」

丁大風皺了皺眉，道：「妳怎麼會給這四個惡人追到這裏來的？」

少女聞言，不禁黯然神傷地說：「我媽是漢人，但我爹却是哈薩克族的酋長，十年前，爹媽不和鬧了意見，我媽一氣之下就帶着我回到中原，誰知兩個月前，咱們接到了爹的病訊，說他在哈眞城裏，病得不似人形，看來很難活過今年了，我媽急了起來，立刻就帶着我要往哈眞城，誰知到了黃昏，竟然遇上了這羣畜牲……」

說到這裏，柯婉兒已是泣不成聲。

丁大風忙道：「妳別太傷心了，這四個惡人都已得到報應，只是妳媽不知怎樣？」

柯婉兒道：「他們已殺了我媽，還把她拋入狼羣裏，恐怕連骨頭也沒剩啦！」

丁大風聽得毛骨悚然，心想：「這四個淫賊如此兇殘，眞是殺之不枉。」

昔才他初次殺人，而且一殺就是四個，雖然其中三人是死於喪門釘，最後一人更是自己親手把喪門釘戳入喉嚨裏，但這總是因爲自己出手才會連斃四人性命，當時的確心裏甚不舒時，但這時候他却不禁在自我安慰，這四淫賊眞是殺之不枉也。

只見柯婉兒的身子越來越接近丁大風，她明眸皓齒，秀麗可人，丁大風不禁看得有點痴了。

「主人，我……我……」

「甚麼事？儘說不妨。」

「我有點冷。」

「這個……」丁大風不禁面露爲難之色，他自己身上也沒有一件可以禦寒的衣服，全憑一身內力與寒風對抗而已，否則，他一定毫不遲疑，立刻就把可以禦寒的衣服脫了下來，披在柯婉兒的身上。

他忽然瞧着那幾個漢子。

他們身上都有棉襖、皮袍。

但柯婉兒立刻用力地搖頭，說：「他們的衣服，冷死我也不要！」

丁大風不禁連連點頭，倘若易地而處，他也不會要這些淫賊的衣服。

他想了想忽然說：「我有辦法了。」

柯婉兒忽然痴痴的望着他，輕輕的說：「我知道這是甚麼辦法了。」

丁大風一怔，心想：「我的辦法妳怎麼一猜便猜了出來？」

心念未已，突覺全身一陣酥軟，柯婉兒已投懷送抱，把他緊緊的摟抱着。

丁大風猛地一驚，說：「我……」

但他才說出了這個「我」字，柯婉兒便已伸手掩住了他的嘴巴，同時柔聲說道：「我知道你是個正人君子，但這辦法眞的很好，我現在眞的不冷啦。」

丁大風不由一陣苦笑，他的臉在發熱，心頭卜卜亂跳。

他也感覺到，柯婉兒的心房也跳動得很厲害，現在，他們眞的很難不熱起來。

她把他摟抱得很緊，丁大風忽然發覺自己某部份起了變化。

他更窘了，他想推開她，但却又不敢怎麼用力。

他恐怕推開了柯婉兒，會傷害到她的自尊。

雖然他從未有過這種經歷，但他却並不是個愚笨的人，他明白到，倘若自己忽然無情地推開這少女，她一定會比自己更羞窘百倍的。

他越來越熱了，好像全身的血液都快要沸騰，甚至可以把他整個人煮熟。

這眞是取暖的「好辦法」。

但這却不是丁大風想出來的，這種法子就算讓他躺在地上想三日三夜，他也不會想出來。

他的辦法本來是很正常的，那是取薪點火，讓火焰來驅除寒冷。

但柯婉兒却會錯意了。

只是，這種辦法無疑也可以把火焰燃燒起來。

那是慾火。

只要是正常的青年男女，而他們又是如此親近的話，慾火的燃燒，那是無可避免的。

雖然丁大風某部份的變化很明顯，她絕不會不感覺得到，但她還是沒有躲避。

她仍然緊貼着他的胸膛，承受着這種壓力。

他發覺自己越來越難忍受了，終於說道：「這樣繼續下去，妳不怕會發生危險嗎？」

柯婉兒沒有回答，却忽然在發出輕曼的呻吟聲。

這是世間上最能令男人魂銷魄蕩的音樂，尤其是對於一個血氣方剛的年青人，更是一種無法抵擋的武器。

丁大風望着了她，她也忽然睜開了眼睛，怔怔的瞧着丁大風。

「主人，請你相信一件事，我們是眞的很有緣份。」她輕輕的說。

丁大風吶吶地說：「也許是眞的。可是，我們今天還是第一次相見……」

「第一次不是很好嗎？誰知道明天會變成怎樣？」她的手在他的身上移動，她在輕撫他的胸膛。

丁大風忽然覺得綺夢已變成眞實，一切都是來得那麼奇妙。

寒風不再存在，黑暗已變成了溫柔夢鄉的帳幕，只有一股無法控制的火焰，在他們的身體裏狂烈燃燒。

這種時刻到底是可怕？還是可愛？丁大風已分不出來……

× × ×

火焰已熄，暖意猶在。

柯婉兒忽然悄悄的，用一件皮袍蓋在丁大風的身上。

這是那些淫賊的，她曾經拒絕接受使用他們的禦寒衣物。

但現在，她忽然又改變了態度。

她也穿上了一件暖洋洋的棉襖。

外面有星光，燦爛地照在她的胸膛上。棉襖是做開着的，丁大風不禁又看得有點痴了。

柯婉兒羞窘地把臉龐埋在他的懷裏：

「你不要這樣看着我。」

丁大風抬起她的臉，痴情地深深一吻：「妳爲甚麼給了我？妳還是個處子。」

柯婉兒輕輕的說：「若不是你，我現在還不是已經給那些淫賊糟塌了嗎？」

丁大風說道：「但這是不公平的，除非……」

「除非怎樣？」她的眼睛在閃着光亮，看來比天上的星星還更明亮得多。

「除非妳願意嫁給我。」丁大風鼓起勇氣說。

柯婉兒又抱緊着他，怩聲說道：「你認爲可以嗎？」

丁大風道：「只要妳認爲可以，就一定可以。」

柯婉兒掠了掠腮邊烏亮的頭髮，搖搖頭說：「我不知道。」

丁大風一怔：「爲甚麼不知道？」

柯婉兒在他的臉上吻了一下，咧嘴笑道：「因爲我想睡覺了。」

丁大風呆呆的看着她。她已閉上眼睛，而且好像很快就已進入了夢鄉。

丁大風也疲倦了，只覺得眼皮越來越是沉重。

這天晚上，他睡得很香甜，他做了一個很美麗的夢，他夢見自己在浮雲裏躺着睡覺，身旁有燕子、喜鵲在飛翔，然後，有個絕色仙女把他輕輕喚醒，他們在談笑、嬉戲，最後，那美麗的仙子還在他臉上輕輕一吻……

一切都是那麼美滿，幸福已在圍繞着他。

忽然間，一道金光迎面向他射了過來，於是，浮雲沒有了，鳥兒飛走了，仙子也在他的眼前消失了。

他揉了揉眼睛，看見東方的太陽已升起，陽光從屋子的門外斜射而來。

天亮了。

他身上仍然蓋着那件皮袍，但柯婉兒却已不在身邊。

他立刻穿好衣服，抓回配劍。

這柄劍是師父贈送給他的，劍名「如電」，是武林中極負盛名的一柄寶劍。

他抓起了這柄劍，心中稍爲安定。

可是，他忽然忍不住「唷」的一聲叫了起來。

如電劍雖仍在，但血羊圖呢？

他東翻西找，但那裏還有血羊圖的踪跡？

柯婉兒呢？

她也不見了。

丁大風的心冷了一大截，忽然看見一根木柱上釘着了一張雪白的條子，上面寫上幾個秀麗的小字：「事出無奈，主人見諒。」

丁大風呆住了。

柯婉兒眞的帶着血羊圖走了，從昨夜她跌跌撞撞衝進這屋子的時候開始，那已是一項有計劃的陰謀。

那四個漢子，是她的同黨！

但他們却在這計劃裏，成了犧牲者。

丁大風茫然地望着這張條子，恨不得地上有個大洞，可以一直鑽到陰曹地府裏去。

屋子裏除 他之外，還有四個死人。

他們都是死在喪門釘之下的，經過了這麼一晚，四張臉孔都已又黑又腫，眼耳口鼻都冒出了藍瘀色的血漿。

丁大風忽然彎下了腰，想吐。

但他吐不出甚麼，只能吐出一口水。

一口苦水。

就在這時候，有人輕輕的嘆了口氣，說：「是不是弄掉了銀票？金子？所以傷心得要命？」

丁大風猛然一驚，立刻挺直了胸膛，喝道：「甚麼人？」

門外緩緩地出現了一個人，這人的身形頗爲高大，但他是背着陽光而來的，一時間，丁大風看不清楚這人的臉龐。

這人淡淡一笑，道：「我在年輕時也碰過不少釘子，軟釘子硬釘子甚至是毒釘子全都碰過，倒不知道你這一次碰的又是甚麼釘子？」

這人一面說一面向丁大風走了過來。

他大概三十來歲，方臉大眼睛，唇上留着兩撇很挺秀的鬍子。

丁大風瞧着他，忽然想起了傳說中的一個武林奇人：「你是不是姓鐵？」

這人微微一笑，說道：「你怎麼知道我姓鐵？」

他一面說，一面輕輕撥了撥唇上的兩撇鬍子，又道：「是不是爲了這兩條不像樣的東西？」

丁大風不禁點了點頭：「你眞的就是『辣手大俠』鐵鳳師？」

這人彷彿輕輕的嘆了口氣，道：「人出名了，就有麻煩，現在連鬍子都出名了，就更是煩上加煩，既然你一看就已看出來，我又何必否認？」

丁大風吸了口凉氣，忙道：「鐵大俠俠名遠播，家師常有提及。」

鐵鳳師瞧了他半晌，忽然說：「你可知道你師父是甚麼人？」

丁大風一陣奇怪，呆了片刻，才回答說：「天下間那有弟子不知道師父是甚麼人的道理？他老人家姓游，名諱是上正下權。」

鐵鳳師搖搖頭，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丁大風道：「不是這個意思又是甚麼意思？」

鐵鳳師道：「我的意思是說，你師父是個煩人。」

丁大風奇道：「何謂之煩人？」

鐵鳳師道：「在別人的眼中看來，他是個謙謙君子，又是中原的大俠士，但在我眼中看來，他却是個麻煩頂透的怪物，所以就叫他煩人。」

丁大風十分尊敬師父，若是聽見別人出言譭謗師父，一定會十分生氣。

但這時候，他却沒有這種感覺，只是大感奇怪。

只聽得鐵鳳師淡淡地接着說：「他這個人跟我的脾氣大不相同，我和司馬縱橫都喜歡多管閒事，所以弄得仇人滿天下，但你師父却是抱着閒事少管，閒人莫理的宗旨做人，所以，若你看見了我，就必定會把一些麻煩的事拉到我的頭上，我若成功地爲他解決，固然可喜可賀，若是鐵某不才，碰上了或軟或硬甚至有毒的釘子，他却在隔江觀火，捋鬚微笑，還幸災樂禍地笑着說：『死未』？」

丁大風訕訕一笑，道：「鐵大俠眞會開玩笑。」

鐵鳳師瞪了他一眼：「甚麼開玩笑？這是鐵一般的事實，比方今天，我爲甚麼會在這裏出現？須知如今江南風光正好，我的紅顏知己個個等得連脖子都長了，但我却僕僕風塵，披星戴月的趕到這裏，爲的是甚麼？還不是拜你師父所賜嗎？」

丁大風一怔：「怎麼又會跟我師父有關係？」

鐵鳳師嘿嘿一笑：「你剛離開游龍軒，你師父就派人來找我了。」

丁大風道：「他找你有甚麼事？」

鐵鳳師道：「他把我當作一條魚。」

丁大風奇道：「一條魚？甚麼魚？」

「饞嘴的魚，是最容易上釣的，天下間最懂得釣魚的人，非你師父莫屬。」鐵鳳師一面說，一面不斷的在苦笑。

丁大風道：「用甚麼餌令你上釣？」

鐵鳳師道：「是兩罎藏在地窖裏超過一百年的陳年美酒。」

丁大風道：「你喝了多少？」

鐵鳳師嘆了口氣：「那樣的好酒，休說只有兩罎，就算是每天喝二十罎，我也不會嫌多的。」

丁大風道：「這麼說，兩罎豈不是太少了？」

鐵鳳師道：「當然是太少了。」

丁大風道：「難道師父就只有兩罎這麼樣的好酒嗎？」

鐵鳳師搖頭道：「不，他說還有十罎了，這是美人陷阱，法子雖然古老，但却總是百試百靈，難怪有人說，女人都是蛇蠍，男人都是笨蟲。」

丁大風面紅耳赤，垂下了臉不敢再說話。

鐵鳳師却拍了拍他的肩膊，道：「你也不必難過，這女娃娃雖然手段厲害，但對你這個冤大頭，却還是相當不錯的。」

丁大風一怔：「這是甚麼道理？」

鐵鳳師道：「道理簡單極了，她能取得了血羊圖，也就一定能够取得如電劍，可是，她還沒有這麼絕，多多少少，總算給你保存了一點面子。」

丁大風想了想，覺得不無道理，只好點頭稱是。

鐵鳳師接又說：「一個女娃娃，既然可以把你騙得團團亂轉，那麼，她若要取掉你的性命，恐怕也是易如反掌的事。」

丁大風一想，更是不由出了身冷汗。

鐵鳳師的說話，絕非危言聳聽，丁大風想起了昨夜的情景，旖旎是够旖旎了，甜蜜也挺够甜蜜，但柯婉兒若要下手殺害自己，恐怕一百個丁大風也得完蛋大吉，又豈會還能够站在這裏跟鐵鳳師談話！

想到這裏，不禁暗叫僥倖。

他紅着臉，抽着冷氣說：「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鐵鳳師眨了眨眼睛，道：「你本來準備今天怎麼辦？」

丁大風吶吶地說：「今天早上，我本來是準備到哈眞城的，但現在……」

「現在也不遲，我們就往哈眞城去。」

鐵鳳師淡淡地說：「因爲今天我若不去哈眞城，也許明天就會有人一刀剃掉我半邊鬍子了。」

「是甚麼人這麼厲害?」

「我的朋友的乾岳丈。」

丁大風聽得有點傻了，這樣的回答，他當然是聽不懂的。

鐵鳳師也沒有解釋下去，只是說：「你的馬兒還在外面，那女娃娃除了血羊圖之外，甚麼也沒有拿走，倒算是情至義盡了。」

丁大風失了血羊圖，雖然焦急，但也沒有眞的很怨恨柯婉兒。

不知怎樣，他似乎巳相信條子上所寫的那句：「事出無奈。」

柯婉兒是不是眞的在迫於無奈的情況下，才用這種法子來騙取血羊圖?

不管怎樣，丁大風現在只好跟隨着鐵鳳師，一起前往哈眞城。

計中有計奇中奇

哈眞地處大漠邊陲，在這裏，一半是漢人，另一半却是藏人。

大漠地方天氣變幻無常，日夜氣溫差距極大，昨天晚上還是嚴寒刺骨，但這時候又巳是酷熱迫人。

對於鐵鳳師來說，這裏當然比不上中原般山明水秀，氣候宜人。

但此地也有它的好處。

這裏民風純樸，絕少盜匪，可說是日不關門，夜不閉戶，日子倒是過得很太平的。

哈眞城裏有客棧，老闆是個從陝西移居到這裏的漢人。

但這客棧的房子並不多，只有八間，當鐵鳳師和丁大風來到這裏的時候，房子巳客滿了。

鐵鳳師說道：「老闆，能不能想個辦法?」

老闆搖搖頭，道：「實在是沒有辦法了，這樣罷，兩位都是男人，不妨到萬象古刹投宿。」

鐵鳳師道：「只怕言語不通，白走一趟。」

老闆道：「讓孟拜都帶兩位前往。」

鐵鳳師道：「孟拜都是藏人?」

老闆點頭道：「是的，但他懂漢語，而且和萬象古刹的主持岱蒙大師很有點交情。」

鐵鳳師道：「如此最好不過。」

老闆立刻把孟拜都召喚過來，他本是撒爾須族的一個勇士，但却在哈眞城裏定居了三年之久。

孟拜都帶着鐵鳳師和丁大風離開了哈眞城，大概走了一里路，就巳看見一座魁宏偉大的古刹，矗立在一片綠洲之上。

這裏風光怡人，不遠處有二三十座帳篷，孟拜都說：「那是西陀族的帳篷，每年到了這兩三個月份，他們就會遊牧到這裏來。」

鐵鳳師道：「我們若想投宿在西陀族的帳篷裏，是否也有辦法?」

孟拜都想了想，道：「西陀族酋長高霍雖然很難接近，但我和他的兒子高齊沙却是好朋友，這個大概是不成問題的。」

鐵鳳師微微一笑，道：「跟西陀族的人住在一起，似乎比起住在和尚寺好得多了，孟兄，你就給我們問高齊沙討個人情罷。」

孟拜都答允了。

當他們來到那些帳篷的時候，幾個西陀族的年青人圍了上來。

他們對孟拜都很友善，但他們說些甚麼，鐵鳳師却是聽不懂。

後來，孟拜都找到了高齊沙，向他說明來意。高齊沙聽罷，連連點頭，表示十分歡迎。

孟拜都面露笑容，把鐵鳳師和丁大風都帶到高齊沙面前：「這位是高齊沙，是西陀族著名的勇士，至於這兩位……」

說到這裏，他接不下去，因爲他根本就不知道鐵鳳師和丁大風的名字。

鐵鳳師微微一笑，據實以告。

高齊沙忽然「啊」的一聲，用生硬的漢語說：「原來你就是中原的鐵鳳師大俠，眞是久仰！久仰！」

鐵鳳師微感意外：「你也懂漢語?還聽過在下的名字?」

高齊沙熱烈地握着他的手說：「我有師父，他住在哈眞城裏，他教我用刀，又教我漢語，他常提及你，還有獵刀奇俠司馬縱橫，說你們都是中原武林的大俠士，所以你一說出名字，就知道你是誰了。」

鐵鳳師微微一笑，道：「你師父一定也是個漢人了?」

高齊沙道：「對，他叫金葉老人。」

鐵鳳師心念電轉，但却想不出武林中有那一位成名高手，是叫金葉老人的。

這時候，又有七八個西陀族的男人走了過來。

中間一人，頭髮灰白，兩眼狹小，神情威嚴之極。

鐵鳳師悠然一笑，對高齊沙說：「這位大概就是令尊大人了?」

高齊沙一怔道：「令尊大人是甚麼東西?」

鐵鳳師給他這麼一句反問，差點沒失聲笑了起來，他正要解釋：令尊大人就是你父親的意思，想不到那頭髮灰白的老人巳接口說道：「犬子庸劣，不通世事，還望鐵大俠多加指導。」

這一來，不但鐵鳳師大爲詫異，高齊沙也是大吃一驚。

他從來不知道，自己的父親竟然也懂漢語，而且說得比自己還流暢得多，簡直就像是出自漢人口中一模一樣。

鐵鳳師驚異的神情很快就平息下來，他目注着這威嚴的老人，緩緩道：「閣下是西陀族酋長?」

老人點頭，道：「不錯，老夫就是這裏的酋長高霍。」

鐵鳳師道：「酋長的漢語說得好極了，閣下是否曾在中原逗留過一段時日?」

高霍道：「十八歲那年，老夫給族中奸徒逼走，曾在蘭州住了八年，直到那些奸徒被消滅了，才回到自己的部落裏。」

鐵鳳師「哦」一聲：「原來如此。」

高霍把鐵鳳師和丁大風帶入酋長的帳篷中，並傳令盛筵欵待，又親自用大角杯斟酒給他們。

鐵鳳師一口氣就把一大杯酒喝得點滴不剩，高霍大聲讚好，丁大風也依樣葫蘆照喝下去，衆人又是一陣喝采。

但丁大風却差點沒給這酒活活辣死，

他想不到這裏的酒，竟然是那麼猛烈，別說再喝一杯，現在會不會醉倒下去，也是大有疑問。

鐵鳳師却是若無其事，他向高霍說：「昔才酋長似乎早巳知道在下是誰，箇中原因，還望酋長細說。」

高霍道：「昨天黃昏，老夫有個老朋友，從老遠的地方來到哈眞城，恰巧讓老夫在城裏遇上了，大家談了很久，所以，老夫知道鐵大俠今早必會來到哈眞城，誰知你居然還來到本族之中，那眞是巧合得很了。」

鐵鳳師雙眉一揚，道：「郝神翁是高酋長的故友?」

高霍捋鬚一笑，道：「不是郝神翁還會是誰?」

鐵鳳師道：「數十日前，在下與郝神翁分道揚鑣，但約好今天就要來到哈眞城，想不到他比我還早到一日。」

高霍道：「郝神翁與鐵大俠不遠千里而來，老夫自然十分高興，但在高興之餘，却又不免爲你們担心。」

鐵鳳師道：「酋長何出此言?」

高霍嘆了口氣，道：「諸位要找尋那座迷宮，恐怕不是一件易事。」

鐵鳳師道：「倘若盲目搜索，自然十分危險，但若按圖索驥，依照可靠地圖而行事，成功的機會自該大大增長。」

高霍道：「鐵大俠說按圖索驥，莫非有血羊圖在手?」

鐵鳳師微笑道：「正是如此。」

丁大風心中一陣咕嘀，心想血羊圖分明巳給人盜走了，他這麼說豈不是在吹牛嗎?」

高霍聞言，瞿然動容，道：「血羊圖之事，傳聞巳久，只是一直無緣目睹，如今它在鐵大俠手中，那眞是太好了。」

丁大風心中又是一陣奇怪，咱們有沒有血羊圖與你可干?莫非這老酋長也想打迷宮的主意?

但接着發生的事，更令丁大風爲之詫異不巳。

只見鐵鳳師緩緩從懷中取出一個黃色的布袋，他把布袋解開，裏面赫然有兩塊羊皮。

「血羊圖！」高霍忍不住失聲叫了起來。

鐵鳳師把這兩塊羊皮捧到高霍面前，讓他看了幾眼，便立即又把它捲起，重新再藏入黃布袋中。

丁大風正想說話，鐵鳳師巳向他微笑着說：「你可知道，你師父除了『儒生一劍』之外，還有另一個綽號嗎?」

丁大風搖搖頭。

鐵鳳師笑着接道：「他另外的一個綽號，就是『算無遺策』，當你離開游龍軒之際，他老人家就巳經算準，你一定無法帶着血羊圖，安全地找到大漠迷宮，所以嘛……」

「所以我帶着的血羊圖，其實是膺品！」丁大風忽然興奮地叫了起來。

鐵鳳師點頭笑道：「不錯，他並不是信不過你的武功，而是信不過你的江湖經驗，他老人家知道，要戰勝你這個小子，江湖上還找不出一百人，但要騙到你這條初生之犢，却最少有一萬人可以輕易完成任務！」

丁大風這才長長的吁了一口氣。

他絕對沒有怪責師父竟然給自己一份假的血羊圖，他只是暗自慶幸，眞的血羊圖原來師父巳交給了鐵鳳師。

但丁大風慶幸之餘，却又不禁爲柯婉兒感到不值。

按理來說，她把丁大風騙得團團亂轉，他是應該惱恨她的。

可是，丁大風並不如此，他一直都在想：「她一定有難言之隱，她是迫於無奈才這樣對付自己的。」

昨夜的事，他畢生都不會忘記。

這時候，他知道柯婉兒盜走的血羊圖竟然是膺品，反而不禁爲她担心，又爲她感到不值。

她雖然是個賊，但却也不是完全沒有付出代價。

而且她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對於一個冰清玉潔的少女來說，她的童貞又豈會比一座寶藏的價值還遜色?

但她巳付出了這代價。

可是，她却一無所有！

想到這裏，他恨不得立刻能夠找到她，他願意向她作出任何的補償。

在別人的眼中看來，這種想法也許是荒謬絕倫的，但丁大風却反而認爲自己對不起柯婉兒。

人，本來就是充滿矛盾的動物，問題只是輕重的程度如何而巳。

× × ×

高霍雖然是個嚴峻的酋長，但這一天，他却一反常態，很熱烈地招待鐵鳳師和丁大風。

他又派高齊沙到哈眞城，邀請「怪刀神翁」郝世傑也一起來這片綠洲上喝酒。

高齊沙立刻騎着一匹快馬，向哈眞城疾馳而去。

可是，過了很久很久，高齊沙還是沒有回來。

高霍也沒有派其他手下去找他，只是不斷的和鐵鳳師傾談。

他們無所不談，而且一邊談一邊喝酒，十分痛快。

丁大風却不敢喝了，他怕自己會醉倒下去。

過了大半個時辰，蹄聲驟至，但來的却不是一匹馬，而是三匹。

來的不是高齊沙，而是三個黑衣人。

他們都是漢人，每一張臉都是冷冰冰的，就像是刑場上的劊子手。

「高霍，你滾出來！」其中一人手綽鐵槍，肆無忌憚地疾聲呼叫。

高霍的臉色變了。

他部族的人民雖然聽不懂這黑衣人在說甚麼，但這人態度無禮，大呼大喝，却是人人都看得見的。

立刻有兩個饒勇善戰的勇士衝了出來，要和這黑衣人比武。

但高霍喝令他們退下。

他走出帳篷外，冷冷的看着這三個人：「三位是那一條路上的朋友?老夫可沒得罪你們罷?」

一個腰懸雙刀的黑衣人冷哼一聲，道：「咱們是誰，你管不着，但你的兒子，巳落在我們帮主手中！」

說着，把一塊玉牌，向高霍面前直拋出去。

玉牌跌在草地上，高霍的臉色又已變了。

孟拜都把玉牌檢拾起來，忽然間他的臉色也已變了。

「這是高齊沙的！」他失聲說道。

高霍揮揮手，道：「我已看見了。」

左邊一個背負長劍的黑衣人乾笑着，說道：「咱們的幫主，想會一會高酋長，還有鐵鳳師大俠，兩位意下如何？」

高霍忿然道：「鐵大俠是西陀族的貴賓，你們不能打擾他！」

鐵鳳師却悠然一笑，道：「這倒沒關係，難得到了這裏，居然還有人指名道姓要會一會在下，這可眞是給足了面子，若然推辭，那可不怎麼有意思了。」

背負長劍的黑衣人又是一聲怪笑，道：「鐵大俠快人快語，果然是盛名之下無虛士。」

高霍無奈，只好說：「你們的幫主在甚麼地方？」

手綽鐵槍的黑衣人道：「敝幫幫主已在哈眞城的大酒家恭候諸位。」

鐵鳳師道：「你們先走，鐵某自當與酋長趕來。」

腰懸雙刀黑衣人道：「一言爲定！」

鐵鳳師笑道：「不來的是龜兒子。」

高霍立時應聲道：「現在還不走的是龜孫子！」

三個黑衣人同時冷笑一聲，掉轉馬兒，回城走了。

三騎捲起漫天黃沙，他們來也匆匆，去也極快。

高霍皺着灰白的眉，說道：「他們是甚麼人？」

鐵鳳師道：「幫會中人。」

高霍又道：「是甚麼幫會？」

鐵鳳師道：「黑沙幫。」

高霍髮然動容：「黑沙幫勢力遍及陝西陝北，怎麼現在竟然還踩到大漠邊陲來了！」

鐵鳳師淡淡一笑，道：「高酋長認爲他們是爲了甚麼？」

高霍搖搖頭，道：「不知道。」

鐵鳳師笑了笑，道：「等一會兒就知道了。」

× × ×

哈眞城的大酒家，也是獨一無二的酒家。

這酒家是哈薩克人和漢人合夥經營的，這種情形很罕見，但無論這裏的老闆是甚麼人，它都不愁沒有生意可做。

因爲它是獨一無二的。

平時，到了這時候，大酒家必然已是高朋滿座，但今天却一反常態，偌大的店堂裏，就只有有八九個人，零零散散地分成三四堆，各佔一隅而坐。

門外倒有四個黑衣漢子在喝酒，但每逢有人要進入這大酒家的時候，他們就會把刀劍拔了出來，狂揮亂舞。

他們不是瘋子，但却比瘋子還可怕。

識相的人，都知道他們的刀劍，絕不是用來開玩笑的，一個弄不好，給他們砍掉了腦袋，那眞是寃哉枉也極了。

所以，今天這裏生意很清淡，而掌櫃却在不斷的發抖。

他知道禍事快要來了，他很想離去，但在櫃枱旁邊坐着的兩個黑衣人，却一直向他虎視眈眈，好像只要他有甚麼異動，就會用大刀把他砍成肉醬似的。

不久，又有三個黑衣人，騎着三匹馬來了。

他們是和這裏的黑衣人同一夥的，這一點只要看看他們的衣飾完全相同就可以明白。

再過了好一會，又有三騎人馬跟着來了。

爲首一人，正是西陀族的酋長高霍，隨後兩人，是鐵鳳師和丁大風。

三人一到，那個腰懸雙刀的黑衣人就走出來，怪聲說道：「三位果然是英雄人物，說來便來！」

鐵鳳師淡然道：「說來便來那是很容易的，但最重要的還是等會兒咱們可以說走便走，我相信你們很難可以把咱們留下來。」

這黑衣人冷笑一聲：「敝幫幫主已在裏面恭候多時，請！」

鐵鳳師望了丁大風一眼，笑道：「你進不進去。」

丁大風道：「你們進去，我當然不會留在外面。」

鐵鳳師淡淡一笑，道：「我一定要進去，因爲人家的幫主已等我很久了。」

丁大風道：「高酋長呢？」

鐵鳳師道：「他進不進去都一樣。」

丁大風一怔，道：「怎麼都是一樣？高齊沙給這些人脅持着，現在正是雙方要談判的時候。」

鐵鳳師不由苦笑了一下，道：「眞是皇帝不急太監急！」

丁大風又愣住：「這是甚麼意思？」

鐵鳳師嘆了口氣，道：「你可知道，是誰擄刼了高齊沙？」

丁大風道：「黑沙幫幫主，這是你說的。」

鐵鳳師又嘆了口氣，道：「你師父可曾對你說過，黑沙幫是怎樣的一個江湖組織？」

丁大風搖了搖頭，答道：「師父沒說過。」

鐵鳳師冷冷一笑：「這就是你師父的不對了，他應該在你還沒有出道江湖之前，把武林十每一個大小幫會門派的情況，詳細說給你知道的。」

丁大風忙道：「師父已說了很多，就只是沒有提到這黑沙幫。」

鐵鳳師哼的一聲，道：「我明白了，因爲你師父認爲黑沙幫只是第三四流的幫會，根本就不屑一提。」

丁大風道：「黑沙幫眞的只是第三四流的幫會？」

鐵鳳師道：「一點不假，若非黑沙幫，他們又怎麼敢來到這裏張牙舞爪？」

丁大風奇道：「但你剛才爲甚麼對高酋長說他們是黑沙幫的人？」

鐵鳳師道：「剛才我是在向他胡說八道。」

丁大風一呆，望了望高霍，又再望着鐵鳳師。

只聽得鐵鳳師又接着說：「我向他胡說八道，因爲他也在胡說八道，不但他在胡說八道，連他的兒子也同樣是在胡說八道。」

高霍忽然冷冷一笑，道：「你現在胡說八道够了沒有？」

鐵鳳師也冷冷的一笑，說道：「這裏的人不是來自陝西陝北的黑沙幫，而是閣下的心腹武士，你的兒子也沒有甚麼性命危險，你們只是想把我和大風引到這裏來而已。」

高霍瞇着眼睛，冷冷的說道：「我爲甚麼要這樣做？」

鐵鳳師道：「自然是爲了血羊圖！」

高霍乾笑着，說：「聰明，果然絕頂聰明，就可惜太自負了一點。」

鐵鳳師道：「有才幹的人，難免會比較自負，這一點我是承認的，所以，我明知這裏就是你佈下的龍潭虎穴，我還是要來！」

高霍道：「你認爲這裏會出現些甚麼事情？」

鐵鳳師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道：「不必說了，我知道郝神翁已落在你手裏。」

高霍道：「你怎可如此肯定？」

鐵鳳師道：「我知道你是認識郝神翁的，在很久很久以前，你們也許曾經是好朋友，甚至是患難之交。」

高霍淡淡道：「你說的不錯。」

鐵鳳師道：「如今事隔多年，但郝神翁素來重視友情，他必然還是把你當作老朋友看待，在這種情況下，你要擒住郝神翁，那眞是有太多機會了。」

高霍哈哈一笑，道：「好，說得很好，說得對極了。不錯，郝世傑已落在老夫手裏，你若要保存他的性命，就請拿出血羊圖來！」

鐵鳳師沒有回答高霍，却對丁大風笑着說：「在帳篷內喝酒的時候，你可會想到，這位高酋長原來竟是這種人的嗎？」

丁大風長嘆一聲：「小弟愚笨，眞是無法想像得到，他竟然是如此工於心計的老狐狸。」

鐵鳳師淡淡道：「老狐狸雖然狡猾，但到底還是露出了狐狸尾巴。」

丁大風道：「狐狸尾巴在那裏？」

鐵鳳師道：「從客棧房滿開始，我就已知道事態絕不尋常。」

丁大風道：「何以見得。」

鐵鳳師道：「在沒有進入客棧之前，我已悄悄在外面巡視了一會。」

丁大風道：「你發現了甚麼？」

鐵鳳師道：「客棧的八間房子，只有兩間是住着人的，其餘六間，都是床褥整齊，空空如也。」

丁大風一怔：「這證明了甚麼？」

鐵鳳師道：「這證明了，有人想把我引出哈眞城外。」

丁大風道：「那客棧老闆，莫非也是高酋長的人？」

鐵鳳師道：「這個自然，孟拜都、高齊沙却反而是被人利用的，因爲他們根本對高酋長的底細不瞭解。」

丁大風道：「但客棧老闆並不是叫我們到西陀族，而是叫我們到萬象古剎，這豈不是有矛盾嗎？」

鐵鳳師冷冷一笑，道：「他們知道我不喜歡跟和尚住在一起，所以故意這麼說，因爲他們已算準只要我到了這裏，看見西陀族的帳篷，就會改變主意，轉移到他們的地方上去。」

丁大風吸了口氣，道：「這眞是太厲害，也太狡猾了。」

鐵鳳師冷冷一笑，道：「郝神翁不在那客棧裏，而那客棧的老闆又故意把我們趕到西陀族和高酋長相會，這已太不尋常，其後高酋長更說已見過郝神翁，那時候，我已可以肯定，這位武林怪傑已出了事，所以當高酋長遣派兒子請他們到帳篷裏喝酒，其實只是故作姿態，及後將計就計，訛稱高齊沙被擄，就把我們騙到這裏來了。」

丁大風吁了口氣：「但他們到底還是騙不着你。」

鐵鳳師道：「我們到底還是來了。」

丁大風道：「這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鐵鳳師笑了笑，道：「是不是你師父叫你這麼說的？」

丁大風也笑一笑，笑而不答。

鐵鳳師目光一轉，凝注着高霍：「高酋長，現在你可以打開天窗說亮話了，郝神翁可沒給你這個老朋友宰掉罷？」

高霍哈哈笑道：「老夫總還不致於這樣絕情，司馬縱橫的乾岳丈的確是已給我拿下了，你要他活着回九玄洞，那是不成問題的，只要把血羊圖交出來，甚麼事情都容易商量。」

鐵鳳師道：「要商量嘛，那也不是不行的，但最少該先讓我看看郝神翁現在怎樣了。」

高霍道：「這個容易，嗨，你們把郝洞主帶出來。」

他高聲叫了一句，立刻有兩個黑衣漢子，抬着一口棺材，從大酒家的廚房裏走了出來。

丁大風的臉色變了，他瞧着高霍，道：「郝神翁可不是在棺材裏面罷？」

高霍緩緩地說道：「這次你偏偏說對了。」

丁大風呆住，吃驚地望着鐵鳳師。

鐵鳳師却反而氣定神閑，一點也不着急，只是淡淡的說道：「棺材裏躺着的，不一定就是死人，有時候在棺材裏的人甚至會比野貓還更靈活。」

兩個黑衣人把棺材木直豎起來，然後就把棺蓋移開。

棺中果然有人，一個白髮老人。

他一切完整，似乎沒有少了一根頭髮，也沒有少了一根鬍子，甚至他的金刀也仍然懸在他的腰際，沒有半點改變。

這人正是九玄洞洞主「怪刀神翁」郝世傑！

× × ×

郝世傑被放在這口棺木裏已差不多十二個時辰了。

這種滋味，當然很不好受。

但誰叫他着了別人的暗算？

暗算他的人，正是他已認識了好幾十年的老朋友高霍。

昨天中午，當他和高霍喝酒喝得興高采烈的時候，忽然有個黑衣人從旁邊撲了出來，一刀就向高霍的背脊上砍了過去。

高霍彷彿已喝醉了，竟然完全沒有閃避。

但郝世傑可沒有醉，他的反應還是像年青時同樣敏銳。

他倏地抽出刀鞘，一刀就把那黑衣人的小腹齊中剖開。

直到這時候，高霍才猛然吃驚地蹌踉跌倒下去。

郝世傑大笑，伸出左手把他扶起，誰知道就在這剎那間，高霍竟然出手點了他身上十三處穴道。

郝世傑的啞穴沒有被點，他仍然在笑，但笑聲却已彷彿變成了哭聲。

「高霍，你瘋了？」

「老郝，我沒有瘋，我比你還清醒千百倍，所以才能讓你不能動彈。」高霍獰笑着說。

郝世傑怒叫起來：「這還算是甚麼朋友？」

高霍道：「也許你以後不會把我當作朋友了，但我仍然沒有忘記昔日的情誼，所以，我早就爲你準備好一副上好的紫檀棺木。」

郝世傑破口大罵，直至聲嘶力竭。

但等到他躺進棺材裏，連棺蓋都已蓋好的時候，他就再也罵不出來了。

他在想：「現在是名副其實的『等死』了。」

郝世傑並不是一個很有耐性的老人，他最不喜歡的就是這個「等」字。

但現在，他除了「等死」之外，甚麼都不能做，連想動一動指頭，也似乎是一種奢望。

他可以動的地方只有嘴巴和舌頭，還有一雙眼珠子。

但在一片漆黑的棺材裏面，他還能看見些甚麼？又還能罵得出些甚麼傷人的說話？

他一氣之下，只好索性睡覺。

他也眞有本領，在棺材裏也居然睡着了，而且一睡就睡了整天。

倘若就此長眠不起，他倒也算是死得挺舒服，挺自在。

但他忽然醒了，而且覺得棺材正在兩邊搖幌，似乎是給人抬了起來。

不久，棺材直豎，他的人也從睡覺的姿勢變成站立起來。

他暗自凝運內力，想衝開被點了的穴道，但却是完全無效。

接着，他只覺得眼前大亮，棺蓋被移開了，他幾乎連眼睛也睜不開來。

等到他可以看見棺材外景物的時候，他忽然長嘆一聲，道：「罷了！罷了！老夫一世英名，如今俱付流水去也！」

原來他看見了鐵鳳師，他正在向自己露出奇怪的微笑，彷彿在問：「你怎麼會弄到這種地步啦？」

× × ×

高霍也在瞧着郝世傑。

他淡淡地一笑，道：「老朋友，你乾女婿的老朋友來見你啦。」

郝世傑瞪着他，悻悻然道：「你這樣對待老夫，將來你一定會深切後悔的。」

高霍笑了笑道：「將來的事，將來再算好了，就像你現在還能罵人，但說不定到了明天，就會變成棺材裏如假包換的死屍！」

鐵鳳師皺了皺眉，道：「你怎麼把他放在棺材裏？」

高霍道：「這有甚麼不好，這種東西，他是遲早都用得着的。」

「留給你自己先用好了！」郝世傑雖已一大把年紀，但還是嘴舌不肯饒人。

高霍也不去理睬他，只是對鐵鳳師說：「咱們公平交易，只要給我血羊圖，你就可以把這副棺材連人一起抬走。」

鐵鳳師沉吟半晌，終於道：「我是不成問題的，但却還得先要問一問這位丁兄弟。」

他盯着丁大風，說道：「你有甚麼意見？」

丁大風沉默了片刻，忽然說：「柯婉兒在那裏？我要見她！」

他這句話才出口，就已有人怒叫着說：「你沒有資格見她！」

大酒家裏，一個强壯的年青人憤怒起走了過來，他向丁大風怒目瞪視，而這人赫然正是高霍的兒子高齊沙。

他當然沒有被擄，那塊玉牌是他父親的一個心腹武士叫他除下來的。

他並不知道父親高霍的陰謀，甚至不知道高霍也懂漢語。

今天所發生的事，已是令他大感驚奇，丁大風忽然大叫要見柯婉兒，更是令他無名火起三千丈。

他是認識柯婉兒的。

柯婉兒是哈眞城裏最美麗的姑娘，也是高齊沙所傾慕的對象。

在別的事情上，他可能是一個最豪爽，最大方的年青人。

但他絕不容許任何人侵佔他的柯婉兒，甚至連多看了她一眼，也會惹起他的妒忌。

這時候，他怒氣沖沖的走到丁大風面前，又在喝問：「你見過柯婉兒？那是在甚麼地方？爲甚麼現在還要見她？」

丁大風看見他跡近乎蠻不講理的樣子，也不禁生氣起來，冷笑着說：「我爲甚麼不能見她？爲甚麼要你來多管閒事？」

高齊沙暴跳如雷，激動地說：「我是她最要好的朋友，你算是甚麼東西？」

丁大風冷冷一笑，道：「我是她的主人！」

「主人？甚麼主人？」高齊沙突然狂笑起來，「你眞是個瘋子，竟然敢說自己是柯婉兒的主人，哈哈！哈哈……」

「住口！」丁大風怒道：「你才是個瘋子，這是她親口承認的，你不信，可以找她問個清楚！」

高齊沙的手忽然開始發抖，他咬着牙，顫聲說道：「難道她說的都是眞的？」

丁大風臉色也是倏地一變。

「你見過她？是在甚麼時候？」

高齊沙忽然痛苦地蹬了下來，嘶聲道：「就在剛才！」

丁大風盯着他的臉，道：「她說了些甚麼？」

高齊沙茫然地望着丁大風，過了半晌才說：「她說自己已不再是少女了，她也不喜歡我，她有了一個主人，這人的名字就叫丁大風！」

高齊沙說到這裏，嘴角裏露出了一絲

悽涼的微笑，他又喃喃地說道：「我早已知道，她不會眞心眞意喜歡我這個人，但她爲甚麼寧願要選擇一個從遠方而來的陌生人？……」

他的聲音越來越是蒼涼，丁大風忽然發覺自己的怒火已化爲烏有。

他也着實想不到，柯婉兒竟然會把昨夜的事，老實不客氣地說給高齊沙知道。

她爲甚麼要這樣做？是不是在存心傷害高齊沙？還是在躲避高齊沙的追求？

高齊沙本來是鋼鐵一般强壯的男人，但現在，他已給傷害了，嚴重地被傷害。

丁大風忽然覺得自己對不起這個年青人。

他想開口向高齊沙道歉，但爲甚麼要道歉？又該怎樣道歉？

丁大風不知所措的，他甚至漸漸覺得，自己是和柯婉兒一起傷害高齊沙的。

就在這時候，高齊沙狂奔出酒家外。

他大笑，但笑聲比哭聲還難聽。

丁大風的心在發酸，高霍却反而木無表情，又彷彿有點呆了。

過了很久，高齊沙的笑聲在遠方消失了，高霍才對丁大風說：「柯婉兒是金葉老人的女兒，雖然她騙走了你身上的血羊圖，但那既然是假的，你也自無追究的必要。」

丁大風吸了口氣：「她是金葉老人的女兒？那麼，是金葉老人迫她幹這件事，還是你這條老狐狸？」

高霍冷漠地一笑：「你也莫太過份了，這已是咱們的事，你管不着！」

丁大風道：「但我要見柯婉兒！」

高霍臉色變了變，道：「難道你以爲她眞的會喜歡你？」

丁大風說道：「我不知道，但最少，她……」

說到這裏，他却忽然面色一紅，接不下去。

高霍「呸」一聲：「眞是一塌糊塗，混帳！荒唐！」

鐵鳳師忽然嘆了口氣，道：「這筆糊塗帳慢慢再算好了，現在先弄清楚這一筆如何？」

高霍道：「這一筆帳容易計算極了，你把血羊圖交出來，郝神翁就馬上可以恢復自由。」

鐵鳳師似是强顏一笑，道：「就照這麼辦！」

說着，他把血羊圖交給了高霍。

高霍也沒有再留難郝世傑，依言把他交給了鐵鳳師，同時說：「要解開他的穴道，並不困難，郝洞主自己內力不够精純，所以才衝不開，但若由旁人化解，却是易如反掌。」

郝世傑給這位大漠上的「老朋友」弄得頭昏眼花，還要給他挖苦一頓，眞是氣得牙癢癢的，恨不得一拳就把高霍的鼻子揍扁。

但鐵鳳師也沒有立刻把他的穴道解開，只是連人帶棺一起抬走。

他走，丁大風當然也跟隨着，但心中却有依依不捨之感。

他忽然對這座哈眞城產生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感情。

這是不是因爲他忽然知道柯婉兒的家鄉就在這裏？

直到現在，他仍然沒有忘記柯婉兒的說話。

她說自己和母親在中土住了十年，她的父親是哈薩克族的酋長……

這些當然都是謊話！

但丁大風還是沒有怪責她，無論她父親是哈薩克族酋長也好，是哈眞城裏的金葉老人也好，他都不在乎。

他只想再見一見柯婉兒，那怕只是驚鴻一瞥，他也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去換取。

但現在，他只好跟着鐵鳳師，離開了這充滿殺機的大酒家。

× × ×

「怪刀神翁」郝世傑總算能够重見天日，回復自由了。

他恢復了身手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拔刀、劈棺！

他把這副混帳的棺木劈成粉碎，才總算一洩心頭之恨。

「眞是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郝世傑氣沖沖地說：「還以爲他鄉遇故知，誰知高霍這老不死變得連個屁都不如，眞是可惡！可恨！」

鐵鳳師悠然一笑，道：「你咬牙切齒又有甚麼用？又是何苦？你現在不是已經平安大吉了嗎？」

郝世傑哼了一聲：「我這副老骨頭平安大吉又有甚麼屁用？連血羊圖都已丟了，我可沒面目回中原去見游正權！」

鐵鳳師却還是神態悠閒，一點也不緊張。

郝世傑瞪着他，嘿嘿冷笑了兩下，又道：「這算是甚麼意思？」

鐵鳳師眨了眨眼睛，道：「我只是在心中冷笑而已。」

「心中冷笑？」郝世傑差點給他氣瘋了，「到了這個時候，虧你還在心中冷笑，你笑甚麼，難道丟掉了血手圖，這也算是一件光榮的事？」

鐵鳳師微微一笑，道：「你不會忘記游正權的綽號罷？」

郝世傑道：「他叫儒生一劍，我怎會忘掉？」

「還有呢？」

「還有甚麼綽號？」

丁大風立刻補充着說：「是『算無遺策』！」

「對了，是算無遺策！」鐵鳳師淡淡一笑，「他是武林的智多星，連我也給他弄得團團亂轉，所以像高霍這種老粗，又怎能眞的得到血羊圖？」

丁大風恍然大悟：「難道連你身上的血羊圖也是假的。」

鐵鳳師笑道：「你說對了。」

丁大風道：「那麼，眞的血羊圖呢？是不是師父會親自帶來？」

鐵鳳師搖搖頭，道：「不是他，他有幾個厲害的仇家，隨時都可能會對游龍軒發動突襲，所以他是不能遠赴大漠的。」

丁大風又明白了一件事，忖道：「原來師父沒有和自己一起前來，是有這樣的苦衷。」

當下不由追問：「師父把眞的血羊圖交給了誰？」

鐵鳳師瞧着郝世傑，淡淡道：「是你

的乾女婿——司馬縱橫！」

郝世傑嘿嘿一笑：「游正權倒眞本事！他自己坐鎭游龍軒，四平八穩風流快活，却讓咱們來到這種鬼地方挨寒抵冷，嘿嘿，嘿嘿！」

鐵鳳師道：「你的乾女婿本領極大，郝神翁又何必担心？」

「我怎會担心？」郝世傑道：「他定力過人，最少不會中了美人計。」

丁大風的臉不禁又是一陣漲紅。

鐵鳳師微微一笑，道：「咱們現在不能回哈眞城，只好暫時過着游牧民族的生活。」

丁大風吃了一驚：「我們沒有帳幕，也沒有駱駝！甚至沒有食水，怎能維持下去？」

鐵鳳師笑着道：「我們雖然沒有這些東西！但却可以去找別的游牧民族暫時棲身。」

丁大風苦着臉，說道：「一個西陀族已把我們弄得天翻地覆，再說，這沙漠遼闊千萬里，我們又怎麼能找到甚麼游牧民族棲身？」

郝世傑也同意丁大風的見解，鐵鳳師淡淡一笑，道：「既然連想做游牧民族也不行，那麼只有一條路可走。」

郝世傑道：「這條路該怎麼走？」

鐵鳳師道：「回牧馬場去。」

郝世傑一怔：「甚麼牧馬場？」

鐵鳳師道：「那是當年黃天蓀爲了逃避耿世年追殺，在這裏隱姓埋名時所興建的牧馬場。」

郝世傑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黃、耿兩人爲了師父的武功秘笈，弄得勢成水火，而嶺南派自飛虹祖師逝世後，好像就已一蹶不振了。」

鐵鳳師也嘆息一聲，道：「耿世年與黃天蓀之間的恩怨情仇，外人是無法深切明瞭的，其實世人指責黃天蓀是嶺南派的叛徒，那未免是有點寃枉，做成這悲劇的主要原因，也許就是因爲飛虹祖師從中插手，迫使雲娘嫁給耿世年，這是一段錯誤的婚姻，日後的禍根，也是由此而來。」

郝世傑嘆道：「老夫也聽人說過，雲娘其實是和黃天蓀十分恩愛的，飛虹祖師精明一世，這次却是鑄成大錯了。」

丁大風聽見他們提起昔年牧馬場的「孫老爹」，不禁想起了金沙丘那一晚的慘案，又想起了自己的父親丁雅行，頓時爲之黯然無語。

鐵鳳師提起了牧馬場，那眞是令丁大風爲之感慨萬千，在那裏，他曾經渡過快樂的童年，也曾經歷過充滿旖旎溫馨的晚上，想不到現在鐵鳳師又要帶自己回到牧馬場去了。

他沒有反對，也不表示贊成。

但他終於沉默着，跟隨着鐵鳳師和郝世傑向牧馬場進發。

× × ×

一陣大風吹過，荒涼的牧馬場上，這時候又已出現了怪事。

這裏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居然有人搭起了幾座金光燦爛的帳篷。

在帳篷外，有兩個大漢在烤山羊肉。

這兩個大漢，一個紅臉，一個黑臉，兩人工作甚是賣力，那頭山羊已被烤得香味四溢。

紅臉大漢忽然哈哈一笑，道：「好香！好香！越烤越香，眞不枉俺費了一番心血！」

黑臉大漢說道：「你只花了一番心血，但俺却花了三番心血，所以俺的功勞最大。」

紅臉大漢道：「甚麼叫三番心血？」

黑臉大漢道：「第一番心血是把這山羊抬回來，第二番心血是把這山羊剮得乾乾淨淨，第三番心血就是現在烤之哉！」

紅臉大漢哈哈一笑，道：「簡直是胡說八道，羊頭長不出鹿角，狗嘴長不出象牙，蠢豬說不出人話！」

黑臉大漢勃然大怒：「你爲甚麼要罵人！」

紅臉大漢說道：「我喜歡罵你又怎樣？俺是大師兄，你是二師弟，你再敢無禮，俺把你也宰了，就當作是山羊般一起烤熟！」

黑臉大漢「呸」一聲，他怪叫起來，道：「此可忍孰不可忍，你敢宰我，最好現在就動手！」

紅臉大漢冷冷一笑：「你要俺動手，俺偏不動手！」

黑臉大漢一怔，繼而說道：「好，你不動手，俺動手！」

說着，呼的一掌劈出，但他却並不是劈向紅臉大漢，而是劈在已烤熟的山羊腿上。

他一劈一撕，偌大一條羊腿便已給他硬生生的撕了下來。

紅臉大漢怒道：「你這是幹甚麼？」

黑臉大漢把羊腿抓在手中，張開血盆大口便用力咬下去。

「這是哥子動口不動手，俺花了三番心血，現在才大快……大快耳朵，那是公平之極的事。」

紅臉大漢聽得一怔：「甚麼叫大快耳朵，爲甚麼不叫大快鼻子。」

黑臉大漢把羊腿吃得津津有味，道：「你學識短淺，自然不識得這等深奧的辭句。」

紅臉大漢忽然又喝叫起來：「快把羊腿放下，否則拳頭無情！」

紅臉大漢笑道：「管你有情無情，俺吃羊腿干你甚麼事？」

紅臉大漢怒道：「這山羊是小師妹獵回來的，她還沒吃一口，你憑甚麼現在就大快鼻子？」

這兩人說話夾纏不清，把「大快朶頤」這四個字說成「大快耳朶」，繼而更弄出「大快鼻子」出來，不禁使司馬縱橫聽得眉頭大皺，忍不住從帳篷裏鑽出來瞧個究竟。

× × ×

游正權爲了丁大風這一次沙漠之行，事前花費了不少功夫。

郝世傑、鐵鳳師這兩位武林奇人，居然也只是先鋒而已。

眞正身負重任，帶着血羊圖而來的人，其實是司馬縱橫。

司馬縱橫毫不遲疑的就接受了游正權付托給他的任務。

他願意接受挑戰，也願意爲游正權而拚命。

游正權是老刀匠游疾舞的侄兒，在江湖上輩份極高，但司馬縱橫願意爲他做事，却並不是因爲這一點。

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敬重游疾舞，也敬重這位儒生一劍。

他們可說是代表正義的力量，他們每一種行動都是公正的，值得令人欽佩的。

司馬縱橫向來尊師重道，老刀匠和儒生一劍雖然不是他的師父，但他仍然願意服從他們的一切調度。

所以他來了，毫不遲疑的就來到了這大漠的邊陲。

不但他願意來，他年青美麗的妻子雲雙雙，焦四四、高六六和侯八八都來了。

這裏的帳篷是三個哈薩克人搭起的。

司馬縱橫在一個叫「近漠」的市鎭裏，僱用了這三個在這市鎭裏定居的哈薩克人。

他們原本也和他們的族人一樣，終年過着四處游牧的生活，但教導他們練武射箭的師父，却在近漠鎭裏當了鎭長，不久之前，他們的師父病重，三人趕來看他，直至師父病逝，他們仍然住在近漠鎭裏。

三人之中，其中有一個是懂漢語的，他叫賽多達，當師父病逝之後，他每天都在近漠鎭裏借酒澆愁。

他向來自稱酒量驚人，想不到在三天之前，竟然敗在一個漢人的手下。

他喝了三十大碗酒，已搖搖欲墮，但那漢人却喝了五十大碗，還是頭腦清醒，眼睛明亮。

賽多達大爲佩服，就和這漢人交起朋友來。

這漢人正是司馬縱橫，他對賽多達說：「你敢不敢陪我進入沙漠找一個人？」

賽多達立刻大笑起來。

「沙漠本來就是我的家鄉，雖然它曾經埋葬了不少寃魂，但是我又怎會怕了沙漠？」

司馬縱橫立刻就提出了僱用他們的要求。

賽多達和他的兩個夥伴相商了片刻，便欣然接受了司馬縱橫的僱聘。

這一天早上，當鐵鳳師和丁大風離開牧馬場之後不久，他們就來了。

司馬縱橫在那屋子裏發現了四具屍體，但却不知道這裏發生了甚麼事。

雲雙雙在一片矮叢林裏，捉到了一隻山羊，焦四四和高六六宰割，把牠烤熟來吃。

當他們發生爭執的時候，雲雙雙又已和侯八八到外面探路去了。

那是因爲在這牧馬場裏發現了來歷不明的屍體，雲雙雙認爲事態非出尋常，也許附近會有甚麼强盜也說不定，所以就和侯八八到外面看看四週環境。

司馬縱橫倒不担心，他相信在這大漠邊陲，不大可能會有甚麼絕頂厲害的高手，就算眞的有甚麼强盜，憑着妻子的一雙匕首，已足可應付有餘。

但山羊烤熟了，她和侯八八還沒有回來。

× × ×

高六六抓住羊腿，吃得津津有味。

焦四四越看越是怒火中燒，伸手要把羊腿搶回來。

高六六當然不肯，你要搶，我便逃。

師兄弟兩人追追逐逐，來到了那座大屋子旁。

焦四四怒道：「你再不放下羊腿，俺就要拔刀了！」

高六六道：「你拔草也好，拔刀也好，俺都不怕！」

焦四四大怒，腰間鋼刀已拔出，向高六六砍了過去。

高六六「啊呀」一聲：「你這是眞的要動刀子？」

焦四四說道：「難道你以爲俺是在說笑？」

「呼」的一聲，鋼刀再揮，高六六連忙用羊腿急急擋格。

「咔！」

羊腿立刻不見了一截，跌落在地上。

高六六怪叫起來，罵道：「把食物弄髒啦！」

焦四四充耳不聞，迎面又是一刀疾揮過去。

高六六仍然用羊腿擋之。

但焦四四這一刀，却並不是砍在羊腿，而是砍在一根鐵杖上！

高六六怔住，焦四四也是一呆。

焦四四轉身一望，看見了一個黃袍老人。這黃袍老人蓄着一綹山羊鬍子，雖然容貌平凡，但眼睛裏却充滿着一種冷酷的殺機。

若是換上別人，也許已被這種可怕的眼神所懾，但焦四四却是個渾人，他不但沒有感到害怕，反而喝道：「老傢伙，你不想活啦？咱們師兄弟打架，何必你這副老骨頭來作樑子？一個弄得不好，錯手傷了你老人家，那可沒趣得很！」

黃袍老人冷冷一笑：「老夫到底是老傢伙？還是老骨頭？抑或是老人家，你說清楚一點好不好？」

焦四四哈哈一笑：「咱們師兄弟是江湖豪傑，決不會欺負你這個老頭兒，但你也不必理會咱們的事，快滾開一點，須知鋒刀無眼，給俺的刀砍一下，可不是開玩笑的事情。」

語聲甫落，忽然面上一陣劇痛，高六六已經同時怪笑道：「哈哈……俺的羊腿也無眼！」

原來也只顧和這黃袍老人說話，冷不防高六六乘機偷襲，用羊腿骨在他的面上撞了一下。

這一撞雖然決不會致命，也不會造成甚麼嚴重的傷害，但却也痛澈心肺，焦四四不由殺豬也似的叫了起來。

「你這賊他媽的好大的胆子！」焦四四大怒，又再揮刀怒斬高六六。

但這一次，黃袍老人索性把他的鋼刀搶了過來，直拋開去。

他這一搶看似漫不經心，隨意施爲，他把刀拋開去也好像是隨手拋掉，但其實却都是極上乘的功夫。

搶刀的手法，是正宗北派擒拿手，拋刀的手法，則是用「五雷追風罡氣」貫注在刀鋒之上，只見鋼刀有如電射一般，直刺向一個人的胸膛。

那人看見刀勢兇猛，也不禁臉色倏變，急忙斜身橫竄，鋼刀恰恰在他身邊呼嘯着擦了過去。

但刀鋒甫擦過去，那人的右手也突然閃電般發出，竟然牢牢地把鋼刀抓下來。

那人神情肅穆，大步走了過來，把鋼刀交回給焦四四。

焦四四裂嘴一笑，道：「司馬大哥眞行，這老王八可兇得緊。」

那人看了他一眼，眉頭一皺，接着向黃袍老人抱拳道：「在下司馬縱橫，敢問尊駕是何方高人？」

黃袍老人乾笑一聲，鐵杖頓地，說道：「司馬大俠久居中原，俠名遠播，倒不知道是甚麼事情，居然會讓閣下跑到這裏來？」

司馬縱橫正要回答，高六六却已喝道：「咱們大哥問你是何方神聖，怎麼還不說？」

焦四四接道：「大概是無名小卒，就算報上名來也是無人知曉，所以索性不說了。」

高六六「呸」一聲：「一派胡言，他沒八十也有七十八九歲啦，怎會是無名小卒？」

焦四四說道：「對，應該說是無名老卒。」

高六六道：「人云老婆越老越可愛，但老卒却是越老越膿包。」

黃袍老人這次居然沒有動怒，只是淡淡道：「兩位說的不無道理，日後遇見兩位的師父，老夫自當轉述一番，好讓他知道，他自己也是個膿包的老卒了。」

高六六忙道：「這個萬萬使不得！」

焦四四也說道：「尊駕老而彌堅，老當益壯，老練精明，老於世故，老路縱橫，老馬識途，老驥伏櫪，老蚌生珠，眞是老之不盡，連老子也佩服得緊！」

高六六接道：「老英雄是人老心不老，自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還望多多包涵，切莫老是在咱們師父面前胡說八道！」

黃袍老人聽得耳朵直豎，呆了半天，才對司馬縱橫嘆了口氣，道：「老夫久聞『紅黑雙刀』聰明絕頂，今日看來，果然不假。」

司馬縱橫自然聽出這句是反話，但他也沒有反唇相譏，只是在裝糊塗，道：「老先生謬獎了。」

黃袍老人冷笑一聲，目注着他緩緩地說道：「老夫叫葉齊山，但這裏的人，却叫老夫金葉老人，有一件事，想告訴你們知道。」

司馬縱橫說道：「不知葉先生有何指教？」

葉齊山道：「大漠迷宮之行，你們不必去了。」

司馬縱橫眉頭一皺，半晌才搖搖頭，道：「這是甚麼意思？」

葉齊山冷冷道：「迷宮裏有寶藏之說，只是無稽之談，這是絕對不能相信。」

司馬縱橫道：「葉先生何出此言？」

葉齊山道：「穆川雲是何等樣人？倘若迷宮中眞有甚麼寶藏，他早就已經利用這筆財富在中原上開山立櫃，大幹一場，豈會默默無聞地躲藏在疆漠之中，虛渡殘年？」

司馬縱橫道：「人各有志，中原雖是山明水秀，大漠却也別有一番塞外風光，穆老仙翁就算擁有財富驚人的寶藏，也不見得一定要回中原大展拳脚，而且，即使迷宮之中連一塊銅板也沒有，仍然不會影響我們前往迷宮的決心，因爲我們本來就並非爲此而來。」

葉齊山冷冷一笑，道：「說得眞是冠冕堂皇，只怕口是心非，心中却是另有一番打算。」

司馬縱橫也不生氣，只是淡然地說道：「尊駕心中怎樣猜度我們，那是你的自由。」

葉齊山道：「本來你們要往迷宮，那是你們的事，但老夫却也想到迷宮走一遭，而且不想有旁人騷擾，所以，就只好叫你們回返中原，別再繼續西行了。」

司馬縱橫冷笑道：「你若要去迷宮，何必等候？只要先走一步，又幾時輪得着我們這一干人？」

葉齊山嘆了口氣，道：「前往迷宮，不能只靠運氣亂碰亂撞，必須要有血羊圖的指引。」

司馬縱橫道：「那又如何？」

葉齊山道：「那自然是要司馬大俠幫忙幫忙，把血羊圖借給老夫一用了。」

司馬縱橫冷冷一笑，道：「你認爲血羊圖會在我的手裏嗎？」

葉齊山道：「你可以否認，但老夫可不會相信。」

司馬縱橫道：「尊駕憑那一點認定血羊圖會在我身上？」

葉齊山忽然哈哈一笑，道：「不憑甚麼，只憑老夫在江湖上數十年的經驗，游正權必然會把血羊圖交付給最值得信賴的人。」

司馬縱橫哂然一笑：「你這樣說，未免是把在下估計得太高了。」

葉齊山搖搖頭，說道：「老夫相信自己絕對不會看走了眼，游正權的性情，我比誰都更瞭解，他絕不會讓自己的徒兒帶着眞正的血羊圖，鐵鳳師和郝世傑的出現，也只不過是幌子而已，既然連你也來了，那麼，毫無疑問，血羊圖一定是在你的手中。」

他說得十分肯定，面上的神態隱然有咄咄迫人之意。

司馬縱橫眉毛一揚，知道對方已認定了自己實在是擁有血羊圖，就算想砌詞哄騙，恐怕也是白費唇舌而已。

他正想索性承認下來，焦四四已怪聲吼道：「老不死，你要血羊圖，除非先把俺宰了！」

他是勇氣十足，却也是渾得可以，以葉齊山的身手，殺他眞是易如反掌之事。

但焦四四既不怕死，也不知道這位金葉老人到底是甚麼來歷。

原來這葉齊山在江湖上極具來頭，乃金箭幫幫主葉天印的侄兒，在中原，他的外號是「鐵杖無情」，與冀北劇盜「鐵手無情」蕭常昭是同門師兄弟，江湖中人，把他們並稱爲「無情雙絕」，一般黑白兩道上的好漢，莫不聞名變色，退避三舍。

但後來，這兩人鬧得太兇了，連金箭幫的長老也給蕭常昭暗算了一把，葉天印怒不可遏，親率幫中精英高手，窮追八百里，終於把蕭常昭一箭射死。

這葉齊山倒也斗，居然爲了蕭常昭之死，糾集一夥黑道魔頭，夜訪葉家山莊

鐵鳳師，中場馬牧到來風大丁、然居
。肉羊烤燒在並，篷帳起搭有人到見

，向叔父大興問罪之師。

葉天印簡直給這不肖的侄兒氣瘋了，他痛罵葉齊山一頓，甚至動手要大義滅親，經過一番激戰，葉齊山帶來的一夥黑道高手終於潰敗，各自逃命，葉天印也把葉齊山一掌震傷了內臟。

葉齊山仍然兇頑不悟，怒道：「你殺我好了，反正你對我父子早就存着趕盡殺絕的念頭！」

葉天印聽見這句說話，不由想起兄長葉祖雲，也就是葉齊山的父親。

葉祖雲的武功，雖然比葉天印不遑多讓，但却貪酒好色，以致年紀越大，頭腦也越是昏庸，屢屢幹出不應該犯的錯誤，葉天印苦勸不果，兄弟二人就產生了矛盾的爭執。

其實葉天印並非對兄長存有敵意，但在葉齊山的眼中看來，葉天印簡直是把他倆父子視作仇人，所以，對於這位叔父，葉齊山是恨之入骨的。

其後，葉祖雲終於因酗酒墮進井裏而斃命，葉齊山甚至懷疑是葉天印害死了他的父親，但後來證實當時葉天印正遠在潼關，葉祖雲之死，的確與人無尤，但葉齊山仍然對葉天印存有極大的偏見，終於遠離葉家山莊，與蕭常昭聯手，屢犯大案。

那一天，葉天印沒有殺了葉齊山，把他放了。

經此一役，葉齊山自知武功不如葉天印，再在中原武林混下去也不會有甚麼結果，遂遠走天涯，來到了哈眞城定居。

但在哈眞，他並不以葉齊山爲名，而是自稱姓柯名隱中，他有一女，就是柯婉兒。

對於這位金葉老人的往事，司馬縱橫曾屢聽游疾舞提及，而每次提起了他，游疾舞總是搖頭嘆息，道：「爲了這個年紀已一大把的侄兒，葉老幫主眞是痛心疾首，常說無能爲力可以把他改變過來，眞是對不起哥哥。」

自葉家山莊一戰後，距今已匆匆十餘年，金葉老人不忘敗辱，朝夕勤練武功，尤其是對於七十二式「無情奪命杖」，更是精研改進，是以如今這位「柯隱中」的武功，已絕非當年的葉齊山可比。

焦四四居然言出不遜，金葉老人不禁怒目瞪視着他。

但高六六却又立時喝道：「你瞪甚麼眼？」

金葉老人嘿嘿一笑，對司馬縱橫道：「這兩個渾小子，老夫也不跟他們計較了，但那血羊圖你還是乖乖拿出來的好。」

司馬縱橫不斷的搖頭：「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這血羊圖本非在下之物，在下又怎能把它雙手奉送出去？」

金葉老人乾笑一聲：「你知道這是別人的東西那就好了，反正又不是你自己的，失了又有甚麼打緊？再說，游正權把這燙手山芋交到你的手上，可也不是甚麼一番好意，正是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倘若爲了這勞什子血羊圖，連性命也丟掉在沙漠裏，那又何苦呢？」

司馬縱橫冷冷道：「不必說了，血羊圖我是絕不會交出來的，現在無論你要怎樣，在下只好奉陪到底。」

金葉老人不斷冷笑，道：「這可沒話說了，聽說你是獵刀的第四代主人，刀法獨步中原，所向披靡，今日老夫倒要領教領教！」

既然談不攏，到最後自然還是要手底下見個眞章來解決。

只聽得金葉老人忽然一聲大喝，身形展動，迅若狂飆，鐵杖已「虎」的一聲向司馬縱橫胸膛打去。

這一杖來勢驚人，杖猶未到，勁風已撲面而來。

司馬縱橫是大行家，一眼便已看出老人這一杖似乎簡單，其實却暗藏着七八種變化，只要自己稍有半點疏漏，無情杖立刻可以迅速變招，把自己置諸死地。

驀地，只聽得司馬縱橫發出一聲長嘯，一縷銀光，隨即電射而出。

獵刀出鞘，冷光迫人，金葉老人似乎給這種光芒刺得連眼睛也睜不開來。

但這絕未曾影響到他的武功，就算開着眼睛，他也同樣可以把無情杖的威力發揮到頂點。

獵刀雖出鞘，無情杖仍然步步進迫，佔了上風。

眨眼間，金葉老人已一口氣搶攻了五十餘招。

但他的臉色却漸漸有些變了。

他知道獵刀是寶刀，但也知道自己的無情杖是用精鐵所鑄，又是沉重無比的兵器，在這一方面，他是不担心無情杖會給獵刀砍斷的。

他也知道，司馬縱橫是年青一代崛起得最快，名氣也最响亮的一流高手。

但他却還是沒有想到，自己在大漠邊陲苦練了十幾年，武功已比從前大爲精進，可是今天碰上了司馬縱橫，竟然還是佔不到任何的便宜。

在仲想像中，二十招內把司馬縱橫擊敗，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事情。

但五十招過去了，司馬縱橫不但沒有敗，而且還漸漸地把仲迫得有透不過氣來的感覺。

金葉老人這一驚着實非同小可，知道自己未免太輕敵了，再不抖擻精神，恐怕今天初次出戰來自中原的年青高手，就要吃了敗仗。

那是絕不可以的！

他一定要贏這一仗，否則一切心血都會白費！

他不再漠視這年青人的力量，鐵杖旋迴疾掃，有如鋪天蓋地般狂襲司馬縱橫。

他這次可說是全力的出手。

只見杖影重疊飛來，有如雷霆疾發，勁度非常强烈，司馬縱橫的刀勢霎眼間已被壓了下去。

金葉老人面罩寒霜，忽然杖勢一錯，攔腰向司馬縱橫砸了下來。

這一杖招沉力猛，是七十二式「無情奪命杖」的殺手招數，名爲「彎弓斷筋」，從這招式名堂已不難意會到這一杖實在大有破釜沉舟，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之概。

但司馬縱橫絕不閃避，左手一沉，竟然硬生生地把無情杖接了下來。

這一杖力逾千鈞，如非親眼目睹，金葉老人實在無法相信，竟然有人可以赤手空拳，便能制止得住這一杖。

也就在這一剎那間，獵刀已無聲無息地刺入了金葉老人的咽喉。

金葉老人面色蒼白如雪，只覺一股自有生以來從未有過的寒意，直襲心頭。

他的咽喉在流血。

但他居然沒有死。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金葉老人才從驚駭欲絕的顫抖中清醒過來。

獵刀銳利如針的刀尖已離開了他的脖子，而昔才那一刀，只刺入肉三分。

金葉老人忽然用盡氣力，嘶聲叫道：「你爲甚麼不殺了老夫？」

司馬縱橫的獵刀已入鞘，他長長的嘆了口氣，才道：「葉老帮主不想殺的人，我也不想殺！」

金葉老人的臉忽然漲紅起來：「你這是甚麼意思？是不屑殺我嗎？」

司馬縱橫的目光遙注在遠方，緩緩地說道：「你走罷，寃家宜解不宜結，何況我們之間，本來就沒有甚麼解決不了的仇恨。」

金葉老人忽然狂笑道：「好！好一個獵刀奇俠，老夫今次敗得心服口服，看來，就算老夫再練三百年武功，也無法在武林中立足了，既然這樣，倒不如就在此時此地一筆勾銷，早點了結殘生！」

語畢，一掌自劈天靈，立時倒了下去。也就在這剎那間，司馬縱橫已伸手點了他的幾個穴道。

可是，還是遲了一點點，他無法挽救這個決意自盡的老人。

高六六瞧着金葉老人的屍體，怪笑一聲，道：「輸了就輸了，何必自萌短見，若是人人吃了敗仗都像你這般，武林中恐怕沒剩下多少個活人了。」

焦四四冷笑一聲：「你懂個屁，這是英雄本色，當年項羽烏江自刎，就是因爲吃了敗仗，你敢說項羽不是大英雄嗎？」

高六六道：「項羽當然不是英雄，他是楚霸王，既然是霸王，就不是英雄！」

焦四四道：「山東鐵霸王李贊又怎樣？他可不是人人敬仰的英雄人物嗎？」

高六六忽然一拍大腿：「啊呀！怎麼會給人縛起來了？」

焦四四莫名其妙問：「你在發甚麼神經？」

高六六望着他背後的一堆石巖，苦着臉說道：「小師妹給人縛起來了！」

焦四四立刻回頭，不禁眼色大變。

雲雙雙眞的給人縛起來了，嘴巴裏還塞着一條紅色的手帕。

焦四四正要衝上去，司馬縱橫已伸手攔住了他：「不能輕舉妄動！」

焦四四只好忍耐着，他怒氣沖沖的瞧着雲雙雙身旁的一個人，那是一個滿面笑容的少女。

這少女的身材很窈窕，她穿着一襲緊身的白衣裳，雖然雲雙雙已是美麗之極的女子，但這少女比起她却是一點也不輸虧，而且還年輕了兩三歲。

焦四四雖然給司馬縱橫阻攔住，但仍然大聲喝道：「妳是從哪裏來的妖精，爲甚麼這樣對付俺的小師妹？」

白衣少女吃吃一笑，道：「你問我爲甚麼，我可不知道該怎樣回答了。」

焦四四怒道：「這簡直是豈有此理，妳自己幹的事，爲甚麼會不知道！」

白衣少女「嗯」的一聲，笑道：「那麼，我也想問一問，你的臉爲甚麼紅得這麼厲害？」

焦四四道：「俺怎麼知道？」

白衣少女哈哈一笑，道：「你連自己的臉爲甚麼這麼紅都不知道，我不知道該怎樣回答你的問題，那又有甚麼出奇？」

這分明是在一派胡言，强辭奪理，但焦四四這人的腦筋本來就不怎樣清醒，給她一陣反駁，居然就說不出話來。

高六六正想「代爲反駁」，司馬縱橫已制止了他，向白衣少女抱拳說道：「在下司馬縱橫，請問姑娘貴姓芳名？」

白衣少女道：「柯婉兒。」

司馬縱橫皺了皺眉，正想說話，柯婉兒又已笑道：「這個老頭叫柯隱中，又叫金葉老人，但在中原武林，他却又叫葉齊山。」

焦四四忍不住又喝道：「妳是他的甚麼人？」

柯婉兒道：「我叫他爹，我是他的女兒。」

司馬縱橫一呆，道：「親生女兒？」

柯婉兒搖搖頭，道：「不，他是我的乾爹，我是他養大的。」

司馬縱橫嘆了口氣，道：「但他現在已經死了。」

柯婉兒道：「我知道。」

司馬縱橫不禁有點奇怪：「難道妳一點也不感到悲哀？」

柯婉兒問道：「你怎知道我心裏不悲哀？」

司馬縱橫道：「妳若眞的悲哀難過，又怎麼還能笑得出來？」

柯婉兒道：「有人會爲一小小事情便大哭大鬧，但也有人能够在面臨巨變的時候，依然神態從容自若。」

司馬縱橫道：「這樣說來，倒是在下錯了。」

柯婉兒道：「乾爹雖然死了，但到底並不是你親手殺的，所以，我也沒有必要向你報仇。」

司馬縱橫似是一怔，繼而吁了口氣，道：「難得柯姑娘通情達理，在下深感佩服，只是……」

說到這裏，望了雲雙雙一眼，才接着說道：「這位是內子，柯姑娘怎麼把她縛起來了？」

柯婉兒抿嘴一笑，說道：「她想殺我，但我却不想殺她，所以只好把她縛了起來。」

司馬縱橫又是呆住，道：「內子與柯姑娘無怨無仇，怎麼會對姑娘大起殺機？這恐怕是一場誤會罷？」

柯婉兒柳眉一揚，道：「我只不過把一隻野猴打傷了，她就大動肝火，要殺了我爲那頭野猴子出氣。」

司馬縱橫似是呆了一呆：「這裏有野猴子嗎？」

柯婉兒立刻點了點頭，道：「當然有，你瞧！」

說着，伸手向西方一指。

西方一堆石叢後，忽然冒出了兩個人。那是一個蒙面人，和一個滿面瘀痕的瘦小漢子，他正是和雲雙雙一起出動，到外面「探路」的侯八八。

侯八八苦着臉，一副欲哭無淚，欲笑無聲的樣子，顯然，他已完全受制於背後的蒙面人。

司馬縱橫不禁心中有氣，甚麼野猴子，原來是侯八八給人打傷了。

但他面上還是不動聲色，只是淡淡地說道：「這頭野猴子生性頑劣，得罪了姑娘，妳教訓他一頓，那也是很應該的。」

柯婉兒嫣然一笑，道：「這可不是嗎，偏偏有人護短，要跟我拚命，我沒辦法可想，只好把她縛了起來，這是不是最仁慈的手段？」

司馬縱橫道：「姑娘宅心仁厚，將來一定可以嫁得如意郎君，生個白白胖胖的小寶寶。」

這幾句說話，是兩年前鐵鳳師在江南調笑一個女俠盜時說過的，當時司馬縱橫也曾聽見，此際不知如何，居然不由自主地把這番說話照搬出來，氣得柯婉兒立刻叉腰鼓腮，嚷叫着道：「你再胡言亂語，我揍你老婆！」

司馬縱橫吃了一驚，道：「揍不得，妳揍她，她必然十倍揍在我身上，這可不好玩！」

柯婉兒眼珠子骨碌地一轉，笑道：「要她不你揍，那容易極了，我現在一掌打死她，她就算想揍死你也不行了。」

司馬縱橫給這神秘的少女弄得啼笑皆非，偏偏嬌妻又落在她的手裏，正是投鼠忌器，就算想發作狠狠教訓她一頓也是無從下手。

「姑娘，就請看在區區面上，別再與內子計較了，把她放了如何？」司馬縱橫可說是低首下氣之極。

柯婉兒道：「放人並不是甚麼難事，但可有個條件。」

司馬縱橫心中一凜，道：「又是爲了那張血羊圖嗎？」

柯婉兒道：「爲了這血羊圖，連我乾爹都已犧牲了，我這個做女兒的，自然要完成他老人家的遺願。」

司馬縱橫嘆了口氣，道：「這可不是强人之難嗎？血羊圖本來就不是屬於在下的東西，在下又怎能把它雙手奉送？」

柯婉兒忽然拉長了臉孔，冷冷一笑：「你再敢推搪，先把你妻子的臉劃花了，讓她這一輩子都見不得人！」

她一面說，一面拔出一柄雪亮的匕首，而匕首的尖鋒已直指着雲雙雙的臉龐。

「且慢！」司馬縱橫忙道：「事情可以慢慢商量，妳若把她的臉劃花了，就肯定甚麼都談不攏了。」

柯婉兒冷哼一聲，道：「爲了這血羊圖，你居然連妻子都不顧，眞是寡情薄倖，全無人性！」

司馬縱橫神情凝重，沉思了很久，才道：「好罷，我給妳血羊圖，妳把她先放了才說。」

柯婉兒鼻子一皺，搖搖頭道：「這可不行，我若放了她，你食言反悔，我可奈何不得。」

司馬縱橫道：「在下可不是那種出爾反爾的卑鄙小人。」

柯婉兒冷冷道：「我不聽你的，總之，先把血羊圖交給我，然後我才放人。」

司馬縱橫又考慮了片刻，終於點點頭，道：「既然這樣，我相信妳這一次，但只是放了我的妻子還不行，那野猴子又怎樣？」

柯婉兒道：「當然也一併放了，總不成我會敲碎他的腦袋來吃猴子腦。」

司馬縱橫道：「野猴子不懂事，先放了他，以免嚇破了猴子胆如何？」

柯婉兒想了想，回頭對那蒙面人說：「你看怎樣？」

蒙面人沒有開口說話，只是緩緩地點了點頭。

他也不等柯婉兒有進一步的表示，就已放了侯八八過去。

柯婉兒盯着司馬縱橫的臉，道：「血羊圖呢？」

司馬縱橫無奈，只好把血羊圖拋給柯婉兒。

柯婉兒接過了血羊圖，又拋給那蒙面

人。

蒙面人接過，立刻打開一看，雖然衆人看不見他臉上的表情怎樣，但司馬縱橫却已察覺得到，他的兩手正在微微地顫抖，顯見心情相當激動。

柯婉兒忙問道：「怎麼啦？是不是眞的？」

蒙面人點點頭，然後做了一個手勢。他這個手勢的意思是：殺！

他竟然命令柯婉兒殺了雲雙雙！

× × ×

柯婉兒的七首本已抵着雲雙雙的臉龐，當她看見蒙面人這手勢的時候，七首不由自主地向下移動，直指着雲雙雙咽喉。

司馬縱橫的臉色立刻變了，他陡地喝道：「你們不能傷害她！」

柯婉兒已完全掌握着雲雙雙的命運，只要七首輕輕戳下去，雲雙雙立時就得畢命。

但柯婉兒沒有戳下去，她只是用充滿疑惑的目光瞧着那蒙面人。

蒙面人終於開口說話了，他的聲音似乎有點憤怒：「我命令妳殺了這婆娘，爲甚麼還不動手？」

柯婉兒吸了一氣，忍不住說道：「我們已得到一血羊圖，爲甚麼還要殺她？」

司馬縱橫忙道：「妳說得對，做人絕不能背信棄義，那樣太卑鄙無恥了。」

柯婉兒瞪了她一眼，冷笑道：「殺不殺你的老婆是我們的事，你囉嗦甚麼？」

司馬縱橫呆了一呆，雖然內心焦急，但面上也不由自主地苦笑起來。

雲雙雙是他的妻子，但在柯婉兒的口中說來，殺不殺雲雙雙只是他們的事，他倒像是變成了外人一般，竟是無權過問。

蒙面人似是十分不滿，但他還是儘量壓低了嗓子，用柔和的聲音對柯婉兒說：「婉兒，這個女人我們不能不殺，試想，司馬縱橫現在是格於形勢，才肯把血羊圖交出來的，當他們再也沒有任何顧慮的時候，他肯放過我們嗎？」

柯婉兒怔了一怔，但接着立刻便說：「殺了他的妻子，那是雙重仇恨，他更加不會罷休！」

蒙面人點點頭，道：「這個我自然知道，所以，最澈底的辦法，祇是把這裏每一個人都殺掉，以絕後患！」

司馬縱橫本已住口不語，但這時候再也無法沉默，大聲對柯婉兒說道：「你千萬別聽他的說話，我答應過你們，只要我妻子平安無事，我絕不再向你們追討血羊圖！」

柯婉兒望定了他，道：「你能够絕對保證這句說話嗎？」

司馬縱橫語氣堅決地說道：「當然可以。」

蒙面人却冷笑一聲，道：「就算他自己不追討，他還有妻子，乾岳丈，還有不少好管閒事的朋友，總之，這裏的每一個人都要宰掉了，我們才會最安全！」

柯婉兒的臉色很不好看，她不斷用力地搖頭，道：「這太離譜了，我們要的只是白羊圖，而不是這些人的性命！」

蒙面人的聲音陡地沉了下來：「不管怎樣，我現在命令妳殺了雲雙雙！」

「不殺！」柯婉兒堅決地說：「我們不是野獸，怎能動不動就殺人！」

蒙面人冷笑一聲：「好啊！妳竟然連我的命令也敢不從，當眞是斗胆得很。」

柯婉兒道：「就是因爲我一向都太服從你的命令了，所以才會害死了乾爹。」

蒙面人沉聲喝道：「別扯遠處談，妳現在殺不殺這女人？」

柯婉兒搖搖頭，道：「不殺！」

「眞的不殺？」蒙面人聲音冰冷。

「就算你殺了我，我也不殺！」

蒙面人的聲音變得更冷酷：「我怎捨得殺妳？我要妳好好的活着，讓妳知道活着的滋味！」

柯婉兒的臉色變了，蒙面人已同時向她疾撲過來。

只見他五指箕張，毫不避嫌的就向柯婉兒胸前抓去。

也在這剎那間，精芒如電的獵刀也已急射了過來，司馬縱橫疾喝道：「你敢不守信諾，我也不客氣了！」

那蒙面人向前撲來之勢快絕，但是閃避得却也極快，司馬縱橫這一刀才刺出，他已身形疾拔而起，居然飛到司馬縱橫頭頂之上。

他輕功絕頂，已是不容置疑之事。

司馬縱橫冷笑一聲，霎眼間又已連發五刀，只見刀光森寒，幾乎已在半空之中把蒙面人的身子包裹起來。

但蒙面人身手不凡，雖然身在半空之中，但仍然能够身形飄飛，有如柳絮般輕飄飄地避了開去。

他避開了五刀，身子才落下地來，司馬縱橫又已一刀刺了過去。

但蒙面人這一次沒有退避，身形一錯，居然欺身疾進，一掌猛向司馬縱橫右脅下劈了過來。

這種以攻對攻的打法，十分兇險，司馬縱橫臉色一變，身形一挫，倒踩七星步，身軀霍地一翻，反手連發五刀護住全身要害。

蒙面人哼的一聲：「估道你是甚麼不怕死的英雄好漢，原來比烏龜還不如！」

這是故意激怒對方的戰術，司馬縱橫自然不會上當，仲已看出蒙面人武功極高，萬萬不能掉以輕心，否則形勢將會大大的不妙。

兩人以快打快，瞬即已超逾一百招。表面上看來，雙方似乎是打了個平手，但司馬縱橫却是心中暗暗叫苦。

蒙面人如今只是赤手空拳，便已把自己逼得毫無辦法越過雷池半步，可見對方的武功，其實比自己還高上一籌的。

世間上能勝過司馬縱橫的絕頂高手，當然絕不止一個，但却也絕不會有太多，然而，這蒙面人却是其中之一。

這人是誰？

司馬縱橫雖然見多識廣，對武林中各門各派的武功都頗有認識，但仍然無法從蒙面人的武功招數上，可以猜出仲是何方神聖。

司馬縱橫並非認不出蒙面人的武功招數，而是認識得太多了，仲的武功路數異常博雜，有各門正派的拳脚功夫，也有黑道上邪派高手的獨特招式，在這百來招比拚上，他最少轉換了十四五種武功，雖然每種只是使出三幾招或者是十式八式，但

却都使用得異常爛熟，招式與招式之間，簡直是完全沒有甚麼破綻。

倘若蒙面人手裏有了武器，戰況又會如何？

司馬縱橫不知道。

但他却已看出，即使蒙面人赤手空拳，在五十招之內，自己極有可能會敗落。

然而，焦四四和高六六却沒看出，他們所尊敬的司馬大哥，已落在下風，焦四四猶在撫掌笑道：「好刀法，好刀法，果然比俺還好一點點！」

高六六怪眼一翻，道：「你的刀法算第幾流？」

焦四四一拍胸膛，道：「自然是第一流的！」

高六六道：「加七還差不多。」

焦四四一怔：「甚麼加七加八的？」

高六六道：「第一流加七就是第八流，但現在瞧你這副不倫不類的樣子，最少也要加八，只能算是第九流的貨色。」

焦四四大怒，正要發作，忽然有人在他的耳朵邊吹了一口氣。

焦四四回頭一望，不禁呆住。

「小師妹……」

只見雲雙雙已恢復了自由，她瞪了焦四四和高六六半晌，道：「你們別在這時候抬槓行不行？」

「行！當然行！」兩人同時陪笑。

這時候，侯八八走了過來，對雲雙雙說：「司馬大哥怎麼還不把這蒙面傢伙擒下？」

雲雙雙皺眉道：「瞧現在的情況，他不給人擒住已經算是好運氣。」

侯八八吃了一驚：「難道連司馬大哥也不是這傢伙對手？」

雲雙雙嘆了口氣道：「這又有甚麼稀奇，我丈夫可不是天下第一高手，世間上奇人異士不少，我們總不能祈求他每戰必勝的。」

高六六忙道：「既然這樣，咱們去幫司馬大哥一臂之力！」

雲雙雙道：「你們行嗎？」

焦四四道：「當然行……」

雲雙雙點點頭，道：「你們是可以去送死的。」

焦四四楞住：「這是甚麼意思？」

高六六苦着臉，道：「這意思就是說，咱們其實一點也不行，絕對幫不了司馬大哥，反而會是一種累贅。」

焦四四道：「小師妹武功比咱們高明，妳出手大概有點用處了罷？」

雲雙雙搖搖頭，道：「我也不行。」

焦四四奇道：「爲甚麼不行？」

雲雙雙道：「那蒙面人曾經用重手法點了我的澤厥穴，雖然現在已可以行動自如，但若要動手拚命，還是無能爲力！」

焦四四張大了嘴巴，「呀」的一聲，好像想說甚麼，但又說不出來，高六六則苦着臉，怪聲道：「這便如何是好？」

這時候，司馬縱橫已被那蒙面人逼得險象環生，眼看不出十招之內，就要傷在對方的手下。

忽然間，柯婉兒咬着牙根，用那柄鋒利無匹的七首，刺向蒙面人的背心。

她突然出手，衆人都是大感意外，蒙面人更是身子一陣顫抖。

他並非給柯婉兒的七首刺中，而是因爲柯婉兒突然倒戈相向，感到大爲震怒。

他本已可把司馬縱橫擊敗，甚至是將之置諸死地，但柯婉兒竟然向他動手，使司馬縱橫從死亡邊緣重獲生機。

蒙面人怒笑一聲，瞪着柯婉兒冷冷道：「妳忘恩負義，竟然敢向我動刀子！」

柯婉兒道：「我不想殺你，只是求你放他們一條生路！」

蒙面人「哼」一聲，怒道：「他們若有活路，我可只有死路一條了！」

柯婉兒道：「只要咱們帶着血羊圖逸離此地，他們也奈何不了，又何必一定要大開殺戒？」

蒙面人喝道：「廢話，我現在要連你也殺了！」

他似乎已動了眞怒，突然一蓬毒針向柯婉兒當胸射了過去。

柯婉兒知道厲害，立刻竄身閃開，司馬縱橫又已奮起神威，獵刀刀勢有如流星般揮出。

蒙面人冷冷一笑，突然一個大彎身，從司馬縱橫的左側搶了過去。

他這一衝去勢奇快無比，一下子之間，司馬縱橫背部已是空門大露。

蒙面人出掌快如閃電，伸手一拍，已按在司馬縱橫背門。

司馬縱橫猛地打了一個冷顫，只覺一道寒流，自背上襲入，那是一種奇寒徹骨的感受，他立刻向前急射出去，但蒙面人依然如影隨形，貼身追了上來。

就在這時，寒芒一閃，柯婉兒的七首又來了。

她的武功雖然不如蒙面人，但這畢竟是以二對一的局面，蒙面人即使對司馬縱橫穩佔上風，但仍然不敢放手全力擊殺柯婉兒。

獵刀可不是一塊豆腐，司馬縱橫也不是個庸手，只要這人握着這刀，無論在甚麼時候，都會有一種令人意想不到的潛力存在。

蒙面人縱然是世間罕見的絕頂高手，也不敢漠視了這種潛力，所以，儘管他不能不對付柯婉兒，但最大的目標，仍然是落在司馬縱橫的身上。

他閃身避開了柯婉兒的七首，接着連看也不看，反手又是十七八件暗器向她身上飛去。

柯婉兒以短小的七首，撥擊落了暗器，身形去勢依然不減。

她倒不怕死，甚至全力與司馬縱橫並肩作戰，抗拒蒙面人。

她的七首又已纏住了他，目的是要讓司馬縱橫可以脫離險境。

她沒有白費心機，司馬縱橫終於脫離了蒙面人那冰冷的魔掌。

司馬縱橫暗叫一聲慚愧，若非柯婉兒出手全力相助，他現在恐怕已然大大的吃虧了。

但他背上中了那一掌，也已使他全身發抖，面色蒼白如雪。

那是武林中傳說已久，也失傳已久的「冰魄摩雲掌」！

司馬縱橫沒有見識過這種可怕的掌力，但他却知道，這一定是「冰魄摩雲掌」，若不是這種至陰至寒的掌力，絕不會使

到自己有如此奇寒澈骨的感覺。

這若眞的是「冰魄摩雲掌」，這人又會是誰？

求解藥　勇闖魔王山

司馬縱橫已消失了一大半作戰能力。

「冰魄摩雲掌」使他無法提聚內家眞氣，刀鋒上的威力也自然削弱了許多。

只有柯婉兒在苦撐危局。

蒙面人發出了殘酷如野獸的笑聲，這時候，他若要取掉柯婉兒的性命，可說是易如反掌，但他却並不着急，只是像貓抓耗子般，要慢慢地折磨柯婉兒。

「妳已忘記我怎樣把妳從崔九媽手裏救回來了？她是個淫媒，是妳乾爹把妳賣給了她，若不是我出面干涉，妳現在早已成爲『八指魔王』的押寨夫人啦！」他不斷發出獰笑，又道：「金葉老人當然不是甚麼好人，但他終究是妳的乾爹，可是他現在已死了，我就是妳最親的人，妳怎可對我動刀子？」

柯婉兒嘶聲叫道：「不！你從來都不是我的甚麼人，雖然你救過我，但我不喜歡你，也不喜歡你做事的方法！」

蒙面人冷笑着說道：「要創大業，豈可迂腐拘泥，若對敵人仁慈，那就是對自己殘酷，這種笨事，我當然不會幹。」

柯婉兒道：「人無信而不立，你既然得了血羊圖，就該馬上離去……」

「廢話！」幪面人怒叱一聲，眼睛裏已露出了可怕的殺機。

也就在這時候，一人一劍如飛將軍從天而降，劍尖直指幪面人眉心部位而來。

這一劍來勢兇狠迅捷，幪面人陡地怪聲吼叫了一下，身子立刻向後急退開去。

這人一擊未中，劍氣嘯嘯，又再攻出七劍。只見劍如電光，又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

在劍氣激蕩中，幪面人嘿嘿冷笑道：「今天你們人多，改天再行領教！」

說到這裏，縮身一躍，有如豹子般急竄出去，瞬即消失在石叢遠方。

又聽一老人忍不住脫口讚道：「好快的輕功！」

直到這時候，雲雙雙才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爹，你們若來遲一點，那可遭透了。」

老人大步而來，關切地注視着她：「妳沒事罷？」

原來是鐵鳳師、郝世傑和丁大風及時趕來了。

連發八劍逼走幪面人的並非鐵鳳師，而是丁大風。

丁大風的腦海裏，本來就全是柯婉兒的影子，當他們接近牧馬場之際，便已聽見這裏傳出激戰聲响，是以立刻急急趕至，本來丁大風是落在最後的，但他忽然發現柯婉兒居然活生生的出現在眼前，而且還給一個不明來歷的幪面人迫得手忙脚亂，那裏還再理會到底發生甚麼事情，立時急不及待的就一劍向幪面人攻了出去。

柯婉兒驟然看見了丁大風，臉上的神情也是變得古怪之極。

那並不只是尷尬，還蘊含着無數錯綜複雜，筆墨難以形容的情緒，若要詳加解釋，恐怕誰也很難清清楚楚地說出一個所以然來。

丁大風迫走了幪面人，可沒甚麼得意洋洋之感，他只是茫然地望定了柯婉兒。

她沒有逃避這種痴痴的目光，也望着了丁大風。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丁大風才乾澀地綻出了一個笑容來。但這一笑是甚麼意思，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又過了半晌，他才總算說出了一句說話：「妳有沒有受傷？」

柯婉兒搖搖頭：「我沒事，你現在是不是想殺了我？」

丁大風一怔，半晌才道：「我爲甚麼要殺妳？」

柯婉兒嘆了一口氣，道：「因爲我是個壞女人。」

丁大風忙道：「誰說妳是壞女人？」

柯婉兒道：「不必誰說，我本來就是個壞女人。」

丁大風道：「妳也許曾經有過一點點壞心腸，但却還不算很壞，那就不能算是個壞女人了。」

他說得有點古怪，有點似是而非的味道，柯婉兒不禁失笑起來。

她是嫵媚動人的，她盈盈地站在那裏，眞是人間絕色，就算她現在要斬斷丁大風的脖子，恐怕他也不會感到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鐵鳳師却忽然走了過來，站在柯婉兒的面前：「我叫鐵鳳師。」

他的聲音硬繃繃的，和丁大風可完全兩樣。

其實，鐵鳳師若要對女孩說甜言蜜語，他一定比丁大風強勝百倍，但現在，他的情緒可並不怎麼好。

因爲司馬縱橫受了傷，整個身子就像是冰塊一般，冷得出奇。

柯婉兒望了望鐵鳳師臉上的雨撇鬍子，還沒有答話，鐵鳳師又已接着說：「那個幪面的人，與妳有甚麼淵源？」

柯婉兒吸了一口氣，良久才說：「他是我乾爹的好朋友，有時候，他也教我幾招武功，但却沒有收錄我爲弟子。」

鐵鳳師道：「他叫甚麼名字？」

柯婉兒道：「胡就。」

「胡就？」鐵鳳師嘿嘿一笑，「甚麼胡就，其實是胡謅！」

柯婉兒道：「也許這名字是假的，但我知道的就是這兩個字。」

鐵鳳師道：「胡就待妳很好嗎？」

柯婉兒道：「喝醉的時候很好，清醒的時候冷若冰霜　甚至動不動就罵人。」

鐵鳳師道：「妳痛恨他？」

柯婉兒道：「有時候的確如此，但他曾經救了我一次，不讓我落在大强盜八指魔王的手裏！」

鐵鳳師道：「這樣說來，他對妳眞還不錯。」

柯婉兒忽然冷冷一笑：「的確不錯，的確不錯。」

鐵鳳師鑑貌辨色，憑着老辣的經驗，和精細如髮的心意，他已明白那是怎麼一回事：「這位胡叔叔，原來對妳也有非份之想？」

丁大風聽了忍不住叫了起來：「鐵大

俠……」

柯婉兒却反而若無其事，淡淡地說道：「不錯，有一次，他喝了十幾斤酒，想向我施暴，但却給我跑掉了。」

她說到最後兩句，有意無意地瞪了丁大風一眼，彷彿在說：「你急甚麼，你現在還不是我的第一個男人嗎？」

鐵鳳師神情肅穆，道：「胡就的武功可眞厲害，我的朋友吃了他一掌，現在就像塊冰魄一般，若不是郝神翁在這裏，用五種奇丹妙藥護住他的五臟，恐怕已經不行了。」

柯婉兒皺着眉，道：「那是冰魄摩雲掌。」

鐵鳳師道：「是不是無藥可治？」

柯婉兒道：「那也差不多了。」

鐵鳳師道：「是無藥可治就無藥可治，怎麼却說差不多？莫非還有甚麼辦法可以挽救他的性命？」

柯婉兒長長的嘆了口氣，道：「要解除冰魄摩雲掌的掌力，必須在十二個時辰之內，用一碗燙熱的酒，混和十八隻火燄蜘蛛吞服，才可平安無事。」

鐵鳳師吸一口氣，道：「燙酒易求，火燄蜘蛛却往哪裏去找？」

柯婉兒道：「火燄山。」

鐵鳳師道：「除了火燄山，還有甚麼地方有這種蜘蛛？」

柯婉兒苦笑道：「沒有了。」

丁大風忙道：「既然這樣，我們立刻趕到火燄山去。」

鐵鳳師盯着他的臉，道：「你可知道，從這裏到火燄山有多遠？」

丁大風一呆：「有多遠？」

鐵鳳師道：「約一千五百里左右。」

丁大風陡地抽了口冷氣，說：「眞的這麼遠……」

鐵鳳師道：「一點也不假，而我們現在只有一天的時間。」

丁大風怔怔的望着柯婉兒：「眞的沒有其他辦法嗎？」

柯婉兒苦笑着，不斷地搖頭：「除了火燄山，我們還能在甚麼地方可以找到火燄蜘蛛？」

鐵鳳師和丁大風互相凝視着，兩人臉上的表情都是難過之極。

「有！我們可以到魔王山去！」忽然有人接口說道：「八指魔王的女兒，喜歡豢養毒蛇蝎子和蜘蛛，我知道，她最少養着三四十隻火燄蜘蛛！」

鐵鳳師、丁大風聞言，兩人的眼神都是陡地一振。

他們望着這個人：「是眞的？」

「半點不假！」這人是賽多達，他臉上的表情充滿了誠懇和關切：「八指魔王的女兒叫范青青，她很美麗，也喜歡穿着色彩繽紛，像彩霞般艷麗的衣裳，但她的脾氣很大，又喜歡飼養毒性極爲厲害的毒物，據說光是毒蛇，就已有成千上萬條之多……」

丁大風立時叫道：「那麼事不宜遲，我們立刻去找范青青。」

鐵鳳師道：「八指魔王是個很厲害的大魔頭，他的女兒也絕不會是甚麼善男信女，此行恐怕不容易順利成功。」

丁大風道：「容易也好，不容易也好，總得要試一試。」

鐵鳳師道：「這個自然，咱們一起上魔王山去！」

賽多達的臉色却忽然變了：「我……我也要去？」

鐵鳳師苦笑了一下，道：「你去不去，該由你自己來決定。」

賽多達吸了口氣，搖搖頭道：「那是一個鬼地方，不少人闖入山中，以後就再也沒有回來了。」

鐵鳳師道：「你若害怕，不妨在這裏等我們。」

賽多達道：「那要等多久？」

鐵鳳師道：「明天晚上，我們若還沒有回來，就不必等了。」

丁大風忽然問柯婉兒：「妳是否也留在這裏等我們回來？」

柯婉兒搖頭，道：「我不會在這裏等你們回來。」

丁大風一呆，面上露出了失望的神色，但柯婉兒立刻又接着說：「我要跟你們一起上魔王山！」

丁大風興奮起來：「妳也和我們在一起？」

柯婉兒眨動着眼睛：「不歡迎嗎？」

丁大風忙道：「怎會不歡迎，多一個人，總會多一分力量。」

柯婉兒笑了一笑，道：「我們又不是去打仗。」

鐵鳳師嘆息一聲，道：「那可難說得很，爲了要找火燄蜘蛛，說不定會比打仗還更辛苦。」

柯婉兒道：「兵來將擋，那也沒有甚麼可怕的。」

魔王山之行，就這樣決定了。

郝世傑很担心司馬縱橫的掌傷，雖然他醫術精湛，但若沒有火燄蜘蛛，他也無法可以把司馬縱橫從死亡邊緣搶救回來。

而雲雙雙的心情自然極爲沉重，但她却還是十分鎮定，沒有慌亂之態。

她已成熟了，再也不是昔年的淘氣姑娘。

× × ×

八指魔王范構，本是山東巨寇，在二十多年前，與濟南府武林大豪雷鏗，爲了爭奪一把寶刀，決戰於泰山之巔，結果雷鏗丟掉了一顆腦袋，還給范構高高拋起，接着一脚把項上人頭踢入雲海之中。

這一戰，范構是勝利了，但他却也不是完全沒有損失。

他的損失，是不見了兩根手指，而且還因爲殺了雷鏗，引起了山東武林的公憤，後來給六十餘名高手逐出山東。

范構雖然無法在山東立足，但却在這大漠邊陲之地，結識了兩個朋友。

物以類聚，强盜結交的朋友，也是强盜。

范構初到貴境，甚麼事情都十分謙讓，初時，他在這兩個强盜朋友的提携下，成爲了魔王山的一個小頭目。

但范構豈會甘於雌伏，不到兩年，這兩個强盜朋友已無疾而終，范構順理成章地，成爲了魔王山的山主。

現在，魔王山這一股强盜，勢力極大，而范構的武功，也是比二十多年前精進不少。

初時，他打算練成「天崩十三刀」之後，就回到山東，找那些逼走自己的人算帳，但那「天崩十三刀」，原乃創自鬼谷第一奇人陰陽天師歐一勝，以歐一勝如此精靈的人，也要苦苦尋思三十五年，才能完成第十三招刀法，范構雖然從歐一勝的徒孫身上搶走了「天崩刀譜」，但那第十三刀，直至如今他還是無法練成。

雖然他只練成了十二刀，但這十二招刀法也已經是驚世駭俗的武林絕學，三年前崑崙派「至尊金刀」莫四先生曾闖魔王山，向范構挑戰，結果兩人交手不滿十招，莫四先生便已死於刀下。

無論怎樣算來算去，八指魔王都是一個極難纏的人物，但鐵鳳師現在却不能不去會一會這位大魔王。

魔王山並不很高，但却地勢險峻，而且離山寨還有五里，便已有哨崗設立，想潛入寨中，可不容易。

鐵鳳師也沒有潛入山寨的打算，他帶着衆人，堂而皇之，直闖過去。

但當他們來到一間酒寮門外的時候，前面路上已有十五個人攔住了去路。

爲首一人，居然是個大和尚。

「你們是甚麼人？竟然敢在這地方上橫衝直撞？」這和尚身材魁梧，嗓子也很嚇人。

鐵鳳師當然不會給他嚇倒。

「我們是來求見范山主的。」他沉聲說。

大和尚道：「有拜帖嗎？」

鐵鳳師道：「我們來得甚是匆忙，沒有拜帖具奉。」

大和尚陡地吼叫起來：「好哇！這算是他媽的甚麼規矩？」

鐵鳳師道：「我們也許有點無禮，但却並無惡意。」

大和尚大喝一聲：「擅闖禁地，又無拜帖，分明是前來撒野，獨眼豹，把洒家的刀拿來！」

一個神氣十足，眇去一目的獨眼漢子，立時走了上來，他雙手捧着一隻金光湛然的匣子，匣子打開，裏面裝着的却是一把銹跡斑斑的鐵刀。

焦四四呵呵一笑，道：「原來是外表風光，裏面的只是一塊廢鐵。」

高六六道：「這也難怪，世間上本來就有不少東西，外面好看，其實內裏都是垃圾。」

鐵鳳師搖搖頭，道：「你們這次可看錯了，這金匣子雖然貴重，但就算有一千隻金匣子，也抵不上匣子裏面的那柄生銹刀。」

焦四四陡地一呆，望着郝世傑：「師父，是不是眞的？」

郝世傑捋鬚怪聲道：「師父當然是眞的，鐵大俠的說話也一點不假。」

高六六忙問道：「那到底是一柄甚麼刀？」

郝世傑道：「雷王刀。」

高六六道：「雷王刀很鋒利嗎？」

郝世傑道：「雷王刀也許不能算是很鋒利的刀，但世間上能够令到這把刀斷折的兵器，好像還沒有幾件。」

鐵鳳師淡淡道：「刀是好極了，但最重要的還是刀法，刀法若不行，無論甚麼寶刀在手，都是多餘的。」

大和尚嘿嘿一笑：「說得好，不管你是誰，先吃洒家幾刀再說！」

說着，又是虎吼一聲，雷王刀用足了十成力量，直劈出去。

鐵鳳師却嘆了口氣，道：「這也能算是刀法嗎？」

大和尚正待反唇相稽，忽然眼前一花，已不見了鐵鳳師的踪影。

他猛然一驚，知道敵人輕功身法十分了得，心中暗叫不妙，正要變招護住背門，孰料右脇下忽然一陣麻痹，竟然已給鐵鳳師點了兩個穴道。

鐵鳳師一出手，就輕而易舉地點了這大和尚的穴道，還把雷王刀搶了過來。

由此可見，這兩人的武功，實在距離甚遠。

大和尚初時威風凜凜，但才一個照面，就給鐵鳳師弄得面如土色，呆若木鷄。

鐵鳳師輕輕無着雷王刀，嘆道：「刀是好刀，但主人却未免太窩囊一些。」

大和尚無言以對，只好咬着牙說：「洒家技不如你，要剮要殺，任憑尊便，皺眉的就不是好漢。」

鐵鳳師淡然一笑，忽然把他的穴道解開，又把雷王刀交回到他的手裏，然後緩緩地說道：「我不會殺你，我們這一次並不是爲了殺人而來的。」

大和尚握住了雷王刀，呆住。

鐵鳳師拱了拱手，接道：「在下鐵鳳師，有事要求見范山主，還望大師通融則個。」

大和尚又是怔了半天，才瞧着鐵鳳師說道：「你……你就是鐵鳳師？」

鐵鳳師摸了摸唇上的兩撇鬍子微笑，道：「金漆招牌，如假包換。」

大和尚嘆了口氣，道：「原來洒家是敗在你手下，那也不算怎麼丟臉了。」

鐵鳳師道：「請問大師怎樣稱呼？」

大和尚道：「洒家法號木衣。」

鐵鳳師道：「原來是木衣大師，咱們是不打不相識，剛才的事，千萬不要放在心上。」

木衣和尚裂嘴一笑道：「那裏的說話了，鐵大俠手下留情，洒家感激不盡。」

鐵鳳師道：「在下確有極緊急的事情，要見范山主……」

木衣和尚皺了皺眉，道：「這個，洒家可作不了主。」

鐵鳳師道：「誰能作主？」

木衣和尚沉吟半晌，還未回答，酒寮裏忽然有人盈盈一笑，道：「誰都不能作主，除非是我！」

聽見這聲音，木衣和尚的臉色忽然又變了，他長長的抽了口涼氣，才道：「是大小姐嗎？」

那人嬌若銀鈴的笑聲又從酒寮裏傳了出來：「怎麼啦，你平時不是常常自誇刀法厲害之極嗎？爲甚麼今天竟然會一敗塗地？」

木衣和尚苦笑了一下，道：「對手太高明，屬下敗得心服口服。」

鐵鳳師忽然道：「是范小姐嗎？」

酒寮裏又傳出了一陣輕輕的笑聲，不久，一個繫着金絲披風的紅衣少女，捧着一罈酒走了出來。

她看來比柯婉兒還更年輕。

她也很漂亮，笑起來的時候兩頰還泛着淺淺的梨渦，看來就像是春花般鮮美、清新、可愛。

她的衣裳和一雙小牛皮靴子也同樣好看，唯一有點不相襯的，就是她手裏提着的一罈酒。

難道她年紀輕輕，就已經是個酒徒？

木衣和尚雖然平時威猛霸道，但這時候遇上了她，簡直是噤若寒蟬，連大氣都不敢吭出來。

這少女望着鐵鳳師，淡淡一笑：「我就是范青青，你找我爹有甚麼事？」

鐵鳳師「哦」的一聲，道：「原來是范小姐來了，那眞是好極了，實不相瞞，我們本來就是要來找妳的。」

范青青望一望司馬縱橫一眼，道：「你們是不是想要火燄蜘蛛？」

鐵鳳師道：「范小姐眞是好眼力，一眼就已看出了我的朋友需要火燄蜘蛛。」

范青青淡然道：「要火燄蜘蛛不難，我可以指點各位一條明路。」

鐵鳳師道：「小姐請說。」

范青青道：「到火燄山去，只要運氣還算不錯的話，找它一年半載，最少可以找到十隻八隻。」

鐵鳳師嘆一口氣，道：「我們若有一年半載的時間，也不會來到這裏來了。」

范青青呵呵一笑，道：「這可有趣了，總不成要我把自己養着的寵物送給你們罷？」

丁大風忍不住站出來，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難道人命比蜘蛛這種毛蟲兒還更不值錢嗎？」

范青青怔怔的瞧着他，忽然哈哈一笑，道：「這位小哥兒，你的說話很有道理，人命的確比毛蟲兒值錢，但毛蟲兒再不值錢，總是屬於我自己的，我若救了你們的朋友，對我又有甚麼好處？」

丁大風吸了口氣，道：「妳要有甚麼好處，才肯把火燄蜘蛛拿出來？」

范青青眼睛骨碌地一轉望定了丁大風，半晌才嫣然笑道：「你叫甚麼名字？」

「丁大風。」

「噢，這名字眞好聽，她是你的妹子嗎？」范青青向柯婉兒伸手一指。

柯婉兒忽然冷冷地一笑：「范香主，妳這是明知故問。」

范青青道：「甚麼明知故問？」

柯婉兒道：「妳早就知道，我是個無父無母也沒有兄弟姐妹的孤兒，又怎會是丁大風的妹子？」

范青青眨了眨眼睛，笑道：「妳若不是他的妹子，爲甚麼和他這樣親近？」

柯婉兒寒着臉，道：「我幾時和他親近了？」

「喲，妳把我當作是個瞎子嗎？」范青青扭動着水蛇般的纖腰，嬌聲說道：「你們雖然各站一方，但大家都關心對方，這是可以從眼神裏看出來的，你們若不是兄妹，那麼恐怕就是一對夫妻了……」

丁大風怒叫道：「妳少賣風騷，我們的事，妳管不着。」

范青青悠然一笑，慢慢地向他走了過來：「大風哥喲，看來你不是大風，而是大火，火氣眞是大得驚人哪！」

丁大風向後倒退了一步，喝道：「妖女，妳想怎麼樣？」

范青青笑道：「你這個人看來有點呆頭呆腦，想不到罵人時還眞够勁兒。」

丁大風道：「我不想罵人，只想要火燄蜘蛛。」

鐵鳳師接說道：「只要范小姐給我們十八隻火燄蜘蛛，甚麼條件都可以慢慢商量。」

范青青白了他一眼，道：「你少插嘴，我只喜歡跟丁大風談。」

丁大風道：「妳肯把火燄蜘蛛拿出來嗎？」

范青青抿嘴一笑，道：「瞧你這副樣子，眞是急得發瘋了，也罷，反正我對這些毛蟲兒早已玩膩了，送給你們也無不可，但你必須答應陪我排練蛇陣。」

丁大風一呆：「排練甚麼蛇陣？」

范青青笑了笑，說道：「我在蛇池裏養了幾千條蛇兒，也該把牠們好好訓練一下了，但一個人玩沒意思，你若敢奉陪三天，那十八隻火燄蜘蛛我是絕對不會吝嗇的。」

柯婉兒冷冷道：「甚麼排練蛇陣，簡直是胡謅，別上她的當。」

范青青哂然一笑：「怎麼啦，三天也不捨得，想不到金葉老人的女兒，居然也會是個醋娘子。」

柯婉兒也是個很厲害的女孩子，但和范青青一比，還是大有不如。

丁大風望一望柯婉兒，目光似乎是在徵詢她的意見，但柯婉兒却不看他，把臉側了開去。

范青青故意輕輕咳嗽了兩聲：「你是不必問她了，她當然怎麼說也不肯讓你陪我三天，但你已經是個大人了，自己該拿得下主意。」

忽聽得郝世傑怪叫了起來：「眞是氣煞老夫了，這算是甚麼？」

范青青盯着他：「這位老人家，你的火氣也不小，但這又有甚麼用，你們若激怒我，想得到火燄蜘蛛就難比登天啦。」

郝世傑「呸」一聲，道：「妳敢不交出火燄蜘蛛，老夫把妳碎屍萬段！」

范青青靠近着丁大風，「唷」聲叫了起來：「他怎麼兇得像條瘋牛？」

丁大風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別再難爲我們了，我答應妳的條件便是。」

范青青高興地笑着說道：「這才是最聰明的抉擇嘛，先喝幾口酒，表示你的誠意。」

丁大風道：「我答應妳便是，何必喝酒？」

范青青皺了皺眉：「你是怕我這罈酒裏有毒嗎？」

丁大風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范青青道：「不是這個意思又是甚麼意思？難道連這點事情都不肯賞臉嗎？」

柯婉兒怒道：「賤丫頭，妳太無理取鬧了！」

范青青瞪着她，冷笑道：「妳嘴裏再不乾不淨，可不要怪我不客氣。」

丁大風不斷地搖頭嘆氣，道：「別再爭吵了，我喝！我喝！」

他捧過了酒罈，正待喝酒，鐵鳳師忽然道：「且慢！」

范青青看着他，道：「你又想出甚麼主意，我可沒有請你喝酒。」

鐵鳳師冷冷道：「妳的酒，本來就是喝不得的。」

范青青道：「你在含血噴人！」

鐵鳳師突然從丁大風的手裏把酒罈掠了過來，丁大風還在發楞，但等到酒罈裏的酒都倒了出來的時候，他不禁傻住了。只見酒裏居然有七八條烏黑得發亮，長約尺許的巨大蜈蚣，雖然這些蜈蚣都已死了，但看起來還是令人嘔心之極。

柯婉兒鐵青着臉，顫聲望着范青青訴道：「妳若要向我報復，找我算帳也就是了，爲甚麼竟然向別人下這種毒手？」

范青青盈盈一笑，道：「我若殺了這小子，妳會不會很傷心？」

柯婉兒沒有回答，范青青又已笑着說：「我知道，妳是一定會很傷心的，因爲妳已眞的愛上了這個小子，而且還把童貞送給了他。」

丁大風的臉立刻漲得紫紅如醬，但却無法加以反駁。

因爲范青青說的本來就是事實。

但她怎會知道的？

難道在牧馬場的事，范青青居然親眼看着了？

而在當時來說，一個女孩子居然敢在大庭廣衆之中如此講話，也確是一件駭人聽聞的事情。

甚至連雲雙雙的耳根也赤熱透了，不禁啐了一口唾沫，把頭兒側了開去。

柯婉兒却反而挺着胸膛，冷笑着直認不諱：「是又怎樣，我最少還可以把童貞送給喜愛的人，但妳又怎樣了，妳就算想送給高齊沙他也不會看妳的身子一眼！」

在場衆人之中，就以這兩個少女最年輕，看來也最嬌媚可人，但這時候她們所講的說話，恐怕連風流倜儻，言行向來無所忌憚的鐵鳳師也不敢輕易說出來。

但這時候，聰明老辣的鐵鳳師，已經知道柯婉兒和范青青爲甚麼會水火不相容了。

原來高齊沙是很喜歡柯婉兒的，但柯婉兒一直只是把他當作兄長看待，反而范青青對高齊沙頗有意思，可是神女有心，襄王無夢，高齊沙的一顆心，早已給柯婉兒所帶走了。

爲了這個緣故，范青青很痛恨柯婉兒。她本來就是個任性慣了的姑娘，若不是有所顧忌，她早就想殺了柯婉兒，來發洩心頭之恨。

她的顧忌，就是那個神秘的蒙面人。

那蒙面人武功深不可測，而且跟自己的父親還有所來往，她若殺了柯婉兒，蒙面人若不肯干休，那麼後果可麻煩得很。

所以，儘管她早已千方百計要向柯婉兒報復，但一直還是不敢輕舉妄動。

這時候，兩人針鋒相對，彼此的說話都很傷人，最尷尬的自然還是丁大風。

郝世傑心中懸念司馬縱橫的傷勢，他可不管這些年輕人爭甚麼風喝甚麼醋，忽然大聲道：「妳們有甚麼糾葛，老夫可不知道，老夫只想要十八隻火燄蜘蛛！」

范青青冷冷一笑，道：「看你們來勢洶洶的樣子，似乎我不把火燄蜘蛛交出來，你們就會把我生吞活剝了？」

鐵鳳師道：「話可不是這麼說，咱們本來就是無仇無怨，又何苦爲了這點事情鬧得天翻地覆？」

范青青昂着臉，道：「你們要火燄蜘蛛，那也不是甚麼難事，只要讓丁大風跟我走！」

柯婉兒攔在丁大風的面前，怒道：「妳爲甚麼非要害他不可？」

范青青又笑了，笑得狡獪如狐狸：「妳說得對，我爲甚麼一定要害他？剛才那罈酒，就算他眞的喝了，也不一定會死，蜈蚣是我放在酒裏的，我當然會有解藥，這只不過是開開玩笑而已。」

柯婉兒冷笑道：「誰跟妳嬉皮笑臉？妳要開玩笑尋開心，儘管在魔王山裏找對象，山中多壯丁，妳喜歡揀誰便揀誰，他們又有誰敢拂逆你的意思？」

范青青嘿嘿一笑：「我偏偏就是選中了他！」

柯婉兒道：「妳要殺他，我怎樣都不答應。」

范青青說道：「誰說我要殺他？其實我很喜歡他才是眞的，我保證，他只要陪我三天，我就讓他回到你們的身邊，他若少了一根毫髮，范青青就算是個狗養的雜種！」

柯婉兒堅決地說：「不行！」

范青青淡淡地道：「我說過不會害他就不會害他，妳又何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柯婉兒冷笑道：「妳本來就是一個小人！」

范青青撇開了臉不再看她，却用水靈的一雙眼睛凝視着丁大風：「風哥兒，這事情該由你自己來決定！」

鐵鳳師截然道：「這是不用商量的了，我們怎樣也不會讓小丁去送死。」

范青青「喲」的一聲叫了起來：「鐵大俠，你怎麼也如此小心眼兒了？本小姐雖然不是男子漢、大丈夫，但也是個言出必行，守信重諾的人，我說過不會害他就不會害他，你們又何必瞎担心？」

鐵鳳師冷然道：「男女授受不親，妳這種做法，太無聊了。」

范青青哈哈一笑：「我可不想做個三貞九烈的忠烈女子，我怎麼幹，連我爹都管不着，担心不了，你又何必假道學，擺正經？」

丁大風忽然大聲說道：「够了够了，我跟妳走！」

柯婉兒的臉色蒼白得像紙一般：「不！這是萬萬不可以的，她是個妖女……」

范青青吃吃一笑：「就算我眞的是個妖女，也不會吃人，又何必怕得要死？」

丁大風挺着胸膛，道：「你們誰都別攔阻我，事情本來是因我而起的，大丈夫一人作事一人當，怕的就不是男兒漢，范小姐，我願意跟妳走，但那火燄蜘蛛，妳可不能再哄騙咱們。」

「這個自然，」范青青盈盈地笑着說：「來呀！我就是喜歡你這種氣慨！」

柯婉兒急得直跺脚，顫着聲對丁大風說：「你若跟她走，我永遠都不再理睬你啦！」

丁大風嘆了口氣，似乎想說話，但却又吞了回去。

鐵鳳師忽然冷冷一笑，把丁大風拉了過來：「小丁，你不能跟她走，也不必跟她走！」

郝世傑點點頭，厲聲道：「這小妖女敬酒不吃吃罰酒，我們不必跟她客氣！」

范青青冷冷一笑：「你們眞的想硬闖魔王山，迫我們就範嗎？」

鐵鳳師寒着臉，道：「既然范小姐絲毫不肯賣帳，在下等只好無禮了！」

范青青又笑了：「已經很久沒有人敢闖山了，今日難得又有這麼一番熱鬧的景象，既然諸位主意已決，來罷，爲甚麼還不動手？」

鐵鳳師再也無法忍耐，鳳凰神劍已脫鞘而出。

劍氣迫人，劍招更是辛辣無比。

但范青青却已悄然退下，迎了上來的是兩個青衣人。

這兩個人的眼睛都佈滿血絲，臉孔的膚色焦焦黃黃，看來就像是一對病漢。

在這一刻間之前，誰也沒有發覺到，這附近不知何時，已來了一對這麼樣的人物。

鐵鳳師沉下了臉：「兩位莫非來自南海無傷島？」

左邊一人沒好氣地說出了兩個字：「是的。」

鐵鳳師眼色微變的說：「『殺人如麻，無傷大雅。』的兩位島主，可不知道，那一位是常絕生！那一位是常滅命？」

右邊一人沙啞的聲音回答：「我是絕生，他是滅命。」

鐵鳳師淡淡道：「兩位怎麼會千里迢迢，來到了這裏？」

常滅命道：「你自己又怎麼說？何以江南紅粉，北地胭脂，你全都可以不理，巴巴的來到這裏？」

鐵鳳師笑道：「在下是受人之托。」

常絕生道：「托你幹甚麼事？」

鐵鳳師道：「請恕無法奉告。」

常絕生道：「你不說我也知道，但你的事，與我無關，所以我知道就和不知道沒有甚麼分別，但你若要傷害范小姐，那可不行。」

鐵鳳師皺了皺眉：「兩位從甚麼時候開始，甘願做范構的爪牙了？」

常滅命道：「也許是在昨天，也許是從現在開始，就算他要我們跪在他面前舐他的脚，我們也不會有半點的猶豫。」

鐵鳳師奇道：「這是甚麼緣故？」

常絕生道：「因爲他老人家對我們太好了。」

鐵鳳師道：「怎麼好法？」

常滅命道：「他殺了百里飛狐。」

鐵鳳師吃了一驚：「百里飛狐豈非就是你們的師父嗎？」

常絕生點點頭：「是的，他是我們的師父，但近這五年來，我們一直都不敢回無傷島。」

鐵鳳師道：「你們到底幹了甚麼虧心事？」

常滅命道：「我們姦殺了師母，又盜走了一本劍譜。」

鐵鳳師嘆了口氣，道：「這不嫌太過份了嗎？」

常絕生道：「這怪不了我們，誰叫師父娶了一個只有二十七八歲的騷娘子回來？她實在太誘人，有一次，我們正在練功，忽然聽見隔壁傳來陣陣曼吟之聲。」

鐵鳳師眉頭一皺，常滅命又已接着說下去：「初時我們並不理會，但那一天的天氣實在是太燠熱了，而那聲音也越來越是誘人遐思，於是……」

「於是我們就繞過後園子，爬上牆頭看看裏面的情景，」常絕生接道：「那時候，師父到廣西採藥去了，房子裏只有師母一個人。」

「也許是太熱了，她只穿了很少的衣裳，她對着一塊比人還高的銅鏡子，顧影自憐，她身材豐滿，膚色賽雪，她不斷撫摸着自己那副驕人的胴體，臉上的神情就像是春情勃發的貓兒，」常滅命的呼吸漸漸急促起來，彷彿又再重睹當日情景：「我實在無法忍耐了，誰知大哥比我更快，早已撲了進去，把她摟在懷裏，然後把她身上最後的一個件衣裳褪了下來……」

鐵鳳師的目光呆住了，他呆呆的瞧着常滅命，聽他繼續說下去。

但就在這時候，常絕生的劍已無聲無息的地刺了過來。

剎那間，劍光已直刺入鐵鳳師左胸的衣衫裏。

× × ×

常氏昆仲說的每一句話，都是千眞萬確的。

正因爲那是眞實的故事，他們講起來的時候，實在有着一股令人心弦震蕩的力量。

更尤其是他們的眼神，彷彿不斷地散發着一種充滿罪惡的誘惑，使人明知道那是一個陷阱，但仍然情不自禁的一步一步的接近過去。

鐵鳳師雖然是個老江湖了，但是他居然還好像渾然不覺，這是一個極危險的時刻。

郝世傑也沒有出聲，甚至好像完全沒有聽見常氏昆仲在說甚麼。

常絕生的劍實在來得很詭異。

它似乎不怎麼快，但等到你發覺它已來到面前的時候，它已和死神一起撲入你的懷裏。

鐵鳳師也不例外，倘若說死神也有鼻子，那麼死神的鼻尖已碰在鐵鳳師的鼻尖上。

劍光已刺入鐵鳳師的衣衫，這已是生死繫諸一髮的一剎那。

但就在這剎那間，鐵鳳師居然笑了。

只聽得「叮」一聲响，常絕生的劍尖已斷了一截，他同時失聲叫道：「是護心鏡！」

常滅命冷冷一笑，右手一揚，十幾件暗器如飛蝗般向鐵鳳師的面門打了過去。

鐵鳳師怪笑了一聲：「好端端的，你爲甚麼不再說故事，却要動手殺人？」說話聲中，那些暗器已給他用鳳凰神劍全部擊落在地上。

常滅命陡地身形一矮，呼的一聲，右拳擊在鐵鳳師的小腹上。

這一拳之力，何止千斤，但鐵鳳師的小腹却忽然如棉花一般陷了下去，常滅命這兇猛的一拳雖然擊在上面，但却無從使力。

他知道不妙，立時縮回右拳，但鐵鳳師左手一揚，已把常滅命的右腕大脈牢牢拑住。

在左側，常絕生的劍雖然斷了一截，但仍然可以殺人奪命，常滅命拳頭暗器未奏膚功，他的斷劍立時向鐵鳳師的左手削了下去。

鐵鳳師凝身不動，但兩手却一點也沒閑着，常絕生一劍削來，他反手一擰，居然把常滅命的拳頭遞到斷劍劍鋒之上。

常絕生猛然一驚，他當然不能够連常滅命的手也一起削了下來，百忙中急將劍鋒偏左斜走，但右脇立時因此而露出了空門，鐵鳳師毫不客氣，一劍就向常絕生右方肋骨間刺了過去。

常絕生也是劍法上的一流高手，自然深知厲害，一個倒錯步，旋身急避開去。

常滅命也在這時候暴喝一聲，以左手亮劍，疾劈鐵鳳師左臂。

鐵鳳師冷笑一聲，反手一劍倒捲上去，疾刺常滅命胸膛。

常滅命雖絕非庸手，但鐵鳳師應變奇快，出招狠辣，這一劍他居然閃不開去。

「颯」的一聲，常滅命中劍倒下。

常絕生面色驟變，失聲叫道：「滅命，振作一點！」

但常滅命沒有回答，他已是個死人。

常絕生面如土色，一雙眼睛却更加血紅得可怕。

鐵鳳師冷笑道：「你的兄弟本來需要一塊很好的護心鏡，可是他沒有……」

常絕生怒不可遏，斷劍急劃鐵鳳師的咽喉。

驀地，一條快疾無比的影子閃了過來，那是一個身形相當高大的灰髮錦袍人。

錦袍人來勢奇快，殺人手法更快。他一出手就已殺了一個人，他殺了常絕生。

常絕生也許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居然會死在這人的掌下。

因爲這錦袍人就是范構！

存貞節烈女殉情

八指魔王范構終於出現了，他雖然只有八根指頭，但却彷彿有幾十隻眼睛，分別同時盯在每一個人的臉上。

鐵鳳師還沒有開口，范青青已急急叫道：「爹，你爲甚麼殺了常絕生？」

范構長長嘆息了一聲，道：「連常滅命都已死了，常絕生活着又有甚麼用？」

范青青想想，居然點點頭，道：「這也有道理，既然沒用，殺了也是應該。」

范構望着她：「妳又想闖出甚麼禍事了？」

范青青道：「他們不肯把丁大風交給我。」

范構看了衆人一眼，道：「誰是丁大風？」

丁大風大聲道：「我就是丁大風。」

范構望着他，問道：「你爲甚麼不肯跟我的女兒在一起？」

丁大風道：「不是我不肯，而是……」說到這裏，忽然覺得這句話大有語病，因爲他本來也並不是自願去陪伴范青青練甚麼蛇陣的，正想重新再說過，范構却已截然接道：「這就是他們的不對了，既然丁公子願意和青青在一起，旁人又爲甚麼要加以阻攔？」

柯婉兒冷笑道：「因爲我不高興。」

范構盯着她，臉上的神情忽然變得很古怪：「婉兒，我以爲妳這一輩子也不會來見我的了。」

柯婉兒冷冷笑道：「我爲甚麼要來見你？」

范構目光一閃：「那麼妳現在又是爲何而來？」

柯婉兒道：「我是爲了十八隻火焰蜘蛛。」

范構看了司馬縱橫一眼，道：「他挨了一記冰魄摩雲掌嗎？」

柯婉兒道：「你是個大行家，怎會看不出來？」

范構道：「他是誰？」

柯婉兒道：「他是誰跟你又有甚麼關係？」

范構道：「就算我們要救人，最少也該知道救的是誰罷？」

柯婉兒冷冷道：「我若要救人，絕不會先去問問他的名字。」

范構哈哈一笑：「倘若妳救了的是殺父仇人呢？」

柯婉兒一怔，繼而冷笑道：「治好了他的傷病，然後我再殺了他！」

「公平……公平極了，」范構姆指一豎：「可是天下間許多公平的事，其實也是最荒謬的事，倘若這殺父仇人傷病好了，反過來一刀把妳宰掉，那又如何？」

柯婉兒道：「那只好嘆自己倒霉。」

范構搖搖頭，道：「這並不是倒霉，而是自尋煩惱，自取滅亡，老夫可不會做這種傻事。」

柯婉兒還未再反駁，雲雙雙忽然說道：「他叫司馬縱橫，是我的丈夫！」

范構「哦」了一聲，道：「眞想不到啊，原來是鼎鼎大名的獵刀奇俠，怎麼竟然會弄到這種地步啦？」

雲雙雙道：「范山主若肯施以援手，咱們永遠都會銘感於心。」

范構陡地狂笑起來，說道：「老夫可不渴望別人對自己有甚麼感激之心，只要少幾個人來找我的麻煩，那已是上上大吉之至。」

鐵鳳師沉聲道：「我們只想要火焰蜘蛛，可不是來找麻煩吧的。」

范構兩道灰白的眉毛一揚，道：「若是換上別人，老夫也許會坐視不理，但着了道兒的人既然是獵刀奇俠，老夫可不捨得讓他就此埋骨荒山之中，但老夫却有兩個條件。」

鐵鳳師冷冷一笑，道：「女兒的條件只有一個，父親的條件，却有兩個，眞是越弄越多。」

范構淡淡一笑，道：「這是公平交易，老夫可沒有勉强你們呀！」

雲雙雙看着他那張老狐狸般的臉，說：「是甚麼條件？提出來好了。」

范構沉吟半晌，道：「第一：司馬縱橫三天之後要來見我，地點是在鐵旗峯下的生死台。」

雲雙雙眉兒一皺：「爲甚麼要我丈夫在生死台見你？」

范構淡淡道：「老夫要殺了他。」

雲雙雙道：「他可不是你的殺父仇人，爲甚麼救他之後又要殺他。」

范構慢慢地說道：「妳也不必過份憂慮，老夫只是要和他公平決鬥而已，也許決鬥的結果，勝利者會是司馬縱橫亦未可料。」

他的說話相當驕傲，而雲雙雙總算已明白了他的意思。

范構一定已經練成了相當厲害的刀法，他需要一個武功高强的助手，來證實自己的苦練並非白費心機。

他要試刀，司馬縱橫無疑是最理想的試刀靶子。

鐵鳳師忽然冷冷一笑，對范構說：「你要試刀，在下現在就已經可以奉陪。」

范構搖搖頭：「你還不配。」

丁大風忍不住叫道：「他是鐵鳳師，怎麼不配？」

范構道：「他若是用刀的高手，老夫還可以考慮，但他不是。」

郝世傑掄起金刀，怪叫道：「老夫人稱『怪刀神翁』，就由我來陪范山主走幾招如何？」

范構還是不斷的搖頭：「除了司馬縱橫，誰都不配。」

郝世傑臉色一變，正待發作，雲雙雙已冷冷地說道：「不必再說了，這條件我代替丈夫答允下來便是。」

范構笑了笑：「這才爽快嘛！」

郝世傑冷冷說道：「你還有甚麼臭條件？」

范構道：「不是臭條件是香條件。」

高六六抓了抓腮子，笑道：「俺以爲豆腐才有香臭之分，怎麼連條件也有香有臭的？」

焦四四道：「管它是香是臭，條件又不是豆腐，既然不是豆腐，就是吃不得的，既然吃不得，香香臭臭對咱們來說，都是無關痛癢。」

高六六道：「這麼一提，倒教俺想起你的脚。」

焦四四瞪目道：「俺的脚怎樣了？」

高六六忽然掩着鼻子：「他媽的又臭又癢。」

范構盯着郝世傑：「這兩個戇漢是甚麼人？」

郝世傑說道：「老夫門下不成材的弟子。」

范構哼聲道：「這兩人好沒規矩。」

郝世傑道：「他們若是有規有矩，也就不是老夫的徒兒了，但在管教後輩這樁事情上，范山主比老夫可還差了一截。」

范青青撇了撇嘴：「隨便你怎麼說，我爹都不會罵我。」

范構乾咳兩聲，道：「還有第二個條件……」

「我知道，我爹的意思是說，丁大風一定要留下來。」范青青搶着說。

誰知范構却搖搖頭，道：「不是丁大風，是柯婉兒。」

范青青跳了起來，瞪着父親嚷道：「我要的是丁大風，可不是這個可惡的臭丫頭。」

范構淡淡一笑，柔聲道：「妳眞的很喜歡丁大風嗎？」

范青青搖頭道：「那可不是。」

范構道：「既然妳根本不喜歡這個人，妳把他留下來又有甚麼用？」

范青青鼓起了腮，兩眼却直勾勾地瞪着柯婉兒。

范構微笑着接道：「爹知道妳很憎恨柯婉兒，可是，爹的心意却是和妳並不一樣。」

范青青的眼珠子骨碌地一轉，忽然甜甜地笑了起來：「對，還是爹的主意好，我們是不應該老是記着甚麼仇仇怨怨。」

她向柯婉兒走了過去，笑道：「柯姐姐，以往都是我不對，妳不要把它放在心上，既然我爹喜歡妳，那麼好極了，就算妳將來做了我的媽媽我也會很歡喜的。」

她可不是假惺惺作態，而是眞的很歡喜。

她高興的理由，自然不是因爲自己會有一個這樣的媽媽，而是因爲柯婉兒若落在父親的手中，她可要受盡折磨了。

世間上最折磨女人的事，莫過於被逼要跟着一個討厭的男人共同生活，那簡直是比坐牢還更可怕的折磨。

范青青要得到丁大風，本來就是爲了要折磨折磨柯婉兒。

但范構的做法，却更是直接了當，范青青又怎能不爲之興奮起來？

這時候，范青青越是對柯婉兒和顏悅色，她笑面背後的鋒刀也就越是惡毒，柯婉兒不是個呆子，當然比誰都更明白。

丁大風也明白。

「這是絕對不可以的！」他憤怒地說：「她絕不會和你這個老魔頭在一起。」

范構淡淡一笑，道：「小伙子，你眞不懂事，男人的年紀越大，對女人也就越是體貼溫柔，我們的好處，你現在是不會明白的。」

丁大風道：「我不明白，她也不會明白，你不必做白日夢。」

柯婉兒却忽然漠然地一笑：「不，我明白。」

丁大風一怔：「妳在說甚麼？」

柯婉兒沒有回答，却向范構走過去：「范山主，我願意答應你這個條件。」

丁大風臉色蒼白如雪，怒道：「我不答應！」

柯婉兒忽然回頭，冷然說道：「你是我的甚麼人？憑甚麼可以爲我拿主意？」

丁大風嘶啞着聲音，紅着眼睛，道：「他一點都配不上妳，他只不過是一條老豺狼。」

范構哈哈一笑，居然一手把柯婉兒抱在懷中：「豺狼也有豺狼的好處，豺狼也有豺狼的威風，你若要吃醋，恐怕酸死了也不濟事。」

丁大風怪吼起來，他掣劍在手，喝道：「老賊，我跟你拚了！」

柯婉兒却冷冷喝道：「姓丁的，你若敢對范山主無禮，我立時自斷心脈死在這裏！」

丁大風陡地呆住。

范構大笑：「乖乖眞識趣，這就是老夫的第二個條件，你們瞧，她活色生香，是個香噴噴的大美人，這不是香條件又是甚麼？」

鐵鳳師鐵青着臉，郝世傑怒火中燒，雲雙雙更是差點沒哭了出來。

她曾經很憎惡柯婉兒，但現在她却恨不得用自己的性命來交換柯婉兒的自由。

但她知道，就算她願意死，范構父女還是不會放過柯婉兒的。

每個人的臉色都很難看，人人都默不作聲。

范青青忽然笑着說：「你們不必担心，我現在就去把火燄蜘蛛拿來。」

她一面說，目光不斷地瞟在柯婉兒的臉上，神情得意極了。

范構也是得意洋洋，他是一定會好好對待柯婉兒的。

× × ×

已是夜深時份，他們回到一牧馬場。

焦四四和高六六燃點起一堆火燄，在火光掩映下，每個人的臉色看來都是陰晴不定。

丁大風却背對着火光，兩顆眼珠子像是石頭般動也不動。

他的心裏很難過，但誰的心情又不難過？

鐵鳳師面無表情，兩手指骨不時發出了清脆的勒勒聲響。

天上有疏星，地上却是越來越冷了。

忽然間，有人顫抖着聲音說：「我要上魔王山！我要把柯婉兒救回來！」

丁大風陡地心頭一震，他已聽見，那是司馬縱橫的聲音。

又聽見司馬縱橫的脚步聲急促地走了過來。

「大風，是我害了柯姑娘，但你不要害怕，我現在就去把她救回來！」司馬縱橫的聲音很激動。

他本不是一個容易衝動的人，但當他從雲雙雙口中知道一切眞相的時候，他就怎樣也忍不住了。

丁大風立刻回頭，望着司馬縱橫。「這不是你的錯，我們這裏，誰都沒有做過半點違背良心的事。」

鐵鳳師也走了過來，嘆道：「小丁說得很對，我們都已盡了力，誰都不必怪責自己。」

司馬縱橫嘶聲而笑：「不錯，我們誰都不必怪責自己，但現在我們可以讓柯姑娘獨個兒留在魔王山嗎？」

鐵鳳師道：「的確不能。」

司馬縱橫大聲道：「既然這樣，我們爲甚麼還歇在這裏？」

鐵鳳師面不改色，道：「我本來就打算今晚夜闖魔王山。」

司馬縱橫點點頭，道：「那好極了，我們現在就去！」

「你不能去！」鐵鳳師堅決地說。

司馬縱橫慘笑一聲：「我不去，難道今晚夜就坐在這裏喝酒吃烤肉享清福？」

鐵鳳師道：「你說得一點也不錯。」

司馬縱橫一怔：「你瘋了？我怎可以這樣？」

鐵鳳師道：「因爲三天之後，你還要到生死台赴約。」

司馬縱橫說道：「這已是三天之後的事！」

鐵鳳師道：「你必須養精蓄銳，那一戰絕不能敗。」

司馬縱橫冷笑道：「今晚夜闖魔王山，也同樣不能失敗。」

鐵鳳師點點頭，道：「不錯，所以你不能去，你若去，這次行動就註定要失敗了。」

司馬縱橫道：「這是甚麼道理？」

「因爲你現在最多只能提聚十分之一左右的功力！」郝世傑的聲音忽然响了起來，他沉聲說道：「你若去，鐵鳳師和丁大大風就只會增加了贅累！」

司馬縱橫的臉色變了。

他暗中提聚功力，半晌之後，他的心就沉了下去。

郝世傑可沒有說謊。

司馬縱橫長長的吸了口凉氣，道：「我甚麼時候才能恢復功力？」

郝世傑道：「大概兩天之後罷。」

鐵鳳師握住了司馬縱橫的手，沉聲說道：「別難過，我們是可以把柯姑娘救回來的。」

郝世傑道：「老夫也去！」

鐵鳳師搖搖頭，道：「郝前輩不能去，這裏還需要你來主持大局。」

「不錯，乾爹不能去，但我却非去不可！」雲雙雙忽然也趕了上來。

「雙雙！」司馬縱橫一楞。

「你敢說我不該去嗎？」雲雙雙盯着丈夫的眼睛。

司馬縱橫長嘆一聲，終於點了點頭，道：「不錯，我不能去，就該由妳來代替，但妳要千萬小心！」

鐵鳳師淡淡一笑說：「你放心好了，有我在身旁，嫂子絕不會出甚麼岔子。」

司馬縱橫默然，他當然絕對信任鐵鳳師會盡心盡力維護雙雙。

丁大風看着這些江湖英雄兒女，想說話，但喉嚨却像是有東西梗塞住。

他們又要再上魔王山了。

這一次，比起白晝之行，必然會兇險得多。

他們都很担心，但所担心的絕不是自己，而是身陷魔窟的柯婉兒。

丁大風仰望蒼穹，疏星無語，蒼穹下的世界似是一片死寂。

柯婉兒現在怎樣了？

× × ×

魔王山雖然地勢險峻，但山中却是屋宇連櫛，氣概非凡。

柯婉兒被帶引到一間環境雅緻的房子裏，還有兩個婢女伺候。

說是伺候，其實不如說是監視還更貼切一些。

這兩個婢女，年紀都比柯婉兒大七八歲，她們雖然貌僅中姿，但却總是笑面迎人，好像十分和善的樣子。

但柯婉兒暗中跟她們動手，雙手一比上內力，她的手就差點沒給震斷下來。

柯婉兒這麼一較量，就知道絕對無法可以從這兩人監視之下逃得出去。

她知道，八指魔王范構對自己是心存大慾的，他遲早會對自己有不軌的行動。

她寧願死，也不願意給范構汚辱。

她現在身陷魔窟，爲的只是要救司馬縱橫。

但對她來說，司馬縱橫根本只是一個很陌生很陌生的人而已。

她爲甚麼要這樣做，是不是爲了丁大風？這一點，連她自己都無法說出一個所以然來。

她只知道，自己是個孤兒，她也知道，自己是一個很漂亮的女人。

就是爲了這花容月貌，金葉老人曾經不惜把她出賣，賣給淫媒，幾乎給范構汚辱了。

幸而胡就救了她。

然而，胡就却是另一頭豺狼，他也曾想借着幾分酒意，對她施以强暴。

她痛恨這些男人，所以她寧願把潔淨的身子，送給一個陌生的年青人——丁大風。

色誘丁大風，本來只是一種策略，爲的只是奪取血羊圖。

但她却眞的把一切都給　他。

這一點顯然是胡就無法想像得到的。

現在，夜已深了，柯婉兒坐在椅子上，在她的面前是一面鏡子。

鏡中人當然也就是她自己。

她彷彿憔悴了，就像是一朵快要凋謝的鮮花。

她聽見了一個人的脚步聲，逐漸向自己身後移近。

這人滿身酒氣，絕不是那兩個武功高强的婢女。

這是個男人，但却居然不是八指魔王范構。

然而，柯婉兒寧願來的是范構，也不願意看見這個人。

因爲來的竟然是胡就！

× × ×

胡就，沒有蒙面。

他大概五十來歲，雖然面龐瘦削一點，但却無疑是個十分精悍的人。

柯婉兒首先是從鏡子裏看見他的。

她吃驚極了，猛然回頭：「你怎會在這裏？」

胡就哈哈一笑：「我爲甚麼不能在這裏？」

柯婉兒胸膛起伏，道：「這裏是范構的地方！」

胡就道：「我知道。」

柯婉兒道：「他不會放過你的！」

胡就笑道：「他爲何不會放過我？」

柯婉兒道：「在他的眼裏看來，我是屬於他的。」

胡就點點頭，怪聲說道：「不錯，你的確是屬於范構的，所以，無論他要把妳送給誰享用，都是絕對有權的。」

柯婉兒怒叫道：「你胡說！」

胡就大笑：「我不是胡說，是胡就，而且從現在開始，我就是妳的男人！」

「你不要走過來，快滾！」柯婉兒尖聲叫道：「你若再不滾出去，我馬上自行了斷！」

胡就的臉色陡地一變：「妳……妳太不識抬舉！妳是個母豬！是條母狗！」

柯婉兒冷冷道：「是豬也好是狗也好，我怎樣都不會給你佔到半點便宜！」

胡就獰笑兩聲：「臭丫頭，妳還年輕，妳怎會捨得死？別裝模作樣了，連范構都願意把妳送給我，妳又何必假正經？」

他越來越更接近柯婉兒。

柯婉兒咬了咬牙，終於用盡全身內力，雙掌齊飛，分別向自己左右兩邊太陽穴擊下。

胡就忽然怔住，酒意最少消失了一大半。

因爲他看見柯婉兒眞的自盡了，她這兩掌絕不是用來嚇人，而是眞的咬牙切齒，毫不留情地擊下。

是她對自己無情？還是給邪惡之徒逼死？

胡就不知道，他現在只知道，這位絕色美女，已在霎眼間變成滿面血漿的血人兒。

鮮血從她的耳、鼻、口同時汩汩流出，但她居然還在笑。

「你們這些可惡的淫賊，你們再也不可能得到我啦……」她的笑聲越來越是微弱，胡就的呼吸却是越來越急促，他踩了踩脚，大聲道：「妳爲甚麼寧願死也不肯給我？妳這婊子養的賤貨，我要殺了妳！殺了妳！殺了妳！」

他越叫越是瘋狂，簡直就像個已迷失了人性的瘋子。

但柯婉兒不必他動手，已經死了。

胡就臉上的血色消失得乾乾淨淨，他呆了許久許久，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把柯婉兒的屍體抱了起來。

他抱着柯婉兒，來到一聚賢廳，那是魔王山中一個極重要的地方，不少重要的事情，范構都是在這裏決定的。

這時候雖然已經夜深了，范構仍在廳中，他坐在一張狼皮大椅上，面前有三盆已燃燒得純青的爐火。

看來，他有重要心事，一雙眼睛半闔着，眉毛却在不斷的跳動。

但等到胡就抱着柯婉兒出現的時候，他的眼睛就睜得比銅鈴還大。

他從狼皮大椅上跳了起來：「你殺了她？」

胡就把柯婉兒屍體放在銅爐前，道：「我爲甚麼要殺她？她是自戕畢命的。」

范構陡地怒叫起來：「我不相信！是你殺了她！是你殺了她！」

胡就冷冷一笑：「你眞是越老越糊塗，我說過，我會對她很好的，但她自己不肯和我一起享福，那又有甚麼法子？」

范構還是不肯相信：「我已把自己應該得到的女人送了給你，爲甚麼你還要糟塌了這可愛的美人兒？」

胡就氣得臉都白了，把心一橫，冷冷道：「就算是我殺了她，那又怎樣？現在人都已經死了，你可不是要爲一個死人，就跟我翻臉罷？」

范構陡地怔住。

過了很久，他才長長的嘆息了一聲：「唉，自古紅顏多薄命，算了，算了！老夫不再提此事便是。」

胡就吁了口氣：「這才是大丈夫的胸懷，天下多的是美女，只要他日咱們重返中原，還有甚麼美人兒找不着？玩不到手？又何必爲了這叛徒傷了和氣？」

范構道：「別再說了，咱們甚麼時候啓程？」

胡就道：「越快越好，鐵鳳師和司馬縱橫那些自命俠士的傢伙，隨時都會再給我們麻煩。」

范構道：「照老夫看，明天該是一個很不錯的日子。」

胡就道：「好，就這麼決定。」

語畢，抱起柯婉兒大步踏出聚賢廳。

他打算埋葬了她。

但他還沒有離開聚賢廳，就已看見了六隻憤怒的眼睛，正在狠狠的盯着自己。

胡就一楞，回頭對范構說：「老范，你這寨子的守衛可不怎麼靠得住，居然有人連闖數關，潛進這裏來了！」

范構冷冷一笑：「這裏本來就是稍懂輕功的人都可以摸進來的地方，但來得容易，想跑却是難比登天了。」

來的是鐵鳳師，丁大風和雲雙雙。

他們來了，而且終於也看見了柯婉兒。可是，柯婉兒的臉龐上已滿佈鮮血，連呼吸也沒有了。

鐵鳳師盯着胡就，忽然說：「你就是那個蒙面人！」

胡就直認不諱：「那又怎樣？」

鐵鳳師道：「你殺了柯婉兒，對你有甚麼好處？」

胡就冷冷一笑：「你幾時看見我動手殺她？」

鐵鳳師冷冷道：「不是你殺她，難道是她自己殺了自己？」

胡就道：「你剛好說對了。」

鐵鳳師道：「就算她是自盡畢命，也是你逼死她的！」

胡就冷然道：「你一定要這樣說，我也沒辦法。」

丁大風怒叫道：「你是個禽獸不如的東西，我要把你碎屍萬段！」

胡就冷笑一聲道：「憑你的武功還不配！」

丁大風再也忍不住，挺劍直向胡就衝了過去。

胡就也眞够絕，居然用柯婉兒的屍體去擋丁大風的劍。

丁大風臉色一變，急急變招，雖然他明知柯婉兒已死，但還是絕不肯用劍再傷害她分毫。

胡就哈哈一笑，道：「難得你這個渾小子對她如此痴情，我就索性大方一點，把她整個人都送了給你！」

他一鬆手，柯婉兒的身子就像一塊石頭般，向丁大風迎面擲了過來。

丁大風自然牢牢地把她接住。

柯婉兒手足冰冷，丁大風也是一樣。

胡就哈哈地笑道：「小子，你眞是艷福無邊，一上來就已軟玉溫香抱滿懷，從此之後，柯婉兒永遠都是屬於你的了。」

鐵鳳師忽然冷冷道：「唐典聰，你不要太早得意，這筆帳我們會記下來的。」

當胡就聽見「唐典聰」這三個字之際，面色立時變了一變，眉宇間倏地湧現出可怕的殺氣來。

「鐵鳳師，你剛才在叫誰？」他陰森地一笑，直逼了過來。

鐵鳳師目光收縮，冷笑道：「你當然不是姓胡名就，對血羊圖興趣如此濃厚，武功又如此詭異狠辣的人，不是唐典聰又會是誰？」

丁大風心頭一震，道：「鐵大俠，唐典聰到底是甚麼人？」

鐵鳳師沉聲道：「你將來一定會知道的。」

「將來？」胡就陡地一笑：「你們都不會再有將來了，我要把你們一個一個凌遲處死！」

就在這時候，廳外人影一閃。

鐵鳳師的目光何等銳利，一眼便已看出那人是誰。

他的反應也是快絕，廳外那條人影才閃過，他也已直追了出去。

他的身形快得簡直是無以復加，范構臉色已是大變，高聲大喝道：「青青，快走！」

外面那人確是青青，范青青。

但鐵鳳師既然全力出了手要把她擒下，她要走也是來不及了。

鐵鳳師若是奮發神威，天下間又有幾人能够抵擋得住？

他很快就回來，挾持着范青青回來。

范青青的臉一片蒼白，因爲鳳凰神劍已抵在她的咽喉上。

范構的臉色也變得和女兒一樣難看：「鐵鳳師，你不要胡來！」

范青青却還是倔强地說：「他怎敢殺我？」

鐵鳳師哈哈一笑：「眞聰明，妳怎麼知道我不敢殺妳？」

范青青嘿嘿冷笑，道：「你若殺了我，想闖出魔王山，那可是做夢！」

鐵鳳師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道：「我們既然有勇氣闖進來，自然也有把握衝出去，可是，我們却沒想到，柯婉兒却在這時候死了。」

范青青道：「她死了又怎樣，反正是個死人，隨手把她丟掉也就是了。」

鐵鳳師望了丁大風一眼，喟然嘆道：「他是一定不肯的。」

丁大風悲聲說道：「就算死，我也要把她抱出去！」

范青青冷笑道：「眞是個呆芋子！」

鐵鳳師道：「他不是呆芋子，而是一個有血有肉也有靈魂的人。」

范青青强顏一笑：「那麼我呢？」

鐵鳳師道：「妳是一頭美麗的小狐狸，雖然美麗，但心腸却比蝎子還惡毒。」

范青青道：「但不要忘記，你們現在必需要靠我這小狐狸，才能够平安地離開魔王山。」

范構忙道：「妳別害怕，他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殺妳。」

范青青乾笑道：「這個女兒當然是很明白的。」

鐵鳳師冷冷道：「可是，妳却忽略了一些。」

范青青冷笑道：「我不得懂你在說甚麼？」

鐵鳳師道：「你這頭小狐狸所以能够害人，最少有一大半原因，是因爲妳長得還算蠻漂亮。」

范青青倏地瞪眼道：「你要怎樣？」

鐵鳳師淡淡道：「妳若不再漂亮，將來也許就不會那麼容易害人了。」

范青青連聲音都已顫抖起來：「你敢動我的臉，我立刻嚼舌自盡。」

鐵鳳師笑道：「妳會捨得死嗎？」

范青青慫道：「你若敢傷害我的臉，我就立刻死在這裏，大家同歸於盡。」

鐵鳳師哈哈一笑：「倒要試試看！」

「不要這樣！不要這樣……」范構陡地驚叫起來。

可是遲了，鐵鳳師已用鳳凰神劍，在范青青的俏臉上劃了兩下。

她刹那間全身冰冷如雪。

這兩劍劃得並不算很深，但要用來毀掉一個女人的容貌，却已嫌太用力了。

對范青青來說，這刹那間的感受，簡直就和死亡沒有甚麼分別。

但鐵鳳師的笑聲仍然在她的耳朵邊盤旋蕩漾着：「妳對我的認識還不够深，江湖上，有人叫我『辣手大俠』，其實大俠二字，鐵某是萬萬配不上的，但說到心狠手辣，自問還不會比你們輸虧！」

范構陡地怒喝道：「姓鐵的，本王這一輩子永遠跟你沒完沒了。」

鐵鳳師狂笑說道：「我若怕了你這老魔，也不敢下手傷你女兒一根毫髮了，既然下得手，又豈會懼怕甚麼報復？」

范青青血流披面，眼睛裏的神情更是充滿了說不出怨毒之意。

鐵鳳師可也眞够絕，居然還笑咪咪地對她說：「范小姐，妳不是說過，我若毀了妳的容貌，就嚼舌自盡嗎？怎麼到現在還不把舌頭咬斷！」

范青青的眼睛裏已迸出了淚水，聲音却尖銳得像是沙漠裏的响尾蛇：「我不會讓你如願以償，我會活下去，總有一天，這筆血債我要你百倍償還！」

鐵鳳師悠然一笑，道：「將來的事，我從來都不會放在心上，我現在只顧目前，只要妳還活着，就算變成了醜八怪，對我們來說還是很有用的。」

范構的臉色簡直變得比豬肝還更難看：「鐵鳳師，你太卑鄙了。」

鐵鳳師淡然一笑，道：「我幾時說過自己是正人君子？而且，對付你們這些吃人不吐骨的傢伙，也只有心狠手辣，能够着着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人才能一展所長，否則必然全佔下風，就算是有十萬天兵天將，也會給你們一一噬進肚子裏！」

胡就緊皺雙眉，道：「姓鐵的，我現在總算佩服你了，你們去罷，但一出了魔王山，就得把范小姐釋放回來，否則，你們也不會逃得多遠的。」

鐵鳳師笑道：「唐典聰，你放心好了，這頭小狐狸現在再也迷不到任何男人，我若老是抱着她不放，豈不是跟自己的腸胃作對嗎？」

范青青簡直快要氣瘋了。

她發誓，總有一天要向這可惡的男人，作出最殘酷最殘酷的報復。

但現在，她甚麼事情都不能做，只能眼巴巴的看着鐵鳳師在折磨自己。

× × ×

鐵鳳師總算成功了，他們已離開了羣邪雲聚的魔王山。

沒有人敢幹的事，鐵鳳師却幹得有聲有色。

他當然不會忘記，范青青被釋放前那種充滿仇恨的目光。

但他不在乎，他本來就是個仇家滿天下，朋友也滿天下的人。

麻煩的人，麻煩的事就算每一天遇上十幾次，他都已麻木了，他常說：「我這一生最不懂的事情就是賺錢，賺得最多的却是轟轟烈烈四個字。」

感到最悲痛的人是丁大風，他抱着柯婉兒，兩人都同樣冰冷，彷彿都已變成了死人。

但無論怎樣，他們總算又回到司馬縱橫那裏。

司馬縱橫雖受了傷，他現在的戰鬥能力還及不上焦四四和高六六，但有他在，大家都總覺得一切都是穩定的，安全的。

郝世傑望着丁大風，道：「你還去不去迷宮？」

丁大風如在夢中，沒有回答，他的心已死，他的知覺似已完全消失。

郝世傑輕輕的嘆了口氣，望着他懷裏的柯婉兒。

她臉上的血已乾了，但她看來還是那樣美，美得凄然，美得令人神魂欲絕。

郝世傑的手忽然有點顫抖，他不知道這是甚麼緣故，但他知道，這絕不是因爲寒冷。

他沒有問丁大風，就從丁大風的懷裏，把柯婉兒抱了過來。

丁大風的身子猛然一陣抽搐，神情痛苦地蹲了下去，他的手在地上亂抓，連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抓着些甚麼。

他只能抓到了兩撮粗糙的沙。

「年輕人，把她交給我，我會好好處置的，」郝世傑沉聲道：「你該到迷宮去，別忘了，你媽一直都在那裏等你。」

丁大風瞳孔終於變了，他彷彿從一團朦朦朧朧的光影裏，看到自己的母親。

他笑了，笑得是那麼滿足，因爲他看見了自己的媽媽。

但就在他笑得最滿足的時候，一陣寒風吹了過來，他的瞳孔又再變了。

朦朦朧朧的光影消失了，媽媽的影子也消失了，一切都散開，眼前只有一片虛無。

前後只不過霎眼間的一刻，他竟已忘記了那團光影之中所看見母親的影像。

他機伶伶的打了個寒顫。

那不是他的母親，他根本從來沒有見過自己的母親是怎樣的。

郝世傑看着他，想到了他的身世和這兩三天以來所遇到既不平凡、却也不幸的遭遇，不禁連自己的聲音也沙啞了。

「年輕人，到迷宮去，不要讓那些惡人爲所欲爲！」

「對！我要找到迷宮，一定要找到迷宮！」丁大風忽然霍聲站起來，聲音帶着一種無法形容的激動：「我現在就去！」

「現在你甚麼事都不能做，甚麼地方都不能去！」鐵鳳師的聲音在他後面清澈地傳了過來：「你現在唯一要做，也絕對應該要做的事情，就是好好的睡一覺！」

丁大風陡地叫道：「我不要睡覺！我要到迷宮！」

鐵鳳師冷冷道：「明天才去！」

丁大風道：「明天太遲了，那些惡人會比我們更早到達！」

鐵鳳師冷冷地道：「不會的，我有把握！」

丁大風道：「你有把握，你明天才去，我現在立刻就去！」

鐵鳳師道：「那麼，你先去！」

丁大風向西方直奔，但迷宮在哪裏？他不知道，但却完全沒有想到這一點，幸而他只是奔出兩三丈，鐵鳳師已用一

顆小石子射在他的天暈穴上。

丁大風又喊了一句：「我不要睡覺……」但接着，他已倒臥在地上。

他滿口苦水，也滿口黃沙，但和他心裏的痛苦相比這根本不算是甚麼一回事。他終於熟睡了，就像個喜歡發脾氣，但終於進入了睡鄉的小孩。

這時候，又是一陣大風吹了過來，一個人逆着風走到他的面前，輕輕的嘆了口氣。

「他不如意的事實在太多。」那是司馬縱橫，現在他的面色還是很蒼白，但精神已好了很多。

鐵鳳師望着他，道：「唐典聰和范構明天就會進入大漠。」

司馬縱橫淡淡道：「這兩人朋比爲奸，也兇得太久了，但我深信，他們得到報應的日子已爲時不遠。」

鐵鳳師道：「生死台之約，你的看法怎樣？」

司馬縱橫道：「自然大可以爽約，置之不理。」

鐵鳳師點點頭，道：「范老賊故意把你引到生死台，但他却根本不會赴約，他是要和唐典聰進入迷宮。」

司馬縱橫道：「唐典聰是在利用魔王山的勢力，這一次西行，他們的力量眞是不容低估。」

鐵鳳師嘆口氣，目注丁大風道：「這孩子若知道那『胡就』就是昔年殺了他父親的蒙面人，他一定會更難忍受得住。」

司馬縱橫道：「他師父甚至沒有告訴他『唐典聰』這個人的名字。」

鐵鳳師道：「老游目光如炬，知道自己的徒兒還很稚嫩，若給他胡亂闖撞，必然會闖出不可收拾的禍事來。」

司馬縱橫淡然一笑：「幸而他還有不少朋友。」

鐵鳳師道：「而利用朋友去爲他的事情拚命，正是老游的拿收好戲。」

司馬縱橫道：「你可不是個笨人，爲甚麼甘心受他利用？」

鐵鳳師眨了眨眼睛，不答反問：「你又怎麼說？」

司馬縱橫悠然一笑，慢慢的說：「不爲甚麼，只因爲他也經常爲了別人的事情而拚命。」

鐵鳳師大笑：「眞是英雄所見略同，人生難免有被人利用的時候，既然反正都要給人利用，又何不讓老游這種笨人佔佔便宜？」

司馬縱橫奇道：「你怎麼說游正權是個笨人？」

鐵鳳師微微一笑，道：「凡是爲了別人的事情而拚命的人，都是笨人。」

司馬縱橫怔了一怔，說道：「那麼我們……」

「你們都是笨人中的笨人！」郝世傑輕輕的嘆了口氣，又說道：「但世間上若人人都聰明絕頂，那麼也就未免是太可怕了……」

這老人雖經常都帶着一種怪氣，但只要是瞭解他的人，都樂於和他多點接近。

他還是抱着柯婉兒。

但不久之後，他們都不見了，彷彿已在這大漠邊陲消失了踪影。

× + ×

第二日天一亮，司馬縱橫就已弄醒了酣睡中的小丁。丁大風睡眼惺忪地坐了起來，眸子裏閃動着不穩定的光芒。

司馬縱橫握着他的手，兩人的手都已有了暖意：「起來，我們今天就去找那神秘的迷宮。」

丁大風「噢」的一聲，說：「但我們沒有血羊圖！」

司馬縱橫笑道：「我早已抄錄了另一份。」說着，從身上掏出一張黃紙，紙上果然繪上了和血羊圖一模一樣的圖形。

丁大風興奮起來：「那太好了，若換上了我，就不會這麼仔細。」

司馬縱橫把地圖摺好，道：「你現在欠缺的就是江湖經歷，但這不要緊，每一個老江湖在初出道的時候，都是這樣子的，只要用心去學習，將來你會比我還精細得多。」

丁大風用力地點點頭，又笑了笑。

但他的笑容並不長久，因爲他又想起了她：「婉兒呢，她葬在哪裏？」

司馬縱橫搖搖頭道：「不知道。」

丁大風急了起來：「郝神翁呢？」

司馬縱橫道：「他也不見了。」

丁大風楞住，半晌才道：「他爲甚麼竟然這樣狠心？爲甚麼？」

司馬縱橫道：「你不必担心，郝神翁一定會好好處理的，我們現在甚麼都不要想，大家一起到迷宮去！」

丁大風默然。

他仰望長空，天藍如洗，這將會是一個很好的天氣。

迷宮爆炸　友飛烟滅

烈日就在頭頂上，每個人的嘴裏都乾燥得快要爆裂開來。

這裏是一羣人，一羣武功極高，野心也極大的人。

他們有擅於在沙漠奔馳的好馬，也有沙漠之舟——醜陋而堅強、耐寒耐熱甚至多天不喝滴水的駱駝。

他們爲首的人，就是范構！魔王山的八指魔王范構。

胡就當然也在隊伍之中。

鐵鳳師沒有叫錯他的名字，「胡就」這名字的確是「胡謅」出來的，他的眞正姓名，是唐典聰。

唐典聰的父親是唐無缺，而唐無缺乃是五十年前武林中極負盛名的川西大俠。

唐無缺這大俠之名，可不是白白得回來的，他也不是一個沽名釣譽的僞君子，在五十年前，他力抗西方魔教，在中原拯救過無數武林人士的性命，最後更散盡家財，解救了一次黃河大水災飢民的疾苦。

他被譽爲大俠，確是當之而無愧。

可是大俠的兒子，並不一定也是個大俠。

唐典聰甚至也不是個强盜，因爲就算是强盜，也會「盜亦有道」。

他是一個爲求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的人。

當年，丁雅行本已得到了穆紫薇的芳心，但唐典聰却爲了垂涎大漠仙翁穆川雲的迷宮寶藏和武功秘笈，不惜暗中中傷丁

雅行，橫刀奪愛。

穆川雲給他騙過了。

這位大漠仙翁認爲，川西大俠的兒子，無論如何總會比一個刺客適合自己的女兒。

但最後，他發覺了這個選擇是絕對錯誤的，閃電追魂客丁雅行固然不行，唐典聰更是個壞透了的傢伙！

穆仙翁一氣之下，就把女兒帶回迷宮，此後，她再也見不着丁雅行，也不會再給唐典聰欺負。

然而，餘波猶未了。

穆紫薇早已有了丁雅行的孩子，所生下來的就是丁大風。

現在，丁大風已長大，唐典聰也已得到了血羊圖，並勾結魔王山羣盜，直撲迷宮！

無限風雲，又再湧現。

× × ×

經過了五天艱苦而乏味的旅程，他們來到了一座寸草不生的山坳。

范構此時問唐典聰：「這裏是甚麼地方。」

唐典聰拿出血羊圖，看了好一會，然後又環顧着四週，忽然說：「這裏是顏律坳！距離迷宮只有五里！」

范構面上露出了興奮之色：「我們終於找到了。」

唐典聰點點頭，接着說道：「但從現在開始，大家更要提高警惕，大漠仙翁說不定已在這附近佈置了厲害的埋伏！」

范構忙道：「這個自然是應該的。」

語音一頓，又補充着說：「本王的意思是說我們應該提高警惕。」

唐典聰淡然道：「即使你說穆川雲佈置埋伏是應該的，那也沒有甚麼不對。」

范構給他搶白了一句，也不生氣，只是陪笑着說：「總之，我們總算找到迷宮了。」

唐典聰道：「有了血羊圖可以找到迷宮，那是意料中事，最重要的，是進入迷宮之後，我們是不是可以大有斬獲！」

范構道：「這可不用担心，穆川雲的性格，本王倒是相當清楚，他是個守財奴，迷宮的珍寶，他是不會花掉多少的。」

唐典聰哼了一聲，似想說話，却是欲言又止。

羣盜繼續西行，大家聽見迷宮就在不遠，人人都是心情興奮，有若鴻鵠將至。

× × ×

五里路程，轉瞬即已到達。

他們在一座隱秘之極的石山背後，找到了一個深不見底的山洞。

唐典聰下令燃點火炬，又派四個精悍的武士首先進入洞中探路。

這四個武士都是魔王山中的精銳高手，刀法和輕功都曾得范構親自指點，在同儕之中，可說是領袖人物。

但他們進入山洞之中，過了一盞茶時光還沒有回來。

衆人都不禁面露狐疑之色，甚至有人心裏暗暗忖道：「莫不是給妖怪在洞裏吃掉了？」

但唐典聰和范構却默不作聲，大家只好耐着性子在等候着。

又過了一盞茶時光，山洞裏終於又傳出了陣陣火光。

「他們出來了！」有人歡呼。

范構立刻一掌摑在他的臉上，沉聲喝道：「大驚小怪，閉上你的鳥嘴！」

那人的左頰立時高高腫起，其餘的人睹狀，不禁俱是噤若寒蟬。

不久，那四個武士持着火炬魚貫走了出來，爲首一人向范構稟告：「裏面有兩扇生銹的鐵門，咱們可推不開！」

范構沉聲道：「誰叫你們去推門？萬一出了甚麼事，豈非寃枉得很？」

唐典聰微微一笑，道：「我們這一次眞的找到迷宮了。」

范構道：「現在咱們該怎辦？」

唐典聰道：「當然是直闖進去！」

范構想了想，道：「誰先進去？」

唐典聰道：「你若想看清楚一點形勢，不妨在這裏留下，待會兒我再派人叫你進來。」

「不！這樣對你太不公平了，」范構唯恐遲入迷宮會大大吃虧，連忙說道：「咱們大夥兒一起進去，就算發生了甚麼事情，彼此也有個照應。」

唐典聰心中冷笑，面上却淡淡然地說道：「這樣也好，咱們甘苦與共，穆川雲就算是再厲害，咱們在形勢上也不比他輸虧。」

范構忽然神秘地一笑：「你終究是仙翁的東床快婿，他怎會對你有甚麼爲難？倒是我這個八指老人，還望唐兄多點照顧才是。」

「那裏的說話了？」唐典聰支吾地說了一兩句，就持着一支火炬，率先進入山洞之中。

× × ×

山洞黑暗而漫長。

衆人走了一段不算短的路程，才走到這山洞的盡頭。

盡頭之處，果然有兩扇又高又大，看來異常沉重的大鐵門。

唐典聰暗凝內力，向前一推，兩扇鐵門只是微微震動一下，却是未能打開來。

范構咳嗽兩聲，道：「這兩扇笨重的東西，大概要找到開動大門的機括，才能把它打開。」

唐典聰道：「這四週全是粗糙的石壁，機括藏在甚麼地方？」

范構又咳嗽一下，道：「這個嘛，自然是要費點心思了。」

這時，大家都在四週東鑽西找，但却沒有甚麼發現。

但忽然間，這兩扇鐵門却從裏面打開了。

衆人只覺得眼前忽然一亮，也有人忍不住發出了長長的讚嘆聲來。

在這鐵門的背後，是一條甬道，而這條甬道兩旁的牆壁，竟然是用黃金鋪上去的。

前後只不過是一道鐵門之隔，已使人彷彿置身於兩個世界之中。

但最令人透氣不過來的，還不是黃金，而是這條甬道上堆滿着的武器和武功秘笈。

連范構這位見多識廣的綠林大豪也呆住了。

他看見了昔年賀蘭山午氏兄弟的金星

吳越劍、崑崙派遺失已久的風雷刀、少林寺的盤龍禪杖、海南島銀椰上人的銀槌、金陵岳家的閃電金槍，甚至還看見了昔年大漠仙翁用來橫掃半邊武林的八仙神杖！

除了這些價值連城的武器，黃金甬道上更有數之不盡的練武奇書，即使是少林寺七十二絕藝的武功秘笈，隨眼望去，也可以看見七八部之多。

這簡直足以使人發狂！

每個人都有一種說不出的衝動，他們人人都想衝了過去，因爲只要隨便檢上一兩件兵刃，三幾本武功秘笈回到中土，那已是足以轟動整個武林的大事情。

可是，沒有人敢衝過去。

他們不是不敢，在這種巨大的誘惑力之下，就算在他們的面前有一道深不見底的深淵，他們也會拚命跳過去的。

但此際在他們面前的，並不是深淵，而是一道由粗壯鐵枝所造成的鐵柵！

他們可以看見鐵柵內的黃金甬道，也可以看見甬道裏的奇形兵器、武功秘典，但却無法衝了過去。

當然，早已有人動用寶刀寶劍，想把這鐵柵削開，但最後折斷的却不是這沉實無辜的鐵柵，而是他們的刀刀劍劍！

「他媽的，這是海底千年寒鐵！」忽然有人絕望地喊了出來。

「鎮靜一點，別給這些東西紅了眼睛！」范構大聲喝叫，但其實在衆人之中，一雙眼睛赤紅得最厲害的却是他自己。

衆人終於沉靜下來，唐典聰却忽然冷冷笑道：「岳丈大人，你怎麼還不出來，小婿專程拜訪你老人家來了。」

他這麼一說，氣氛更是沉肅下來。

倏地，大家都聽見了一種很奇怪的聲音，從甬道的盡頭傳了過來，漸漸地，聲音越來越近了，在火炬的光芒掩映下，只見一輛木頭輪椅，緩緩地推近過來。

推動木頭輪椅的，是一個幾乎有九尺高的巨人，而這巨人的年紀也不細小了，他頭上已是白髮斑斑。

衆人再看清楚一點，這巨人的眼睛竟然是一片空白，原來他是個盲人。

唐典聰忽然全身僵硬，如墮冰窖。

令他發冷的並不是這個盲眼巨人，而是坐在輪椅上的一個白衣人。

這人頭髮披散，鬍子雜亂如草，面上的神情似笑非笑，似哭非哭，而他的視綫，一直都只是盯着唐典聰。

「老唐，你終於來了，我已等你許多年啦！」白衣人的聲音很微弱，似是久病未癒一般，但這時候四週除了火炬燃燒所發出「畢剝」聲响之外，可說是靜寂如死，是以這聲音雖然微弱，人人都是清晰可聞。

唐典聰長長的吸了口氣：「老丁，想不到你還活着！」

白衣人蒼涼地一笑，道：「你以爲我已死了，但天見可憐，當你窮追我兒的時候，巨盲却把我救活了，還把我帶回迷宮來。」

這人竟然是昔年被唐典聰千里追殺的丁和氣！丁雅行！

丁雅行還沒有死！那眞是令唐典聰難以想像的事情！這也就難怪他的神情如此難看了。

但他畢竟是一代奸雄，雖然心神震蕩，但很快就已平靜下來：「丁兄福如東海，那眞是可喜可賀，倒不知道，穆仙翁和紫薇怎樣了？」

丁雅行長長的嘆了口氣，黯然道：「都已先後死了。」

唐典聰兩道眉毛一揚：「那麼，這迷宮之中，難道就只剩下你們兩人？」

說到這裏，忽然發現那盲眼巨人已不知所踪。

丁雅行緩緩的點了點頭：「你說得一點也不錯，若不是爲了要等你進來，咱們恐怕也支持不到今天。」

衆人聽到這裏，忽然都有點汗毛直豎的感覺。

若不是眼前有黃金，武器和武功秘典的巨大誘惑，此刻必然已有人脚底揩油，溜之大吉。

因爲他們都已感覺得到，一股可怕的殺氣，已籠罩在這山洞之中。

只聽得唐典聰乾笑一聲，道：「丁兄在這裏十多年，觸目俱是武學奇書，想必已練成了一身驚人藝業了罷？」

丁雅行搖搖頭，嘆道：「我大難不死，已然萬幸，休說練功，便連走路也無法可以做到，但我並不怨天尤人，因爲若不是經歷此刼，我這一輩子也許永遠也見不着穆仙翁和紫薇妹妹了。」

唐典聰聽見他武功盡失，不由心中竊喜。

大漠仙翁年老逝世，這姓丁的又是個廢物，這迷宮的一切，還不是手到拿來嗎？想到這裏，不由大笑起來。

他笑得很响亮，但忽然間，一種比笑聲更响亮千百倍的聲音，在山洞之中爆發出來！

「是炸藥！這廢物要跟咱們同歸於盡！」范構驚呼。

又有人說：「是那瞎子幹的，他媽的，唷……」

唐典聰的笑聲已變成憤怒的呼吼，他忽然射出了一蓬暗器，暗器直穿過鐵柵，射入了雅行的臉龐、胸膛！

丁雅行沒有閃避，也無法閃避，而且根本無須閃避。

巨盲已燃點了埋藏多年的炸藥，在這裏，只有巨盲還有時間和秘道，可以讓他離開這裏，而其餘的人，絕對沒有一個可以逃得了。

轟隆不絕的爆炸聲，有如巨浪般不斷湧至，一塊一塊以至無數塊的巨石，從每一個人的頭頂上崩塌下來，就算是天下間武功最高强的人，也絕對難以倖免。

爆炸聲甚麼時候才會停止。

他們是永遠不會知道的了。

× × ×

山洞已被無數巨石所封閉，迷宮裏的情況也是一樣。

司馬縱橫，鐵鳳師和丁大風等人，終於來到了這裏。

他們找不到迷宮的進口，只找到了一個瞎了眼睛的巨人。

巨盲仍然活着，但他伺候了十多年的丁相公却已被活埋了。

巨盲在流淚，但等到他知道丁相公的兒子終於也來到了這裏的時候，他高興地

笑了。

他沒有陪丁相公一塊兒死在迷宮，就是要等待丁大風，把這裏的事一一向他訴說。

丁大風聽完他所說的一切後，也不知道自己應該感到喜悅？還是悲戚？

× × ×

他們在迷宮外渡過了三天。

沒有人再可以從這些巨石背後，找到任何人，任何物事。

他們只有唏噓一番，在沉默地渡過三天後，就折回中原去了。

回程的時候，他們走得很慢，十天後才回到哈眞城。

哈眞城的外貌還是沒有變，一千年前已是如此，一千年後大概也會和現在差不多。

丁大風沒有在這裏留多久，就獨個兒騎着一匹瘦馬走了。

他現在又再回到那座已荒棄了的牧馬場。

在這裏，值得他懷念的人和事實在太多。

本來，他曾經滿懷希望，可以在迷宮裏找到自己的母親，但他最後却還是失望了。

他忽然覺得，自己太孤寂了，他甚麼都沒有得到。

天色又黯淡下來了，他把瘦馬拴好，全身也和這馬兒一樣虛弱無力。

他慢慢地躺了下來，仰望着快將齊黑的天空。

忽然間，有脚步聲移近過來，他却連看也不看那人一眼。

天下間，又還有甚麼人值得自己去看一看？

但等到這人輕輕靠近在他身旁的時候，他完全傻住了。

這人竟然是柯婉兒！

× × ×

不管是夢是眞，也不管是人是鬼，丁大風已緊緊的擁抱着她，死也不肯再放手了。

他屢經巨變，絕少流淚，但這時候淚已如泉，一發不可收拾。

只見在不太遠的地方，有一個老人，捧着一瓶酒，一面喝，一面在捋鬚微笑，他就是郝世傑，也是令柯婉兒「復活」的人。

柯婉兒沒有眞的自盡，但却裝得太像了，連唐典聰那樣的人也給她瞞過，又何況是丁大風？

其實這也不是甚麼稀奇的事，因爲她的乾爹金葉老人，本來就是精於此道的高手。

但若不是郝世傑看穿了她的把戲，把她帶到安全的地方全力施救，她這次裝死說不定已弄假成眞。

因爲她的確受了重傷，只不過憑着金葉老人某種古怪的藥物，使受傷的她看來就像已經香銷玉殞而已。

她實在很幸運，但感到更幸運的人，却還是緊抱着她的丁大風。

雖然又已是另一個寒夜，但他們都不會再感到寒冷……

（全文完）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	寄款人姓名住址
13165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經辦局郵戳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手續費 元 次

□□□

主管： 經辦員：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局號： 收據號碼：

收款帳號	寄款人姓名住址
13165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經辦局郵戳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中心局郵戳

手續費 元 次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存款後由郵局蓋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寄戶帳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嬴光)

新派俠情短篇故事

一點紅

文・圖　馬騰飛・可

淫賊施辣手　捕頭逞豪勇

一個人有財必定有名，這似乎是千古不易之理。

趙祖蔭人如其名，由於祖上是縣城的首富，他承祖蔭，不但成了縣城的首富，亦成了縣城最有名氣的名人。

因爲在這縣城中，只要提起趙祖蔭這個名字，相信沒有人不曉得。

所以，發生在趙家大宅的一宗命案，立刻哄動了整個縣城，成爲街頭巷尾談論的話題。

× × ×

趙家大宅在南門城脚下，座北向南，宅內庭院深深，俱被二丈高的圍牆圍住，外人休想窺到一絲一毫。

家大業大當然恐防有失，所以大宅內請了不少護院，其中不乏身手高明之輩。

而護院領班邵長雄，據說是武當俗家弟子，論輩份，還是武當現任掌門人靈虛道長的姊姪，來頭可謂不小。

照說，有這等高人充任護院領班，應該平安無事才對。

而事實上，自邵長雄於五年前担任護院領班以來，一直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故。

可惜五年後的今日，却發生了這宗哄動縣城的命案！

命案是在晚上發生的，直到翌日早上才被發現。

發現命案的是一個名叫翠紅的丫頭，而被殺的正是趙祖蔭的千金趙琪君。

翠紅是在早上起身進入小姐閨房，侍候趙琪君起身梳洗時，發現小姐被殺的。

當時她也不大清楚情形如何，她一進房，就發現趙琪君仰躺在床上，雙眼大睜，一條裸臂從錦被中伸出來，搭在床邊，綉花枕殷紅一片，順着那條伸出床邊的裸臂，一縷血流點點滴滴地滴落床前地上，翠紅一見，驚得差點沒有當場暈厥過去，發出一聲尖叫，邊叫邊往外跑。

叫聲自然驚動了宅內的人，而最先聞聲趕到的是在附近巡值的護院。

「發生了什麽事？」最先奔到的一名護院一把扯住了臉無人色、邊叫邊狂奔的翠紅。

翠紅被那護院一把扯住，仍然掙扎着想跑，邊掙扎邊驚怖地尖叫道：「血……血……」

那護院聽了，且眼見翠紅那驚怖得有點失常的樣子，心頭不由一跳，疾聲喝道：「血在那裏？」

這一喝，總算將翠紅因受到驚嚇而慌亂的神態清醒過來，停止了掙扎，一指綉樓那邊，哭泣道：「血……在小姐……房中……」

那護院一聽，登時驚得腦門嗡的一响，忙吸了口氣，努力鎮靜下來，低聲問：「小姐怎樣了？」

翠紅驚泣道：「有血從小姐的床上流下來……」

那護院一聽，驚得手足冰冷，要知道，他們的職責是保護宅內的人物財產安全

，若是一個下人被殺，那還沒有什麽大不了，要是主人的家眷有什麽閃失，那他們就難辭失責之罪！

何況，如今發生事故的是主人的掌珠，這叫他如何承担得起？

那護院一手甩開翠紅的手臂，正欲飛掠向那幢綉樓，呼喝聲中，一條人影有如激矢一樣飛掠到，恰好截住了那護院的去勢。

「王忠，發生了什麽事？」

那護院去勢一窒，一眼看到落在他前面的原來是領班邵長雄，忙驚急地道：「邵爺，屬下也不大清楚發生了什麽事，只聽翠紅說小姐房中有血，血是從小姐的床上流下來的！」

邵長雄大約四十上下年紀，身材適中，相貌端正，領下三綹短鬚，一雙眼精光閃閃，單看他剛才急掠而來的身法，就知道他的身手確實不俗，不是浪得虛名之輩，與尋常混飯吃的護院大不相同。

邵長雄聽得臉色劇變，但仍力持鎮定，轉顧翠紅道：「翠紅，小姐房中眞的有血？」

翠紅猶自哭泣不已，泣聲道：「邵爺，婢子怎敢胡亂說話……」

邵長雄一聽，一顆心不由一沉，目光接轉向綉樓那邊。

這一望，不由他不有幾份信了，因爲小樓那邊一點動靜也沒有，若是趙琪君沒有事，在聽到翠紅的尖叫後，肯定會被驚醒而出來察看一下，斷無睡得這樣死的。

這剎那，最少有六七名護院趕到來，望着邵長雄急聲問：「邵爺，發生了什麽事？」

邵長雄心頭忐忑地說道：「小姐可能發生了事。」

衆護院聞言不由臉色皆變，心頭跳動不已，個個皆被這驚人消息嚇得傻呆了。

邵長雄畢竟是個人物，立刻道：「王忠，你與各位弟兄散開來，守住小樓四周，我與翠紅入內一看。」

他之所以要與翠紅入樓，當然是避嫌，由此可以知道他是一個精細的人。

衆護院應喏一聲，展開身形往小樓兩面掠去，邵長雄則一把抓住翠紅的手臂，也不理會翠紅痛不痛，疾掠向小樓。

× ×

邵長雄掠入樓中，目光一掠，疾聲道：「小姐的房間在哪裏？」

翠紅被邵長雄拉着疾掠入樓，有如騰雲駕霧一樣，她幾曾試過這種滋味，一顆心差點離腔跳出口外，嚇得她緊閉起雙眼，耳聽掠風聲，直到邵長雄問她，她張開雙眼，才知道已經進入樓內，不由伸手輕掩酥胸，驚詫地望着邵長雄。

「小姐的房間是在樓上還是樓下？」

邵長雄見翠紅像呆了一樣，定眼望着他，不由心急地提高聲音問。

「在樓上。」翠紅這才像靈魂歸竅般，眼珠一轉，瞄向樓梯。

邵長雄二話不說，拉着翠紅「呼」地一聲，騰身掠向樓梯。

翠紅嚇得又閉起了雙眼。

到她脚踏實地，耳邊風止，張開雙眼，才發現已站在小姐的房門口。

「是不是這一間？」邵長雄雖然從敞開的房門口望入去已猜到是趙琪君的房間，但仍然問翠紅。

翠紅點點頭道：「是……」「是」字出口，她的一張臉又變得沒了血色。

邵長雄這時也顧不了那樣多，拉着翠紅一步跨入房內。

翠紅却驚怕得一雙眼閉了起來，不敢看。

邵長雄目光在房內掃視，見沒有任何異樣之處，不由懷疑地道：「翠紅，小姐在那裏？」

翠紅閉着眼驚悸地道：「小姐……在……床上……」

邵長雄的目光不由落在室內的一面人高的綉屏上，有點遲疑地不敢邁步。

他不是怕見到什麽，而是有所顧忌，畢竟，這是小姐的閨房，他又豈敢亂闖？

所謂男女有別，何況這是東家未出閣的掌珠的閨房，但事急從權，他在略微遲疑了一下後，硬着頭皮拉着翠紅轉入那面綉屏後。

綉屏後正是趙琪君寢息的地方。

轉過那面綉屏，邵長雄一眼就看到趙琪君那不雅的睡相——露出整條裸臂，但令到他心神猛震的，還是床前地上的血漬以及被血染得殷紅一片的綉枕！

他不由吸了口氣。

憑他的經驗，趙大小姐十居其九已經遇害了。

這一剎那，令到他一時不知怎麽辦才好，是上去查看呢？還是退出去等東家來才決定怎樣做好呢？

但他立刻有了決定——救人要緊！

於是他放開拉着翠紅的手臂，一步掠至床前，伸手執住趙大小姐伸出床沿的裸臂腕脈，目光炯炯地察看趙大小姐露出錦被外的頭頸。

手一觸及趙大小姐的手腕肌膚，邵長雄已知道趙大小姐業已死了——肌膚觸手冰冷，而他察看之下，更加肯定了——趙大小姐雪白的頸脖上，喉嚨處開了個尾指般粗細的血洞，血水就是從那個血洞中湧流出來，染紅了那個綉枕及半邊脖子，不過，血洞這時已凝結，沒有血水流出來。

憑這一點，邵長雄已可以斷定，趙大小姐死了足有一個時辰過外。

換言之，她是在一個時辰前遇害的。

雖然現在還未從表面的跡像知道趙大小姐因何被殺，但邵長雄經已從趙大小姐那條伸出錦被外的裸臂猜到，九成是先姦後殺！

猜想到這一點，他不由憤怒得臉也紅了起來。

若他的猜測不錯，那名辣手摧花的淫賊可算色胆包天！簡直不將他邵長雄放在眼內，這叫他如何有顏面見東主，他越想越憤怒。

一陣急亂的脚步聲以及驚叫聲驟然傳來，邵長雄不用看，從聲音也聽出是趙祖蔭夫婦來了，他急忙轉身望過去。

「君兒，君兒，到底發生了什麽事？」一個婦人驚急的叫聲傳入來，隨之搶入一個中年婦人。

邵長雄一見，忙上前一步垂手道：「夫人……」

「長雄，君兒怎麽了？」隨在中年婦

人身後搶進來的是一個年約四十許，長相富泰，頷下留了三綹疏薄鬍鬚的中年人。

邵長雄只好轉對那中年人低沉地道：「老爺，大小姐……」

下面的話還沒有說下去，已被那中年婦人一聲悲嘶號叫打斷了。「君兒，君兒，妳怎會死的？妳爲何不答娘啊——」

這兩名中年男女就是趙祖蔭夫婦。

趙祖蔭一聽妻子的哭喊聲，整個人像驀然遭到雷殛一樣，身軀悚然震慄了一下，臉色刷地變得雪也似白，微張着口，疾撲向床前。

邵長雄這剎那的臉色變得極之難看，又愧又怒。

× × ×

趙夫人仆伏在女兒的床前，雙手緊緊執着女兒那條裸臂，不斷地邊搖幌邊哭喊着：「君兒，君兒，是那個沒天良的賊子殺了妳的？妳怎麼不應娘啊，君兒……」

趙祖蔭衝到床前，一眼看到女兒那樣子，不由悲痛地垂下了頭，一個身軀簌簌抖個不停。

邵長雄這剎那眞不知怎樣做才好，目光閃閃地掃了趙祖蔭夫婦兩眼，硬着頭皮上前道：「老爺，依我察看之下猜測，小姐是死在賊人的穿喉指下的。」

趙夫人仍然執着女兒的手臂哭喊不已，聞之令人鼻酸。

趙祖蔭倏然抬起頭來，直視着邵長雄，嘶啞地道：「長雄，你們是怎麼攪的？君兒被賊人殺了也不知道？」

邵長雄惶愧地垂下頭，語聲澀澀地道：「老爺，長雄失責，請老爺責罰。」

趙祖蔭雖然在悲痛女兒慘死的悲怒情形下，但仍沒有失去理智，忙擺擺手道：「長雄，這件事責不在你，你不要放在心上，嗯，是了，君兒怎會無端端被殺？」

邵長雄吸了口氣，吶吶道：「依長雄之見，大小姐是……是……被賊人姦殺……的！」

趙祖蔭一聽，差一點沒有暈死過去，身軀幌了幌，幸虧邵長雄伸手一把扶住，雙眼翻了翻，咻咻地喘了幾口氣，才道：「這……這……」下面的話硬是說不出來。

他已被邵長雄說出來的話驚震急怒得手脚發冷！

趙夫人依然在哭泣悲呼不已。

好一陣，趙祖蔭才稍爲鎭定下來，脹紅了臉，羞急地道：「長雄，你是說琪君是被賊人姦殺的？」

邵長雄點點頭，硬着頭皮道：「這只是長雄的猜測，若要確定也不難，請夫人檢看一下就清楚了。」

趙祖蔭這剎那一張臉色數變，手足震顫，好一會，一摔袖道：「好，就叫夫人檢看一下。」

接對妻子說道：「夫人，爲夫與長雄先退出去，妳檢看一下君兒身上還有損傷否。」

也不等妻子答應，搖顫着走出房間。

邵長雄忙扶着趙祖蔭走出去。

翠紅亦想退出，但被趙祖蔭喝住了。「快去幫夫人手！」

翠紅一聽，差點沒有軟倒在地上，艱難地移動着脚步，走向床前。

× × ×

邵長雄的猜測沒有錯，趙大小姐果然是遭淫賊姦殺的。

趙夫人眼見女兒死得這樣慘，悲嘶一聲，昏厥過去！

這時候趙祖蔭邵長雄坐在樓下小廳內，默然無語。

那些護院經已在小樓四周搜查過，毫無發現。

趙夫人早已由兩名丫環扶回寢室躺在床上。

沉默了好一會。趙祖蔭強抑悲痛，抬眼望着邵長雄，語聲沙啞地道：「長雄，君兒……」

邵長雄忙道：「老爺，這件事長雄無論如何也要將那淫賊抓到！」

趙祖蔭粗長地喘了口氣，低沉地道：「依你之見，報不報官？」

對於女兒之被姦殺，令到他羞憤莫名，一時間失了主意。

「依長雄之見，還是報官好。」邵長雄立刻說。

「但……」趙祖蔭爲難地說不下去。

「長雄明白老爺的意思，但若不報官，大小姐的喪事一辦，必然讓官府知道，官差一定會來查問。」邵長雄頓一頓接道：「此事傳揚出去雖然令老爺蒙羞，但官府有的是人手，查起來比咱們方便，何況，聽說捕頭舒毅本事了得，屢破奇案，相信有此人出馬，不難將那淫賊擒獲！」

趙祖蔭目光倏然一亮，輕拍桌面道：「長雄，你說得對，立刻派人去報官！」

× × ×

舒毅帶着沈眞及兩名捕快來到趙宅時，差不多已經是晌午時份。

坐也沒有坐一下，舒毅立刻就着手調查起來。

趙祖蔭與邵長雄仍然坐在樓下等着。

舒毅則只帶沈眞到樓上調查。

在趙大小姐的閨房內仔細地察看過，並檢看過趙大小姐的屍身後，舒毅有了發現。

那就是，趙大小姐曾經被人點了啞穴，而在趙大小姐赤裸的嬌軀上，雙乳之間，舒毅又發現了一點紅印，紅印只有指頭大小，殷紅如血。

其它的別無發現。

因爲經過他與沈眞的仔細搜查，趙大小姐的閨房內的所有物品擺設沒有一絲一毫移動過，由此他斷定，姦殺趙大小姐的淫賊是在趙大小姐毫無抵抗掙扎之下，將趙小姐先姦後殺的。

舒毅對於這種獸行，素來深惡痛絕，尤其是看着眼前花容月貌的趙大小姐被糟蹋而死，香消玉殞，心頭不覺沉沉的，又難過又憤怒！

「頭兒，那殺千刀的淫賊看來身手不俗，不然，在衆多護院巡值之下，竟然來去自如，如入無人之境！」沈眞站在窗前，探首打量着窗外的情形。

「咦，頭兒，你來瞧瞧！」沈眞忽然大呼小叫起來。

舒毅一聽，心頭一跳，以爲沈眞發現了什麼重大的綫索，慌不迭一步竄到窗前，擠上去探出身張望起來。

「頭兒你瞧瞧那棵樹？」沈眞伸手指着正對窗口，距離約丈許的一棵大樹。

舒毅在探頭望出去的剎那，便已瞧到那棵大樹，不由打量着道：「那棵樹有什麼稀奇？」

「稀奇當然沒有，但據屬下猜測，那淫賊必是匿在這棵樹上，掠入房中的！」沈眞接手一劃，「除了這棵大樹，附近別無一樣事物高過小樓的，瞧那樹椏不是正好對着窗口嗎？」

舒毅其實在一眼瞧到那棵樹時，就想到這一點，如今掃視之下，果見小樓附近除了這棵大樹之外，都是些低矮的花叢，當下點點頭，讚賞地道：「沈眞，你越來越精細了。」

話聲中，手按窗台身形一縱，「嗖」地穿窗而出，脚尖在窗台上一點，疾掠向那棵大樹。

手臂一探一抄，抓住一根樹椏，正好落在那個樹椏上。

沈眞眼見舒毅那輕靈俐落的身法，目露欽羨之色。

舒毅在那樹椏上察看了一會，雙腿一蹬，身形便像飛燕一樣掠射向窗口。

沈眞急忙偏身讓開。

身形一閃，舒毅已掠入窗內，輕巧地飄落在地上。沈眞，你推測得一點不錯，那樹椏確實留下有人停留過的痕跡，枝椏上留下一些像被人抓握過的凹痕。」

沈眞目光一亮，高興地道：「頭兒，這樣說來，那淫賊一定還有別的痕跡留下來，譬如圍牆哪……」

「對！」舒毅伸手一拍沈眞的肩頭，「你的頭腦越來越精靈了！我這就去找找看。」

話聲未落，人已像燕子一樣穿窗而出，先掠上樹，繼之掠向圍牆。

沈眞探首窗外，瞧着舒毅掠上圍牆，在牆頭上來回察看了一匝，接身形一長，掠回樹上，再掠射入窗內！

守在小樓附近的護院當然看到舒毅的一切，但他們看清楚是捕頭舒毅之後，只是好奇地望着舒毅掠來掠去，誰也不敢阻止。

「頭兒，可有發現？」沈眞逼不及待地問。

「沒有了。」舒毅攤開雙手。

沈眞有點失望地道：「那賊子眞狡猾，這件案只怕很難破。」

舒毅的眉頭皺了起來，隨又展開，自語般道：「只要那淫賊再犯案，終有踪跡留下來。」

「那不是又有花不溜丟的閨女遇害？」沈眞嚷起來，「這位趙大小姐眞可惜了！」邊說邊掉頭掃一眼躺在床上，業已咽了氣的趙大小姐。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舒毅嘆口氣道：「現場只得這兩點綫索，根本不可能據此查出那淫賊的身份下落，只盼那淫賊在下一次作案之前，露出破綻，給咱們捕捉到。」

沈眞神色有點沉重地搖搖頭。「但願如此。」

× × ×

「舒捕頭，對於小女這件案，查到什麼綫索？」趙祖蔭抬頭望着舒毅。

這時，舒毅沈眞與趙祖蔭邵長雄皆坐在小樓下面的小廳內。

舒毅吐了口氣。「趙員外，這件案件很棘手，現在只知道淫賊是從樓上南面那個窗口掠入令嫒房中，說明那淫賊的輕功很高明，而根據令嫒喉頭那個血洞——致命傷，亦知道那賊子擅使穿喉指，還有一點，請問趙員外，令嫒身上是否有胎痣之類的胎記？」

趙祖蔭想了想，搖搖頭道：「據我所知，小女一生下來就是白璧無瑕，絕無胎痣之類的胎記。」

舒毅聽了，急接道：「但舒某適才在檢查令嫒的屍身時，却發現令嫒雙乳之間，有一點指頭大小的紅印。」

趙員外聽了，有點難堪地搖搖頭道：「這一點我就不大清楚了。」

舒毅目注趙祖蔭道：「這一點還請趙員外加以肯定。」

趙祖蔭立刻扭頭朝外面大聲道：「趙福，去請黃大娘立刻來一下！」

外面有人應了一聲：「是。」隨即聽到脚步聲響起。

舒毅整理一下思路，問：「趙員外，令嫒昨晚遇害時，一點動靜也聽不到？」

趙員外却不答，拿眼望着邵長雄。

邵長雄立刻輕咳一聲，清清喉嚨道：「這一點，邵某曾經詢問過昨晚當值的四名弟兄，據他們說，昨晚一直平靜如常，一點異响也聽不到。」

舒毅雙眉輕皺道：「如此說來，那淫賊的身手比舒某想像中還要高明。」

一頓接目注邵長雄道：「邵兄，據你所知，這一帶有誰擅使穿喉指的？」

邵長雄沉吟了一會，才道：「舒捕頭會不會邵某不大清楚，據邵某所知，這一帶沒有人練成穿喉指這種精純的指力。」

「邵兄，請恕舒某唐突，請問你會不會施展穿喉指？」舒毅目光灼灼地望着邵長雄。

邵長雄聞言臉色一變，勃然道：「舒捕頭這是什麼意思？」

舒毅忙解釋道：「幹咱們這一行的，一定要敢於懷疑。舒某並不是對邵兄你才有此問的，就是你的手下，舒某也要調查清楚，這是咱們辦案的一貫手法，務請原諒。」

邵長雄聽後，才釋然道：「舒捕頭，剛才是邵某多心了，邵某出身武當，最擅長的是劍法，至於穿喉指這門功夫，邵某可指天誓日，沒有練過！」

舒毅含笑道：「得邵兄這般表白，舒某相信。」

接又道：「還請邵兄相助一下，調查一下貴屬下是否有人練過這種指功的。」

邵長雄慨然道：「這一點舒捕頭不說，邵某也會展開調查，發生了這件事，邵某難辭其責。」

「那麼舒某在此先謝謝邵兄的台作了。」舒毅朝邵長雄抱拳一拱。

邵長雄忙欠身抱拳還禮。「舒捕頭太客氣了。」

說到這裏，一名家僕打扮的漢子站在門前，垂手躬身朝趙祖蔭道：「老爺，黃大娘帶到。」

「着她進來。」趙祖蔭忙道。

「是，老爺。」那僕人朝後招招手，接退開去。

一個年約四十許的婦人一閃身邁步走了進來，朝趙祖蔭一福，老爺呼喚妾身有何吩咐？」

趙祖蔭擺擺手道：「有話問妳。」

黃大娘垂手道：「老爺只管問。」

趙祖蔭口才張開，立刻又閉上，臉有難色，吶吶着說不出話。

這也難怪他問不出口，他是父親，雖然女兒已經死了，到底不好意思當着這樣多人的面前，詢問有關女兒身上的隱秘。

舒毅一見趙祖蔭爲難的樣子，立刻道：「趙員外，還是由舒某來問吧。」

趙祖蔭立時如釋重負，感激地望了舒毅一眼，對黃大娘道：「大娘，這位是舒捕頭，他問妳的話，你要據實回答。」

黃大娘一聽舒毅是差人，立時誠惶誠恐地朝舒毅道：「妾身見過舒大人。」

舒毅忙擺擺手道：「大娘不用怕，只要你據實回答就成。」

「是，大人。」黃大娘一句一個大人，叫得舒毅渾身不舒服，忙道：「大娘，我問你，妳服侍你家大小姐有多少年？」

「回大人，妾身自小姐出世，就作奶娘，一直服侍到小姐十五歲，才不再服侍小姐，嗚嗚嗚……小姐死得好慘，求大人你爲小姐報仇。」黃大娘說着竟然忍不住哭起來。

這一哭，令到衆人心頭沉沉的，趙祖蔭差點沒有流出眼淚。

「大娘，我問你的話很重要，可能從中找到破案的綫索，先別哭，據實答我的問話。」舒毅溫聲對黃大娘說。

黃大娘強止悲傷，抽泣着道：「大人只管問，妾身據實回答。」

「好，我先問你，你家小姐身上是否有胎痣之類的記號？」

「小姐渾身雪白無瑕，一顆痣也沒有。」黃大娘想也不想就答。

「妳沒有記錯？」舒毅見黃大娘答得這樣爽快，忍不住問。

「怎會記錯？」黃大娘肯定地說道：「小姐自出娘胎就由妾身照顧，直到小姐十二歲，妾身才不爲她洗澡……」說到這裏，她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不再說下去。

「嗯，但你家小姐死時，雙乳之間却有一點指頭大的紅印。」舒毅目光閃閃地盯着黃大娘。

黃大娘急聲道：「怎會？妾身記得清清楚楚，小姐那裏根本沒有紅點。」

舒毅聽了黃大娘的話，不禁暗自點了一下頭。「黃大娘，你家小姐平時與些什麼人來往？妳可清楚？」

黃大娘立刻接道：「這一點妾身不大清楚，由於妾身已不再服侍小姐，翠紅可能清楚。」

「好，妳可以出去了。」舒毅拿眼望着趙祖蔭。

趙祖蔭朝黃大娘揮揮手。「大娘，妳回去好好照顧夫人吧。」

「妾身告退。」黃大娘退了出去。

待黃大娘退出去後，舒毅才拿眼望着邵長雄。「邵兄，依你之見，那顆紅點是不是賊人的指功留下的？」

邵長雄沉吟了一下，道：「很有可能，那賊徒能擅穿喉指，指上的功夫一定很犀利，要在人身上弄出一點紅點，不是很困難的事。」

舒毅點點頭：「舒某也是這樣認爲，但……爲何要在趙大小姐身上留下那顆紅點？」

「頭兒，那可能是那淫賊犯案時故意留下的記號！」一直沒有開聲的沈眞突然叫出來。

舒毅一聽，心頭一動，側顧沈眞道：「也只有這種解釋最合理了！」

邵長雄亦點點頭。「沈副捕頭的猜測與邵某想的一樣。」

沈眞不由興奮得抓抓耳，笑起來。

「趙員外，令媛許配了人家否？」舒毅突然沒頭沒腦地問。

「早已許配了西門隆順錢莊的公子，還有三個月就出閣，唉，想不到……不知怎樣對高家說才好。」趙祖蔭說時，竟然目中隱含淚光。

舒毅見問不出什麼，便起身道：「趙員外，舒某先回衙，立刻查辦此案，一有消息，定當趨府面告。」

說着，抱拳朝趙祖蔭邵長雄抱拳一拱，大步往外走。

沈眞忙跟着走出去！

× × ×

「沈眞，吩咐弟兄們立刻到城內城外去探查一下，有無可疑的外來客。」舒毅這時已坐在班房中。

沈眞應了一聲，接問：「頭兒，你肯定那淫賊不是本地人？」

「九成不是！」舒毅接道：「五年來這裏沒有發生過一宗姦殺案，若是本地人做的，不會忍到這時才動手，而且據我平日調查所知，這一帶方圓百十里內，沒有一個懂穿喉指這種指功的武林人，所以據我猜想，犯案的淫賊可能是從別的州縣流竄到這裏來的！」

「頭兒分析得是，佩服！」沈眞由衷地說。

「你幾時學會了拍馬屁，還不快出去吩咐弟兄們。」舒毅笑罵着撵沈眞出去。

沈眞邊往外走邊呼冤道：「頭兒，屬下說的出自肺腑……」

「你若還不快去吩咐弟兄們，我打到你鶸肺。」舒毅笑着喝道。

沈眞拔脚往外急走，口裏却道：「頭兒，鶸肺怎解？」

「鶸肺就是鶸肺，無得解。」舒毅說着不由放聲大笑起來。

「原來頭兒又說廣東話。」沈眞笑嚷聲中，人已一溜烟走得沒了影。

舒毅重新坐回椅子上，雙腿擱在桌子上，閉起雙眼，也不知他在動腦筋還是在睡覺。

也不知過了多久，閉起的雙眼倏地睜開來，望着門外。

一陣急促的脚步聲立刻傳來，跟着沈眞的身形出現在門口。

「怎樣？」舒毅問。

沈眞進入屋內，一屁股坐在椅上，吐口氣才道：「一點綫索也找不到。」一頓接道：「外地來的人倒不少，就是查不到有可疑的，現在弟兄們還在查！」

「你去叫弟兄們回來，不要查了。」舒毅突然將雙腿放回地上，直起腰來。

「爲什麼？」沈眞一時間不明所以，

愕然問。

「你難道不會動點腦筋？」舒毅含笑曲指敲了一下沈眞的頭。

沈眞「哥」地痛呼出聲，却恍然道：「頭兒是不想打草驚蛇？嚇走那淫徒？」

「既然明白了，還不快去將弟兄們召回來？」舒毅笑罵一聲，伸了個懶腰往外走去。

× × ×

一連五六杯落肚，沈眞才愜意地抹着嘴巴，壓低聲音道：「頭兒，咱們不採取行動，坐在這裏喝酒，豈不是永遠破不了案？」

舒毅瞇着眼，低聲道：「誰說咱們不採取行動？」

「那——」

「喝吧，你現在不喝個夠，今晚只能够喝西北風。」舒毅替沈眞的杯子斟了個滿。

「頭兒——」沈眞的語聲不由提高了，舒毅忙低喝道：「你這樣大聲，是否想讓金滿樓的人都知道？」

沈眞嚇得吐了一下舌頭。「頭兒，老方法——守株待兔？」

舒毅嘆口氣道：「在目前這種毫無踪跡可尋的情況下，只好用這個笨辦法了，但願行得通。」

「頭兒，這個法子雖然老套點，倒很管用，那位一刀斬不就是被咱們用這個法子捕獲的嗎？」

舒毅仰頭喝乾杯中酒，苦笑道：「但願奏效。」

沈眞也不落後，忙舉起杯子一口喝乾，執起酒壺，先替自己斟滿了，才再替舒毅斟。「頭兒，一定奏效的。」一句話未說完，「骨嘟」吞下一杯酒，忙又斟滿。

舒毅看見，不由笑罵道：「看你那喝法，那像是喝酒，簡直是吞酒，別讓酒卡在喉嚨噎死你！」

沈眞作了個鬼臉，嘻嘻笑道：「噎死好過饞死。」口一張一杯酒又倒入口中。

舒毅露出拿他沒辦法的表情，搖搖頭笑道：「別喝醉，否則今晚睜不開眼。」

沈眞一吐舌頭，「頭兒，醉不了，讓我再喝兩杯。」

舒毅一推酒壺道：「要喝快喝，我可要走了。」

沈眞一聽，忙伸手一把抓起酒壺就往杯子裏倒，壺底朝了天，却一滴酒也沒有，不由怪叫道：「怎會斟不出酒的？」

舒毅忍着笑道：「喝完了當然斟不出酒。」

「那，那……」沈眞一把摔下酒壺，眨着眼目光四溜，想招呼小二過來。

舒毅却一手放下一塊碎銀，一手拉着沈眞就走。「走吧，再喝也沒有錢了。」

沈眞一聽，只好不情不願地被舒毅拉着走。

× ×

大約是四更天，萬花塔最頂的一屋伏着兩條人影，目光往外掃掠。

今夜月光普照，原來是初十五，圓盤一樣的月兒高掛在天上，洒下一片清輝，那些櫛次鱗比，黑壓壓的房舍彷彿鍍上了一層銀光，塔頂上的兩條人影縱目四顧之下，遠近盡收眼底。

月夜中，城中一片靜謐，只是偶爾傳來一兩聲狗吠聲，打破夜之沉寂，其實什麼動靜也沒有。

「頭兒，這樣明亮的月夜，有夜行人出來作案才怪，若有，那一定是腦袋有問題或是初出道的雛兒。」說話的原來是沈眞。

「哼，我說你不是腦袋有問題就是初出道的雛兒！」伏在另一邊窩口從外搜視的人影頭也不回地低聲說。却原來是舒毅！「你認爲這樣的月夜是夜行人的大忌，但奸猾的賊徒却正好利用人們這種心理，出來大肆活動！」

沈眞伏在另一邊窩口，嘀咕了一聲，「但到現在仍然發現不到一個夜行人，看來，你這個法子是不管用了。」

「哼，今晚你喝了馬尿？說話多多！」舒毅一雙眼有如兩道電光一樣，灼灼地掃視着。

他們匿伏的這座石塔，塔高九層，是全城最高的建築物，登上塔頂，城中各處盡收眼底，所以他們選擇了這個地方作爲他們「待兔」的地方。

「屬下怎會喝馬尿？酒倒想喝兩口。」沈眞嘟喃出聲，「咦，頭兒你快來看。」

忽然他驚呼出聲。

舒毅一聽沈眞的呼叫，便知道他必然有所發現，身形一轉，一個箭步掠到沈眞的窩前，急聲問：「可是發現夜行人？」

「頭兒快瞧！」沈眞伸手朝左一指。

舒毅目光順着沈眞手指方向瞧去，心頭驀地劇跳了一下。

——大約三數十丈遠的一處屋面上，正有一條淡淡的人影捷如飛鳥一樣往前急掠，若不是在這樣的月夜之下，很難看得到那條人影！

「快追！」舒毅低喝聲中，人已穿窩而出，身形一連幾個翻滾，落在萬花寺的大殿的殿脊上，足下連點，綴着那條人影飛掠的方向急掠而去。

沈眞的輕功沒有舒毅那樣高明，不敢從塔頂掠下去。轉身從塔梯下去，連下四層才敢從窩口掠下去。待到他掠落在萬花寺大殿脊上，舒毅已飛掠出足有二十丈過外，沈眞一刻也不敢停留，直追下去。

舒毅飛掠的速度已至極限，終於讓他追近了不少，距前面那夜行人大約十五六丈左右。

初時，他差一點失掉了那夜行人的影踪，幸虧月色明亮，登高一望，又發現那夜行人飛掠的身影。

只是，他與沈眞之間的距離已越拉越遠，任沈眞用盡吃奶的氣力，依然越追越落後。

舒毅這時一心只在前面夜行人的身上，說不定這就是姦殺趙大小姐的淫賊，就算不是，也必定有古怪，所以他顧不了沈眞，只求追不掉前面那夜行人。

前面那夜行人看來毫無所覺，一直急馳而去，倏地身形一沉，失了踪影。

舒毅心頭大急，終於掠到那夜行人身形消失的地方，却原來前面已沒有房舍，下面是一片荒地，那夜行人在前面十數丈遠處飛馳，他急忙一掠落地，急追上去。

這樣奔掠了約有半盞茶時分，前面那夜行人倏然又消失了。

在後面大約十數丈緊追不捨的舒毅身形立時一慢，扭頭朝後一望，却見不到沈眞的影子，遲疑了一下，身形倏地一快，急掠前去。

舒毅看不到沈眞的踪影，沈眞却依稀看到舒毅的影子，不過他是越追越落後，與舒毅的距離已有二十丈過外。

舒毅剛才之所以猶豫，是忖猜到前面那個夜行人忽然隱去了身形，可能有詐，故此他想等沈眞追上來才一起往前搜索，在這樣荒無人跡的野地，多一個人照應總是比較安全的。

可惜沈眞一時間追不上來，而舒毅又怕這一躭擱，讓那夜行人乘機溜了，所以硬着頭皮冒險急掠過。

掠到那夜行人身形消失的地方之前，舒毅警惕地放緩了身形，一雙眼灼灼地掃視打量着附近的環境。

眼前是一遍半人高的荊棘，黑壓壓一片，月光下，仍然讓人有一種森怖的感覺，就像在那荊棘內躲藏了無數鬼怪一樣。

舒毅不敢大意，身形更慢，而腰間長刀亦已握在手中，一邊往前進，一邊目光四掃，這時他可謂眼觀四週，耳聽八方，只要有什麽風吹草動，他就會毫不遲疑地揮刀猛砍。

幸好這片荊棘範圍不很大，方圓大約只有二十丈左右，舒毅小心翼翼地穿過了這片荊棘地，可說有驚無險，一點動靜也沒有發現。

穿過這片荊棘地，眼前是一片草深及膝的野地，野地前面約三十丈外，隱約可以看到一幢屋影。

在這樣的荒郊野地，却有一幢房屋，這倒是值得注意的事，舒毅的心不由緊了緊，暗忖：「莫非那夜行人就匿在這幢房屋內？」

一念及此，他不由緊了緊手中刀，悄悄地掩向前。

那知道掩前不過三數丈，身側草深及膝的地上，驀然暴竄起一條人影，一呼」地一下急响，寒光乍閃中，舒毅但覺勁風襲體，幸虧他一直警惕着，但事出突然，饒是他反應快捷，身形一歪一竄，橫竄出去，帛裂聲中，股腿上仍然被劃了一下，劃出一條淺淺的血痕。

吸口氣，舒毅猛然擰轉身形，手中刀反掃斬出！

那偷襲者見一擊得手，當然不會放鬆，身形暴長中，寒光急展，追襲舒毅，那知舒毅一刀掃斬過來，令到那偷襲者慌不迭仰身撤招，讓過舒毅那一刀。

這一來，就讓舒毅扳回了劣勢，忍着股腰上的傷痛，舒毅這時已轉過身來，疾喝道：「報上名來！」

這時兩人面對面只不過相距八九尺，在這樣的月夜，應該可以看清楚對方的面貌，好可惜，這剎那一輪明月竟然隱入雲層中，天地一片黑暗。

故此，舒毅看不清楚那人的面貌，只看到一條身形，及對方手上那柄閃着寒光的長劍。

不過，雖然看不清楚對方的面貌，但舒毅却有一種「眼熟」的感覺，却又一時間省不起在哪裏見過。

而事實上，對方那人根本就不讓舒毅有「省起」的時間，在舒毅喝聲出口的剎那，手中長劍暴展，流星乍現般，飛刺舒毅前胸。

舒毅一眼就看出對方這一劍含有不少變化，由於窺不透到底有多少個變化，所以他不敢大意，沒有硬接，而是身形一偏，旋到對方身側，長刀「霍」地疾戳向對方的脅下！

那偷襲者仍是悶聲不响，刺出的長劍劍勢一變，反手一劍斜劈而下，削斬舒毅腿膝！

舒毅雖然可以傷到對方，但腿膝亦必然傷在對方的劍下，這個非他之所願，所以他急不迭縱退出數尺。

那偷襲者的一劍自然亦落了空。

圓月像怕羞的少女一樣，躲在雲層中依舊不肯出來，所以天地仍然黑暗一片，黑得只能看到互相的身形。

舒毅縱退之後，立刻又撲前，刀芒閃閃中，一刀飛斬向對方的肩胸。

對方顯然也不是弱者，長劍一抹，恰好點在舒毅的刀刃上，發出一聲極爲清脆的「叮」一聲。

舒毅但覺自那人劍尖上傳來一股暗勁，不但將他的長刀點歪，也震得他的手臂隱隱生痛，他不由心頭暗凜不已。

對方的劍法也很高明，長劍於點開舒毅長刀的一剎那，劍勢倏變，「嗤」一下急响，劍尖有如一顆寒星一樣，閃射向舒毅的喉頭！

舒毅悶「哼」一聲，身形一仰的同時，飛起一脚，踢向對方的小腹，手中長刀亦一沉，斜斬對方的腰股部位。

對方却像個啞巴一樣，仍然悶聲不响，長劍劍尖倏地一垂，流星飛墜一樣閃刺向舒毅的心坎穴！

對方的劍法可謂奇詭快捷！

舒毅的身手當亦不弱，否則他也不能屢屢破案，當然，頭腦也是很重要的。

舒毅的頭腦當然很精靈，倏地，他整個人像被野草絆倒，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這一下現象，令到那偷襲者刺向舒毅的長劍刺了個空，也令到那人微微怔了一下。

舒毅正想對方「怔」一下，這就有時間讓他接着下一個攻擊的行動。

於跌坐在地的剎那，舒毅身形側滾落地，人刀有如疾轉的車輪一樣疾滾向那人的雙脚。

看來，舒毅這一手地趟刀法很可觀。

倏忽間，刀光疾滾中，舒毅入刀已滾到那人脚前！

那人反應之快捷，却出乎舒毅意料之外，若是一般的高手，在這一怔之下，肯定閃避不了舒毅這一輪地趟攻勢，但那人却在這千鈞一髮間，雙臂一振，整個人有如一隻黑鷹般騰掠起來，騰拔起足有二三丈高下。

舒毅人刀斬空，立時像跳蚤一樣從地上蹦跳起來，刀在人先，追斬對方！

可是對方却不容他一直主動攻擊，衝騰起的身形驀然一折，人劍倒射下去！

却恰好射向蹦跳彈起的舒毅，雙方在快要「撞實」的一剎那，刀劍快速地變化了不知多少道招式！

兩下裏施展出的招式皆是攻擊的招式，這是被對方的招式逼着施展出來的，因爲若是任何一方施展的招式若是守勢，肯定「守」不住對方的攻擊。

刀光劍影有如兩道虹電交擊一樣，燦爛耀目，一連串「鏗鏘」激响聲中，爆出一連串火星子！

跟着兩條人影上下一分，一條彈躍起，另一條急墜向地上！

急墜落地的當然是舒毅，而彈飛起的當然是那偷襲者，舒毅身形墜地時擰得可不輕，因爲他是被震落地上的，所以控制不住下墜的速度及身形。

而對方亦是被震彈起的，只要一看對方自如的身形，就可以知道對方沒有舒毅這樣狼狽！

舒毅忍着骨散般的疼痛，身形一滾瞬即彈挺起來，而那人亦自空中斜飄落地。

舒毅站着不動，暗暗調運眞氣，經過這幾下交手之後，他心知肚明，對方身手比他高明。

但他却夷然不懼，做他這一行的，身手固然很重要，但精靈敏銳的頭腦更重要，因爲破一件案子，不是單憑一副好身手就能應付得了的，精密的思想及推斷分析，才是破案的主要關鍵。

所以他現在雖然明知不是那人的敵手，仍然毫不退縮，因爲他已想到了一個主意。

那是一個可以取勝的好辦法。

對方落地之後也沒有立刻展開攻擊，一雙閃閃發光的目光注視着舒毅，可惜由於圓月仍被厚厚的一塊浮雲掩遮住，不然，他可以藉着皎潔的月光，看清楚舒毅的相貌。

舒毅也盯視着那人。「你到底是何方神聖？」舒毅開口問。

那人沉默了好一會，才緩緩道：「你又是何方神聖？」

舒毅不由被對方這一反問氣得氣往上衝，但他忙吸口氣，努力壓抑住。「現在是我問你！」口氣重了不少。

那人却不示弱，學着舒毅的語氣道：「我也在問你！」

舒毅自當上捕頭之後，幾曾這樣被人反問過？落在他手上的匪盜奸人，在他面前，無不乖乖地答他問話，無形中，養成他一種有點「狂」。

這是每一個公門中人或多或少都會沾染到的一種習氣。

舒毅這次再也忍不住了，怒叱道：「你深夜潛行，非奸即盜，待我拿下你，不怕你不從實招來！」

說着，身形閃動，撲向那人。

那人聞言，似是震了一下，急聲道：「慢着！」

舒毅一聽，身形一窒，冷笑道：「你可是願意說了？」

那人正欲說話，驀地折枝斷聲中，傳來一聲大喝：「頭兒，待屬下將這不知死活的賊徒擒下，讓他知道咱們的厲害！」

喝聲中，一條人影從那人的身側大約丈外撲出來，刀光閃曳中，猛斬向那人的肩膊！

舒毅一聽那喝聲，就聽出是沈眞，他本想喝止沈眞，却來不及了，只好執刀暗暗戒備着，隨時準備出手接應沈眞！

那人於喝聲入耳的剎那，身形循聲疾旋過來，一眼瞥到刀芒閃曳，忙不迭揮劍一架！

閃曳的刀光砍在那人的長劍上，濺出一蓬火星子，發出「鏗」的一聲激响！

沈眞這一刀用了十成功力，但却被震得長刀震彈起，蹬蹬蹬連退了三四步，才勉強穩住身形，右手臂又痛又麻虎口生痛，差點握不住那柄鋼刀，不由驚駭地瞪眼望着那人。

那人雖然架住了沈眞那一刀，但也微退了半步！

「沈眞，你沒事吧？」舒毅掠到沈眞身傍，一把執着他的手臂問。

「沒什麽，不過手臂被震得有點發痛。」沈眞噓了口氣：「頭兒，這賊徒很扎手，咱們聯手上！」

驀聽那人詫聲道：「兩位可是舒捕頭沈副捕頭？」

舒毅沈眞一聽，可呆怔了一下，怎麽那人會知道咱們的身份？

「你是誰？怎會忽然知道咱們的身份？」舒毅快捷地反問。

「他不就是趙員外家的邵領班嗎？」沈眞忽然脫口大叫。

沈眞爲何忽然認出了對方？不是沈眞目光特別銳利或聽覺特別敏銳，而是這時一輪圓月從那塊浮雲中爬了出來。銀光洒照下，天地爲之皎白一片，足可以看清楚一丈外的景物，自然也能够看清楚對方那人的面貌。

沈眞就是看清楚了那人的面貌，一眼認出那人的。

那人果然是邵長雄。「正是邵某。」說話時，抱拳朝舒毅沈眞一拱。

舒毅只不過慢沈眞那麽一剎那看清楚了果然是趙祖蔭家的護院邵領班邵長雄，剎那間他心中意念飛閃，閃過幾個疑問。

「邵兄，怎會是你？」

舒毅驚詫地望着邵長雄。

邵長雄苦笑道：「正如邵某也想不到是兩位捕頭一樣。」

語聲一頓接道：「舒捕頭，適才邵某猝然出手，似乎傷了你，傷得重不重？」

舒毅不覺用手摸摸股腿上那道血痕，傷口經已凝血，一摸之下驟覺劇痛起來，但却淡然道：「沒有什麽要緊，只是劃破了一點皮肉。」

邵長雄有點歉然地道：「舒捕頭，邵某……」

舒毅擺擺手截道：「邵兄，請恕舒某冒昧一問，邵兄因何半夜外出，不在趙府中？」

邵長雄吶吶道：「舒捕頭，實不相瞞，邵某對於大小姐被殺一事，耿耿於懷，發誓若不親手擒捉到那淫賊，邵某也無顏再待在趙府，所以今晚出來四處查探一下，希望能够查探到那淫賊的下落……想不到……却發生了這場誤會。」

舒毅聽完邵長雄的解釋後，心中的疑

念才消　笑笑道：「邵兄，咱們的想法可說一樣，只是邵兄你在城中四處探查，咱們却伏在萬花塔上『守株待兔』，却想不到守到的『兔子』會是邵兄你。」說完不由笑起來。

沈眞也笑起來，嚷道：「邵領班，咱們可謂殊途同歸　都是有心人，幸虧沈某無論功力身手皆不及你，否則，只怕……哈哈哈。」

邵長雄不由笑了兩聲。

「邵兄　請問你可有發現什麽？」舒毅目注邵長雄。

邵長雄正容道：「邵某原本也是伏在一處比較高的樓脊上四下察看，後來發現到一條人影　才追了下去，也就被你們發現了。」

接將手中長劍插入鞘內。

「邵領班　你有追到那人嗎？」沈眞問。

「那人的輕功很高明　邵某展盡身法，也只能够追在那人身後十數丈左右，始終無法追近一些，直追到那間荒廟　却忽然不見了那人，邵某在那廟內搜查了一遍，却什麽也發現不到　只好準備離開，想不到舒捕頭你恰在那時趕來，邵某以爲是那追失的人計算邵某，所以伏在草地上等着……想不到却誤傷了舒捕頭，邵某心中不安得很。」

舒毅擺擺手道：「邵兄，你又不是故意的，不要提了，嗯，那人既然在此失了踪跡，頗爲令人懷疑，咱們既然追到這裏，好歹也要再搜一遍　將那人翻出來　看看他是人是鬼！」

沈眞首先讚成。「頭兒，是不是立刻動手？」

「當然是了。」舒毅轉對邵長雄道：「邵兄是否協助咱們？」

邵長雄毫不遲疑地道：「這也是邵某的事，邵某當然也加入。」

「好，」舒毅立刻道：「邵兄認爲咱們是分散開來搜還是一道搜比較好？」

邵長雄沉吟了一下，道：「依邵某之見，還是一道搜比較安全，就算遭到襲擊，互相之間也可以接應，分散開來就比較危險了。」

舒毅點頭同意道：「舒某也是這個意思，既然決定了，咱們立刻開始行動。」

沈眞急不及待地轉身朝二十多丈外的那間荒廟走去。

舒毅身形一閃，已搶在沈眞前面，邵長雄立刻跟了上去，邊走邊抽出長劍。

× × ×

那確是一座荒廟，供的也不知是那一位神祇，供案破毀，神像之殘缺不堪，根本分辨不出面貌，但兩扇大門却沒有損毀，雖然髹漆剝落，而屋瓦牆壁亦沒有破損，至於因何這座廟被人荒棄，那就不得而知了，總之，這是一座荒棄了的破廟。

雖然圓月當空，但是廟內仍然很黑黯，走在前面的舒毅只好拿出火摺子幌亮了，一步跨入廟內。

一噗噗噗」一陣急响就在這刹那驀然响起，一陣急風撲面襲來，手上的火摺子幌動明滅不已，舒毅乍然之下，由於弄不清楚是何事故會這樣，身形偏仰中，一眼瞥到一團黑影直撲而來，當下來不及思索，手中刀朝那黑影猛斬過去。

「颯」一下急响，跟着响起一聲「吱」的嘶叫聲，那團黑影應聲裂爲兩半，摔墜向地上。

「頭兒，什麽事？」跟在舒毅身後的沈眞不知發生了什麽事，急聲問。

「一只蝙蝠。」走在最後的邵長雄却看得分明，接口說出來。

舒毅手中火摺子朝地上一看，果然是一只蝙蝠，被從中劈成兩半。

「舒頭兒刀法果然不凡。」邵長雄一見到地上被斬開兩片的蝙蝠，由衷讚嘆。

「那裏及想上邵兄的劍法，」舒毅忙謙道。

「舒頭兒過獎了。」邵長雄這一次搶在前面朝裏走。

舒毅手中火摺子一舉，緊走兩步，與邵長雄並肩往內走去。

廟內可說一目了然，除了破敗的木案神像之外，四處空蕩蕩的，可能還可以用的物品早已被人取走了。

廟堂內轉了一圈，發現不到什麽值得可疑的踪跡，三個人於是轉到後面查看。

穿過一條甬道，眼前豁然一寬，在火摺子的火光映照下，却原來是一個不小的院子。

院子中雜草叢生，足有齊膝高，靠院牆邊有一棵枝葉橫生的老槐樹，三個人才踏足入院子內。「哇哇」聲起中，撲簌簌幾道黑影從樹上竄飛起，三人舉目望去，原來幾只老鴉被他們驚飛了。

撲簌簌一陣草葉抖動聲中，三人忙收回目光往下望去，不禁吁了口氣，原來是狐鼠之類動物被他們驚得亂竄驚走不已。

「胆子若是小一點的，不被當場嚇暈才怪。」沈眞吸口氣說。

「幸虧咱們三人的胆子都很大。」邵長雄喃喃一聲。

邵兄，咱們去那邊看看。」舒毅手中火摺子向院子左邊一伸，邁步走過去。

那邊原來有一排房子，走近了看清楚，一數，足有六間。

「邵兄適才有沒有看過這幾間房子？」舒毅側顧邵長雄。

「邵某適才只是匆匆轉了一轉，沒有查看過這幾間房子。」邵長雄說着伸手推開了一間房門。

「吱呀」聲中，那扇搖搖欲墮的木門應手而開，一股霉腐之氣沖鼻而來，三人不覺將頭偏開。

在火光映照下，房內空空如也，後窗洞開，牆邊地上長滿了野草，牆土剝落，地上潮濕得很，從後窗吹入來的枯葉鋪了一地，霉霉濕濕，怪不得有霉腐之味發出來。

一排六間房間全查過了，間間都是空房，什麽可疑的跡像也發現不到，三人只好走向右邊那排房間。

右邊一排却只有四間房間，其中一間是柴房，一間是厨房，還有一間堆滿破爛的雜物，三人忍着那種難聞的霉腐之氣，遂間屋查看過，最後查到最後那間屋。

三人才走到那間屋前，不約而同感受到一陣陰森森之氣，沈眞低聲嘀咕一聲：「這間屋有點怪裏怪氣的，似乎有點不大對勁。」

舒毅與邵長雄被沈眞一說，心頭没來由地一緊。

但舒毅仍然毫不遲疑地伸手推開了那扇木門。

「吱呀」聲中，那扇木門被推開，三人耳聽那難聽的「吱呀」聲，汗毛倒豎，沈眞的火摺子早已燒完了，邵長雄手上拿着火摺子伸前往內一照，三個人不由倒抽了一口氣。

「媽呀！」沈眞忍不住脫口驚呼出聲，退了一步。

火光映照下，可以看到，屋內左右排列着兩排棺木，原來這是一間停放棺木的厝間。

「嗚——」一陣寒颼颼的冷風自那個破敗的後窗吹入來，三人只覺一陣寒意，吹得邵長雄手上的火摺子急幌不已，三個人不由機伶伶打了個寒顫　沈眞的語聲，竟然有點怪怪的。「頭兒　這……間屋有點邪……」

舒毅雖然心頭發寒　但他却低聲叫道：「咱們三個大男人在一起　有什麽好怕的？」

邵長雄咳了一聲道　「舒頭兒　咱們是不是進去查看一下？」

「當然，」舒毅說着一步跨入屋內，「就算屋內眞的有鬼怪妖魅　也要看個清楚明白。」

「頭兒，屬下就站在門口爲你們把風，好麽？」沈眞吶吶地問。

「沈眞，你幾時變得這樣沒有胆？」

舒毅頭也不回　直往屋內走去？「你不敢進來就站在門口吧，不過，我提醒你一句，院子裏可能有狐鬼之類的妖魅出現。」

沈眞一聽，一股寒氣從背脊升起，眼睛四下一溜，但覺荒草蔓蔓，風吹草藥動，恍似鬼魅隱現，不由倒吸了口凉氣，那裏還站得住，怪叫一聲，急步走入屋內。

屋內，在火摺子搖幌不定的火光映照下，昏昏黯黯　陰陰森森　幌動的影子投映在牆上　恍似鬼影幢幢，加上那兩排漆落木腐的棺木，令人感到死亡的恐懼，沈眞再也忍受不住，呻吟一聲，雙腿一軟，差點没有軟倒在地上。

舒毅與邵長雄却毫不理會這些，兩人在火摺子的火光映照下，在屋內到處搜查察看起來。

屋內瀰漫着一種淡淡的腐臭之氣，沈眞起初還能忍受，一會之後，終於忍不住急步衝出屋外，「哇」地乾嘔起來。

舒毅與邵長雄這時已無暇理會沈眞，兩人穿行在那些棺木間仔細地察看起來。

當經過一副棺木時　舒毅没來由地心頭跳了一下，目光在那副棺木上溜視了好一會　但又發覺不到有何不妥，只好移步繞到另一副棺木那邊。

就在邵長雄手上的火摺子差不多燃燒完的時候　兩人終於察看完畢，却發現不到有何值得懷疑的地方，於是急急走出。

長長地吐了口氣　再深深吸口氣，舒毅有點疲倦地道：「看來天又快亮了。」

確實，天邊已顯露出一抹淡淡的白光，但天地却更加黯黑。

黎明前的時刻　是最黑暗的。

× × ×

走在路上，三人誰也没有說話，舒毅像在打瞌睡一樣，一直微垂着頭，其實，他是在思索着一些問題。

「頭兒，那地方眞不是人待的地方，再多待一會，我眞會發瘋。」沈眞邊走邊說。

舒毅却在這時驀然停下來，若有所悟地道：「有古怪！」

邵長雄聞言一怔，停下脚步側身扭頭望着舒毅。

沈眞亦脚步一停，詫聲道：「頭兒，什麽有古怪？」

舒毅一拍大腿，抬眼望着邵長雄，目光閃亮，急聲道：「邵兄，你還記得舒某特別仔細查看的那副棺木嗎？」

邵長雄心頭一動　答道：「記得。」

接又問道：「舒頭兒，你是說那副棺木有古怪？」

舒毅興奮地點頭道：「正是，邵兄，你有没有注意到　那副棺木上的積塵比別的棺木稀薄很多？」

邵長雄微想了一下　搖搖頭道：「這一點我倒没有注意到。」

一旁的沈眞接口道：「這有什麽奇怪，也許那副棺木厝放在那裏的日子最短，積塵當然稀很多。」

舒毅却道：「你說得也不無道理，但當時我曾仔細察看過，承着棺木的兩條板櫬上的灰塵，却與承放另外那些棺木的條櫬上的灰塵一樣厚薄　這是没可能的！」

「這只有一種解釋，」邵長雄這時也想到了，目光陡亮。「那就是那副棺蓋有人移動過，棺蓋的上灰塵才會比別的棺木上的灰塵較爲稀薄！」

「我正是這樣想，」舒毅接道：「這也可以解釋邵兄追踪的夜行人爲何在那破廟附近失了踪跡後　咱們搜查之下，一點踪跡也找不到。」

「頭兒你的意思是說，那副棺木藏有人？」沈眞說時，語聲不但怪，而且打了個寒顫。

「大有可能！」舒毅肯定地道：「咱們再回去看看！」

「這個主意很好。」邵長雄首先讚成：「藏在棺木中，確是最安全的地方。」

「頭兒，天亮後再去看不成嗎？」沈眞的語氣近乎呻吟。

「不是不成，若是棺木中眞的藏有人，乘這段時間離開，咱們豈不是撲個空？」舒毅說完立刻轉身急急朝破廟掠去。

邵長雄身形一幌，緊接掠去。

沈眞無可奈何，只好亦跟着掠去。

× × ×

天邊終於現出了魚肚白　但離天亮仍有一段不長不短的距離。

天地依然沉黑一片。

舒毅與邵長雄幾乎是同時掠到那間停放着十多副棺木的屋子前，但舒毅搶先一步掠入屋內。

邵長雄緊隨其後入內。

屋於子黑森森的，加上擺放着的十多副棺木，人在其中，有一種鬼氣森森，恍如置身於地獄的感覺，舒毅正想摸黑走到那副認爲有可疑的棺木前，準備掀開棺蓋看個究竟，猛然省起自己帶的火摺子用完了，而邵長雄的火摺子亦用完　只有沈眞身上有，只好望着門口，等沈眞趕來。

沒有火摺子，在這樣沉黑的屋子內，就算掀開棺蓋，亦很難分辨得出在棺內躺着的是屍體還是人。

沈眞終於出現在屋門口。

「沈眞，快幌亮火摺子！」舒毅逼不及待地叫。

沈眞應了一聲，慌手慌脚地伸手入懷中，掏摸了一陣，才摸出火摺子，幌亮。

就在火摺子火光一閃的剎那，那副棺蓋「砰」然暴响聲中，暴飛而起，直撞向站在棺尾的舒毅！

一條黑影緊接着從棺材內彈躍出來。

沈眞火摺子才亮，正欲走進去將火摺子交到舒毅手上，冷不防見此情形，嚇得他大叫一聲，一屁股坐在地上，手上的火摺子亦脫手跌落在地上，熄了，他則差一點沒有暈過去。

邵長雄就站在舒毅身邊不到三尺遠，屋內雖然黑暗，但仍然看到一切，心頭一懍 偏身一閃，一劍飛刺向從棺材內挺躍起的人影。

沈眞一直就在戒備着，「砰」聲入耳，他已心頭一跳 驟見棺蓋暴飛撞向他，閃避已來不及，刀砍根本阻止不了棺蓋撞來之勢 危急間暴喝出聲，一掌疾擊向飛撞過來的棺蓋上

「嘭」然聲中，那塊棺蓋被擊得倒撞回那副棺材上

而邵長雄那迅厲的一劍亦將從棺中挺躍起的人影逼回棺內。

「嘭」然一下大响 那塊恰蓋棺好落回棺材上，重新將棺材封蓋。

「殭……屍……」沈眞可謂驚得語不成聲，若非兩條腿不聽使喚，他早就拔腿狂奔了。

「小心！」舒毅喝聲出口，身形閃退出三數尺！

剛才的情形，亦令到他心胆一顫，由於看不清楚那到底是人是鬼，更增加心內的寒意。

邵長雄那一劍是在本能的反應下刺出的，這時耳聽沈眞那聲「殭屍」，再回想剎那前的情形，不由全身發抖急退不迭。

也幸虧他退得快，一聲霹靂他似的炸响就在這時响起，那副棺材在霹靂聲中四分五裂，碎木激射四濺中，一條影子射向邵長雄。

舒毅在霹靂聲中，身形一伏，匐伏在地上，大叫：「沈眞，快晃亮火摺子！」

邵長雄身形向後一躍，躍落在一副棺木上，瞥眼看到一條人影飛撲過來，叱喝一聲，長劍一招夜戰八方，運上七成勁力，揮掃而出。

劍風嘶鳴中，那條飛撲向他的人影知道厲害，身形一窒 折墜落地。

火光一閃，沈眞魏顫顫地站起來，手上拿着的火摺子兀自抖動不已，火光閃幌搖動。

舒毅伏在地上看得眞切，大叫：「好賊子，什麼地方不躲，却躺在棺內扮死人！」胆氣一壯，從地上竄起，一刀砍向那人影！

原來他看清楚了，那人影穿一套黑色勁衣，根本不是殭屍鬼怪，而是活生生的人！

邵長雄聞言，胆氣亦是一壯，足下一點，人劍有如飛虹一樣射向那人影。

沈眞聽到舒毅的喝叫，就像吃了定心丸一樣，渾身氣力恢復，手上拿着的火摺子立時穩定下來，高舉起來，疾步跨入屋內。

屋內剎那晃亮一片。

在火光映照下，那人影果然是個人，身形貼地一滾，閃避過舒毅邵長雄兩人的刀劍。

舒毅一刀斬空，刀勢一折一沉，斜斬向那滾動的人影。

邵長雄的劍勢變化亦很靈捷，飛射的劍勢一變，劍光閃掠中，追刺那人影！

那人影的身法很快，一滾滾入一副棺木底下。

舒毅邵長雄的刀劍只差那麼一點點，斬刺不中那人影！

驀地，那副棺木暴飛而起，飛撞向舒毅！

那人影幾乎是貼着那副暴飛起的棺木，一掌拍向舒毅的左肩頭！

舒毅急忙縱退不迭，由於視綫被那副棺木遮擋住 發覺不到那人飛貼在棺後，直到掌風觸體，他才驚覺，千鈞一髮中身形偏閃，但仍然被那人的掌沿掃中肩頭，痛得他發出一聲悶叫。

那人一擊不中，脚尖在棺材上一點整個人彈躍起，手一伸，搭在一條橫樑上。

邵長雄在一旁看得眞切，人劍急射而起，飛射向那人的左脅！

那副棺木被那人足尖一點，竟然去勢急疾，飛撞向舒毅。

「頭兒小心！」沈眞一眼看見，大喝出聲。

舒毅的肩頭雖然被那人掌沿掃中，但却火辣辣般痛。縱退的身形猝然打橫閃開，那具棺木呼地從他身旁飛過，「隆」然暴响聲中，撞在牆壁，碎裂開來，碎木破板濺射中，白骨四射，震得樑上的灰塵簌簌飄落。

舒毅吸口氣，抬眼一望飛射向那人的邵長雄，邵長雄恰在這時發出一聲痛叫，翻身飄落在地上，一雙眼冷厲地注視着那人，一字字道：「穿喉指！」

舒毅一聽，心頭狂跳，脫口道：「邵兄，此人眞的會穿喉指？」

邵長雄一側身道：「舒捕頭，邵某適才若不是於千鈞一髮間身形硬硬偏開半尺，只怕邵某此時已咽喉洞穿而亡。而不是傷在肩頭上！」

舒毅看到邵長雄的肩頭上有一道血槽，衣服像被戮穿一樣，血漬殷然，不由吸了口氣，抬眼望着樑上那人。

「頭兒，這人既會穿喉指，不就是姦殺趙大小姐的淫賊麼？」沈眞脫口大叫。

樑上那人聽得神情猛震，震得樑上灰塵簌簌落下。

舒毅在打量着那人，但却看不清楚那人的面貌，一則天色還未大亮，屋內仍很黯，二則那人蹲在樑上，看不到那人的臉。「嘿嘿，眞是得來全不費功夫，所謂天網恢恢，今日，就是你伏法之時！」

邵長雄亦咬牙道：「淫賊，你若不是在情急之下施出穿喉指，邵某還不敢確定你就是姦殺我家小姐的淫賊，這叫自作孽，不可活！」

樑上那人陡地暴發出一陣狂笑。「憑你們三個，還不够份量收拾某家！」

邵長雄道：「那你縮在樑上幹麼？」

沈眞亦不由氣往上衝，踏前幾步瞋目大聲道：「淫賊！還不下來受縛。」

那人大笑聲中 倏然從樑上飄身下來。「某家看看你們有什麼手段，敢口出大言！」

那人語聲未落 已飄然落在地上，狂傲地打量着舒毅三人。

舒毅三人亦在打量那人。

那人年紀約三十許，身材適中，白臉無鬚，相貌頗爲英俊 但却生就一雙桃花眼 身上沒有帶着兵器。

「三位盡瞧什麼？某家又不是花不溜丟大姑娘 若還不動手 某家沒空的要走了。」

舒毅哼了一聲，目中寒芒乍閃，叱一聲：「好狂的賊子！」手中長刀一展，攻向那漢子。

邵長雄亦展動長劍，一招五式，展開攻擊。

那漢子在兩人的夾攻中，身法靈活，指掌交揮，一掌拍開舒毅的長刀，接連點出五指，竟然將邵長雄的劍勢封住，令他的劍勢施展不開。接改掌爲指，「嗤」的一下急响，一指點向舒毅的咽喉！

舒毅當然不敢硬擋，身形一偏 避過那道強勁的指風，長刀猛揮 削斬向那人的腰脅！

篤一响，舒毅原先站立的身後一副棺木應聲洞穿一個指洞！

邵長雄劍勢受制，身形急繞，劍隨身轉，劍勢一變 劍光如網，劍勢立即綿綿密密的就像斬不斷的雨絲一樣飛射罩向那漢子。

那漢子怪笑一聲，身形陡地直拔而起，舒毅那一刀堪堪從他脚下削斬過去；邵長雄沉叱聲中，劍光一束，人劍飛射向那人。

那人拔起的身形陡地橫旋開足有三尺，反手一指飛點向邵長雄的喉頭！

邵長雄竟然來不及閃避，發出一聲短促的悶叫，一手搭在喉頭，身形像一塊石頭一樣墜跌落地。

「砰」然一聲，邵長雄直挺挺地摔跌在地上。舒毅一眼望過去，恰好見到邵長雄仰射在地上，雙眼大張，一臉驚容，凝而不動，捂着喉頭的那只手有血從指縫中淌流出來。

舒毅一見邵長雄被那人一指穿喉而亡，驚怒不已，驚叫一聲：「邵兄——」撲過去看看邵長雄是否眞的氣絕身亡。

邵長雄當然不能回答舒毅的呼叫，舒毅只叫了一聲，撲前的身形倏然一頓，騰身撲掠向一手攀在一條橫樑上，將身形吊在空中，發出忍酷冷笑的那人。

那人竟然不閃不避，一指點出，一縷指風尖嘯着射向舒毅的喉頭。

舒毅知道厲害，慌不迭仰身一個倒翻，斜掠落地。

那漢子見舒毅避過他那一指，冷笑一聲，反手一掌拍在橫樑上，身形掠射向舒毅。身形掠射中，一連點出五六指。

指風嘶嘶作响，舒毅像背後長了眼睛般，身形一連數變，連避五指，第六指終於閃避不開，被指風射中手臂，手臂上竟然現出一個血洞，穿臂而過，鮮血濺射，痛得舒毅大叫出聲，一頭栽跌落地。

沈眞看得心胆俱裂，一手拋開將燃盡的火摺子，大叫一聲：「頭兒——」顧不了目身的安危，撲上前去。

栽跌落地的舒毅身形疾滾出去。

也就在這剎那，死了的邵長雄驀地揚臂擲出手上的長劍，長劍有如激矢一樣飛射向那漢子。

那漢子一心只在舒毅身上，只想擊殺舒毅，那裏會想到「死」了的邵長雄會翻生？他的去勢急疾，待到他驚覺到上當時，閃避封擋皆來不及了，「噗」一响，飛射的長劍射入他的腰上，劍尖從他的後腰透出，大叫聲中，身形一搐，一頭翻墜落地上。

滾開去的舒毅一滾而回，彈身躍起，出指如風，一連點那漢子身上五處大穴。

那漢子前後腰血濺落地，全身動彈不得。

沈眞是唯一看見這驚人的變化最眞切的人，看得他差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煞住身形，伸手揉了揉雙眼，捏了一把自己的臉頰，才知道自己看見的是眞的。

不過他却呆了，他實在想不明白，死了的邵長雄怎麼活過來。

舒毅與邵長雄的說話解釋了沈眞心中的疑問。

「邵兄，我若不是在撲過來時看到你對我眨眨眼，我還以爲你眞的死了。」舒毅竟然還能够笑出來。

「舒捕頭，幸好你明白邵某的意思，否則，這條苦肉計也騙不到這厮。」邵長雄移開捂在喉頭的手，喉頭上竟然一點損傷也沒有，只是手上仍然滴血不止。

下期預告（巨型小說）

（新派俠情警世故事）

無情劍客有情天

王陵・文

寶劍無情人又豈能無情，本文雖然是一個平凡的故事，可是由於一個太平凡的故事就產生一段不平凡的事跡來，平凡的揚州城，突然風雨滿場，午夜奪魄驚魂，多年消聲匿跡的竹飛蜂突然出現，而斷橋決鬥，血染江河一段……就是可令你手不釋卷。

這剎那沈眞恍然明白過來，脫口道：「邵領班，原來你只是傷了手掌！」

邵長雄大笑道：「若是眞的傷了喉頭，邵某還能向舒捕頭眨眼示意嗎？」

接吐口氣道：「這廝身手出乎意料地高強，若不用計詐他上當，只怕咱們三人無人倖免！」

舒毅用手捂着流血不止的手臂，苦笑道：「幸虧這條苦肉計效奏，否則……」

「頭兒，屬下先替你包紮好傷口再說！」沈眞大叫着趨前，撕下一幅衣襟，爲舒毅將那傷口包紮起來。

「沈眞，也爲邵兄的掌傷包紮一下！」舒毅吩咐。

「舒兄，這一點點傷邵某還能忍得住，回去再敷藥也不遲。」邵長雄走上前踢那漢子一脚，「倒是這廝傷勢不輕，若不替他止血，只怕他挨不到回去，問不出口供！」

那漢子雖然不能動彈，但被邵長雄踢了那一脚，痛得他叫了一聲，睜着一雙怨毒的眼睛，望着邵長雄。

舒毅冷笑一聲，走前盯視着那漢子，冷聲道：「看他這狠勁，一時三刻死不了，問完他再爲他包紮，相信這樣他會比較合作一些。」接清清喉嚨，凝聲問：「喂，你姓甚名誰？」

那漢子望也不望舒毅，閉口不言。

沈眞「哼」一聲，道：「頭兒，看來他是不會乖乖地答話的了，讓屬下來侍候他一下」

說完就捋手捋脚上前，準備動手，舒毅露出一抹詭笑，也不阻止沈眞，冷地冷笑道：「唔，這傢伙看來是個賤骨頭，先讓他嚐嚐你的手段，好叫他舒服一下。」

那漢子這才變了臉色，急急道：「某家姓洪，名浪。」

「哦，想不到是鼎鼎大名的花蜂洪浪。」舒毅含笑望着那漢子——洪浪。

邵長雄一聽是花蜂洪浪，鄙夷地吐了一口唾沫。

「趙家大小姐是否你姦殺的？」沈眞噴着唾沫星子，兇狠地俯視着花蜂洪浪。

洪浪目中閃過一抹驚悸之色，吶吶道：「是……是某家姦殺的。」

「唔，算你合作。」舒毅轉對沈眞道：「去爲他拔出腰間的劍，替他包紮止血，回去後有的是時間問他。」

沈眞應了一聲，不情不願地上前爲洪浪拔出插在腰部的長劍，撕下洪浪一幅衣襟，將他的傷口包紮起來。

「邵兄，很多謝你的幫手。」舒毅眞誠地道。

邵長雄洒脫地一笑道：「邵某要多謝的應該是你們，現在兇手擒獲，邵某也可以回去稟復東翁了。」

「折騰了一夜，天也亮了，咱樣也應該回去歇息一下了。」舒毅說完，大大地打了個呵欠。

× × ×

朝陽普照。

舒毅沈眞邵長雄帶着動彈不得的花蜂洪浪，沐着朝陽，脚步輕快地離開了那座破廟……

（全文完）

新書介紹

每本$7.00

每本$10.00

每本$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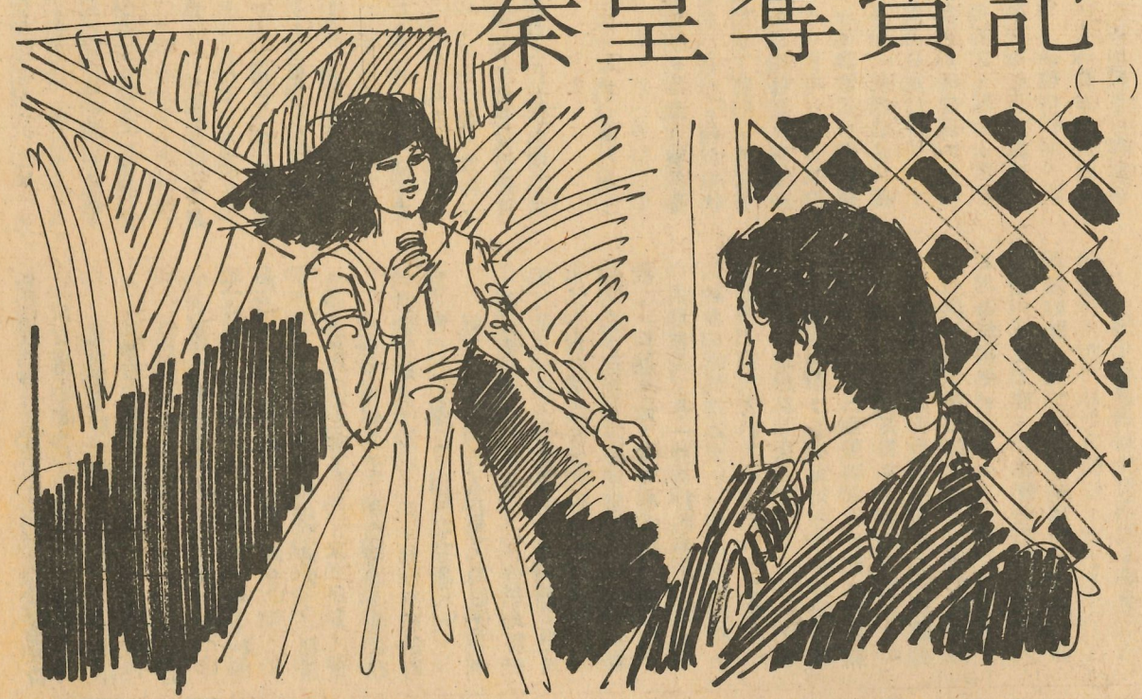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均有售

新系機構 環球出版社發行

現代遊俠傳奇故事

文・龍驥
圖・可飛

秦皇奪寶記（一）



紅唇似火　嫵媚如狐

「誘人的紅唇！解不開的熱吻！……」

磁性的歌聲從歌女白娜的誘人紅唇中徐徐吐出。她那豐滿的臀部隨着音樂的節拍輕輕搖幌，晚禮服上面綉綴着的亮片在熠亮的燈光照射下如夜空中晶亮的星星。那閃光、那歌聲、那風情，深深迷惑了在座的每一個客人。

在這許多的客人之中也有呂奇在內。

呂奇在脂粉堆中打過滾，在嬌娃羣中七進八出，見識甚多，照說他不該迷惑於歌女白娜的誘人風情。然而，他迷惑了；迷惑的是……

白娜今天晚上和他訂了一個約會。

這是呂奇來到新畿內亞的頭一個晚上，嚴格地說，當他離開機場，來到這家新型的奧林匹克觀光大飯店，只不過才三個小時。他有絕對的信心，在此之前從未和白娜見過面，想不到這位性感嬌娃却約了他。

怪事！怪事！

呂奇左手端起酒來，右手又不由自主地攤開了那張已然揉皺的紙條，很娟秀的中文又出現在他眼前。

「先生，我深信我的記憶，彷彿以前在那兒見過你。異地重逢，似曾相識，是份奇妙的事。

今晚十時，請來噴泉廣場前海南女子公寓十五號舍下一晤，敬請踐約，勿使鵠候是幸。

白娜」

呂奇本可以一笑置之，偏偏他又是一個好奇的人。他似乎已決定要踐赴這個約會了；但是在潛意識中他仍然有一絲猶豫——若是侍應生不告訴他五樓有夜總會；若是他不來消磨；若是他不坐在最接近舞台的座位……

白娜已然唱完歌下場了，換上來一個搖幌裸露胸肩的四女舞蹈。呂奇有些發膩，他揚手召來侍者結賬。

他付賬時賞了豐富的小費，同時低聲說：「我能到後台看看白娜小姐嗎？」

這侍者就是方才爲白娜送來紙條的人，看膚色就知道他是當地青年，但他的英語却說得不壞：「白娜小姐吩咐過了，希望你不要去後台找她。」

「爲什麼？」

那侍者搖搖頭，神秘地笑着說：「我不知道爲什麼。不過，據我猜測，白娜小姐可能爲了守密吧。」

「噢！她不怕你洩漏？」呂奇以開玩笑的語氣說。

「不會的。」侍者的神情正經起來。「白娜小姐是第二次來這裏演唱了，她對我不錯。方才傳送這張紙條時，她還賞了我不少錢。」

「你經常爲她作這種工作嗎？」

「什麼工作？」侍者訝異地反問。

「爲她向男性客人傳送秘密紙條。」

「不！不！」侍者頭搖得很快，聲音壓得很低，「據我知道這是第一次。我見

過不少女藝人，她該是最規矩的一個。先生！你們不是老朋友麼？」

「嗯！」呂奇含糊地點一點頭，站了起來。「有很久不見了，想不到她還記得我。」

他走出夜總會時，彷彿聽見那侍者跟在他身後說了聲「祝你好運」。這原是一句吉祥話　但是呂奇却不由自主地皺了皺眉頭；每到一個地方都有麻煩臨身，這一回他也不企求什麼好運，沒有惡運當頭，他就心滿意足了。

呂奇所訂的房間在二樓　乘電梯下來回到房中，和衣躺了上床。現在才九時十分，他可以休息半個小時再出發。當初在「反陰謀行動總部」工作時他曾來過這兒，他自信能在十幾分鐘之內找到白娜的寓所。

一支香烟還沒有抽完，門鈴突然响了起來。

門打開，呂奇頗感意外，訪客竟然是歌女白娜。不待呂奇有所表示，她就飛快地擠了進來，以背部推上了房門，瞇上了眼睛，靠在房門上輕輕地喘吁着。神情顯得異常緊張。

呂奇更加迷惑了，他像鑒賞一件藝術品似地打量着她一語不發。而他心裏却在暗暗自問　這個女人到底在玩什麼花樣？

呂奇抱着以不變應萬變的態度，等待着白娜開口說話，只要對方一開口，呂奇就有把握將對方的來意揣摩一些出來了。

喘息了一陣　白娜才緩緩地睜開了眼睛　低聲說　「方才我在服務台上打聽過，聽說你名字叫呂奇　因而更肯定地使我相信我們曾經見過面，所以我就迫不及待地來看你了。」

呂奇很平靜地擺了擺手說　「白娜小姐！請坐下來談吧！」

白娜神情較爲緩和了一些，安詳地坐下，接過呂奇爲她倒的一杯冰水，喝了一大口，然後揚首問道：「呂奇先生，你還記得曼谷的『嬌嬌夜總會』嗎？」

「嗯！」呂奇輕緩地點着頭：「那該是曼谷最好的去處了。」

「我記得你常去，那個時候　我正在『嬌嬌夜總會』獻唱。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我們似乎還在一塊兒喝過酒。」

每一個漂亮的女人在男人的眼光看來，都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呂奇仔細地將白娜打量了一番　雖然覺得有些面熟　但是他不敢肯定，這個女人所說的是百分之百的可靠，而他也不去懷疑她。只是微笑着說：「白娜小姐！這可應了妳所說的話——異地重逢，是一件奇妙的事。不過，妳的約會和妳的突然來訪　却使我神經有一點緊張。妳能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嗎？」

白娜端起杯子來，又喝了一大口冰水，才皺着眉頭：「我記得你在曼谷的時候，經常都是和一些警察人員來往，所以據我猜測，你可能是警探之類的人物……」

不等她說完，呂奇就打斷了她的話。「白娜小姐！妳也許猜錯了，我的工作與警界毫無關係。」

「不管怎樣，」白娜的語氣很肯定，而她的眸子裏也射出了懇求的光芒。「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幫我的忙。」

「噢！妳遭遇到什麼困難了嗎？」

「呂奇先生！請你相信我，我絕不敏感。」白娜停頓了一下，又接着說：「我住在三樓，我的房間是臨街的。當我回到房間之後，我就躲在窗簾後面，偷看他的動靜。他總是站在他的車門口，對着我的窗子凝望一直到夜很深後，他才離去。」

呂奇沉吟了一陣，又禁不住聳肩笑了起來：「白娜小姐！我敢打賭，那是一個迷戀妳的男士，他可能是屬於羞澀，內向的那種類型，因此，他不敢明白地向妳示愛，只是暗中窺覷以求滿足，白娜小姐，妳的確太敏感了。」

「不！我有證據。」

「證據！」呂奇的兩道眉毛不禁挑了起來。

「本來我並沒有發現他的跟踪，直到前幾天他突然來了一個電話，用陰陽怪氣的聲音對我說：『妳逃不掉的，妳逃不掉的！總有一天妳要落在我的手裏。』」

「白娜小姐！妳怎可以證明那電話是他的呢？」呂奇在情不自禁中又使用了那種職業性的語氣。

「這幾年來，我以唱歌爲職業，跑過了不少碼頭，自然也見過不少的男人。這個男人有一雙奇怪的眼睛，他給我一種顫慄的感覺，幾乎能够百分之百地肯定電話裏的聲音是從他的嘴裏發出來的。」

呂奇有好幾分鐘沒有說話，他並不是在考慮白娜所說的話是眞是假，而是在斟酌是否該幫對方一個忙。也許她是太敏感了，但是這種恐怖的觀念已在她的心裏生了根，至少自己要想辦法爲她將這層陰影除去。因此，他儘量將臉上的神色裝得柔和一些，輕聲說：「白娜小姐！我不能够再說妳是過份的敏感了。不過，妳未免也太武斷了點。那個男士在電話裏對妳說妳跑不掉的，這並不能够代表他要殺妳的啊！也許他想得到妳，追到妳或佔有妳。」

「不！不！他不是這種意思。」

「白娜小姐！妳有什麼根據呢？」

「呂奇先生　當我今天在舞台上看見你的時候，我心中眞是高興極了。雖然，你不承認你與警探有任何關係，但是我直覺地感覺到你是一個可以保護我，也能够爲我解決困難的人　所以，我請求你幫幫忙……」

不等她說完　呂奇就搶着說：「白娜小姐！妳既然這樣說　那我也不便硬性地糾正妳這件事的看法了。讓我打電話爲妳報警吧！」

「不不！！」白娜像是非常恐怖地站了起來　連連地搖着頭　「我不要報警！我不要報警！」

「爲什麼呢？」

白娜像是非常痛苦地搖着頭，一雙手緊捂着她的面孔，半晌沒有說話　這種態度是有點反常的　但是　呂奇並不能就此肯定對方是有什麼隱衷。於是，他又說：「那麼，妳趕快跟『奧林匹克大飯店』的負責人商洽一下，就說妳的身體不適，提早結束合約好了。」

「那不是辦法。」白娜的頭抬了起來，緊張的眼光從指縫裏透射出來，瞪視着呂奇。「他說過我跑不掉。我雖然離開這兒，但是不能離開這個世界　我相信我走到天涯海角，他也會將我追到的。」

呂奇突然心中一動，伸出手去將對方掩住面孔的手拉了下來，緊緊地握在自己的手掌裏。語氣平靜地說：「白娜小姐！妳爲什麼要將這些事情告訴我呢？」

「因爲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幫忙我。」

「那就對了。我的確願意盡我所有的能力來幫助妳，使妳不再受到任何的打擾。可是，我需要了解眞實的情況。」

「我說的都是眞話啊！」

「不！妳一定隱瞞了什麼。比如妳認識那個男人，或者妳和他曾經有過一段感情上的糾葛。」

「你怎麼知道？」似乎沙發的彈簧，突然增加了效力，使她的身體彈跳起來。

「白娜小姐！」呂奇的一隻手在她的手背上輕柔地摩挲着：「妳應該告訴我眞話，否則　我是沒有辦法幫助妳的。」

一顆眼淚從白娜大大的眼眶中滴了下來　她哽咽着　一要我從那兒說起呢！」

一隨便妳從那兒說起都可以，妳只要告訴我　那個男人是誰？妳曾經和他發生過什麼樣的糾紛就行了。」

白娜的眼光中，透射一種迷濛的色澤，她凝視着從頂壁上垂掛下來的吊燈，喃喃地說：「他是一個藝術學院的學生，畫得一手好畫，很有天賦，不善於言辭，外表上看來很冷漠，但內心却熱情如火。那時候我在音樂學院讀書，我們相愛過，可是……」

呂奇接口說道：「可是，妳又移情別戀，是不是？」

「在我從事歌唱生涯之前　我是一個純潔的女孩子，我一直很忠實地愛着他，謝絕了所有應酬，所有的約會，將一些辭藻華麗，內容熱情的情書，一古腦地丟進了字紙簍。」

「那麼，是他移情別戀了囉？」

「也不是，他的父親很富有，幾乎在全世界都有他的事業機構，而我，祇是一個學音樂的窮學生。所以，他的父親反對我們的婚事。」

「白娜小姐，妳的男朋友似乎太缺乏勇氣。」

「不！這不能怪他，他曾經想背棄他的父親和我私奔，可是，我爲了他的前途，我不願意拖累他，所以我躲避起來，却想不到……」

「因此，他就誤會妳了，是嗎？」呂奇插嘴問了一句。

「我並不怕他誤會。」白娜的語氣平靜下來。「如果他誤會我，一定會恨我，一旦恨我，他就會將我忘得乾乾淨淨的，因此他會愛上父親爲他選擇的人，他也將會承繼他父親的事業，永遠作一個上流社會的紳士。」

「結果呢？」呂奇迫切的問。

「他以爲我是在他父親的壓力之下出走的。於是，他恨他的父親，最後，他得了精神分裂症。在一個大雷雨的晚上，他的父親被人勒死在床上，警方說他就是兇手，是他親自殺死他父親的。」

呂奇不禁吃驚地說：「眞的是他殺的嗎？」

「我也不知道。最後，他被關進了瘋人院，我千方百計地找到他，去看他，但是他却不認識我。三年來，我再沒有聽到

他的消息。我每天在歡笑中討生活，但在台下的時候，我却爲痛苦所煎熬，我一直在追究責任，到底是誰害了他。在一個禮拜之前，他却突然出現了。」

「是瘋人院放了他嗎？」

白娜嘆了一口氣，打開了手袋，拿出一封電報，遞到呂奇的手裏。

呂奇打開一看，只見電文的內容是：「台端查問精神病患者周宣祈之行踪，經查該患者於兩週前，破門而逃，下落不明，正額請警方查尋中。

星洲協和精神病療養院。」

「他是逃出來的！」呂奇皺緊眉頭。

「是的。」白娜神情憂鬱地點點頭。

呂奇喃喃自語說：「一個精神病患者逃出了瘋人院，竟然能够從星洲來到這兒，而且還能够駕車跟踪妳，這不是太不可思議了嗎？」

「當我發現他之後　我是非常興奮的。我衝過去，喊叫他、摟抱他，可是他反應就像一具冷漠而沒有生命的石膏像。我深深記得他的形像，我肯定我沒有認錯人。可是他那種反應却使我猶疑起來。於是，我打電報去查詢他的下落，果然是他。呂奇先生！我應該怎麼辦？我如果報警的話，警方一定會再度把他送進瘋人院。那是一種多麼痛苦的生活，我怎麼能够忍心再讓他去受那種罪，可是……」

呂奇拍了拍她的肩頭安慰地說：「白娜小姐！暫時別將這些煩惱放在心上。今天晚上妳仍然和往常一樣安詳地回到妳的公寓裏去，其它的事情由我來辦好了。」

白娜以猶疑的目光望向呂奇，以探索

的語氣問道：「你……你會傷害他嗎？」

呂奇微笑着說：「放心！我不會作出傷害他的事。」

「那麼，你將如何對付他呢？」

「這要看妳的意思。」呂奇不露痕跡地反問。

白娜痛苦地搖着頭。「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如果……」呂奇的語氣很緩慢，目光敏銳地在搜索對方的反應。「……他的精神分裂症已經復原，妳會再愛他嗎？」

這個問題顯然使白娜產生了巨大的震驚。她錯愕良久，才喃喃地說：「他可能復原嗎？……不可能，不可能……」

呂奇已不打算再追索下去，於是，他再度拍着白娜的肩頭說：「好了！妳回去吧！我首先要作的是——那個追踪妳的人是不是周宣祈。若是，他來此的目的是甚麼。」

「那就一切拜託你了。」白娜柔聲說，「總之，求你千萬別傷害他。」

她拉起呂奇的手，在他的手背上輕吻一下。柔軟而濕潤的紅唇印在手背上，使呂奇產生了一瞬間的遐思。他不明白，這親親一吻，是代表感謝，還是祝福，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白娜的紅唇很美，使人產生慾望。連老手呂奇都免不了有這種想法。

× × ×

夜很深，「噴泉廣場」在水銀燈的照射下，顯得格外的清冷。呂奇所租來的那輛別克跑車，停在廣場的南端，中間雖然間隔着偌大的噴泉，但是他仍然能够清晰地看到遠隔有一百公尺的女子公寓三樓的第二間窗戶，自然也能看到靜靜地靠在車門上的周宣祈。

白娜的窗口終於亮起了燈光，她那婀娜的影子也映在窗上。呂奇原本判斷周宣祈當看到伊人的倩影時，必然會產生一股莫名的激動，但是，他判斷錯誤了。周宣祈仍然靜靜地倚在車門上，一動也沒有動，正如白娜所形容的——他似乎是一具冷漠而沒有生命的石膏像。

約莫過了五分鐘，白娜房內的燈光熄滅了，她的影子也突然消失。此刻，周宣祈才行動極爲緩慢地弓着身子坐進了車廂，似乎準備要駕車離去。

呂奇發動了汽車，加足馬力，將自己的跑車駛過去。在一眨眼之間，已經停在周宣祈那輛黑色雪佛蘭的旁邊。他飛快地從車廂裏跳出來，將自己的旅行護照在對方的面前幌了一下，壓低了聲音說：「先生！我是警探，請問你爲甚麼在夜靜更深的時候面對着一座女子公寓逗留不去？」

他一面盤問對方，一面藉着廣場的水銀燈光向對方打量，坐在車廂內的是一個約莫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有一雙大眼和清秀的面孔。但是，在慘白的水銀燈光照射下，顯得毫無生氣。他的兩手放在方向盤上，目光前視，既沒有回答呂奇的話，也沒有回過來向他看上一眼。

呂奇心中不禁暗想，他眞是一個精神病患者嗎？如果他的症狀還是如此的嚴重，他怎可能從星洲來到這兒，又怎麼能够認出他以前的戀人呢……？

呂奇暫時拋開了心中的疑問，緩緩地將那輛雪佛蘭車的車門打開，又站近了一些，提高了聲音說：「先生！我要看看你的護照。」

對方仍然沒有動，目光依舊沉靜地向前看着。約莫過了半分鐘，他的右手才插進了衣袋。可是其結果却大大地使得呂奇感到意外和震驚。原來，對方所掏出來的不是一本護照，而是一枝配備了滅音器的左輪手槍。

在呂奇玩命的生涯裏，不知道有多少次面對着死冷冷的槍口，但是從來沒有一次像現在這樣使他感到無比的顫慄和恐怖，因爲執槍的人是一個狀況非常嚴重的精神病患者。他不知道該如何應付，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將對方手裏的槍枝擊落嗎？那似乎是不可能的，因爲對方坐在車廂裏，距離他很遠，根本就不便於施展閃電行動。但他也不愧是一個深具經驗的好手，他竭力保持鎭定，一動也沒有動，因爲他知道任何輕率的行動，都可能遭致死亡的厄運。

就這樣僵持了約莫有兩、三分鐘之久，車廂內拿着槍的人終於開口說話了：「你眞的是警探嗎？」聲音雖稍顯冷漠，但是吐字却非常清晰，根本就不像是一個精神病患者。

呂奇儘量以柔和的聲音說：「你難道以爲我是冒充的？你只不過是一個遊客，希望能够在旅遊中得到快樂。你以槍械對着警務人員，是會爲你帶來麻煩的。我在詢問你之前，我不追究你這種冒失的行爲就是。」

「哼！」對方冷笑了一聲，說：「你根本就不是警務人員。在半個小時以前，你還和那個女人在一起。」

「那個女人？」呂奇明明知道對方指的是白娜，而他却故意地問了一句。

對方聲音很穩定說：「歌女白娜。」

呂奇顯得很輕鬆地笑着說：「你知道的倒不少。半個小時以前，我的確和她在一起。但是，這也不能證明我不是警務人員啊！」

「當然不是，因爲白娜絕不可能和警務人員打交道。」他的語氣非常肯定。

「未必吧？」呂奇神態輕鬆地將一隻手擱在車門的窗框上，身子又壓低了一些，他似乎每一秒鐘都在尋找擊落對方手中槍枝的機會。「這個禮拜以來，你一直在跟踪她，她爲了自身的安全，自然要向警方尋求保護。」

「我說她不會。」

「爲甚麼？」

「你不必問下去了。」對方那兩道犀利的目光在呂奇的面上溜了一圈，又接着語氣冷峻地說：「現在談談我們兩人的事，你到底有甚麼目的？」

呂奇沒有回答對方的話，却反問道：「我想先請問一下，你是從星洲來的周宣祈先生嗎？」

「想必白娜已經對你說過了，我否認也沒有用。」說到這裏，他用力地點了點頭。「不錯！我就是周宣祈。」

「你可知道東南亞所有的警務機構都在全力找你嗎？」

「爲甚麼？」

「因爲你是一個曾經親手殺死自己父

親，而又剛剛從瘋人院裏逃出來的精神病患者。」

冷峻的笑容從周宣祈的面上浮現，在慘白的水銀燈照射下，顯得格外的猙獰，使無所畏懼的呂奇也不由自主地在暗中打了一個寒噤。那股冷峻的笑容逐漸化開，變成了一層晦澀的陰影。然後，堅硬、冷漠如冰粒的話聲，從他的口中徐徐吐出：「你看我像一個精神病患者嗎？」

「我看你不像。」呂奇附合着對方說。他的本意是不想去激怒對方，其實以他那銳利的目光看來，周宣祈像是一個非常正常的人。「可是，我又不能够懷疑精神病醫生的診斷。如果你沒有罹患精神分裂症，他們就不會將你送進瘋人院，而要將你送上法庭了。」

「爲甚麼要將我送上法庭？」

「因爲你勒死了你的父親。」

「哼！這大概都是白娜告訴你的。如果你要聽眞實的情況，我現在可以告訴你我沒有瘋，也沒有勒死我的父親。」

「那麼，他們爲甚麼要將你關進瘋人院？」

「因爲他們都是瘋子。」他嘶吼着。這就像一個酒醉的人，說他自個兒是最清醒的人一樣。由這麼一句話，呂奇反而倒認爲對方眞是一個精神病患者了。

他沒有去駁斥對方的話，調轉了話題說：「周先生！拋開這些問題不談吧，你跟踪白娜已經一個禮拜了，到底有甚麼目的？」

「你說呢？」周宣祈竟然反問他。

呂奇皺了皺眉頭，故意想了一下，才緩慢地說：「如果你想殺她，在這一個星期的時間裏，你早就有了下手的機會，不必等到現在。如果你……」

不待他話說完，周宣祈就接口說：「是白娜告訴你，我要殺她嗎？」

「這也許是她的錯覺。但是，却不能怪她。一個單身女子在深夜被一個陌生的男人跟踪了這麼久，自然會使她產生一種莫名的恐怖。」

「她告訴你我是個陌生的男人嗎？」

「她認出你是她以前的朋友。可是，當她跑到你的面前跟你說話，呼叫你的名字時，你却冷漠地一無反應，她當然以爲是自己認錯人了，而且她的那位朋友早在三年前就罹患了精神分裂症而關在星洲一家協和精神病療養院裏。周先生！你說她會有甚麼想法？」

「好了！」周宣祈似乎有些不耐煩地皺起了眉頭。「我不想和你談論這些問題，我只是想知道你的目的是甚麼？」

呂奇聳聳肩說：「我只不過是有些好奇罷了。」周宣祈將手中的槍枝搖幌了一下沉聲說：「我警告你，好奇心太重的人是會爲自己帶來麻煩的。你從來不認識白娜，也從來不認識我，所以你最好少管閒事。否則將有一顆槍彈射穿你的心臟。」

「周先生！殺人是要犯法的，你難道不怕被送上電椅嗎？」

「一個剛剛從瘋人院裏逃出來的精神病患者，殺死了人，是不要負法律上責任的。」

呂奇不禁倒吸了一口涼氣，冷冷地說：「不錯！你有很好的掩護。」

「那麼，你就應該知難而退。你是否繼續你在此地的旅遊，那不關我的事。不過，我和白娜的事却不需要你插進來，這是最後的警告。下一次我見到你，不會再和你講一句話。」

「好！我不管。」呂奇一邊說，一邊緩緩地後退。

「我早就發現你是一個聰明人，所以你不應該做傻事。」周宣祈的話說完，他那輛車子的引擎就發出了怒吼之聲，很快地駛離了「噴泉廣場」。

從各方面看來，周宣祈都不像是一個精神病患者，這使得呂奇的好奇心更爲加深了。於是他飛快地回到車廂，發動引擎，準備要追上去。

突然，從遠處閃亮了兩道熠亮的燈光，幾乎在眨眼之間，就有另一輛車子向他駛了過來，橫在呂奇那輛跑車的前面停下，攔住了他的去路。

車上跳下來一個年輕的女郎，她穿着齊股的短袴，脚底是一雙平底的涼鞋，上身一件紅色的恤衫，將她健美的身體毫不保留地襯托出來。

她很快地來到呂奇的車邊，將腦袋從車窗中伸進來，以半揶揄，半警告的聲音說：「先生！如果你要和一個瘋子打交道，那就太傻了。」

呂奇突然感覺到自己已置身在一個暗藏着危機的漩渦裏。他冷冷地看着對方；那女郎似乎滿面的稚氣，但是從她的語氣中可以聽出來，她絕不是一個小女孩。這個突然的行動，也不是毫無意義的。於是，他冷峻地問道：「小姐！妳是誰？」

「一個喜歡看熱鬧的。」她眉飛色舞地說。

呂奇回過頭去，以冷嘲的語氣說：「那麼妳就不該到『噴泉廣場』來。現在雖然已經到了午夜，可是好玩、熱鬧的地方還很多，我猜想妳恐怕是別具用心吧！」

「你剛好說錯了。」她輕鬆地甩了甩束在後腦的長髮。「我原以爲這兒將發生一場劇烈的槍戰，却想不到一點火爆的鏡頭也沒有出現。」

「那麼，妳就該縱容我駕車追趕上去啊！」

「好了，別跟我辯論啦！」那女郎突然笑了起來。「要不要我請你喝一杯酒，我們上『南美酒吧』去吧！」

她說完之後，也不等待呂奇的答覆，就跳上了她自己的車子，駕車離去。

呂奇自然不會放鬆這條綫索，也就駕車跟着女郎的車後，離開了清冷，沉寂的「噴泉廣場」。

× × ×

「南美酒吧」稱得上是一個高尚的場所。這兒的燈光非常明亮，因此，呂奇也就將面前這個年輕而又健美的女郎看得格外的清楚。

她的頭髮呈金黃的色澤，瞳仁顯出些許淡藍，充分的顯示她是一個第二代的歐亞混血兒。在她的血統中，約莫有四分之一的西方人種成份。

她生着一張娃娃面，但她的眼光中却顯示了沉穩與練達。她仰起頭來，漫聲問道：「你要喝點甚麼？」

「威士忌。」呂奇輕聲答着，仍是目

不轉睛地望着她。

她回過頭去，向她面前的侍者揮揮手說：「一威士忌兩份。」

侍者應聲退去。很快地，就爲他們送上酒來。

呂奇舉起了杯子，語氣緩慢地說：「小姐！在應酬場合中，免不了有些俗套。在喝酒之前，我想請教妳的芳名，能告訴我嗎？」

「我叫秦露，你呢？」她的神情顯得很爽朗。

「呂奇。」他還用手指頭在桌面上比劃着。

「你和白娜是朋友？」

呂奇沒有答覆對方而反問道：「妳認識她？」

「她是一個成名的歌星，我當然會認識的。」

「我猜想妳認識她並不僅僅她是一個成名的歌星。」

秦露喝了一口酒，笑着說：「我發覺你的語鋒很犀利，可是，你並沒有回答我的問題。讓我再問一次，你和白娜是朋友嗎？」

「嚴格地說，我和她認識了才只不過幾個小時，只是勉強能夠說是相互認識而已。」

秦露聳了聳肩頭，又喝了一大口酒，才吁了一口氣說：「聽到你的回答，使我非常安心。」

「爲什麼呢？」

「如果，你是她的朋友，這件事可就非常難辦了。」

「秦小姐……」呂奇眞是滿腹狐疑。

秦露很快地搖手打斷他的話。「呂奇！你不能叫我的名字嗎？」

「好。」呂奇點點頭，改了口：「秦露！看妳的神態，妳應該是一個很直爽的人。那麼，我希望妳坦白地告訴我眞相。妳出現在『噴泉廣場』，然後又請我到這裏來喝一杯，我相信這都不是偶發事件，必然有其緣故，對不對？」

「當然。」秦露詭譎地一笑，停頓了一下，才又接着說：「不過，你能完全對我信任嗎？」

「最少我信任自己的智慧與判斷。」

「那也許未必可靠，比如說，你對白娜的情況可能就判斷錯了。」

「噢！妳知道我對白娜作了什麼估計嗎？」

「你好像在保護她。並試圖爲她清除周宣祈帶給她的困擾。其實，你却不知道，你已經被她利用了。」

「噢！我倒要聽聽妳的說法。」

「別忙！」秦露笑了一笑，露出了整齊的白牙。那種神態看上去，似乎是一股稚氣，但是，却具有很大的魅力。她將頭湊近了一些，低聲說：「讓我先問問你，你對什麼最有興趣？」

「鈔票與女人。」這雖然不是呂奇的由衷之言，却是一股具有野心的男性之共同愛好。呂奇覺得用這句話來答覆對方，一定具有很大的作用。

「看樣子，我沒有找錯合作的對象。」秦露將身體靠在椅背上，將距離拉遠了一些，以精銳的目光打量着他。「眼前就有一筆財富在等待我們，問題是——你是否具有誠意與我合作。」

「妳好像在引誘我。」呂奇似笑非笑地說。

「也許。」秦露不作辯白地點點頭，她接着，又將話題一轉：「我知道白娜對你說了一些什麼故事。所有見過她的男人，都讚譽她生了一張最誘人的嘴，而他們並不知道她那張嘴，不僅是外表美麗誘人，而且還會說出非常動聽的故事。」

「秦露！妳知道白娜告訴我一些什麼嗎？」

秦露冷笑連連地說：「一個美麗，動人的愛情故事，她是悲劇的主角，也是一個爲偉大的愛而犧牲的可憐女人，現在，周宣祈千里追踪給她困擾，她希望你保護她的安全，但是她又不願意讓追踪者受到任何傷害，使你覺得她是多麼善良，多麼可敬又多麼可愛，對嗎？」

呂奇心中不禁一動，因爲秦露所說的完全正確。也許在此之前，白娜也曾經使用這種技倆利用過別的男人，對自己只不過是舊技重施。否則，秦露對內情怎麼會如此清楚呢？他一時沒有說話，心中似在思索什麼。

秦露見他沉吟不語，又緊逼着問道：「呂奇！我說對了嗎？」

呂奇以喃喃的語氣說：「秦露！聽妳的口氣，白娜告訴我的話都是假的了？」

「不錯。她告訴你的全是謊言。」

「那麼，眞實情況呢？」

「你想知道？」秦露仰起了面頰，很神氣，也很媚。

「如果我不想知道，爲什麼還要跟妳上『南美酒吧』來呢？」

秦露詭譎地一笑，搖搖頭說：「對不起！現在，我還不能將眞實情況完全告訴你。」

「爲什麼？」呂奇輕柔地問，他並不是一個性情急躁的人。

「因爲我對你的作爲還不能完全信任。」秦露說得直截了當。

呂奇以冷嘲的口吻說道：「這就奇怪了。既然不信任我，爲什麼又要找我合作呢？」

「找你合作，因爲你的確是一個好手。」秦露的語氣和態度都顯得非常世故，似乎與她的年齡不大相稱。「但是，你和白娜的關係到現在爲止，我還沒有完全弄清楚。萬一你是她的死黨，那我豈不是弄巧成拙了嗎？」

呂奇聳了聳肩頭說：「那麼，妳約我到這兒來，除了喝杯酒之外，似乎再沒有其它的意義了。」

「那倒不盡然。」秦露很豪放地將呂奇杯中的酒倒了一些在自己的杯子裏，一口氣喝乾才又接着說下去：「至少，我要讓你先了解一部份情況。」

「我在聽着。」

「首先，你需要知道的，是周宣祈來到這兒的動機，他到這兒來，的確是爲了追踪白娜。但是，並不如白娜所說的對她有所危害，而是來向她求援的。」

這倒使呂奇大感意外，他挑起了雙眉，神情訝異地問道：「周宣祈是來向白娜求援的？」

秦露點點頭說：「一點也不錯。事實上，也只有白娜能救他。」

「我眞不明白周宣祈有什麼困難？」

秦露冷笑了一聲：「哼！你這句話問得眞稀罕。他被精神醫生診斷爲精神病患者，關在瘋人院裏，好不容易逃了出來，怎麼會沒有困難呢？」

「我認爲這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呂奇不假思索地說：「他只要到任何一家精神病院去要求重新診斷，醫生立刻就會發覺他的神智和常人無異，也就不需要再回到瘋人院去了。」

「的確很簡單。」秦露臉上仍然浮現着冷嘲的笑容。「但是你却忽略了另外一點，如果周宣祈沒有罹患精神分裂症，他就要負担謀殺親生父親的罪名了。」

「秦露！妳的說法我不贊成。如果周宣祈在殺死他父親的時候，的確罹患了精神分裂症，而經過三年之後，他的病況已經消失了，難道也需要負法律責任嗎？」呂奇振振有詞地說。

「呂奇！因爲你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所以才有這種想法，事情並不如你想像中的那麼單純。」

「那麼，就請妳進一步地告訴我眞實情況！」

「目前我能够告訴你很有限度，最多，我也只能再向你透露一點，周宣祈並不是勒死他父親的兇手。」

「那麼，兇手是另有其人了？」

「不錯。」

「是誰？」

「對不起！目前還不能够告訴你。」

「秦露！我發覺妳的故事比白娜所說的更動人，也更神秘。我能够請教妳今年幾歲嗎？」

秦露嬌媚地笑着說：「呂奇！你的問題違反了社交禮儀中的常規，打聽女孩子的年齡，是一件不禮貌的事啊！」

「秦露！妳如果眞的要我跟妳合作，去得到一筆意外之財的話，那末，妳就必須將妳的眞實年齡告訴我。」

秦露楞了一楞，頗爲迷惑地搖搖頭說：「我眞不明白，我的年齡與我們合作的事有什麼關係。」

「等一會兒我會告訴你原因的。」

「好吧！我今年二十歲。」

「在三年之前，妳是一個十七歲的少女。即使妳和周家有什麼關係，或者和白娜有什麼關係，在妳那種年齡，也不可能對這件謀殺案知道得太多。那麼，妳這些消息是從那裏來的？」

「你不用管。」秦露含糊其辭地說。

「那可不行。如果要我同妳合作，就請妳的主使人出面吧，我可不願意和妳這種二老闆的人物打交道。」

「什麼？」秦露的神情爲之一變。「你的意思是說我僅僅是出面來和你連絡的人，在我的身後還有另外一個主使者？」

呂奇緩緩地點點頭說：「是的。妳只是一個出面和我打交道的使者罷了。如果妳是眞心想和我合作去得到那一筆財富的話，就請妳帶我去見妳的首腦人物吧！」

「你眞聰明。」秦露楞了許久，才突然嫵媚地笑了。「你所猜想的主使人物，其實也就是我的父親。」

「噢！妳父親也在這兒嗎？」

「嗯！不過，我要先經過他的同意。如果他願意見你，我才能帶你去，請你給我一點時間出去打一個電話，好嗎？」

呂奇擺了擺手說：「請便。」

秦露站起來，向酒吧的櫃枱處走去。

當她背着身子撥電話的時候，呂奇開始冷靜下來將整個的事態重新加以整理和分析：到目前爲止，他可說是牽涉不深，只要來一個向後轉，不聞不問，他就可以置身事外，如果想更安全一些，他儘可以連夜訂飛機票離開這兒。偏偏他是一個好奇心很重的人，他決心要追索下去。如果周宣祈眞有困難，他應該給予援手；如果其間有不法份子在作陰謀活動，他也決心要用他個人的力量將那些壞蛋送上法庭。

當他暗中作好決定後，秦露也回到了他的面前，笑嘻嘻地說：「我父親願意見你，我們走吧！」

走出「南美酒吧」，秦露說：「呂奇！很對不起，你的車，必須繼續停在計時停車場，請坐我的車。」

呂奇聳聳肩頭，俏皮地說：「想不到我有資格僱用一個年輕美貌的女司機。」

秦露一面打開她那輛別克跑車的車門，一面含蓄地說：「只要你肯眞誠的合作，我會爲你作任何事情。」

呂奇何嘗不懂得她的暗示，而他却沒有接口，當她取出鑰匙發動引擎時，呂奇暗暗注意，原來她這輛跑車也是租來的。

跑車駛離了燈光燦爛的鬧區，逐漸到了海邊。

當呂奇看到那一排排停泊在碼頭上的遊艇時，他不禁問道：「秦露！你們是乘遊艇到這兒嗎？」

「呂奇！你的反應眞是太快了！」秦露的語氣並非揶揄，而是由衷的讚佩。「我父親是星洲遊艇俱樂部的會員。」

「那麼該是生活在上流社會的高級紳士。」

「呂奇，你的話有些絃外之音。」

「啊！妳的反應也不錯嘛！」

「我明白你的意思。」秦露的語氣顯得很嚴肅。「遊艇階級的人物必很富有，似乎不該企求意外之財。」

「唔！」呂奇不置可否地漫應着。

「讓我老實告訴你，我們此行的目的並非爲財。」

「秦露！我發覺妳的話前後矛盾。」呂奇語鋒犀利地說：「方才在酒吧中，妳還說有一筆財富在等待我們；這『我們』兩個字難道不包括妳和父親嗎？」

秦露點點頭說：「我的確那麼說過，而且說的也是眞話。不過，得到那筆財富並非我們此行的主要目的。」

「那麼，主要目的又是什麼呢？」

「我父親想爲死去的老友盡點力。」

「妳父親和死去的周先生是老友？」

「是的。」

「哦！原來如此。」呂奇喃喃地說：「不過，我又有些不明白了。」

「你是一個聰明人，也是一個多疑的人。」

「多懷疑才能發現事實。」呂奇加重了語氣，「我平生最大的興趣，方才已經向妳表示過……」

秦露接下去說：「鈔票與女人。」

「不錯，如果我願盡全力和你們合作，那兩樣東西我都能得到嗎？」

「先說鈔票，你可以得到那筆財富的一半。」

「太多，我們共有三個人，我只想得到三分之一。」說到這裏，呂奇的語氣突然變得極爲輕佻，「女人呢？」

「也可以得到。」

「是誰？」

「我。」秦露一本正經，不像開玩笑的樣子。

「秦露！妳父親眞是太够朋友了。」

「你好像在諷刺他。」

「隨妳怎麼想　我却有我的想法，爲了要替死去的老友盡一點力，甚至連女兒的清白也犧牲掉　這似乎太過份了。而且，這種作法也不像一個上流社會的紳士所爲。妳有所解釋嗎？」

秦露以近乎吼叫的聲音說　「呂奇！請不要侮辱我的父親　這個條件是我私自加上去的。」

「嗯！妳以爲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爲什麼不說你很帥？」

「嗯！我竟然變成了妳的獵物。」

「呂奇，」秦露的語氣軟弱下來，「求你別這樣說，好不好！」

「秦露，別怪我，任何一件事，我們都需要瞭解其動機。」

「沒有什麼動機，」秦露提高了聲音，說道：「我已成年，這是一個新潮時代，你很帥，很有機智　爲了抓到勒死周老先生的兇手，我們需要你，就是這麼一回事。如果你認爲我還太年輕，在某一方面，沒有豐富經驗的話，我可以爲你去找職業性的女郎。」

她的一大段話像連珠炮似地轟得呂奇頭昏腦脹，使他不知如何接口。幸好「吱」地一响，跑車陡然在碼頭上停了下來。

呂奇率先下了車，指指面前一條三十噸級的中型遊艇，向秦露問道：「這艘『秦皇島號』，是你們的吧！」

秦露鎖了車，走過來挽着他的臂彎，低笑着說道：「呂奇！你的機智隨時都會表現出來，你猜對了。」

「妳父親在艇上？」呂奇並沒有向前走動。

「他在等你。」

「妳方才那通電話是打到遊艇上來的嗎？」

「是打到碼頭上的『水手酒吧』去，他在那兒等消息。」秦露出神地望着他。

「呂奇！你又犯疑了？」

呂奇聳聳肩說　「多懷疑，就能…」

秦露冷冷地接下去說：「就能發現事實，方才我已聽說過一遍了。」

「對！我作事有許多不變的原則，這是其中之一。」

「不知你選擇女伴有什麼原則。」

「年輕，美貌。」

「不知道我够不够資格。」她的聲音很輕，但她却表達恰到好處　彷彿是喃喃自語，並不需要得到答案。

呂奇却裝着沒有聽清楚，挽着她跳上了遊艇。

在艇首甲板上站定之後，呂奇打量了一眼，低聲說：「這艘遊艇作遠程之航，最少也需要三個人。妳父親一定還另外聘請了水手。」

「請了一個女水手。」

「噢！」呂奇不禁一楞。

「那就是我。」秦露低聲說着，暗暗拉了他一把。「我們快些到艙房中去吧，我父親可能已等得發急了。」

走到通往艙房的樓梯口，呂奇突然又停下來問道：「對了！我對妳父親應該如何稱呼？」

「稱他秦先生，或者……」秦露頓了一下，才又接着說：「直呼他的名字，他叫秦祥明。」

「秦——祥——明？」呂奇喃喃地唸着，聲音却很高。面上的神色也有些不對勁。

秦露詫異地問道：「呂奇！有什麼不對？」

「沒什麼，」呂奇搖搖頭。突然直截了當地說　「以我看妳父親還沒回來。」

「不！他說過立刻回到艇上來，一定比我們先到。」

「秦露！我們說話的聲音很大，不會沒有聽見，而他却沒有出面招呼，這似乎不是待客之道。」

「呂奇……」

「要不然就是妳父親別具居心。」

「呂奇，」秦露以埋怨的口吻說：「你又犯疑心病了。我們是眞誠地要與你合作啊！」

「秦露，請妳父親到甲板上來談談好了。」呂奇深深地吸了一口迎面吹來的海風。「這裏比艙房中也要凉爽一些。」

秦露雖然有些不悅，却也無可奈何地點點頭說：「好吧！請到後甲板去，那兒有椅子。」

「好！我恭候妳父親的大駕。」

秦露很矯捷地走下了樓梯，呂奇也飛快地一翻身躍上了駕駛台，在碼頭上明亮的水銀燈照射下，他看到了艙壁上掛着的鏡框，框中是行船執照，發照的是星洲航業部，船主的名字是寫着秦祥明名字。

他正想細看秦祥明的照片，突然從艙內傳出一聲呼叫，尖銳，驚惶，恐怖，即使身經百險的呂奇聽來也不禁毛骨悚然。

他無理由再去懷疑秦露可能又在弄鬼，一種本能的反應，使他從駕駛台上躍下來，滑下樓梯，衝進了艙房。

秦露軟弱地坐在艙房門口，雙手掩着面孔，在約莫十二呎見方的艙房中央則躺着一個男人，背上露出一把刀柄，鮮血從前胸流出，將地毯沾汚了一大遍，足見刀鋒已經穿透了死者的胸膛。死者的右腿伸得筆直，大腿蜷曲。右手緊抓着餐桌一條腿。滿佈紅絲的眼睛大大地瞪着，死前一定非常痛苦。

呂奇在屍體旁蹲下，他不用去探索被害人的鼻息，也知道早已死亡，而他却在死者的額角摸了一下，尚有溫度，被殺只是前幾分鐘的事。

呂奇將秦露扶到一張椅子上坐下，雙手捧起她的面頰，盡量以柔和的語氣問道：「死者是誰？」

秦露的雙眼中充滿了驚惶之色，聲音顫抖地說：「是……是……我父親。」

「秦露，千萬冷靜。」呂奇鎭定地說：「坐在這兒別動　我去報警。」

「不！」秦露一把抱住了他。「我不要一個人躭在這兒。」

「那麼，我們一齊去。」呂奇扶着她站起來。

秦露軟弱地倚靠在呂奇懷裏，當她以依戀不捨的目光向艙房回顧時，像是有所發現，突然大叫一聲：「呂奇！你看。」

呂奇也看到了，茶几的烟碟中冒出嫚嫚輕烟，他放開秦露　走近一看，那一縷輕烟從一截「三九牌」香烟中冒出，那截烟蒂的白色濾嘴上有殷紅的唇膏，似乎是從女人的嘴唇上取下來的。

秦露也走了過來，以激動的語氣說：「一定是兇手留下來的。」

「可能。妳父親在這兒有女友嗎？」

「絕對沒有。我知道兇手是誰。」秦露忿然地說。

「妳知道？」

「是白娜。」

「秦露！憑猜想嗎？」

「刀從背後刺入，兇手還從容地吸着香烟，那一定是熟人。否則，我父親不會接待她到艙房裏來的。」

「妳父親和白娜很熟嗎？」

「見過好幾次。」

呂奇搖搖頭說：「秦露！我以爲兇手不可能是白娜，因爲……」

秦露咆吼說：「呂奇，你袒護她。」

「秦露！請妳冷靜一點。」

「好！我要聽聽你的理由。」

呂奇語氣緩慢地說：「妳雖然沒有明白地說出，我們的合作將要去對付白娜，而我從妳的語氣中却可以聽出，白娜的立場和我們將可能是敵對的。那麼，妳父親在要約見我之前的幾分鐘，絕不可能將白娜迎進艙房。萬一我和白娜見面，你們的計劃豈不是遭到了破壞？」

秦露悻悻然，點了點頭說：「嗯！還有麼？」

呂奇蹲下去，指點着死者的背部說：「刀子正好穿過心臟，使妳父親在頃刻之間死去，這是『專家』的手法。從體型上看，妳父親的肌肉一定非常結實。當刀尖刺進表皮的那一瞬間，背部的肌肉本能地收縮，而且被刺者的身體也會前衝。但是這一刀却穿透了胸骨，兇手不但要有過人的腕力，而且還要有驚人的速度。這不是一個女人可以辦得到的事。」

秦露氣呼呼地說：「那麼，那支烟蒂又將如何解釋？難道那兇手的嘴上還塗着唇膏嗎？」

「那要由警方鑑定，」呂奇將她手臂挽着。「走！事不宜遲，我們去報警。」

× × ×

時已凌晨。當警方正忙着勘驗兇殺現場時，呂奇悄悄離開，來到了噴泉廣場前的南海女子公寓。這裏的門禁並不森嚴，司閽問明呂奇找誰之後，就開門讓他進去。來到十五號房門，呂奇按了許久門鈴，白娜才睡眼惺忪地打開了房門。

「哦！呂奇！」白娜的神色非常驚異。

「我眞想不到你這樣晚了還會來。」

「既然想不到是我，就不該開門。」

呂奇淡淡地說。並隨手關上了房門。

「我早已在電眼中看見你了。」白娜嬌笑着說。「否則，我才不敢開門哩！你要喝點什麼？」

呂奇出神地凝視着她，雖然她唇上的脂膏已經剝落，仍然顯得很美，那眞是一張誘人的紅唇。如果那紅唇屬於一個殺人的女魔所有，倒是有些可惜了。

白娜臉上泛起羞怯的紅暈，低着頭說：「呂奇！你在看什麼？」

呂奇在椅子坐下，冷冷地問道：「白娜！妳認識一個名叫秦祥明的人嗎？」

「秦——祥——明？」白娜翻着眼皮，似在思索。突然點點頭說：「嗯！我認識，星洲的一個商人。」

「很熟嗎？」

「談不上很熟。我在星洲獻唱時，他時常來捧場。也曾有過舞台下的接觸，聽說他死了妻子，想要找續絃的對象，我就逐漸和他疏遠了。」說到這裏，白娜笑了一笑。「怎麼突然問起了他？」

呂奇沒有去答覆她的問題，又接着問道：「認識他的女兒秦露嗎？」

「聽說他有一個嬌生慣養的女兒，我却沒有見過。」

「妳抽什麼牌子的香烟？」

「三九，很淡，只怕你抽不慣。」白娜說着就要轉身到床頭小櫃中去拿香烟。

「我不要。」呂奇喚住了她，又接着問道：「妳用什麼牌子的唇膏？」

「我用的是『比莎哈佛』……」

「顏色呢？」

（以下轉入第76頁）

環球新書介紹

護血書

馬雲著

有所謂「山高皇帝遠」，不少土豪惡霸，貪官汚吏勾結起來，往往令到老百姓有寃無路訴。此情況下，奇人義士便產生了。一名王爺橫行無道，老百姓都遭殃，而且連地方官也無奈何。有人看不過眼，密佈上京，皇上派來巡按大人，但還是遭了毒手。巡按死前，將一血書交了愛女收藏，幸得俠士劉郎勇護血書，排除一切危難，刺殺送上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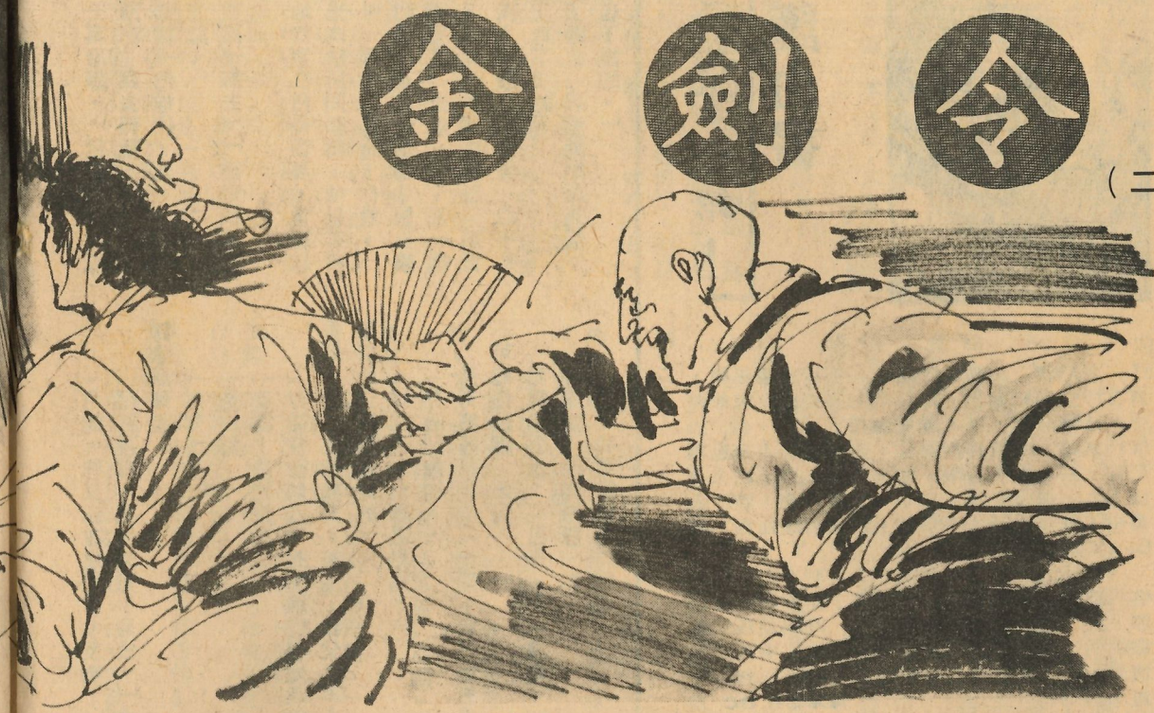
另一個故事「女刺客」，女刺客梅花因不堪惡霸駱大耳風流成性，殺其子駱嬰絕其後以懲，此事後，駱大耳派出殺手，四處追殺，危機四伏，幸得到劉郎相助方才脫險，兩人互生情素，但，梅花乃花如錦之妻，因而引起了一連串的事情……

（每本$8.00）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金劍令（二）



前文提要：

年，接着藍衫少年便被滕老莊主請去莊中作客，不久，莊中來了澄心大師和六合門掌門范子陽，他們相談不久，澄心大師和范子陽忽然展示出武林金劍，並倏地出手擊斃了滕老莊主，隨後離去，藍衫少年是唯一兇案目擊證人，所以他自好留下作證……滕立言，祁耀南、榮宗器均懷疑藍衫少年是兇手，但經一番解釋，始知各人誤將藍衫少年看作是「鐵扇公子」，而澄心大師、范子陽又適時來到，滕立言等見兇手去而復返，氣憤的質問兩人何以下此毒手，但澄心大師、范子陽却感到莫明其妙……

沿途跟踪　猝下毒掌

丁劍南道：「在下在第一樓吃過午餐，回轉客店，是這裏的老管家奉老莊主之命，前去把在下接來的，那時大概已是未牌的時光了，在下和老莊主只談了幾句話，老管家就領着二位進來，只是澄心大師並未携帶禪杖而來……」

他把滕老莊主如何遇害，范子陽如何出示武林金劍，還說：此事和自己無關，一字不漏的又說了一遍。

范子陽駭異的道：「這就怪了，會是什麽人假冒了兄弟和大師，來害死滕老哥的呢？」

「阿彌陀佛。」澄心大師道：「貧衲和范掌門人是應仙女廟通玄道兄之邀，是今天午牌時光才到揚州的，在仙女廟用過素齋，范掌門人還和通玄道兄下了一盤棋，老衲獨自在雲房靜坐片刻，直到他們一局終了，才約范掌門人來看滕老施主，沒想到居然會有人假冒范掌門人和貧衲之名，前來害死滕老施主，這事……當眞使貧衲百口莫辯……」

滕立言冷笑道：「這位丁兄親眼目睹，看到的明明就是二位，就算有人假冒，也未必能瞞得過家父的眼睛，何況一個人的武功，非數十年苦練不爲功，家父明明死在『六合指』和『般若禪掌』之下，難道這兩種武學，也有人冒得成麽？」

范子陽站起身道：「祁兄，可否讓兄弟和大師看看滕老哥的遺體？也許可以找出一些蛛絲馬迹來。」

祁耀南頷首道：「范兄說得極是，二位去看看大師兄是否傷在『六合指』和『般若禪掌』之下的？就可有結論了。」

一面朝榮宗器、滕立言道：「你們就在這裏，不用進去了。」一面朝范子陽、澄心大師二人抬手道：「二位請隨兄弟來。」當先舉步朝裏間行去。

范子陽、澄心大師隨着他進入臥室，祁耀南掛起床帳說道：「二位請看吧！」

范子陽朝滕老莊主遺體拱手行了一禮，黯然道：「滕老哥爲奸人所乘，兄弟和澄心大師竟蒙不白之寃，兄弟誓必盡我所能，天涯海角，也要找出兇手來，爲老哥哥復仇。」

澄心大師也合十當胸，喃喃默誦梵文畢，然後兩人仔細的檢視了滕老莊主前胸指痕和後心的掌印。

這一檢視看得范子陽臉色煞白，澄心大師也只是連聲低誦「阿彌陀佛」不止。

兩人退後了數步，祁耀南放下了床帳，一起退到外面起居室。

祁耀南道：「不知二位檢查的結果如何？」

范子陽苦笑道：「滕老哥『心坎穴』上這一指，正是敝門『六合指』所傷。」

榮宗器道：「不知貴門會『六合指』功的人多不多？」

范子陽苦笑道：「敝門『六合指』只有掌門人才能練習，除了兄弟，可說沒有第二個人會了；但滕老哥中的明明是『六合指』，而且此人功力之深，竟然不在兄弟之下，這就叫兄弟百思不得其解……」

滕立言厲聲道：「那就是你殺死爹的了。」

范子陽道：「兄弟是以事論事，說的都是實話，如果滕老哥眞是兄弟殺的，事情就簡單了，但目前不僅滕老哥遇害，此人嫁禍兄弟，而且還牽連到敝門秘傳的『六合指』上，如果他再用『六合指』殘殺幾個各大門派中人，敝門只怕非遭滅門之禍不可。因此兄弟望滕少兄冷靜處事，千萬不可意氣用事，兄弟如果推測不錯，此人殺害滕老哥的目的，就是想挑起貴派和少林，和敝門爲敵，這手段豈非太可怕了？兄弟和滕老哥，祁老哥、榮老哥都是相識數十年，至少該瞭解兄弟爲人，這件事對滕少兄是父仇不共戴天，對兄弟、對敝門同樣蒙受了極大損害，兄弟自當全力以赴，查個水落石出，快則三月，遲則一年，找不到兇手，兄弟就當自絕於滕老哥的墓前，以明我志。」

祁耀南也覺得他說得很透澈了，從這情形看來，殺害大師兄的兇手，果然另有其人了。一面點頭道：「范兄說的也許不假，立言，此事確宜愼重行事，不論明查暗訪，非找出兇手來不可。」

榮宗器朝澄心大師問道：「大師檢查的結果呢？大師兄後心這一記掌印，不知是不是『般若禪掌』所傷？」

澄心大師合十道：「貧衲察看了滕老施主後心『靈台穴』，一點不錯，正是佛門『般若禪掌』，而且這一掌還是滕老施主眞正致命一擊，依老衲判斷，是後心中掌在先，前胸中指在後，那時滕老施主心脈早已被震斷了。」

榮宗器道：「不知江湖上有些什麽人練成『般若禪掌』的？」

澄心大師道：「般若禪掌源出西域，爲佛門三大護法神功之一，達摩祖師傳入中土，就爲敝寺鎮山武學，在敝寺會『般若禪掌』的，除了方丈，就只有戒律院首席長老和羅漢堂的貧衲兩人。至於江湖上有沒有人會『般若禪掌』，因這一武學，出自西域，如果有人從西域學來，也未始不可能，貧衲就不敢說了。」

他沒待祁耀南、榮宗器開口，接着說道：「方才范掌門人說的，貧衲也深有同感，此事既然牽連到貧衲頭上，也就等於

牽連到少林寺，一個處置不善，就會引起門派與門派之間的誤會，因此貧衲也同意范掌門人說的辦法，快則三月，遲則一年，敝寺自會還滕少施主一個公道。」

祁耀南頷首道：「大師說的正是顧全兩派不至引起誤會，至于查緝兇手之事，敝門也不會輕易放過他的。」

「阿彌陀佛。」澄心大師合十道：「祁掌門人乃是明達之人，有你這句話就好，奸人計算滕老施主，正是企圖引起咱們三派火併，處心當眞歹毒得很！」

他一手撥着念珠，忽然轉身朝丁劍南合十道：「這位丁少施主，不知是那一門派的高弟？」

他這話是對丁劍南的來歷起了懷疑。

丁劍南拱手道：「在下五行門下。」

他說出「五行門」三字，在座諸人不覺均有陌生之感。

澄心大師點頭道：「五行門的人大約已有六十年不曾在江湖走動了，少施主令師不知如何稱呼？」

丁劍南道：「大師垂詢，只是家師寄迹山林，一向從未在江湖走動，既無人知，也不欲人知，因此在下抱歉，不便奉告了，還望大師幸勿介意才好。」

澄心大師道：「丁少施主好說，令師不欲人知，貧衲自然不好勉強。」

說到這裏，站起身合十道：「祁掌門人，貧衍此次路經揚州，不想竟會惹起如此軒然大波，此事關係貴我二派和氣，貧衲必須立即趕返敝寺，面報方丈，但願滕少施主遭此大故，能節哀順變，貧衲實是歉疚萬分，就此告辭。」

范子陽也跟着站起，拱手道：「多蒙祁兄，榮兄，滕少兄明察，不見怪罪，兄弟內心也萬分沉痛，兄弟也告辭了。」

祁耀南也不挽留，起身拱手道：「二位恕兄弟不送了。」

兩人跨出書房，向外而去。

滕立言目含淚水，望着祁耀南說道：「二師叔，爹難道就這樣白白被人害死不成？」

祁耀南雙眉微攏，說道：「大師兄血仇，自然非報不可，但我看澄心大即和范子陽似乎說的不假，如果兇手另有其人，咱們一口咬定是他們兩人，豈不正中了敵人陰謀？如果兇手確是他們，那更不用心急，澄心和范子陽都是江湖有名人物，還怕他們逃走不成，總之，大師兄遇害一事，牽連頗大，咱們不能不愼重其事。」

丁劍南因自己已替他們作過證了，人家初遭大故，留在莊上，諸多不便，也就站起身抱拳道：「祁掌門人、榮大俠、滕兄，在下蒙老莊主寵召，當時也許是誤把在下當作了鐵扇公子，後來老莊主遇害，在下是唯一目擊之人，留下來作證，更是義不容辭之事，現在澄心大師、范掌門人都已來過，老莊主的死因，竟然成了謎，在下初出江湖，自慚年輕識淺，也無法幫得上忙，貴莊主新遭大故，在下未便打擾，也告辭了。」

滕立言道：「丁兄既然來了，怎不多盤桓幾日再走。」

祁耀南道：「丁少俠說的也是實情，咱們也不用挽留了。」

滕立言說道：「滕福，你送丁公子出去。」

丁劍南拱拱手，就別過三人，由老管家送出大門而別。

榮宗器等丁劍南走後，說道：「二師兄，怎麼讓這姓丁的走了，小弟總覺得此人不無可疑。」

祁耀南微微一笑道：「三師弟，那你眞看走眼了，這位丁少俠精氣內斂，眉宇之間隱現紫氣，分學身懷上乘武學，他絕非殺害大師兄的兇手，而且咱們要找的眞兇，可能還在此人身上。」

榮宗器不懂的道：「二師兄不是說他不是兇手麼，怎麼……」

祁耀南朝他和滕立言低低的說了幾句。榮宗器口中「唔」了一聲，說道：「二師兄這一着高明得很。」

× × ×

華燈初上，丁劍南又回到了老興隆客店，伙計趕忙迎着：「公子又回來了？」

丁劍南頷首笑道：「我住的那間房有沒有客人？」

「沒有，沒有。」伙計巴結的道：「公子爺還要住店麼？」

丁劍南道：「不住店我回來作甚？」

「是，是。」伙計趕忙搶在前面，來至後進樓上，替丁劍南打開房門，在房中點起了燭火，才躬着身道：「公子爺請進，小的沏茶去。」

丁劍南跨進房門，就在窗口椅子坐了下來，不多一回，店伙沏了一壺茶送來。

丁劍南抬目問道：「伙計，你知不知道賣解的蓋爺，住在那裏？」

伙計連連點頭道：「知道，蓋爺他們一共是三位，就住在前面樓上的客房裏，啊，那位蓋爺方才還問起公子呢，小的說你老搬到滕老爺子莊上去了，公子爺認識他們？不過這時候他們出去了，好像是用飯去的。」

接着陪笑問道：「公子爺晚餐……」

丁劍南沒待他說完，就站起身道：「我上街去吃。」

× × ×

江淮第一樓這時已經高朋滿座，樓上三十幾張八仙桌，幾乎都已有人坐着，有的正在低斟淺酌，有的却在豁拳賭酒，一片喧嘩，正是熱鬧的代表。

丁劍南中午來過，這時又上樓來了。茶樓酒肆，所以特別巴結熟客，因爲你去過一次，熟了，下次還會再去。

一名堂倌看到丁劍南從樓梯走上，立即迎着陪笑道：「公子爺來了，請隨小的來。」

丁劍南問道：「還有位子嗎？」

「有，有。」堂倌連聲應着，說道：「小的給你老帶路。」

丁劍南只好跟着走去，在人叢中穿行了幾張桌子，果見靠近一根朱紅抱柱，正有一張桌子，只坐了一個人。

那是一個頭盤小辮，生相猥瑣的小老頭，個子瘦小，身上却穿了一件寬大的藍布大褂，捲起大袖，露出一截又瘦又黑的手腕，這時正在剝着鹹水花生往咀裏丟，但桌上却已有四五個空酒罐。（酒罐是錫製的，便於燙酒，有四兩裝和半斤裝。）

堂倌搶先替丁劍南拉開了小老頭對面的長櫈，陪着笑道：「公子請坐，這裏沒

人。」

丁劍南還沒坐下，小老頭已經爺抬起頭來，含笑招呼道：「坐，坐，小老兒一個人喝酒，正嫌無聊，公子爺來了，就有伴兒了。」

他這一抬頭，丁劍南才看清楚，這人眉毛、眼睛、鼻子、咀巴擠在一起，兩隻耳朵又尖又小，笑起來極爲古怪，但人家先打招呼，當下也含笑和他點點頭，就坐了下來，右手把烏木摺扇放到了桌上。

堂倌轉身退下，過了不多一會，就送上一盞茗茶，放好杯筷，一面問道：「公子爺要些什麼酒菜？」

對面小老頭沒待丁劍南開口，就搶着道：「堂倌，這還用問，酒自然是女兒紅，菜嘛，你們第一樓的大司務有些什麼拿手菜，揀可口的做幾式來就是了。」

堂倌因丁劍南沒說，小老頭說的自然作不了主，只是站等着待吩咐。

丁劍南覺得這小老兒生相雖然猥瑣，人却挺熱心，這就含笑道：「你就照這位老丈說的吩咐下去吧！」

堂倌答應一聲，轉身退下。

小老頭聳聳肩，笑道：「公子爺這老丈的稱呼，小老兒可不敢當，小老兒今年不過六十零一點，離老可還遠着哩，公子爺今年總也二十出頭了，咱們差得不多，嘻嘻，孔夫子說過，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除了父母妻兒，就算他活過一百歲，也可以兄弟相稱，公子爺是讀書人，總讀過孔夫子這句話了，大家不用客氣，你就叫我一聲老哥哥好了。」

丁劍南道：「這個在下怎好……」

「沒關係。」小老頭忽然正容道：「小兄弟，咱們這稱呼是孔夫子定的，你再要推辭，老哥哥可要生氣了。」

他居然一廂情願，眞的「小兄弟」、「老哥哥」叫起來。他這麼說了，丁劍南還好意思再推托，只得拱拱手道：「老哥哥吩咐，小弟恭敬不如從命。」

小老頭聽得大喜，舉手一拍桌子，聳着肩大笑道：「妙極，小兄弟，咱們這兄弟是做定了。」

堂倌送來酒菜，小老頭一伸手就把酒壺搶了過去，笑道：「小兄弟，來，來，來，咱們先乾一杯。」

說着就替丁劍南面前杯中斟滿了酒，又向自己杯中斟了一杯，舉杯一飲而盡。

丁劍南只好和他乾了一杯。

堂倌送上酒菜，人站在丁劍南的右首，和小老頭隔了一張桌面，他一伸手就把酒壺接了過去。他坐在丁劍南對面，要替丁劍南斟酒，人非站了起來不可，但他還是坐着，伸過手來，就替丁劍南斟滿了酒。這兩件事，都不是普通人做得到的，但他做來竟然十分自然，堂倌和丁劍南都沒有察覺出來。

小老頭又伸過手來，在兩人空杯上斟滿了酒，就舉筷道：「來，小兄弟，這炒鱔背涼了不好吃，要趁熱吃……」

他倒像是主人，話聲未落，筷子已朝一盤還在沸滾的炒鱔背中間落去，夾起一筷，就往咀裏送去，左手更不待慢，舉起酒杯往口中就倒，右手筷又朝盤中夾去。左手拿起酒壺斟酒，放下酒壺，就舉起酒杯，又一口喝乾。

丁劍南只夾了一筷，還在咀嚼，小老頭右手夾菜，左手斟酒、舉杯，動作十分自然，却又互相連貫，沒有浪費一分時間，已經連夾了五筷，連乾了五杯。

堂倌送上第二盤菜來，小老頭就抬頭嚷道：「伙計，快些添酒來。」

堂倌看他和公子爺談得很好，他當了多年跑堂，豈會看不出來？這小老頭明明是個訛吃訛喝的人，方才一個人的時候，只叫了一盤鹹水花生，如今遇上公子爺就大吃大喝起來，但公子爺心甘情請他喝酒，自己又何用狗咬耗子？他依言退下，就送上酒去。

小老頭道：「小兄弟，這裏大司務的手藝還不錯，你看這拂水很肥、很嫩，哈，你眞是公子哥兒，斯文得很……」

堂倌陸續送上菜來，小老頭每次都要他添酒，現在，桌上差不多已有十幾個空酒罐了。小老頭先前嗓子又尖又沙，現在酒灌多了，舌頭也大了，話聲就沙而且啞，還在不停的叫着添酒。

堂倌送上酒來，接着走到丁劍南身邊，手中拿着一張紙條，躬着身道：「公子爺，剛才有一位客官要小的送給公子爺的。」說着把紙條放到了桌上。

丁劍南取起一看，只見上面寫着一行潦草的字迹：「初更在史公祠後梅花嶺候教」。下面並無具名，心中覺得十分奇怪，這就抬目問道：「這是什麼人叫你送來的？」

小老頭沒待堂倌開口，就搶着嘻的笑道：「這還用問，約你小兄弟的，自然是你的熟人了，小兄弟去了不就知道了麼？你問伙計，他怎麼知道？」

一面回頭朝堂倌道：「伙計，你去下兩碗麵來，我老人家喝了酒，就得壓些麵食下去，才不會吐。」

堂倌依言退下，吩咐下去。

小老頭打着酒呃，笑道：「小兄弟，你這朋友眞有些怪，不到酒樓上來和你喝上幾杯，却約你到小山上去喝東風。」

丁劍南道：「小弟這裏並沒有熟人，不知這人是誰？」

小老頭嘻的笑道：「不是熟人，他怎麼會約你？既然約你，自然是你熟人了，吃了麵，從這裏去，大概也差不多了。」

堂倌送上兩碗麵來。小老頭唏裏嘩啦的很快把一碗麵吞下肚去，等着丁劍南把麵吃完，就站起身來笑道：「小兄弟，你要去梅花嶺，老哥哥喝得也差不多了，就想睡覺，咱們走吧，今晚這頓酒，喝得眞痛快，老哥哥是這裏的長客，經常來喝，所以掌櫃的都認識老哥哥，可以掛帳，今晚這頓酒，就算是老哥哥請你喝的，你只管走好了，老哥哥去掛個帳……」

他這一站起，一個人東倒西歪的，兩條腿好像不聽使喚似的。

丁劍南聽他說要去掛帳，身上自然沒帶銀子，心中覺得好笑，忙道：「老哥哥，不用客氣，今晚這頓酒該小弟作東。」

一面朝堂倌招招手道：「伙計，結帳。」

「不，不。」小老頭雙手扶着桌子，還搖幌着身子，大聲道：「老哥哥在這裏掛個帳，很方便……」

堂倌已經從櫃上結了帳走來，躬着身道：「公子爺，一共一兩七錢三分。」

丁劍南摸出一錠二兩來重的銀子，隨手遞過，說道：「不用找了。」

堂倌接過銀子，連聲稱謝。

丁劍南道：「老哥哥，可要小弟扶你下去？」

「不用，不用。」小老頭搖着手，裂咀一笑道：「嘻嘻，這點酒，老哥哥怎麼會醉？從前，年輕的時候，我一個人喝過一罈 十足五十斤，也沒醉……你有事只管先走，不用管我……」

他說得口沫四濺，醉態可掬。

丁劍南這就拱拱手道：「那麼小弟就先走一步了。」

舉步下樓，心中還暗自覺得可笑，憑空和他稱兄道弟，却連人家姓甚名誰都不知道。

天寧門外的史公祠，可是揚州一處偉大的史蹟 建築堅實，氣象莊嚴，祠前兩行古柏 株株都衝霄直上，象徵着一代偉人的凜然正氣。

這時已經快近初更，一彎蛾眉新月，斜掛在天空，夜色迷離 遙看瘦西湖使人有朦朧得美的感覺。

丁劍南手持摺扇，飄然行來，循着山徑，登上祠後的小土山（梅花嶺就是一座小土山）舉目看去，山頂上那有什麼人影？心中不禁暗暗動疑 忖道：「不知是什麼人約自己到梅花嶺來的？初更，這時候不是已經初更了嗎？」

就在此時，只聽身後有人嘿然道：「年公子果然信人，老朽在嶺上已經恭候多時了。」

丁劍南暗暗吃了一驚，此人業已來到自己身後 自己竟然還並未發覺，心念一動，人已迅快的轉過身去。

只見一個身穿土布衣袴的禿頭老者，正從梅林中走出。這老者兩鬢花白，臉長如驢，右手掌心盤着兩枚鐵胆，雙目炯炯，直向丁劍南投來。

丁劍南並不認識他，不覺微微一怔，抱拳道：「老丈邀在下前來，不知有何見教？方才聽老丈口氣，在這裏等的是年公子，在下丁劍南，並不姓年，老丈是否認錯了人？」

禿頂老者目光朝他摺扇一瞥，冷然道：「難道你不是鐵扇公子？」

丁劍南含笑道：「老丈果然認錯人了，在下丁劍南，並非鐵扇公子。」

禿頂老者聽得一愣，回頭叫道：「徒兒，你出來，看看是不是他？」

梅林中有人答應一聲，舉步走出一個錦衣漢子，那正是錦衣二郎魏虎，他看了丁劍南一眼，就說道：「師傅，就是這小子。」

禿頂老者突然仰天發出一聲大笑，洪聲道：「好小子，老夫差點上了你的當，想不到堂堂武當門下，居然藏頭縮尾，連自己姓名都不敢承認。」

丁劍南看到錦衣二郎，已知這是怎麼一回事了，聞言也朗笑一聲道：「在下丁劍南，何用不敢承認？老丈是問在下是不是鐵扇公子，在下事實上並非鐵扇公子，豈敢掠人之美？老丈邀約在下到梅花嶺來，自然是爲了令徒錦衣二郎之事，不知老丈可曾向令徒問清楚了？」

禿頂老者烱烱目光只是凝注着他，冷然道：「老夫自然問清楚了，你小子恃強動武，用拂穴手法傷了老夫徒兒，這還是假的不成？」

丁劍南微哂道：「老丈既然問清楚了，應該知道是非曲直，在下和令徒無怨無仇，怎會出手傷人？」

禿頂老者怒聲道：「老夫所以要來問你，就算你是武當門下，也不容你跑到揚州撒野，老夫也不難爲你，老夫得要把你拏下，自會有人跟武當派送信去的，等你師父來了把你領回去，即可無事。」

丁劍南道：「在下已經一再向你聲明，不是武當門下……」

禿頂老者沉喝道：「老夫不管你是什麼門派，老夫一向言出如山，你還是乖乖的跟老夫走吧！」

丁劍南聽得心頭有火，大笑道：「老丈如此護短，無怪令徒在揚州飛揚跋扈，橫行不法了。」

禿頂老者目射精芒，厲喝道：「小子，你說什麼？多少年來，還沒人敢在老夫面前，如此說話的，大概你自以爲出身名門大派，沒把咱們鷹爪門這個小門派看在眼裏了，哈哈，老夫今晚不給你看點顏色，你眞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呢！」

這位老人越說越氣，左手一抬，從他衣袖之中伸出一隻骨瘦如柴的手爪，五隻手指枯瘦有如鳥爪，骨節却特別粗大，停在胸前，伸屈了幾下，沉喝道：「老夫要出手了，小子小心！」

突然身形一幌，探手朝丁劍南當胸抓來。他使的是鷹爪門的擒拏手法，出手端的迅捷無比！

丁劍南脚下後退了半步，便自避開，口中說道：「老丈也是成名多年的人物，不問是非曲直，就如此武斷，貿然出手，豈不有損清名？」

禿頂老者一抓落空，更是怒不可遏，口中大喝一聲：「小子，看你躲得過老夫幾招？」

右手把兩枚鐵胆往懷中一塞，身發如風，右手五指如鈎，嘶然有聲，凌空抓來。這一下他在盛怒之下，出手如電，比方才不知凌厲了多少倍！

丁劍南依然沒有還手，身形閃動，從旁跨出，一道銳利爪風，從他肩頭劃過，只有毫釐之差，心頭也暗暗驚凜，此老果然功力深厚！

禿頂老者幾乎不敢相信，對面一個年輕小子，居然能從他爪下閃出，口中嘿嘿笑道：「好小子，你果然滑溜得很！」

喝聲出口，雙爪揮舞，刹那之間，十步之內，登時幻起重重爪影，尖風漫天，幾乎把丁劍南一個人影，淹沒在一片無數尖錐般指風之中。

只聽丁劍南清朗的聲音喝道：「老丈再不住手，在下說不得要得罪了。」

禿頂老者雙爪連發，仍舊無法傷得對方分毫，甚至連他衣角都沒沾到一點，心頭更是怒惱，厲聲道：「老夫不把你小子撕了，就不叫禿頂神鷹了！」

雙方話聲甫落，兩條人影已經倏地分開，禿頂老者一條右臂已經軟軟垂下，再也無法抬動。

丁劍南目射寒芒，一張俊臉隱有怒容，冷然道：「老丈一再相逼，在下不得不

出手自衛 尊臂並不碍事，只要回去休息兩三天，自可復原，在下少陪。」轉身飄然往山下而去。

禿頂老者敢情被他氣瘋了心，兩眼直視 過了半晌，砰然往後倒去。

錦衣二郎魏虎大吃一驚，急忙俯身叫道：「師傅，你老人家怎麼了？」

禿頂老者一聲不作，錦衣二郎眼看師傅神色不對，心頭不禁大駭，一時沒了主意，慌忙揹起師傅，急掠而去。

× × ×

丁劍南一記摺扇，點閉了禿頂老者右臂經脈，心頭猶有餘忿，匆匆走下小山，剛行到史公祠前，突聽一聲極輕的機簧聲響，傳入耳中，眼前就有一大蓬極細的寒芒激射過來！

丁劍南驟不及防，心頭大吃一驚，急忙豁的一聲，打開烏木摺扇，手腕輕翻，扇面向前一圈，把射到胸前的一蓬寒芒，悉數擊落！

但就在他打開摺扇，朝前圈出的同時，耳中聽到一聲低沉的陰笑，一隻無聲無息的手掌 業已印上後心，丁劍南驟覺後心如被千斤巨石壓下，口中「呃」了一聲，一個人被震飛出丈餘遠近，仆倒地上。

就在此時，從黝黑的古柏暗陰中，突然飛出三條人影。

不，從右首飛起的一條人影 疾如鷹隼 朝丁劍南撲去 從左首樹林間閃出的兩人却一下攔住了偷襲丁劍南的一個高大人影。

這一段話 說來較慢，其實從丁劍南驟遇襲擊，到背後中掌，三條人影，分別閃出，前後只不過眨眼工夫之事。

這回三人對上了面，也看清楚了面貌，那一掌從背後偷襲丁劍南的高大人影，赫然是一個長眉善目的青衲老僧，少林寺羅漢堂首席長老澄心大師。

攔在他面前的兩人非別，一個是淮揚派掌門人祁耀南，一個是祁耀南的師弟榮宗器！

榮宗器一張團臉上已是隱含殺氣 雙目圓睜，怒喝一聲：「果然是你。」

這話也等於說：丁劍南說得沒錯，這賊禿手中果然沒有禪杖。

澄心大師臉上依然掛着慈悲爲懷的笑容，雙手合十，徐徐說道：「二位大施主怎麼也會在這裏？」

祁耀南細辨他聲音和下午到滕家莊去的澄心大師一般無二。此刻雖是黑夜，但祁耀南練功數十年，何況還有星月之光，他凝目注視着前面的澄心大師，只覺此人面貌和澄心大師也絲毫無異，看不出什麼破綻來，心頭只是捉摸不定，聞言沉笑一聲道：「閣下究係何人，和大師兄何怨何仇？要假冒澄心大師，害死大師兄？」

澄心大師依然雙手合十當胸，徐徐說道：「祁施主誤會了，貧衲澄心，何用假冒？」

「好個賊禿！」榮宗器喝道：「你從丁劍南背後偷襲，使的大概也是『般若禪掌』吧？」

澄心大師道：「貧衲懷疑這位丁少施主，就是殺害滕老施主的兇手，因此一路跟蹤他而來，二位施主方才大概也看到了，他以摺扇截閉陸老施主（禿頂神鷹陸浩〉右肩，左手一指使的正是『六合指』，老衲救援不及，遂爲他所逞，因此追蹤下來，準備把他制住，却被二位施主及時攔阻，以致這姓丁的小施主，在中了貧衲一記劈空掌之後，被他同黨搶走，二位施主怎地反懷疑起貧衲來了？」

榮宗器道：「你此話有誰能相信？」

澄心大師微笑道：「事實如此，二位施主不肯見信，貧衲那就無話可說了。」

他舉步欲走，榮宗器雙掌作勢，沉笑道：「你還想走麼？」

澄心大師長眉微攢，說道：「阿彌陀佛，榮施主最好冷靜一些，貧衲不會和二位動手，要知一旦動手，這誤會就永遠也解釋不清了。」

榮宗器道：「你既是澄心大師，那麼禪杖呢？」

澄心大師微笑道：「榮施主大概聽了那位丁少施主說的，中午假冒貧衲的兇手，沒帶禪杖，就認定貧衲是假的了，貧衲是跟蹤丁少施主來的，自然不能携帶禪杖了，貧衲禪杖，存放仙女廟，二位施主若然不信，可隨貧衲前去仙女廟，就可證實了。」

榮宗器又道：「你和范掌門人一路的，范掌門人又去了那裏？」

澄心大師道：「范掌門人另外有事，此刻大概也可以回轉仙女廟去了，此事也可能和滕老施主之死有關，二位如能隨貧衲同去，不難澄清心頭疑竇了。」

榮宗器望望掌門人，說道：「二師兄，咱們去不去？」

祁耀南因澄心大師沒帶禪杖，言談、聲音，絲毫看不出他的異處，一時眞假莫辨，他既然說禪杖在仙女廟，仙女廟主持通玄道長，也是素識，去一趟仙女廟，確可澄清許多疑問，這就頷首道：「咱們就隨大師去。」

「阿彌陀佛。」澄心大師合十當胸，低誦了一句佛號，就躬身道：「二位施主請。」

榮宗器道：「你只管請走在前面。」

澄心大師微微一笑道：「貧衲那就有僭了。」

果然舉步走在前面，好像絲毫沒有防範兩人會在他身後出手。

祁耀南，榮宗器緊隨他身後而行，但覺老和尚並未施展輕功，就步履如飛，走得十分輕快，兩人跟在他身後，雖未落後，但心裏明白，這老和尚一身內力，實在勝過自己兩人甚多。

這時已快接近二更，仙女廟早已熄了燈火，只有第二進竪立着足有三丈高的一盞天燈，還像星星般閃着光亮。

再，就是第三進東首的一座偏院中，也從花格子窗上透射出一點燈光來。這偏院，正是仙女廟主持通玄道長的靜室。

澄心大師領着祁耀南，榮宗器二人飄落階前，只聽房中正有人說話，聲音蒼老的是通玄道長，另一個中年人聲音則是六合門掌門人范子陽。

三人堪堪飛落階前，只聽通玄道長的聲音說道：「大師回來了，還有二位是什麼人？」

祁耀南聽得心頭不由一怔，自己和通玄道長相識數十年，只知道他是一位有道

之士，却沒想到他居然會是武林高手，若非內功已臻上乘，澄心大師和自己兩人剛一飛身落地，他如何就聽出來了？

澄心大師呵呵一笑道：「道兄可知和貧衲同來的兩位是誰麼？」

通玄道長呵呵一笑道：「貧道還不到未卜先知的境界，如何猜得出來？但和大師同來的，當非常人！」

這兩句話的工夫，已從門口迎出一個鶴髮童顏的青袍老道人來，目光一抬 看到祁耀南兩人，微微一怔，就打着稽首，呵呵笑道：「原來會是祁掌門人和榮大施主，哈哈，二位夤夜光臨 貧道有失迎迓，多多恕罪。」

祁耀南趕緊還禮道：「在下和榮師弟夤夜而來 打擾道長清修，心實不安。」

通玄道長含笑道：「貧道正在和范掌門人淪茗談天，二位快請裏面坐。」

他讓三人進入屋中，這是他三間靜室中的起居室，揚州富庶之地，通玄道長又是揚州有道之士，和官商兩界都有往來，許多富商巨賈，都把他看作老神仙，這間起居室陳設講究 極爲古雅，這裏也是老道長平日會客之所。你別小看了這間起居室 揚州地面上的仕紳和過路的顯官，能蒙老道長接待到這裏坐的人，還不多呢！

室中范子陽也含笑站起，拱拱手道：「祁掌門人二位請了。」

祁耀南跨入屋中，目光一轉，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右上首壁角間倚壁竪放的一枝鑌鐵禪杖了。那是少林寺精鑄的禪杖，一眼就可以認得出來 正是羅漢堂首席長老澄心大師之物。

通玄道長連連肅客大家分賓主落坐。

通玄道長首先稽首道：「貧道旁晚時光，聽范掌門人和澄心大師回來說起，滕老莊主竟爲奸人所害，深表震驚，滕老施主一生任俠尚義，晚年更是樂善好施，眞想不到會發生這樣的事……唉，范掌門人和澄心大師本來中午在敝觀用過素齋，就要去看滕老施主的，只怪貧道多嘴，說了句滕老施主飯後例須有半個時辰休息，范掌門何如和貧道下上一局，再去不遲，當時范掌門人和大師如果去了，也許當場就可把奸人逮住，不致發生這場不幸的事故了。」

說話之時，一名青衣少女搴帘走入，送上三盞茗茶。

祁耀南看到了上首壁間竪放的鑌鐵禪杖，和通玄道長的這一番話，已可證實這位澄心大師看來果然不是殺害大師兄的兇手了。

通玄道長含笑道：「祁掌門人、榮大施主光臨，貧道無以爲敬，這茶葉可是武夷極品，就算是富豪之家，也未必有此，貧道也很少饗客，二位品嚐之後，就可知道。」

祁耀南捧起茗碗，輕輕喝了一口，果然聞到一股濃馥的茶香，滿口清芬，不覺讚道：「道長這茶葉果然是人間極品，清芬異常。」

榮宗器也舉碗喝了一口。

范子陽却朝澄心大師問道：「大師查勘那姓丁的，可有什麼行動嗎？」

澄心大師雙手合十，連唸了兩句佛號，才道：「貧衲雖然查出一點眉目，但却眼睜睜看着鷹爪門陸老施主死在此子六合指下……」

「什麼？」范子陽身軀陡震，大聲道：「六合指？那姓丁小子會指六合指？」

在他大聲說話之際，祁耀南忽然輕「噫」了一聲，虎的站起身來，榮宗器也立即跟着站起。

他們這一舉止，顯然有些突然；但通玄道長却端坐不動，只是面含微笑，看了兩人一眼。

祁耀南堪堪站起，就好像喝醉了酒一般，上身搖幌了一下，就砰的一聲，往地上跌坐下去。榮宗器跟着大師兄站起，也跟着大師兄砰然跌坐下去。

通玄老道含笑道：「妳們把祁掌門人，榮大施主扶到後面去休息。」

他話聲甫落，立時有兩名青衣少女應聲走出，一人摻扶一個，往屋後走去。

× × ×

丁劍南醒過來了，他感到四肢無力，一個人好像生了一場大病似的，疲乏到連眼皮都沉重得睜不開來。

但他心裏明白，自己此刻正躺在床上，於是他努力的睜動眼睛，現在他終於緩緩的睜開眼來。看到的是一間狹小的房間，床前一張小几上點着一盞昏黃的油燈！

這是在夜晚，人聲靜寂，只有遠處隱隱傳來犬吠的聲音，這是什麼地方？自己怎麼會躺在這裏的呢？

他要待翻身坐起，但只動了一下，就感到背上一陣劇痛，好像脊樑骨都折斷了，不但沒有坐起，痛得他口中忍不住低低哼了一下。

忽然，床前有一人輕「噫」了聲，立時有一張清麗的臉孔映入眼簾，那是一個梳了兩條長辮的少女，她俯着身子，睜大一雙黑白分明的美眸，驚喜的啊了一聲，說道：「公子醒過來了！」

丁劍南沒想到床前還坐着一個人，而且還是一個姑娘，他望着她，好像在那裏見過，但又想不起來，忍不住問道：「姑娘……」

那少女朝他淺淺一笑，清麗絕俗的臉頰上登時浮現出兩個酒渦，不待丁劍南說話，就搶着道：「公子傷得不輕，快不可說話，大師兄交代我的，等公子醒過來了，就得服藥了。」

站起身，從几上取起一顆龍眼大的藥丸，又去倒了小半碗水，把藥丸放入碗中，用竹筷慢慢的壓碎，然後轉過身來，說道：「公子躺着，千萬不可掙動，我餵你服藥好了。」

丁劍南望着她問道：「姑娘……」

他兩次只說了「姑娘」兩字，那少女就接着道：「你不可說話，我餵你服藥了，把嘴張開來……」

她側身在床沿坐下，一手端着飯碗，一手用湯匙舀起化開了的藥水，湊着他嘴唇輕輕餵來。

丁劍南心裏有着很多疑問，但這位姑娘竟然不讓他說話的機會，人家湯匙餵過來了，他不得不張開口來，藥丸化開的藥水，有着濃烈的辛香，也有着濃烈的苦味，他嚥下一口，不由得攢了攢眉。

那少女朝他淺淺一笑，舀起第二湯匙，又朝他口裏餵來，一面柔聲道：「良藥

苦口，這是家師煉製的保命護心丹，服後三日之內，可以使傷勢不至加重，大師兄已經趕去求藥，大概再有三天時間一定可以趕回來了，你服藥之後，就要安心睡覺，有什麼話，等傷勢好了再說不遲。」

她一面說話，手可沒停，餵了一湯匙，又是一湯匙。

丁劍南除了一口接一口的嚥着藥水，那有你說話的份兒。藥水雖然奇苦無比；但餵藥的姑娘，笑靨如花，軟語如珠，他怔怔的望着她，忘了每一口嚥下去的都是苦水。

那少女先前還不覺得，漸漸發現他眼睛一霎不霎的望着她 粉臉忽然飛紅起來，迅快的把小半碗藥水餵完了，他正待開口 她已經搶着說道 「公子現在該好好的睡一回，藥力才能行散。」伸出一根纖纖玉指，一下就點了他的睡穴。

丁劍南第二次醒來，好像是在早晨，從前面窗櫺上照射進來的陽光 極爲刺眼，自己躺在床上 依然感到四肢無力，全身骨頭都像散了一般，絲毫掙動不得。

他目光轉動了一下，床前沒有人，敢情那個餵自己服藥的少女出去了。

聽那少女的口氣 自己好像傷得很重，自己怎麼會負了傷？他幾乎無法想得起來 連這是什麼地方？自己怎麼會躺在人家床上的？那餵自己服藥的少女到底又是什麼人呢？

他正在慢慢思索之際 忽然聽到房門外正有兩人低聲在說話！

一個是嬌脆的少女聲音 一聽就知是餵自己服藥的姑娘了，她話聲說得極輕，

丁劍南聽他提起「般若禪掌」，心頭驀然一動，暗道：「聽他們口氣，自己好像是被『般若禪掌』震傷內腑的了！」

「哦！」這下他全想起來了，那天晚上，自己前去梅花嶺赴約，下山之時，有人隱伏暗陬，發射一大蓬暗器，被自己摺扇圈出，就在那時，自己背後突然如被千斤巨石壓下，這偷襲自己的人，使的全是「般若禪掌」？

不錯，自己下山之時，師父曾說：自己「五行眞氣」已有六七成火候，普通拳掌已經無法傷得了自己，何況自己身上，還有一件刀劍不入的背心，如果不是佛門「般若禪掌」，自己絕不可能身負重傷。

他這心念轉動，原是一瞬間的事，只聽那少女聲音道：「那賊禿，大師兄說他可能是少林寺的人，不然怎麼會使少林寺絕藝『般若禪掌』的呢？」

那男子聲音道：「現在事情鬧大了，聽說淮揚派掌門人祁耀南已聯合了鷹爪門，發出武林帖，要和少林、六合評理，事情還牽連到黃山萬家和武當派……」

那少女聲音道：「這和咱們有什麼關係？」

那男子聲音道：「和咱們雖然沒有關係，但却也牽連到丁公子的身上。」

那少女聲音道：「這和他又有什麼關係？」

那男子道：「本來沒有關係，據說鷹爪門長老禿頂神鷹是喪在他『六合指』下的，於是就有人懷疑他和殺害滕老莊主傳信有關，淮揚派的人要找他，鷹爪門死了一個長老，豈肯甘休，所以鷹爪門的也在還帶着些焦慮的道：「大師兄也眞是的，今天已經第六天了，還沒趕回來，眞急死人，丁公子已經服了兩顆保命護心丹，到今晚子時，如果大師兄還不趕回來，就得餵他服第三顆了，師父說過，保命護心丹最多只能服三顆，超過九天，如果還沒有對症下藥，那就會終身都治不好了。」

丁劍南聽得一怔，今天已經第六天了？難道自己已經躺了六天？

只聽另一個男子聲音道：「三師妹急也沒有用，從這裏趕到河南少林寺，路上沒有躭擱，以大師兄的腳程，大概也要六天才能趕得回來，但少林寺的『大旃檀丹』，又不是手到就可以拿來，咱們和少林寺素來毫無交情，這些自命爲名門大派的人，大師兄去明求是絕對不會肯的，那只有暗取 少林寺一向都戒備森嚴 不被發現還好，一旦驚動了人，大師兄就難以下手……」

那少女聲音聽得更急，說道：「我說過我和大師兄一起去，大師兄偏說他一個人去足够應付，要是取不到『大旃檀丸』，那該怎麼辦？」

那男子聲音笑道：「我只是說萬一驚動了人，難以下手，誰說取不到了？憑大師兄的武功，誰怕少林寺那些和尚？」

那少女聲音道：「我也是說萬一咯，我不相信除了少林寺的『大旃檀丸』，天底下就沒有別的藥可以治療丁公子的傷勢了？」

那男子聲音道：「妳沒聽大師兄說麼？凡是被少林寺『般若禪掌』震傷內腑，只有少林『大旃檀丸』可治……」

找他，再就是錦衣二郎魏虎一口咬定說他是鐵扇公子，這一來，武當派的人豈不也要找他了？」

丁劍南聽得心頭猛然一震，鷹爪門禿頂神鷹死在自己「六合指」下的，自己當時只不過點閉了他右臂一處經脈，並非致命要害，怎麼會死的呢？

那少女聲音道：「二師哥，他到底是不是鐵扇公子呢？」

那男子道：「誰知道？妳不會去問他嗎？」

剛說到這裏，突聽門外响起一個粗大的聲音喊道：「喂，屋裏有人嗎？」聽來中氣極足。

那男子應道：「外面是什麼人？」一面低聲道：「三師妹不用出去。」

舉步迎了出去，說道：「哦，二位有什麼事嗎？」

來人一共是兩個。先前那粗大聲音道：「咱們兄弟遊山遊累了，想找個地方歇憩，弄口水喝。」

敢情他已經隨着話聲，走進堂屋裏來了。

那男子連忙攔道：「二位且慢，眞對不住，在下……」

他底下的話還沒說出，只聽另一個人的聲音道：「這附近只有你們一家人家，讓咱們憩憩腳，坐一回就走。」

那男子聲音道：「二位多多原諒，咱們屋裏有個病人，病勢沉重，驚擾不得，二位請吧！」

「怎麼，你下逐客令？」那粗大聲音哼道：「咱們在堂屋裏坐一回也不行？」

男子聲音道：「對不住，病人怕吵，二位還是……」

那另一個人忽然咦道：「老四，這位老哥看來有點眼熟，好像那裏見過？」

「不錯。」粗大聲音道：「看來果然面熟　你老哥是那一條道上的朋友？」

男子聲音笑道：「二位只怕看錯人了，在下是務農的……」

另一個忽然哦了一聲，笑道：「對了，六天前閣下不是在東大街賣過藝，怎麼一下變成務農的了？」

「在東大街賣過藝」這句話鑽進丁劍南的耳朵，忽然暗暗「哦」了一聲，立時想起喂自己藥的少女，難怪看來如此面熟，原來就是那個賣藝的姑娘。

只聽粗大聲音哈的笑道：「果然是他，嘿嘿，咱們倒是看走眼了，閣下這般藏頭縮尾的行徑，究竟在幹什麼勾當，連坐都不讓咱們坐一回？」

男子聲音忽然朗朗一笑道：「這麼說，二位原來是衝着咱們來的了。」

另一個微哂道：「閣下既是道上朋友，那就好說，明人不說暗話，咱們兄弟是奉命找一個人來的，和閣下毫不相干，因爲甘泉山麓附近，只有這一座茅屋，咱們自然要進來看看！」

男子問道：「二位是奉何人之命？」

粗大聲音道：「你最好少問。」

那男子道：「二位現在已經看過了，就可以請了。」

粗大聲音道：「咱們已經和朋友說明了，咱們是奉命找一個人來的，裏面好像還有兩間房，咱們也總得進去看看。」

他敢情要往裏行來。

那男子聲音突然喝了聲：「站住，二位憑什項擅闖民房？裏面有女眷，還有一個病人，你們……」

粗大聲音哼道：「朋友站開去，咱們兄弟奉命行事，女眷要看病人也要看，只要不是咱們要找的人，咱們立時就走。」

男子聲音道：「二位奉誰之命？要找的又是誰？總該說說清楚。」

「那有這麼嚕囌？」粗大聲音敢情出手朝男子推去，口中喝了聲：「滾開。」

那男子聲音道：「閣下居然還敢出手傷人？」

緊接着但聽「撲」的一聲，敢情兩手相格，那粗大聲音被震得後退了兩三步，大聲怒笑道：「好小子，仗着幾手三腳貓，還敢和太爺動手，這裏是揚州。」

男子聲音道：「揚州難道不講王法？你們兩個擅闖民宅，要待怎的？」

另一個人道：「老四，別和他吵。」一面接着道：「朋友是江湖上跑的人，就該放明白些，眞要和咱們作對，今後只怕你們永無立足之處。」

男子聲音大笑道：「二位口氣不小，至少總該讓在下聽聽二位的萬兒吧？」

另一個人道：「揚州八怪　朋友總聽說過吧？」

男子聲音大笑道：「原來二位竟是當今大大有名的畫家，在下倒是失敬得很！哦，不對，二位……」

揚州八怪在雍乾之間，委實大大有名，他們當然不對　揚州八怪是文人，他們不是，何況揚州八怪少說也有七八十歲了，他們只不過三十出頭。

粗大聲音喝道：「老二，這小子故意夾纏不清，明明是在拖延時光，嘿嘿，你再不讓開，大爺就不客氣了。」呼的一掌直劈過來。

男子聲音笑笑道：「原來你們是冒牌貨。」

他當門站着不讓，左手輕輕一轉，便把粗大聲音劈來的一掌化解開去。

粗大聲音一怔，喝道：「朋友果然有些門道。」身形突然欺進，雙手連發，直劈橫斬，連攻了五掌！

那男子身子始終站立不動，只是左手連連圈動，把對方五記掌力，一一引開。

那另一個人陰嘿一聲道：「看不出一個賣藝的竟有這般身手！」

人隨聲上，呼的一掌，從側面攻到。

粗大聲音看到老三上來，雙掌一緊，跟着劈出。那男子哈哈一笑，雙腕一振，兩手迅疾拍出三掌。

這間堂屋地方不大，此刻經三人這一動手，登時掌風呼嘯，滿屋俱是凜烈風聲。丁劍南仰臥在床上，雖然無法看到三人動手的情形，但諦聽他們從掌上發出來的風聲，這三人應該都不是弱手！

那男子擱在堂屋和內室門口，雙手開闔，忽圈忽拍，除了化解對方兩人攻勢，很少還擊，看去應付裕如，倒是那兩個自稱「揚州八怪」的老三、老四，已經兇睛凸出，雙雙撲攻，形如拚命。

那姑娘雖沒露面，却站在丁劍南的房門口，防備着兩人闖入。

正當三人兩攻一守互不退讓之際，突然從屋外飛快的閃進一道人影，沉聲道：「二師弟，這是什麼時候，還和他們糾纏則甚？」

話聲未落，只聽那兩個正在動手的漢子口中同時「呃」了一聲，就相繼撲倒。

那男子剛叫了聲：「大師兄……」站在堂屋後面的姑娘也急急奔出，口中驚喜的道：「大師哥，你趕回來了！」

大師兄口中唔了一聲，隨即朝那男子吩咐道：「二師弟，你快把這兩具屍體化去了，愚兄立時就得進去替丁公子服藥療傷，大概再有半個時辰，就有強敵會找上門來……」

那姑娘問道：「大師哥，來的會是什麼人？哦，你取到『大旃檀丸』了麼？」

她最關心的莫過於「大旃檀丸」了。

大師兄道：「此時愚兄無暇和你們多說，二師弟、三師妹、你們守在這裏，在愚兄還沒有出來之前，不論來的什麼人，能拖延一些時光，務必把他纏住，等愚兄出來再說。」

他好像心裏很急，話聲一落，就轉身往裏走來。

丁劍南已從方才他們的對話中，已可隱約聽出一點頭緒，自己是從他們賣藝的師兄弟三人救回來的，除了男子聲音的是二師兄，餵自己服藥的姑娘是三師妹，那麼這位大師兄，該是那個自稱蓋大鵬的老頭了。

他爲了自己，從這裏趕赴河南少林寺去求取「大旃檀丸」，這份盛情，豈止可感……

（未完・二）

秦皇奪寶記

・本文承自第66頁・

「銀紅。」白娜的神色開始凝重，皺着眉頭說：「呂奇，你一連串的問題問得好怪。」

呂奇語氣沉重地說：「白娜！我要告訴你一個壞消息，秦祥明被殺了。」

「噢——」白娜的眼睛閃閃發光，嘴唇半開，顯得非常吃驚。半晌她才問道：「你怎麼知道？」

「是我和秦露一起發現的。」

「他們在這裏！」白娜的軀體有巨大的震抖，就好像有人用針在她豐滿的臀部上戳了一下。

呂奇逼視着她，緩緩說道：「秦祥明死在他的遊艇上，兇刀還留在他的胸腔內。兇手臨走時留下了一截烟蒂，我和秦露走到現場時，那截烟蒂還在烟碟中冒着輕烟。三九牌，濾嘴有銀紅色的唇膏……」

不待他說完，白娜就吼叫起來：「呂奇，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秦露猜測兇手是妳。」

「什麼？」白娜的軀體發生了更大的震抖。「我回來一直沒有再出去過，守門的司閽可以作證。而且我也不知道秦祥明來到這兒……」

「別激動，」呂奇扶她到椅子坐下，雙手按着她肩頭：「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是——妳對我所說的故事是否實在？」

「故事！」她瞪大了眼睛，顯得十分茫然。

「那段哀艷、感人的愛情故事。」

「呂奇，以爲我所告訴你的都是編造的假話嗎？」白娜的眼睛鼻子縮成一團，聲音也提高了些。「我爲什麼要騙你。」

爲什麼？呂奇也莫名所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秦露和白娜二人當中必定有一個在欺騙他。究竟是誰呢？這是呂奇迫切需要知道的答案，也是難以獲得的答案。因此，他一時沉吟不語。

「呂奇！」白娜追問：「到底是怎麼回事？」

「周宣祈身上帶有槍。」呂奇語氣緩慢地說。

「哦——」白娜顯得非常吃驚。

「我猜想，他追到這兒來，並不是爲了要殺害妳。……」

白娜搶着說：「那麼，他爲什麼要帶槍？」

「白娜，」呂奇捉住了她的手臂。「周宣祈如果存心要殺害妳，在第一次跟踪妳時就可以開槍將妳射殺，又何必等到現在？」

「也許……」白娜欲言又止的神情。

「說下去！」

「也許……」白娜仍然有些吞吞吐吐，「……也許他要用殺死他父親的方法來對付我。」

「用他的雙手勒殺妳嗎？」

白娜點點頭說：「我這樣猜想。」

「妳告訴我，當妳第一次發現周宣祈時，妳曾跑過去抱住他，呼叫他的名字。他却不理睬妳，目光也顯得對很呆滯無神，對嗎？」呂奇的語氣有些像法官在審訊罪犯似的森嚴。

「是的。」

「妳在說謊。」

「不！」白娜拚命搖頭。「我說的是眞話。」

「白娜，」呂奇沉聲說：「我方才和周宣祈交談過，他的神智完全正常。以前，他也許眞的罹患了精神分裂症，現在却已完全康復了。據我猜想，他想接近妳，而妳却在逃避他。」

「不！」白娜雙手掩住面孔，神情顯得很痛苦。「不！你完全是在胡亂猜測，我不要逃避他。」

她的神情一絲也不像是在僞裝的，呂奇也不禁迷惑起來。站在人道立場他也不忍心再去逼問她。就在這時，「叮噹」一聲，有人按動了門鈴。

呂奇搶着去開門，門外站着三個人，都是呂奇方才警署中見過的。領先一個是澳洲籍在警務幫辦霍金斯，另外兩個則是當地的便衣警探。他們三個人的出現，使呂奇吃一驚，毫無疑問，白娜已經被視爲謀殺秦祥明的嫌疑犯了。

「嗨！」霍金斯銳利的目光向呂奇掃了一眼。「原來你和白娜小姐也認識。」

「我們是昨晚才在奧林匹克飯店第一次見面。」呂奇轉過身子爲他們介紹：「白娜，這位是警務幫辦霍金斯先生。」

霍金斯開門見山地說：「白娜小姐，有人控告妳觸犯謀殺罪。」

由於先一步已在呂奇口中聽到了消息，因此白娜的表現還不十分慌亂，她力持鎮定地說：「我願意接受公平的調查。」

「請問妳抽什麼牌子的香烟？」

「英國貨，三九牌。」

「用什麼牌子的唇膏？」

「比莎哈佛，銀紅的。」

霍金斯擺頭示意，另兩名隨行者立刻展開了搜查，他們立刻找到了半盒三九牌香烟和一支銀紅色的唇膏。

「白娜小姐！我要請妳到警署去一趟。」霍金斯冷冷地說。

白娜神情緊張地說：「我方才已聽呂奇先生說過，兇手在現場留下了一根三九牌香烟的烟蒂，濾嘴上沾染銀紅色唇膏。霍金斯先生，難道就因爲這兩種巧合而要將我逮捕嗎？」

霍金斯很有禮貌地說：「白娜小姐！這不是逮捕，而是請妳去一趟。死者的家屬指名控告，警方不得不偵辦。證物還需要經過科學儀器的精密鑑定，只要妳沒有殺人，大可不必太緊張。」

「呂奇……」白娜以求援的目光望着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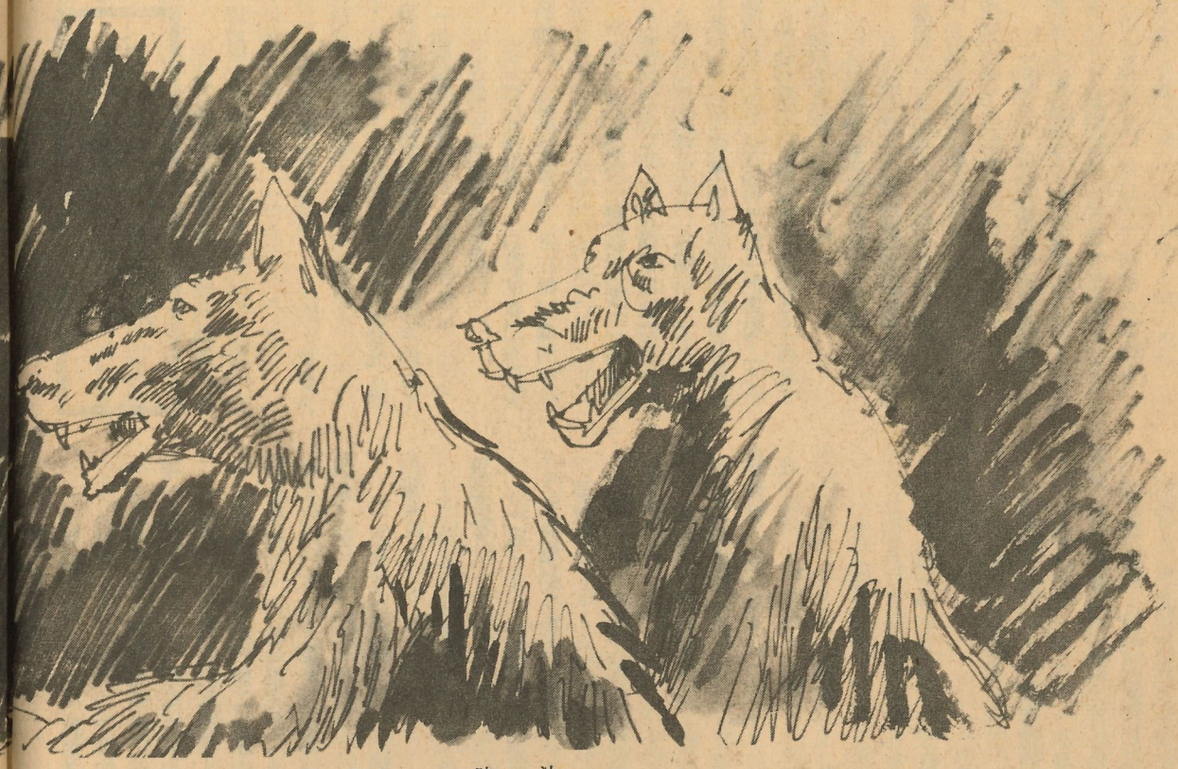
「去吧！」呂奇的語氣有些軟弱。

「呂奇先生，」霍金斯又轉移了目標。「我能看看你的護照嗎？」

「當然可以。」呂奇交出他的護照。

霍金斯略微一瞥，就將護照放進了衣袋，以職業性的語氣說：「對不起！在這件謀殺案未偵破之前，請你繼續在這兒觀光遊覽吧！」

呂奇聳聳肩，沒有表示異議。對於這種隨時都會臨頭的麻煩事他早已司空見慣。再說，走不成，反而使他增加了將這件案子弄個水落石出的雄心。（未完・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燕王朱棣的七百死士以司馬長安爲首攻破南宮城，直趨禁宮，他受命要將皇帝朱允炆抓起來。皇帝倉忙出走，由定遠侯盛北川、長興侯魏初派親信賀冲、張傑接駕南下，被七重天山賊刼駕，張傑被害，山賊索黃金勒贖皇帝，盛北川、魏初派郭安上七重天打探，被司馬長安截殺，無法和山賊聯系。七重天是一片原始森林，濃蔭蔽日，第一重到第七重天都是削壁懸崖，司馬長安雖有七百死士，也無法登上，只有在山下放哨，阻止盛北川魏初救援皇上，盛北川派郭安去聘請孫鳳翔到來援助……

飛燕金刀

黃鷹・文
可飛・圖

送金上山　攔途截擊

孫鳳翔隨即喝問：「司馬長安在什麼地方？」

那個人一聲不發，孫鳳翔接一聲斷喝：「說——」

語聲甫落，他頎長的身子突然「一鶴冲天」，疾往上拔起來，與之同時，那個人上身冒起了縷縷白烟，兩股毒汁從腋下射出來。

他雙臂雖斷，仍可以擠破藏在腋下的兩個毒囊，毒汁部份射出，部份流下，衣服肌肉觸之消蝕，孫鳳翔若非及時發覺，反應敏捷，是必也很麻煩。

那個人慘叫聲中一縷黑血從嘴角淌下，他自知無望，所以隨即咬碎藏在口裏的毒藥自盡。

孫鳳翔人在半空，剩下那三個綠衣人當然不會錯過這個機會，三條鈎繩飛出，暗器接出手。

那些暗器才飛到一半便落下，他們的腕力當然不會這麼弱，只是在暗器要出手的剎那已先中了暗器，一身氣力已差不多給完全打散，出手的暗器所以非獨乏力，而且失了準頭。

郭安等二十四人旋即在周圍現身。

三個綠衣人倒下，孫鳳翔金刀亦已砸飛了繩鈎，飄然落下來，目光一轉，落在郭安面上，冷笑：「是你！」

「孫兄久違。」郭安抱拳。

孫鳳翔金刀一轉，回到腰帶般纏在腰間的刀鞘內，道：「你還是在盛北川那兒？」

「盛侯爺忠君愛國，勤政親民，姓郭的心服口服。」郭安正色道：「能夠追隨盛侯爺做幾件有意義的事，更不枉此生。」

「是麼？」孫鳳翔又一聲冷笑。

「盛侯爺希望能夠請孫兄到府中一聚。」

「姓孫的不慣與官府中人打交道。」

歷史俠義故事

「這件事與司馬長安有很大的關係。」

「司馬長安與我，與你們是兩回事，沒有必要混爲一談。」孫鳳翔轉問：「你們殺掉司馬長安那三個手下，要我多少錢？」

郭安笑笑道：「我們殺他們只因爲他們是司馬長安的手下。」

「與我一些關係也沒有？」

「以孫兄的武功，我們即使不出手，那三個人也不能夠傷着孫兄。」

孫鳳翔只是冷笑，郭安反問：「孫兄殺他們不知道又有多少好處？」

「感到很快樂。」

「不是爲了錢？」郭安接笑問。

「這是我最感遺憾的一件事，他們投靠司馬長安也是他們的不幸。」

「我們的出發點雖然不同，最終的目的還是殺司馬長安，又何妨携手合作？」

「這可是盛北川的意思？」

「侯爺希望孫兄明白三件事。」郭安緩緩道：「一是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其次有我們對付司馬長安的手下孫兄大可以全力對付司馬長安，還有侯爺爲了酬謝孫兄的幫忙，準備了一份厚禮，而事成之後，只要孫兄有興趣，一官半職，絕不成問題。」

孫鳳翔沒有作聲，面容似乎已沒有那麼冷，郭安又道：「反正孫兄非殺司馬長安不可，又何樂而不爲？」

孫鳳翔緩步踱了開去，終於道：「做官姓孫的不感興趣，至於酬金，不知道盛北川可知道，我的價錢一向高得很。」

「這一點，孫兄大可以放心，侯爺的出手一向都很闊綽。」

「他是否現在要見我？」孫鳳翔腳步一頓。

郭安有一些詫異道：「孫兄好像已知道是什麼回事。」

「我只知道，司馬長安是燕王朱棣座下的死士統領。」

× × ×

長夜終於消逝，燈光如水，盛北川仍然在大堂上，本已有些疲倦，聽說郭安已請得孫鳳翔，立時又精神大振，急迎了出去。

郭安施過禮，退過一旁，孫鳳翔背負雙手，並沒有任何表示。

盛北川上下打量了孫鳳翔一遍，道：「孫鳳翔。」

「盛北川？」孫鳳翔這才打量盛北川。

郭安沒有理會，他知道盛北川的脾氣，也知道孫鳳翔是怎樣的一個人。

「你總算是沒有令我失望。」盛北川隨即大笑。

孫鳳翔卻道：「至於你是否會令我失望，我卻是正要知道。」

「一萬兩黃金，你意下如何？」

孫鳳翔一怔，大笑。「郭安沒說錯，你果然闊綽得很。」

「孫公子同意，事情便這樣決定了。」

孫鳳翔一旁坐下，問：「侯爺要我怎樣做？」

盛北川反問：「這件事情以你看是那方面對？」

「有什麼關係？」

「人生數十寒暑，能夠做幾件有意義的事總是好的。」

孫鳳翔沉吟了一下。「你是說錯在燕王的了？」

「也不是全錯。」盛北川微哂。「洪武三十一年五月皇上登基，大赦天下，改元建文，當時只得二十一歲，畢竟生長宮廷之內，對國家的情勢知道得並不多，一切都聽信老師太常寺黃子澄。」

「這個人據說並不是好人。」

「也不是壞人，只是個愚人，以爲漢朝有過一次七國之亂，本朝也必會有一次，除非朝廷能夠防患於未然，所以保薦兵部侍郎齊泰，說治兵如何了得，皇上於是升齊泰爲兵部尚書，實則這個齊泰所懂的不過一些將校與邊塞地名，皇上接又任黃子澄兼翰林學士，與齊泰『同參軍國事』，有了這個名銜，便成了事實的宰相，不到一年，先後廢了周、齊、代、岷、湘五王。」

孫鳳翔沉吟着，說道：「湘王好像還自殺了。」

盛北川頷首。「這五王倒還罷了，他們實在不該動燕王的腦筋，即使眞的非動不可，也不能胡來，必須有一個完善的計劃，操之過急，那是自討苦吃。」一頓一歎。「燕王最初其實也並無反意，他有的只是一個宮城，兵只得三個護衞，總數不過萬五千人，又被朝廷抽去精銳，調往多倫，所以他雖然對帝傳位於孫不傳給他這兒子深感不滿，亦無可奈何，皇上與齊泰若處理得當，讓他安心作一個太平盛世的親王，不去逼他，也不致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孤注一擲。」

孫鳳翔道：「燕王逼反，人所共知。」

「先帝駕崩，他南下奔喪，被朝廷搖駕，已是不該，五王被廢之後他裝病裝瘋，朝廷還要追殺他屬下大將官，再包圍宮城，又焉能不反？這場仗打了三年，只苦了百姓。」盛北川長歎一聲。

「六月乙丑日京城失陷，據說皇帝縱火自焚，已死於非命。」孫鳳翔深注盛北川。「這可是事實？」

「你說呢？」盛北川反問。

「司馬長安本就是燕王屬下死士首領，現自親率大批死士南下，不保護燕王，卻跑來這裏拿人，除了皇帝，還有什麼人值得他這樣緊張？」

盛北川道：「他們在七重天周圍設下重重埋伏。」

孫鳳翔劍眉一揚。「侯爺可知道七重天是什麼地方？」

「賊巢。」盛北川有些無可奈何。「城破之日皇上在我們的人保護下逃出來，途中却不愼誤投黑店。」

「那必是元字號的店子。」

「朝廷中人那知道這許多？」

孫鳳翔笑笑。「元寶這一次是必開心得要命。」

「命還在。」盛北川搖頭。「我看他却快將要瘋了。」

孫鳳翔輕「哦」一聲。「你這樣說他，要的贖金當然是一個極驚人的數目。」

「黃金三十萬兩。」盛北川歎了一口氣。

孫鳳翔本來是一個很冷靜的人，仍然嚇一跳，嘟喃道：「看來他眞的有些瘋了。」

「三十萬兩固然是一個問題，但最成問題的還是司馬長安已封山。」盛北川沉聲接道：「所以我們必須借助孫公子的大力幫忙。」

郭安這時候才插口：「以孫兄對付司馬長安的經驗，當然知道弱點所在，要進去應該不是一件難事，而以孫兄的一身本領，要上七重天也應該易如反掌。」

孫鳳翔道：「你們是要我說服元寶，並肩携手護送皇帝出來？」

盛北川道：「屆時我們裏應外合，要衝出司馬長安的封鎖應該是很簡單的事。」

孫鳳翔搖頭。「你們却是不清楚元寶這個人如何固執。」

郭安道：「所以孫兄最好能夠說服另一個人。」

孫鳳翔霍地轉身盯着郭安。「你知道的事倒還不少。」

郭安道：「孫兄有一位好朋友高遠，與元寶是生死之交，有他的一句話，元寶一定會答應。」

「那你們去找高遠就是了，何必多此一舉？」孫鳳翔冷笑。

「高遠有誰不知對官府中人全無好感，孫兄與他却也是生死之交，也只有孫兄才能夠說服他。」

孫鳳翔只是冷笑，郭安又道：「事非得已，孫兄……」

「只付出萬兩黃金便要買這麼多人的命，侯爺亦可謂精打細算了。」孫鳳翔冷冷的望着盛北川。

「孫公子莫要誤會。」盛北川忙道：「萬兩黃金只是孫兄的酬勞，至於高公子，我們也絕不會虧待他，七重天元寶方面我們也希望他能夠明白，我們的能力到底如何。」

孫鳳翔面容稍寬。「如此一來，侯爺只怕難免傾家蕩產，一無所有。」

盛北川淡然一笑。「燕王若一統天下，本侯亦一樣。」

孫鳳翔轉問：「朱允炆這個皇帝眞的值得侯爺這樣犧牲？」

「這個皇帝如何，孫公子未必清楚，但燕王是怎樣的一個人，孫公子相信多少也知道一點兒。」

「我只知道司馬長安胡作非爲，燕王非獨不加管束，還引爲心腹。」

「不知其主，先看其臣，天下若是落在燕王手中，不堪設想。」

「我只管將皇帝交到你手上。」

盛北川道：「這已足夠，那一萬兩黃金孫公子可是現在要？」

「將皇帝交到你手上再收也不遲，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人短欠過我的。」

盛北川一笑長揖，道：「多謝孫公子鼎力幫忙。」

孫鳳翔偏身避開，道：「我與侯爺素未謀面，所以答應做這件事完全是因爲侯爺出了一個令姓孫心動的價錢。」

「不管怎樣，孫公子肯插手這件事，本侯已感激得很。」

孫鳳翔淡然一笑，長身而起，舉步前行，盛北川又道：「一切拜託。」

「放心。」孫鳳翔頭也不回。

盛北川道：「郭安替我送孫公子一程。」

郭安方待起來，孫鳳翔已一聲：「不必——」身形再一快，消失在堂外。

盛北川目送消失，一會才轉問郭安。「長興侯府那邊可有什麼消息？」

「沒有，也沒有聽到他張羅金子的消息，看情形，他是要退出了。」

「難說——」盛北川歎息，頓口道：「二十七萬兩黃金到底不是一個小數目。」

「越有錢的人不成便越吝嗇，越貪生怕死的？」

「你錯了，這個人絕不吝嗇，否則絕不會有那麼多人追隨他，也絕非貪生怕死那種人，所以才會與我們一同前往金鷄口迎接皇上。」

「那天他卻是未免走得快一些。」

盛北川道：「那只有兩個可能，一是他絕對拿得出那個數目的金子，一是他另有妙計將皇上救出來。」

郭安詫異的望着盛北川。

「我們既沒有他的人多勢衆，也沒有他的富有，那若是他一個人可以做得到的事情，爲什麼還要跟我們合作？」

郭安脫口道：「他看來……」

「只是一個很平庸的人，這也是他最可怕的地方。」盛北川歎息。「我從來就不敢看輕這個人。」

「屬下完全看不出。」

「這個局面，皇上身旁也的確需要一個他那樣的人。」

× × ×

魏初父子也一夜未歇，在他們的前面放着六塊四四方方，金光閃閃，大得驚人的金塊，不遠的地方，一羣大漢正在將一鍋灼熱的金汁傾進模子裏。

那個模子很奇怪，當中以金架承放着一塊老大的鐵塊，金汁傾下，迅速將那塊鐵塊包裹起來。

魏初父子面前那六塊金塊也都是用那樣的模子弄出來，金鐵加起來恰好是三萬兩一塊。

那樣子的金塊魏初要十塊，合共三十萬兩，其中黃金只佔三萬兩，當日在金鷄口，他便已想到這個好辦法的了。

「我敢說元寶有生以來從未有過三十萬兩黃金到手，也從未見過這麼大的金塊。」撫着金塊，魏初由心笑出來。

魏金鵬道：「爹爹也算準了他看見這些金塊一定會歡喜若狂，捨不得繫開來看清楚？」

魏初點點頭道：「三萬兩黃金，其實還是太多了，但黃金的外層造得厚一些到底比較安全。」

魏金鵬沉吟地接道：「孩兒還是有些不明白。」

「你是問何以不跟盛北川合作？」

「爹爹不是說過與這人聯手天下無敵？」

「這是事實。」

「那爹爹一定是發現他目前並無什麼可以利用之處。」

「我只是不想跟着我的人發覺他才是領導之才，弄到錢我用了，人我找來，卻全都由他支配。」魏初笑笑。「只要皇帝在我們手上，可是不愁他不來歸順，而先入爲主，大家便得聽我的。」

「孩兒佩服。」魏金鵬這的確由衷之言。

魏初接問：「你師父那兒可有消息？」

「孩兒正是來告訴爹爹，師父已到了，現在在書齋等候。」

× × ×

書齋幽靜而古雅，與長興侯府的其他地方截然迥異，也是魏初接待高人雅士的地方，魏初從來就不喜歡別人將他看得太庸俗。

接待青城派的掌門無極沒有比這更適合的地方了。

紫几上銅鼎一個，檀香一縷，經久不散，無極在雲床上彷彿已坐化，半個時辰下來，一動也不動，他鬚髮俱已花白，挺了一個髻，用一根白玉簪穿着，長鬚三綹及胸，修剪得整整齊齊，一身道袍亦是乾乾淨淨，面容清癯，儼然一個出塵脫俗，與世無爭的得道之士。

門開處，魏初走了進來，隨即走到無極面前，道：「有勞道長等候，幸勿見怪。」

「侯爺言重了。」無極緩緩張開眼睛，目光有如閃電，清亮森寒。

魏初目光與之接觸，不由心頭一凜，他早就知道這個道士一身內外功已到了登峯造極的境界，也所以才會十二歲便將獨生子送上青城山，拜在這個道士座下。

青城是名山，也被稱爲道家仙山。

道家祖述黃帝，據說黃帝時代有位眞人叫寧封的住在青城山，黃帝曾向他請教龍橋飛行之道，封寧封爲五岳丈人，所以青城山又名丈人山，是五岳之岳，事載玉匱經，也是青城最老的典故。

始創道教的張天師道陵也是在青城山斬草除溷，講授丹經，白日沖舉。

有了這兩個典故，再加上太上老君青城山奔馬的傳說，註定了青城爲道家仙山的命運，而青城派的劍術，長久以來在江湖上也佔重要的一席位，關於青城派劍術的傳說有些已接近神話。

也因爲青城派劍客大都淡薄名利，甚少在江湖上露面，那些曾經試圖一統武林的梟雄，亦犯不着去闖上清宮，是以青城派劍術到底如何，一直就是一個謎。

青城派擇徒亦極嚴，也所以在江湖上行走的弟子每一個都能夠闖出一個不小的名堂來。

魏金鵬能夠投入青城派，又拜在掌門無極座下，據說全都是魏初之力，至於他憑什麼說服無極，卻是無人得知，這看似是一件小事，已足以表現出魏初的過人之處，現在他甚至將青城派的掌門無極也請下山來。

以無極的地位，當然絕不是魏金鵬只憑師徒之情所能夠請得動。

無極的到來也沒有驚動任何人，否則以盛北川消息的靈通，又怎會全無消息？

掌門下山原是一件大事，只有無極才能夠令派中上下守秘不宣，也只有魏初才能夠這樣將無極請來。

一路上，無極大部份的時間都是在馬車內，長興侯府也有一條秘道不爲人知，無極就是由這條秘道進來。

青城乃名門正派，無極以一派之主之尊，竟然答應經由這條秘道進出，當然是因爲魏初開出來的條件，足以令這個老道士放棄個人的尊嚴與原則。

魏初並不是第一次面對這個老道士，知道這個老道士的固執，也早已試出這個老道士的弱點，只是還不能太肯定，一直到現在看見無極。

現在無極雖然擺出一副凜然不可侵犯，高不可攀的樣子，在他看來亦不過鷄蛋殼一樣，一戮即穿，他當然不會在這個時候戮穿這個蛋殼，而且表現得極其尊敬，當即道：「道長乃世外高人，本侯原不該以俗事相擾，只是事關國家興亡，而沒有道長的幫助亦解決不來。」

這番話無極顯然受用得很，微笑道：「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侯爺也毋須這樣客氣。」

魏初佯歎道：「只是好像道長這般明理的人卻不多，皇上深居簡出，朝中小人當道，道長一向又不求聞達，否則國師一職，早非道長莫屬。」

無極目光又一亮，轉問道：「侯爺已經準備好那些黃金的了？」

「只等道長到來。」

「侯爺放心，這件事包在貧道身上。」

「皇上一日不脫險，各地官員一日不會表明態度，難保有人與逆賊暗通消息，所以本侯不能夠公然有所行動，這一點，希望道長能夠諒解。」

無極點頭道：「貧道若是不明白這個道理，也不會經由秘道進來。」

魏初連聲「抱歉」接道：「午後本侯會佯作巡視附近的情形，引開別人的注意，道長也就趁這個機會與犬子護送黃金由秘道離開。」

無極拈鬚微笑道：「貧道這次下山，還有十二個弟子隨行，俱都有一身武功，多少也應該有些幫助。」

魏初撫掌道：「九大門派的弟子若全都像青城弟子這樣就好了，道消魔長，眞是人心不古。」一頓接又道：「有待道長拜爲國師之後，加以整肅。」

無極脫口道：「非加整肅不可！」

他雖然沒有說出口，這句話已儼然以國師自居，說及黃金他無動於中，不好利是肯定的了，但是名一關，顯然還未參透。

國師一職，實在是武林中人至高無上的榮耀，貴爲國師，非獨個人，整個門派也會風光起來，無極等這個機會，也不知等了多久，所以收魏金鵬做徒弟，未嘗不是爲將來擠身朝廷鋪路，他本來是一個超凡脫俗的有道之士，現在却變得如此淺薄浮躁。

魏初每一句話都聽得很清楚，心中儘管得意，表面上一些也看不出來，盛北川實在沒有看錯，這個人實在厲害，然而到這個地步，還是他意料之外。

× × ×

樹林內今天有風，枝葉不住的作响，轔轔車聲再加上馬蹄聲脚步聲，靜寂的道路便變得熱鬧起來。

無極魏金鵬雙騎走在最前，魏金鵬始終並無發現，無極本已肅穆的面容越來越肅穆，嘴唇嗡動着，彷彿在說什麼，只是沒有發出聲音來。

魏金鵬沒有在意，突然在意，詫異道：「師父，怎樣了？」

「你眞的毫無所覺？」無極歎一口氣。

「什麼？」魏金鵬更詫異。

「你出身富貴人家要你專一原就不容易，」無極目光一轉。「可歎你那些師兄弟也毫無所覺，這件事了結之後，非要他們好好的去苦修一段日子不可。」

那十二個青城派弟子分成兩組，一組在當中，一組押後，看見無極望來，都露出詫異之色。

無極突然一舉左手，車子與人一下子全都停下來，一個年紀較大的青城派弟子即時一揚首，雖然沒有作聲，但分明已有發現。

魏金鵬一見恍然。「這附近藏有人？」

「到現在爲止，爲師已聽到了三十七個人的呼吸。」無極方才原來是在數着那些人的數目。

魏金鵬面色一變道：「莫非是七重天放哨的？」

「放哨的若是也如此本領，這窩山賊絕對可以縱橫江湖。」無極冷然一笑。

魏金鵬心念一動再動。「那我們……」

「先叫他們滾出來。」

魏金鵬立即振吭大呼：「埋伏道路兩旁的人聽着，都給我們滾出來！」

沒有回答，什麼反應也沒有，魏金鵬接呼道：「我們是送金子來贖皇上的。」

「是姓魏的還是姓盛的。」終於有聲音在前面傳過來，「姓魏的！」魏金鵬盯着聲音來處。

一個錦衣人在那邊十丈外的一株大樹後轉了出來，道：「人說姓魏的富甲南天，果然不錯。」

這個人三十來歲，相貌冷俊，帶着一股難以言逾的邪氣。

魏金鵬雖然沒有無極的見識，亦看出是一個高手，道：「閣下怎樣稱呼？」

「有人叫我司馬無情，司馬閻羅，我本來卻是叫司馬長安！」

「司馬長安？」魏金鵬面色大變，大呼：「各人小心！」

司馬長安窪即一揮手，一聲：「殺！」

語聲甫落，無極那邊已然離開馬鞍，一道閃電也似射向司馬長安。

無數暗器同時四方八面射來，那些青城派弟子還可以應付，推車的趙子手及與護送鏢師在暗器網中紛紛倒下。

那些青城派弟子的坐騎亦無一倖免，他們都總算沒有辜負無極一番教導，全都平安躍下，從暗器網中越過，竄入樹林內。

無極身形才射出五丈，一張巨網已當頭撒下，眼看他便要撞進網內，他射前的身形突然直墮下來，在巨網還未落在地面之前，從網底倒掠出來，數十點寒光同時打在巨網上，司馬長安那邊同時失去了踪影。

魏金鵬亦下了馬，暗器中穿過追到無極的身旁，一腳才踏實，足踝倏的一緊，一個身子便頭下腳上的給繩子吊起來，暗器跟着射至，無極眼快手急，左手食中指一併一劃，「噹」的將繩子劃斷，右手衣袖接飛捲，射來的暗器盡被捲飛，再一揚，將接着射來的另一批十數

枚暗器捲住，反射回去，打進枝葉叢中，兩個綠衣人慘叫着應即從那裏飛墮下來。

無極冷哼一聲，目光一掃，一個青城派弟子滿身鮮血，從林中仆出，身上遍插暗器，背後一支長矛穿心而過。

魏金鵬身形落回地面，猶有餘悸，目光及處，脫口一聲：「董師兄——」

無極面寒如水，道：「適我來！」身形暴長，直往林內撲出，魏金鵬長劍一展，緊跟在無極身後，暗器追射，都被他以劍擊落。

那些青城派弟子已經與林中的綠衣人展開惡鬥，無一不處於下風，樹林中暗器雖然少了，他們的處境反而更惡劣，綠衣人非但藏得巧妙，一出手更必定是殺着，十二個青城派的弟子，已倒下五個，剩下的七個有兩個顯然已身受重傷，他們不錯有一身好本領，臨敵經驗到底不足，何況現在遇上的，都是燕王座下百中選一的死士。

那些死士武功沒有他們好，卻都能掌握那剎那空隙，發出致命的一擊，也都能充份發揮所携帶的每一種兵器暗器的長處，而且有足夠的人可以二對一，三對一，甚至二十對一，三十對一。

他們有從泥土裏冒出來，有從樹上撲下，一身青綠色與樹葉混在一起，不容易察覺。

無極只看一眼便知道這個環境不宜久留，再不走，他縱然可以應付得來，座下弟子只怕得完全喪命，若是連魏金鵬也倒下，就讓他殺盡那些綠衣人，國師的美夢只怕也會成空，一想到這個問題，他不由回望魏金鵬，與之同時，一株老樹的樹幹突然倒落了一大片，疾往魏金鵬後背撞來，他來不及開聲警告，身形暴退，右掌一探拍在那片樹幹上。

那片樹幹應掌碎裂，一支長矛緊接刺來，握在一個綠衣死士的手中，他也就藏在那株老樹的幹內，看準了魏金鵬，左掌將擋在身前的那片樹幹推撞向魏金鵬後背，同時撲出，一矛插下，這一矛現在便變了刺向無極，還未刺及，碎裂的樹幹已撞上他的胸膛面門，硬硬將他撞飛了出去。

地面的一叢樹木旋即冒起來，一個背插樹木的死士一躍而起，暗器急打，右手長矛緊接扎向無極後背。

無極右手衣袖捲住了暗器，左手衣袖跟着捲在長矛上，一抖，那個死士鬆手不及，連人帶矛飛上半天，無極右手衣袖的暗器接打在他身上。

一陣馬蹄聲即時傳來，夾着趙冲的呼喝聲，他們押後的一夥，看見前行隊伍遇伏，當然急急趕來搶救。

無極一聽便知道什麼回事，冷然搖頭，道：「金鵬不要離開我身旁。」

魏金鵬這個時候又怎會不知道危險，應聲緊跟在無極身後，無極腳步不停，向被圍的弟子走去，以他的輕功，絕對可以一縱掠過去，那些暗器埋伏未必能夠追得上他的身形，但魏金鵬卻一定跟不上。

那不過五六丈距離，却已有六重埋伏，無極以袖捲飛了四撥暗器，擊殺了三個死士，才來到那個包圍，重傷的兩個弟子已倒下，剩下的五個又倒了下一個，其餘四個聚在一起，正在抵擋來自四方八面的襲擊。

無極才接近，兩個死士已轉身向他攻來，長矛短刀左右攻至，另一個殺手同時曳着繩子從樹上撲下，無極袖一揚，將自上襲下的死士捲飛回去，身形接長，中指一伸，正點在右面死士的眉心上。那個殺手也不知刀矛如何落空，眉心一痛，身子便倒飛出去，撞在另一個死士的背上，眉心赫然多了一個圓洞，鮮血箭射而出，那個給他撞上的死士亦口吐鮮血，倒仆地上。

無極身形未盡，筆直攻前，擋者披靡，他沒有用兵器，雙手卻比任何兵器還要厲害，一指點出，未及肌肉便能點出一個血洞來，內力之强勁，不可思議。

包圍着那四個青城弟子的死士迎着無極一飛撲出去，無一倖免，四個青城弟子精神大振，迅速擊殺了三個死士，魏金鵬旋即加入戰圈。就在此際，無極面容一沉，霍地轉身，一道金虹同時飛至！

司馬長安終於出手了，曳着繩子自四丈外飛來，丈許長的一條軟鞭抖得筆直，凌空飛刺向無極。

那條軟鞭金光閃閃，嵌着三組蛇鱗也似的金片，顯然都非常銳利，迎風一片片抖開，發出刺耳已極的破空聲响。

司馬長安絕少用軟鞭，那是他的獨門兵器，能夠迫他用出來的人並不多。

無極長袖展開，疾迎了過去，一觸之下裂帛一聲，他的袖子竟然給撕下了一片來。

「好——」無極沉喝一聲，袖再揚，捲起了插在地上的一柄長劍，射了出去，司馬長安冷笑，身形急落，長劍閃電般射過，他方才抓着的那條繩子劍光中突然斷去，長劍再飛前一丈，「奪」地插在一株樹幹上，直沒入柄！

這一劍之勁實在驚人，司馬長安一眼瞥見，心頭大凜，金鞭卻沒有停下，一抖直插向一個青城弟子的胸膛，鞭未到，四十九片蛇鱗突然從鞭上脫出，那個弟子意料之外，揚劍急擋，已慢了半分，蛇鱗飛射下鮮血激濺，倒了下來，旁邊另一個咽喉亦中了一片，慘叫倒下。

魏金鵬與另兩個弟子急上搶救未及，無極也一樣，叱道：「卑鄙！」疾撲向司馬長安。

他身形雖快，司馬長安也不慢，左手銅管出現，機簧聲响，一支鐵鈎曳着繩子射出，身形同時亦往上拔起，繩鈎一射四丈，司馬長安一拔三丈，鈎掛上樹梢，再拔三丈，離開地面已六丈，無極輕功雖好，卻拔不到這麼高。

司馬長安狂笑中金鞭再抖，又是四十九片蛇鱗射出，迎頭向無極罩落。

好一個無極，半空中身形不變，背插古劍終於出鞘，龍吟一聲，秋水一泓化作光面，迎向蛇鱗，一陣「叮叮」聲响，蛇鱗散盡，無極身形落下，面罩寒霜，一劍横胸，立在剩下那三個弟子身前。

魏金鵬面色蒼白，那兩個面色亦甚是難看，二十來個死士已將他們包圍起來，就像二十來條豺狼，更多的死士在樹後樹上出現，司馬長安更有如一條毒蛇，居高臨下，蓄勢待發。

慘叫聲不住在林外响起，一個人慘叫着闖進來，正是趙冲，一身鮮血，奔不了幾步，已經在亂矛中倒下。

無極目光及處，暗疑在心中，他是歎息自己的自負，否則先着人探路，又怎會落到這般田地，他一向自負甚高，這一次總以爲手中一劍再加上魏金鵬等十三個弟子，已足以解決一切，那知道七重天未上，便幾乎全軍覆沒，對他來說這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前所未有，外表雖仍能保持平靜，眼神已開始變化，憤怒憂慮，兼而有之。

魏金鵬等了一會，道：「師父，我們得走了。」

若是平日，無極必會痛斥，現在他只是眼角的肌肉顫抖一下，終於道：「你們三個不要離開我太遠，跟着我，往外闖！」

語聲一落，他左手輕抓右手衣袖，腳步横移，緩步外闖，三個死士迎上來，一個立即被斬開兩邊，劍再引，另一個亦攔腰兩斷，他的劍式看來很簡單，卻眞的已到了返璞歸眞的地步，雖然簡單，無懈可擊。（未完・二）

司馬洛傳奇故事

血戰金山

辨證遺物 發現金幣

馮可嘉・文
飛・圖

那架單引擎的小飛機在空中飛着。

飛機雖然小，也是可以飛得相當高的，那是說，在人的肉眼看來。從飛機上望下來，地下的屋子是比火柴盒更小了，祇是有顏色的一個小點，假如屋子的顏色是與周圍的地面差不多的話，這屋子便不容易看到。

在飛機上的人却沒有心情向下面望。從地下望上去，一架飛機在空中飛過，祇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在這個時代，飛機是那麼普遍的東西，也很難有人會因爲看見飛機而感到大驚小怪了。但是飛機上的情形則是並不尋常的。

飛機的前頭有兩個人負責駕駛。飛機的後面則有兩個人坐着，其中一人得意地微笑着，另外一個人則是垂頭喪氣。兩個人的神情之各走極端，也是有一個明顯的理由的。微笑的一個手上拿着一把手槍，而另一個垂頭喪氣的人則是給這把槍的槍咀對着。而且，這個人的雙手還是給用繩子縛在後面。

拿槍的人因爲有繩子，所以槍祇是在手中鬆鬆地拿着。他也因此覺得不妨吸一根香烟。

他把香烟點上了，槍咀離開了那被縛的人。那被縛的人說道：「可以給我一根嗎？」

拿槍的人想了一想，聳聳肩說：「好吧，這樣，你就不能够說我是對你不人道了！」

他拿了一根香烟，上前一步。飛機在飛行中到底是不大穩定的，他的脚步有點浮。

那被縛的人雙手忽然拿到面前來，一手把他的槍推開，另一手則執住他的衣襟把他拉前。原來手上的繩子早已掙脫了。

拿槍的人知道上當了，但也遲了。那人的膝從下面升上，頂中他的胯下。他叫了一聲，槍已給奪走了，人也軟下去。胯下給這樣一撞，實在痛苦難當。

他這一叫使前頭的人轉過來。其中一人要把持飛機；另一人則是有空的。他的手上出現了一把槍。後面這個人首先放了一槍，前面那人連忙伏下去，槍彈穿過機頭的玻璃出去了。

「別亂放槍！」前面那人叫道，「我不會開飛機，你打中了機輪，我們都完蛋了！」

「我也不會開飛機，」後面那剛脫了身的囚徒說，「所以你也不要亂來！」

「你逃不了的！」前面那人叫道，「難道你以爲我會把槍丟下！」好在他那裏有鋼板的間隔遮住，不然對手根本不會跟他講話，就給他一槍，然後威脅機師了。

「你們乖乖地把飛機降下去好了！」後面那人說。

「這附近沒有可以降落的地方！」機師說。

「你找一個地方好了！」後面那人說，「在你們的目的地降落，那裏有你們的人，我也脫不了身！」

「讓我們好好地談談吧——」前頭那槍手這樣講着時手忽然迅速伸出來一動，通往機頭那度僅可容一人通過的鋼門就「砰」地關上了。

「不要亂放槍，」那人在裏面叫道，「射中機師你就沒命了！」還是那一套。

那片鋼板並不很厚，槍彈也許可以穿過的，但是阻擋了視綫就不能够瞄準了。而且後面那個人也不能够走過去推門或者把門鎖轟開，這樣做是很容易上當的，最可能的就是他會給門內的人先開槍射中。

看來情形就是這樣僵持着了。而飛機可以繼續飛行，飛到目的地，那麼後面那個人還是逃不了的。

但是後面那個人亦是有他的計劃的。既然前頭的人不敢現身，他就自由了。那個本來監視着他的人已經昏迷在地上。他

把架子上的一隻小小的羊皮袋子抓起來，掛在肩上，並且把羊皮袋的帶子打了一個結收緊了，以使他束緊在身上不會掉下來。然後他再找到了一副降傘，縛在身上。

憑着這降傘，他就可以離開飛機，降到地下去。這飛機又不是戰鬥機，沒有發射機關槍的能力。即使前面那兩人發覺了也是無奈他們。要是用飛機撞降傘，那就會同歸於盡，假如低飛去用手槍射擊一個正在跳傘的人，命中的機會也是非常之微的。

這人是會跳傘的。前頭的人也許不知道吧？他得意地微笑着走過去打開飛機的門。大風吹進來。他望望下面，飛機仍然是在很高的高度飛行着，正適合他跳傘。跳傘祇是怕會太低，降傘未能及時張開，抵消他下墜的衝力。

那個給擊倒了的人呻吟一聲，掙扎着抬起頭。

那戴上了降傘的人已準備跳出去了。這個人咬着牙從腿上的褲管之內拔出了一把刀子，奮力一擲出去。那人正在此時一跳。刀子到達了，刺中他的背部，但是因爲他的背上有那隻降傘的背包擋着，所以刀子並沒有把他刺傷。

他跳了下去，不見了。

那個人留在飛機上軟弱地伏着，沙嗄着聲音叫喊。但是飛機的引擎聲使機頭的人聽不到他的叫聲。

跳傘的人直跌下去，飛機則繼續向前飛，人與飛機之間的距離，在幌眼之間就已拉得很遠了。

跟着飛機已看不見了，而飛機就是折回來也不容易找到他了。雖然降傘張開之後就可以找到，但是太低的時候，飛機是不便轉動的。

那個跳傘的人一面下跌一面得意地微笑着。他的手腕上並沒有高度錶，但是他大致上也可以判斷的。

他把繩子一扯降傘便從他的背上噴出去，張開口在正常的情形之下，降傘一張開便會使他下跳的速度慢下來了。然而現在這却似乎並不是正常的情形。他發覺降傘把拉得轉了一個身，好像有什麼斷掉了。本來兩肩都有帶子吊着的，現在祇剩下一邊肩膊。另外一邊肩膊的帶子已斷了。

那刀子！那刀子擲過來時刺斷了一條帶子。這樣想着時，另一邊帶子也從他的肩上脫走了。降傘與他脫離，好像一朵橙色的花似地上升，他的人則繼續跌下去。

他大聲尖叫起來。

但在這種情形之下，叫也是沒有用處的。在空中，不會有人聽到他呼救，而且就是聽到，也是沒有辦法可以救他的。這個人就這樣直向地面跌下去。

天空是那麼濶，地面也是那麼闊，區區一個人，看上去顯得是那麼渺小的。他好像是一粒微塵，正在飄。

不過實在他的重量還是沒有改變的。他還是一個接近二百磅重的人，還是一件非常重的東西。然而這件東西却是血肉之軀，並不是硬的。

地面却是比他的身體硬得多的。

一個人從高空跌到地上的時候，會出現一種奇怪的情形，那就是整個人不見了。血肉之軀與泥土一撞，血肉和骨頭都全部不見了。

這個人是落在一片泥地上的。

這片泥地是在接近一條公路的一個地方的。這條公路上有汽車來往。有一個駕着汽車的人是看着這個人跌下來的，他亦可以看到那朵張開了的降傘因爲沒有一個人的重量在下面墜着而越飄越高，越飄越遠。因此他也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老天！」他叫着，連忙把車子駛離公路，使到這個人墮落的地方。連忙下車去看看。

這個跌下來的人已經不見了。泥地上祇有一個人形的洞，又不是很深，可以看得出這個人並不是鑽進了泥土下面去的，雖然表面上看來不免會有這種懷疑。

「老天！」這個駕車的人呻吟地叫着，「老天！」

跟着他就蹲在那裏嘔吐起來了。

× × ×

然後就是警方來了。看到了這樣一件事情，必然是會驚動警方的。

軟的東西，經過這樣一跌之後都沒有了，而且那人的身上也顯然是沒有什麼證明文件携帶着的，所以他的身份是不容易查出來了。不過，金屬的東西，則是不會因爲這樣一跌而化掉的。這個人身上的硬物包括一隻手錶，當然已經扭曲碎裂得不成樣子，還有一顆黃金的寶石指環，大致上是完好的，那上面有一顆紅寶石，鑲成一隻甲虫的樣子。

此外有四枚純金的金幣。看來是裝在一隻縛在他的腰間的羊皮袋子裏的。羊皮袋子也是軟的東西，不過因爲太軟了，所以反而還有部份存在着。那四枚金幣則因爲這一跌而壓得扭曲了，由於金是在金屬之中比較軟的一種。不過還是可以看得出這是一種罕有的金幣，單單是黃金的價值就已經不菲了，而且古董的價值方面也是相當的。

警方已經知道這是一件怎樣的事情了，因爲那個駕車人看到降傘，知道是一個跳傘的人失手跌死。然而他們公佈消息之後並沒有任何駕駛飛機的人士前來提供消息。事實上駕駛飛機的人也是應該早就發覺而報警的。他們感到奇怪。

自然，假如他們知道眞正的過程實在是如何的，就不會奇怪了。

沒有什麼人知道那些金幣是什麼來歷的。警方並沒有這一方面的專家，而且亦不很有興趣研究這個。至於那隻指環，設計款式是特別一點的，假如死者的親屬知道，也許會認得。警方則是無法憑着這隻指環而查出這個死者的身份的。

祇有等死者的親屬來認領了。

雖然這認領的手續也是相當困難的。沒有屍體，祇有遺物，又怎麼能够肯定呢？就是眞正是死者的家屬，恐怕亦不肯相信人眞是死了。

幾天之後，倒有一個人來了。

這是一個英俊而高大的男人，風度翩翩，打扮講究然而並不浮誇。這個人雖然來了，還是有點困難。他應該也是沒有辦法肯定辦認什麼的。

這件事情，雖然本來是一件兇殺案，但是由於警方無法知道在天空上曾經發生過什麼，也祇好當是一件意外死亡的案件

辦理了。負責這件事情的警官懶洋洋地說：「你叫什麼名字？」

「司馬洛。」那人說。

「你心目中要找的是什麼人呢？」那警官問。

「一位朋友，」司馬洛說，「他是失踪了兩個星期以上的了！而且他是有一隻這樣的指環的，而且，他也是有幾隻這種金幣的。」

那個警官有點懷疑地看着司馬洛說：「你得知道，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我們沒有什麼可以給你辨認的，沒有屍體，祇有一些遺物，假如你要認領那些遺物的話，那恐怕你得提出非常充足的證明才行了。尤其你不是親屬，祇是朋友！」

「我並不是要認領什麼，」司馬洛說，「我祇是想看看，即使我不能夠對你證明什麼，祇要我自己能夠肯定就夠了。」

那警官把司馬洛帶到一間房間裏，取出一隻箱子，打開來，司馬洛可以看到箱子裏那隻殘存的羊皮袋子，那隻扭曲了的指環，以及那些略爲變形的金幣。

警官說，「這些東西，我看也值不少錢的。」

司馬洛看了那些東西好一陣，然後問道：「你以爲發生了什麼呢？」

警官聳聳肩，「很奇怪開飛機的人並沒有來報案，所以我猜是這個人的運氣不大好了，也許他開飛機飛在空中，飛機發生了故障，他祇好跳傘逃走，但是中途降傘又失靈，他便跌死了。」

「那麼飛機何去了呢？」司馬洛問。

「我們搜索過了，」警官聳聳肩，「不過這些事情很難講的，地方這樣大，那附近有許多樹林，又有湖，假如飛機撞下去的時候撞進了密林之中，或者撞進了一座湖，沉下了湖底，那就找不到了。」

「那麼他就是眞的不幸了。」司馬洛說。

「你認得這些東西嗎？」警官問道。

「這個人名叫廖阿毛。」司馬洛說。

警官懷疑地看着他說：「你！——肯定嗎？」

司馬洛伸手進袋裏，掏出一件東西來，讓警官看看。警官看見金光燦然。司馬洛手中的是一隻同樣的金幣，比箱中那隻更圓整。警官拿過來看看，點點頭：「眞金，值不少錢！」

「你怎會知道是眞金？」司馬洛問。

「對金這種東西我是有點研究的，」那警官相當自負地說，「還有鑽石也是。假東西放在我的手上，就是騙不到我！」

「很好，」司馬洛說，「既然你有這樣強的判斷力，我應該就可以省回一番唇舌了。你看這個是不是跟箱子裏那兩個相同的呢？」

「唔——應該是的，」那警官小心地檢驗着，「對了，這東西是很罕有的，值不少錢。你從哪裏弄來的？」

「這却是我的問題了。」司馬洛說，「假如你看完了，還給我如何？」

那警官有點尷尬地還給司馬洛，又說：「不過，你要領回這些，却並不容易，尤其你不是親人，祇是朋友。」

「我沒有說我是要領回這些，」司馬洛說，「我祇是來替你們解答一個疑問吧了。你們說不知道死者是誰，我現在就是來告訴你這死者是廖阿毛。」

「唔，廖阿毛，」那警官找出一張表格，填上了廖阿毛的名字，然後轉過來推給司馬洛：「你也填上你的姓名地址吧，你知道，我們要記錄下來的。你還得簽一個名。」

司馬洛亦不反對，填好簽好了。

「唔，廖阿毛。」警官說，「他沒有親人？」

「照我所知沒有了。」司馬洛說。

「地址呢？」警官問。

「我知道他最後的地址就是松山酒店，P市，」司馬洛說，「但那是八個月之前的事情。你可以派人去查查，但我猜他則是一定搬走了很久了。」

「唔——松山酒店。」那警官又填上了，然後問：「職業呢？」

「沒有。」司馬洛說。

「但他總要吃飯的呀。」警官說。

「經紀吧，」司馬洛說，「大致上，他的工作就是介紹生意。什麼生意他都經營的。」

「唔——這也可以算是一種職業了，」警官說，「還有呢？」

「沒有了。」司馬洛說。

「但你是他的朋友，」警官說，「你總應該知道得多一些吧？譬如他還認識一些什麼人。」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我跟他不很熟，我跟他的認識就是因爲他賣給我這個金幣，我記得他戴着這隻指環。而他還有兩枚金幣不肯賣。」

「那麼——」警官遲疑着，「這個死者也很可能不是你的朋友廖阿毛的。假設有人拿走了他這兩隻金幣，而戴了他的指環——」

「這也是一個可能性，」司馬洛說，「假如你不怕多做工作的話，你倒不妨再調查一下。」

「唔——我看不必了，」那警官決定不想太忙，說：「不會有這樣巧合的，是不是？」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我就是提供這些消息吧了。還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了，」警官說，雖然他覺得這實在是不够的，「我看——唔——沒有什麼了，既然你跟他也不很熟。」

「你可以把這件事情向新聞界發表，」司馬洛說，「也許他的親人見了他的名字就會來認吧。我又不是說他一定沒有親人，祇是照我所知沒有。」

「唔，」那個警官尋思地點着頭，「這也算是一個好辦法！」

「那麼我現在可以走了吧？」司馬洛問。

「這個——」那警官一時也想不出有什麼問題可以問他的，「唔——我看你也可以走了，我們有你的地址。假如有什麼進一步的問題，我們再跟你聯絡好了。」

「謝謝你。」司馬洛說。他轉身走了，那隻耀眼的金幣在手中一拋一拋着。

他也是開着一部耀眼的汽車走了。那是一部十分名貴的跑車，也是金色的。不過汽車的金色則是不如黃金的金色那麼耀眼了，比較含蓄，名貴之中也帶着高貴。

但總之，這樣一部名貴的汽車，是教人心裏羨慕的。

× × ×

司馬洛這個人這樣的打扮，開着這樣一部車子，當然也不是一個那種生活很正派的人，夜生活是難免的了。事實上一切男性玩樂的場所似乎都是他出現的地方。

這天晚上他就是出現在一間私家俱樂部，所以賭博也不受限制了。這算是私人的玩意，而事實上這也是一家相當特殊的俱樂部，並不是有錢就可以進來的。並不是那種入門口的時候才塡一張表格即時入會就可以進來的那一種。並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成爲會員。做會員也是需要相當的資格的，這包括社會地位和財產。雖然說穿了也實在不是這樣，祇要有錢。沒有錢的人，在什麼地方都是很難有什麼社會地位的了。

但這裏總算是比較檢點一些。就是有錢也不能够即時入會即時進去，還是需要事先申請，經過一段審核的時間。非會員的朋友，則可以由會員帶進去。這樣，就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進去了。進來的人都由會員負責，有什麼事發生，也不致於事後會找不到這個人。

司馬洛在一間設備很適合得體的房間裏賭撲克，不過賭得份外小心和謹愼。多數不要牌，當他大錢的時候，他必然是拿着贏定了的牌。

「你怎麼了，司馬洛？」那個瘦瘦白白的查理馮說，「這是鳳凰無寶不落的打法。你一向的作風都不是這樣的呀！」

這個查理馮就是帶司馬洛來的會員。他的身子瘦弱而白得到達了蒼白的程度。他並不是缺乏營養，而是放縱過度，缺乏睡眠和休息，假如他不是那麼富有的話，很可能他的身體是會好多的。錢有時正是殘害健康的東西。

司馬洛微笑：「這是因爲我的年紀大了，也沒有胆子冒險了！」

「你的年紀大了，那我呢？」查理馮嘆一口氣，「我比你年輕，但是每天都要吃十多種藥丸，我的身體及得上你一半，也不知道多麼好了！」

「司馬洛先生似乎是對女人不感興趣的！」查理馮身邊那個美女郎說：「也許這正是他能够保持健康的秘訣！」

她咭咕地笑起來，而另一個女郎也神秘地瞟了司馬洛一眼。

司馬洛祇是微笑而不做聲。他並沒有說，這就是他賭錢份外謹愼的原因：就是因爲有女人在座。假如這個女人也是參加賭博的，那他倒沒有什麼所謂，最麻煩的就是賭的男人的身邊也陪着一個美女人，這個美女人有時又看看牌，這樣，這個男人就決乏了他本來的原則和性格了。這個女人對他會有非常大的影響。本來他是不會要牌的，在慫恿之下他也會要。本來他是可以給偷鷄偷倒的，但是看一眼這個女人的面色，覺得假如給偷鷄偷倒是很沒有面子的事情，便硬着頭皮去跟了。總之就是沒有了一個原則。不可能捉摸，司馬洛就祇好採取穩當的戰術了。那就是，拿到了必贏之牌，不會再有牌要的時候才下大錢。

這也是一個贏多輸少的方法，不過，正如查理馮所說，像司馬洛這樣一個瀟洒的人，通常是不會使用這種賭法的。

司馬洛並沒有告訴查理士馮，平時碰到這樣的局面，他就會找個藉口自動退出了。但今天晚上又是他明知有這樣的局面而自願參加的。那是因爲他需要利用查理士馮。

他要出現在這個地方。這裏是一個與陌生人結交的最理想地方。陌生之中又可以根查的人。

「也許，」其中一個美女說，「我們想辦法給司馬洛先生找一位女朋友來吧。我不相信他眞是對女人不感興趣的！」

「我是感興趣的，」司馬洛說，「我最感興趣的就是這位女士！」司馬洛說着把底牌翻出來，那是一張紅心皇后。這張紅心皇后與牌面上的另外兩張皇后湊成三張，就把查理士馮的一對K，壓倒了。

司馬洛把枱面的籌碼都撈到自己的面前來。

「豈有此理！」查理士馮說，「我這一生，總是上女人的當的！」

他的女伴在他的耳邊低聲說了一句話，查理士馮連忙搖頭：「不，不，司馬洛，她說她有一位女朋友有空，她可以打一個電話叫她來，但我說不必了，因爲司馬洛的口味是很特別的。這些東西，他一定要自己選擇，不能够女人看中他，祇有他自己看中女人。」

「你是最了解我的人。」司馬洛微笑着。

「現在我們這裏有這樣多美麗的女人，」她說，「你一個也看不上眼嗎？」

「我沒有看，」司馬洛說，「有男伴的女士，我通常是不會用那種眼光去看她的。」

大家的眼睛都抬了起來，司馬洛後面一把女人的聲音說：「那麼你看看我好了，我是沒有男伴的！」

司馬洛並沒有轉過去。他說：「我們現在到底是正在賭錢！」

「我也是來賭錢的！」那個女人說。

「噯，」查理士馮說，「就坐在司馬洛的身邊好了！」

那個女人在司馬洛的身邊坐下來。這件事情，似乎大家都已贊成，認爲是天公地道似的，一有此議，人們就已經推開一個位子，而跟着走進來的侍者則已經把一張椅子推過來了。

對於這個女人，司馬洛是先聞其聲，再嗅其味，然後才見其人的。他發覺她的氣味與她的樣貌很配合。當然，在這種場合之下，他嗅到的所謂氣味，實在是她的身上所用的香水的氣味吧了。香水這東西，用得不當，就反而會令人感到刺鼻了。雖然也是名貴的東西，却也絕對不是用得多就好的，最難得的就是恰到好處。

這個女人的香水就是用得恰到好處，使人會懷疑這實在是否乃來自她本身身體上的氣味。而且她的打扮也是與香水的程度配合。追得上潮流但並不太浮誇。而她的樣子亦是與她的香水和打扮配合的。假如她不是這樣打扮，也許她不會顯得那麼美麗。

這就是那種司馬洛會看中的女人。

美麗之中而又帶着放蕩，亦可以說是

等於普通人所講的「邪氣」。假如她沒有那種「邪氣」的話，她也不會到這個地方來跟男人賭錢了。

這種女人對司馬洛也相當需合，因爲通常她們對男人所求的祇是享受而不是一個永久的歸宿。司馬洛也是暫時不想有一個永久的歸宿，因此他對那些可能需要一個男人娶她的女人總是敬而遠之的。

這裏似乎沒有人認識她，所以她還是要作自我介紹。

她說：「我姓李。李佩茹。」

「很好聽的名字，」司馬洛說：「我叫司馬洛。」

「你的名字比我的好聽，」李佩茹說，「我又不是認爲我的名字很難聽，不過我總覺得是很普通。太普通一點了，好像——很保守似的。」她笑起來。

「這個時代，」司馬洛說，「不是一個英文字就是一個好名字。有性格，好的女孩子往往不會給一個太普通的英文名字拖低了。」

「謝謝你，」李佩茹說，「但我的名字雖然不怎麼好，我打牌的技術却是不可輕視的！」

「這個我們就得看看了，」司馬洛說，「通常一個人在賭撲克的時候自誇，這個人就不見得會高到什麼程度。不過，我相信你却可能是一個例外！」

李佩茹是一個例外。她果然是打得好的。一開始就知道。她也是與司馬洛一樣，採取十分穩守的打法。不過，當那兩個有女人在身邊的人摔牌的時候，她就會拿出眞正的技術來，巧取豪奪，因爲那時她就可以不受女性那種神經質的衝動影響。雖然她自己亦是女人，但是她是一個女賭徒，而其他那些女人祇是旁觀者，她們對於賭撲克之道，也僅是略懂皮毛而已。

到後來，還是司馬洛與她兩個是大贏家。

他們這牌局是有一隻鬧鐘的，到鬧鐘響時就是局終。假如不是這樣那就可能賭個幾天幾夜不停，根本沒有技術可言了。要是大家同意，當然可以再較一次鬧鐘。

那些輸家們照例是作此提議，但是李佩茹和司馬洛都兌換籌碼退出了。

司馬洛並不認爲贏了就走就是小器。也許人家會這樣想，但他則絕對認爲這是遠勝過輸光了之後不得不走的。

「我也是一樣想法，」李佩茹與司馬洛一起離開的時候說，「控制不住自己，那是非常不職業化的。」

「你是一個職業賭徒？」司馬洛問。

「我不是來輸錢的，」李佩茹說，「錢對我相當重要！」

「我送你一程好不好？」司馬洛問，「你有車子嗎？」

「我會開車但沒有車。」她說。

他們上了司馬洛的車子，司馬洛開出車房，說：「我們兩個都是贏家，似乎應該慶祝一下。」

「可惜現在吃早餐太早，喝杯酒又太遲了。」李佩茹說。

「是的，」司馬洛說，「眞可惜。」

「所以還是回家去吧。」她說。

「你住在什麼地方？」司馬洛問。

「我住在開玩笑！」司馬洛說。

「有時你即使知道我說謊，也是不應該拆穿的，」李佩茹說，「你應該說你可以收留我。」

「假如你不嫌的話，」司馬洛微笑，「那不如你到我家去休息一下吧。」

「唔，好吧。」李佩茹說，「我對你也是相當有信心的！」

「你眞有幽默感，」司馬洛說，「在這樣情形之下，你告訴我相信我是一個君子。」

「我不是這個意思，」她說：「我祇是說，我是不會令你失望的。」

× × ×

司馬洛果然沒有令她失望，司馬洛在這裏租了一間小小的花園洋房，一個人住，沒有同居騷擾，亦不會擾及隣居，而他這個地方雖然是一個人住，再多住一個人，也是絕不會太擠的，尤其是多住一個這樣的美女。

在這樣的破曉時份，一個男人的需要時別說，因此表現也是特別好。女人也許是沒有這種時間的因素的，但她們也不會有什麼特別厭惡的時間。起碼她並不認爲這是她特別厭惡的時間。

他們合作得很美滿。她是很會做的，但是又不是熟到爛的程度。一個成熟而懂得享受的女人。

司馬洛覺得美滿之中還是差了一點點什麼。

也許她是經驗不大豐富？

後來，當她依戀地伏在他的身上，而兩個男人踢開房門衝進來時，他就明白了。由於有她伏在身上，司馬洛不能够及時跳起身來，而且她也是有意把他按住。按住兩秒鐘，也已經够了。

那二個男人是拿着槍的。

其中一個男人猙獰地微笑：「你跟我的老婆在床上做什麼？」

李佩茹滾開了，拖着兩腿坐在那裏不做聲。

司馬洛苦笑：「捉黃脚鷄。這是最古老的把戲之一。你的老婆在牌局上已經贏了大錢，你們還想要什麼？」

「要我們想要拿的東西。」那人說。

他向他的同伴揮揮手，他那個同伴就開始在司馬洛的房間裏搜索起來。

「我的錢是在衣袋裏。」司馬洛說。

但顯然他們要找的不是錢。

司馬洛又說：「你們不是早已搜過一次了嗎？」他回家時就發覺他的屋子已經給搜索過了的，不過他並沒有出聲吧了。

那人沒有回答他，小心而迅速地搜索了一遍，對他的同伴說：「沒有！」

兩個拿着槍的人都走近司馬洛，兩把槍都指住他，其中一人問道：「在什麼地方？」

「什麼在什麼地方？」司馬洛問。

「你不是有兩枚金幣嗎？」那人說。

「哦，」司馬洛說，「那是貴重的東西，我鎖在銀行的保險箱裏，假如你們不介意等幾個鐘頭，銀行開門之後，我帶你們去拿吧，你們祇是想鑑賞一下還是想買呢？」

「我不住在什麼地方，」李佩茹說，「我是無家可歸的！」

「你在開玩笑！」司馬洛說。

「有時你即使知道我說謊，也是不應該拆穿的，」李佩茹說，「你應該說你可以收留我。」

「假如你不嫌的話，」司馬洛微笑，「那不如你到我家去休息一下吧。」

「唔，好吧。」李佩茹說，「我對你也是相當有信心的！」

「你眞有幽默感，」司馬洛說，「在這樣情形之下，你告訴我相信我是一個君子。」

「我不是這個意思，」她說：「我祇是說，我是不會令你失望的。」

× × ×

司馬洛果然沒有令她失望，司馬洛在這裏租了一間小小的花園洋房，一個人住，沒有同居騷擾，亦不會擾及隣居，而他這個地方雖然是一個人住，再多住一個人，也是絕不會太擠的，尤其是多住一個這樣的美女。

在這樣的破曉時份，一個男人的需要時別說，因此表現也是特別好。女人也許是沒有這種時間的因素的，但她們也不會有什麼特別厭惡的時間。起碼她並不認爲這是她特別厭惡的時間。

他們合作得很美滿。她是很會做的，但是又不是熟到爛的程度。一個成熟而懂得享受的女人。

司馬洛覺得美滿之中還是差了一點點什麼。

也許她是經驗不大豐富？

他奇怪地看着她：「我還以爲這兩個人之中有一個是妳的丈夫！」

「不是！」李佩茹發呆似地搖搖頭。

「那麼——」司馬洛說，「我還以爲你——」

「我不認識這兩個人。」李佩茹皺起眉頭，看着地上那兩個人，還是顯示迷惘的樣子。

「我一時還以爲你不跟他們合作的！」司馬洛說，「假如這個人說他是你的丈夫，而你不肯承認的話，他這樣說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我不是跟他們合作的，」李佩茹還是狐疑地搖着頭，「不是他們。」

這一次輪到司馬洛莫明其妙地看着她了。司馬洛說，「那麼你即是說的確是有人跟你合作的了？」

「來的應該祇有一個人，而不是兩個人。」李佩茹說，「而且不是他們……」她匆匆跳下床，拿起她的衣服穿上。

「你——到什麼地方去？」司馬洛吶吶着問。

「我得去看看我的拍檔，」李佩茹說，「怎麼他會沒有出現，而是這兩個人出現了。」

「你是說——呃——需要我陪你一起去嗎？」司馬洛問。

李佩茹瞥了他一眼說道：「這也可以的。」

她匆匆穿上了衣服，司馬洛也是匆匆穿上衣服，一面問道：「你——也是有一個同樣的計劃？」

「是的，」李佩茹說，「但是這兩個人，他們看來是隨時會動手殺人的人！」

司馬洛從衣櫃裏取出幾條領帶來把這兩個人的手脚縛住了。

他們還沒有醒過來，而在他們醒過來之後也是暫時不能動了。領帶的結實程度絕不會比繩子差，不過是相當浪費了。

李佩茹已領先走出去，司馬洛拿了那兩個人的槍跟着出去。外面並沒有別的人物在等着對他們作任何不利的行動。天是已經開始亮起來了，第一綫陽光也已經出現。

司馬洛開動車子說：「眞奇怪，你不像是做這種事情的人，不論你是跟誰拍檔的。」

李佩茹沒有做聲。她的臉是沉着的。不知道爲了什麼原因，總之她現在就是沒有心情與司馬洛討論這個。

而司馬洛也知道，她雖然不像，她的確是來做這種事情的。他與她一起的時候，總覺得她「差了一點點」，所差的這「一點點」，也就是因爲她心不在焉，另有所思。這另有所思就是由於她知道行將會有一個不速之客闖進他們的房間裏來。

司馬洛並不知道李佩茹究竟要到什麼地方去，要去的是她，開車的人却是司馬洛，司馬洛不能够不問她，而她的回答也是相當含糊的，她祇是說：「在附近兜一兜吧！」

當然她並不是要享受兜風之樂的。

司馬洛把車子在晨光曦微之中在附近兜來兜去，這是一個比較豪華的住宅區，住在這裏的人就是要上班的，也不會這樣早出門，而事實上這個時候連學生出門上學的時間還沒有到，所以街上幾乎完全沒有行人。

司馬洛很快就觀察出李佩茹是正在要找尋一部停在路邊的汽車。

她的眼神是看得出來的。

後來她果然伸手一指前面，說道：「那邊！」

司馬洛把車子開到一部大型美國車的旁邊，停了下來。她匆匆跳下車走過去拉開那部大車的車門。那部大車的車窗是裝上了暗色玻璃的，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也不容易看到車中有些什麼人物，現在光綫這樣暗，更是要把車打開了之後，才可以看到車中原來是有一個人躺着。

躺在血泊中的一個相當年輕的男人。

司馬洛也立即跳下車，繞到車子的另一邊去，也拉開了車門，李佩茹正在手足無措地哭泣起來。這與她先前對待那二個槍手的機智鎮定和敏捷以及打牌時的狠面沉着成爲一個強烈的對照。

「這個人胸部中了槍！」司馬洛說。

李佩茹正慌張中找尋這個人的手，去摸脈搏，但是一個人自己正在慌張中，根本就很難摸得出別人的脈搏是否還是在跳動了。

司馬洛則是看其他的部份。他注意到這人的胸部正急促地起伏着，而他也翻開這人的眼皮看看。

「他是誰？」司馬洛問道。

「我的哥哥。」李佩茹說。

「怎麼他會——」司馬洛問着，隨即又再改爲講一句比較實用的話，「他胸部中了一彈，沒有射中心臟，也許是穿過了

肺葉，也許不會死的，不過流了那許多血，必須先送進醫院。」

李佩茹似乎不認爲這是一個好主意。司馬洛又說。「你得選擇了，我們必須報警，我盡量維護你好了，你做的事情我暫時不提。」

「可以——可以不報警嗎？」李佩茹哭着問，「可不可以送到私家醫院？」

「部是槍傷，」司馬洛說，「私家醫院還是要替你報警的，這是規矩。這個人的性命有危險，你不能够再拖了！」

「世界上有許多人不守規矩！」李佩茹緊咬着下唇說，「有些人是很有辦法的。我聽說你也是一個很有辦法的人，你可以帮我這個忙嗎？」

她的哀求的眼中使司馬洛感到難以拒絕，而且司馬洛亦是有他私人的理由不想太張揚的。他說：「好吧，我試一試好了，我去打個電話，你留在這裏！」

他遲疑了一下，把其中一把手槍交給她，自己回到車子上，飛車回家去了。假如眞是有這種辦法，那是不會比報警花更多的時間的。

五分鐘之後，一部私家醫院的救傷車就來了。這時司馬洛也已經回到了現場。那個中槍的人給搬上了救傷車，司馬洛問李佩茹。「你也跟着去？」

「當然了，」她說，「我要知道他有沒有危險。」

「那你去吧，」司馬洛說，「我得回家，我還要跟那兩位朋友談談！」

他們分開了。司馬洛回到家中，那兩個人已經正在掙扎了，但還是未有掙脫的希望。

司馬洛把其中一人的領帶解鬆了，那人不過是兩手脫出，兩脚還是被縛着，居然也有胆量跳起身來企圖抵抗。司馬洛在他的肚子上擊了一拳，他就不能動了。

司馬洛解開他的目的就是搜搜他的身上，把他的證件等等全部都搜出來。對另一個人也是一樣，搜出來了之後他又把他們縛緊。

他們的證件上的姓名是司馬洛不認得的，而除此之外也沒有什麼東西顯出他們是何方神聖。

「好了，」司馬洛坐在他的面前，玩弄着那把手槍，「現在我要問你們一些問題了。」

那兩個人的神情還是顯得很倔強，似乎並不打算回答什麼問題。司馬洛說：「是誰派你們來的？」

他們沒有說話。

「是不是你們把李佩茹的哥哥打了一槍，然後代替他來的？」司馬洛又問。還是沒有回答。司馬洛嗅嗅槍嘴：「唔，還有火藥氣味，我猜是這槍幹的了。這槍是剛剛放過的，但是你們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那兩個人還是沒有做聲，而且望向別處。

「有時，」司馬洛說，「我是相當敬佩有骨氣的人，但有時却不是。你們浪費我的休息時間，又破壞了我的好事，所以我是不會客氣的。」

那兩個人還是沒有反應。

「我是需要洗一個澡的，」司馬洛說再放水。」

「你——不應該這樣對付我們，」那人說，「假如是那傢伙來，他已經把你殺掉了。」

「就像你們就不會把我殺掉似的，」司馬洛說，「你們不是向他放了一槍嗎？他沒有馬上死去，那是他的運氣。我跟他有什麼不同，我就不相信你們不會向我開槍！」

「我們是奉命這樣做的，」那人說，「我們都沒有奉命殺你。」

「好吧，司馬洛說，「奉誰的命？」

「巴路士先生。」另外一人說。

「沒有聽過這個人名字，」司馬洛說，「巴路士先生是誰？」

「他就是主使我們的人。」

「你是在浪費自己的時間，」司馬洛說，「我問你巴路士是誰，幹什麼的，在哪裏可以找到他？」

「我不知道。」二人幾乎一齊說。

「你們不知道，」司馬洛說，「你們却爲他工作？」

「不是這樣的，」其中一人說，「我們經常在七美人俱樂部出入，打網球，賭紙牌。巴路士有時也會在那裏出現。他是一個豪客，我們不知道他是幹什麼的，但是他顯然是一個有勢力的人。昨天他跟我們講話，問我要不要替他們做這件工作。他出現錢，我們說做，就是這樣的關係吧了。」

「唔，」司馬洛說道，「那麼七美人俱樂部也許會有人知道巴路士先生的底細了。」

「也許吧，」那人說，「不過有沒有人肯告訴你，這却是另一個問題了。」

「這是眞的，」另一人說，「你也可以看到的，錢在我們的袋裏，我們還沒有機會用。」

「我則是清清一些外圍馬的賭債。」他的同伴說。

他們身上携帶着的現錢的確是比尋常人爲多。司馬洛說。「好吧，這一點我暫時相信你們。巴路士叫你們幹些什麼？」

「他知道李佩茹跟她這個哥哥有這個計劃——」其中一人說着時，外面電話响了，司馬洛走出去接聽。

那是李佩茹打回來的，她說。「你問過他們了嗎？」

「我正在問，」司馬洛說，「他們的嘴巴很硬，但是你不應該先告訴我你哥哥的情況怎樣嗎？」

「我還以爲你知道，」李佩茹說，「他沒有危險，不過起碼要躺兩個月。」

「醫藥費方面你大可不必担心。」司馬洛說。

「謝謝你，」李佩茹說，「但爲什麼我不能離開醫院？」

「你不應該伴着你哥哥嗎？」司馬洛微笑。

「他們簡直是軟禁着我，」李佩茹說，「我想回來跟你一起盤問那兩個人。」

「你似乎忘記了，小姐，」司馬洛說，「我們還不是朋友，假如不是有這兩個人出現，你和你的哥哥也會用同樣手段對付我的，因此，我不想你亂跑，我問過了他們之後還要跟你詳細地談談！」

「你這——」她憤怒地深吸一口氣。

「別生氣吧，」司馬洛說，「也許你救了我，但我也救了你哥哥一命。」

李佩茹在那邊把電話摔下了。

司馬洛還是格格笑着回到浴室之中。

那兩個人正在心急地等着，他們都知道這樣的浪費時間對他們的痛苦是大爲增加的。司馬洛再在馬桶蓋上坐下來，說「剛才我們談到什麼地方？」

「巴路士先生，」其中一人繼續說，「他知道李佩茹和她的哥哥有這個計劃，他就叫我們來一個黃雀在後。我們把這個哥哥解決，然後代替他進來——」

「解決即是殺掉？」司馬洛問。

「他沒有講明，」那人說，「總之是使這個人不能制止我們做的事情。」

「你們的工作做得很不錯，」司馬洛說，「他沒有死，不過他需要在醫院躺很久了。」

「我們本來也沒有打算開槍的，」那人說，「但是他不肯認輸，硬要拔槍，本來縛起來也可以了。」

「總之槍是已經開了，」司馬洛說，「不過我當然還是比較關心自己的。巴路士又命令你們把我怎辦呢？」

「你有兩枚金幣，」那人說，「我們要你交出來。」

「巴路士先生既然出得起錢，」司馬洛微笑，「爲什麼他不來買呢？我又沒有說不賣。」

「他還要我們問出你這金幣究竟是怎麼得來的。」那人說。

「假如我不肯講呢？」司馬洛問。

「我們起初也不肯開口，」那人說，「現在我也正在開口了。」

「對，」司馬洛又微笑着，「輸了就沒話可說，贏了就辦法很多了。好了，假設我招供了呢？」

「那我們就把你押在這裏等巴路士先生來。」那人說。

「李佩茹又如何呢？」司馬洛問。

「我們當然也不會讓她走，」那人說，「不過我們沒有想到她那麼難對付。巴路士先生沒有提過。」

「對呀，」司馬洛說，「假如不是她，可能現在是我躺在浴缸裏了。你們使我招供了之後就通知巴路士？」

「不，」那人說，「他自己會來。」

司馬洛看看外面的天色又看看錶：「唔，我看巴路士先生不是一個太笨的人，相信他不會來赴這個約會。而且我相信他在短期內亦不會在七美人俱樂部出現。」

「放了這水行嗎？」那人哀求道：「我們已講了許多，也不會忽然停口了。」

司馬洛點點頭，把浴缸的塞子拔了。水放去了，那二個人舒了一口氣，這絕對不是一個舒服的躺臥之所，但目前則似乎比最名貴的床更舒服了。他們再用不着硬曲着頸子而把臉伸出水面。

「告訴我，」司馬洛說，「這個巴路士先生究竟是什麼模樣的？」

「黑黑胖胖，上唇有牛角似的鬍鬚，頭髮很長，總是穿很花的上裝，這個人的樣子實在很容易認的。不過叫我說那裏找得到他就說不出了！」

「也許他並不眞的叫巴路士。」司馬洛說。

「你認識他嗎？」其中一人問。

對這個問題，司馬洛却沒有作正面的回答。他說：「那個男人，他眞是李佩茹的哥哥嗎？」

「她沒有告訴你嗎？」

「我現在是在問你們。」司馬洛說。

「唔——呃——巴路士先生說是的，我們怎知道呢？」其中一人說，「這樣大的人，就很難分得出來了。假如是孩子，那又不同。我們以前根本不認識他們！」

「對了，」司馬洛說，「這樣大的人很難分得出來。假如是孩子就不同了，唔，關於這金幣的事情你們又知道多少？」

「我在報紙上看到過這新聞。」其中一人說。

「我猜你就是那個到警局去認的人了？」另外一個說。

「你猜？」司馬洛問。

「報紙上沒有把你的照片刋登出來呀。」那人說。

「這即是說你們對這件事情的內幕是毫無所知了。」司馬洛說道。

「我們也不感興趣。我們不過是替人家做一件工作吧了。我們不是想要那金幣。兩枚金幣值多少錢呢？」

司馬洛走出去了，回來的時候拿着一杯酒，淺淺地呷着。浴缸中的其中一人又哀求地說：「眞的！我們講的都是眞話，你得相信我們！」

「我不是不相信你們，」司馬洛說，「現在我是在想着應該怎樣處置你們！」

（未完・一）

屠龍

沈勝衣傳奇故事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白玉樓、沈勝衣、紅綾和江湖上的英雄豪傑加上侍衛官兵等人，護着花名册安全回到京師，白玉樓也遵守誓約，並沒有對金龍堂採取任何行動。只是暗中監視金龍堂主的動態，果然三個月後，金龍堂主採取消滅自己金龍堂叛徒行動，逐批擊殺，他痛恨叛徒有甚於仇敵，按他目前召集八大金剛力士和天殘門的人，足可肅清叛徒，故事態發展很快，官府方面也一直在留意他們的動向，却不知應該如何處理，只有將消息送到白玉樓定奪，白玉樓接到報告，知道金龍堂弟子採取反抗金龍堂主的屠殺，在河原集結。白玉樓仍暗中監視……

堆亂石爲陣

沈勝衣道：「你現在已經做得很不錯的了。」

「大家一齊做才有希望，無論做什麼必須做成一股風氣，否則還不是曇花一現。」白玉樓顯得有些感觸。

他爲官多年，對官場非常明白，之前每一個朝代的事情也都很清楚，在他的印像中，到現在爲止，千百年來百姓都沒有很多的好日子，他當然明白是什麼原因，也很想改善，可是他能够做的並不太多。

很多事都也須大家同心合力去改進才有希望，然而要找他那樣的人實在不易，就是有，亦未必能够同心合力。

人是那麼複雜，好人與好人之間未必能够相融，人的劣根性也未免太多，驕傲、嫉妒……任何一種都足以令到兩個大好人變成仇敵。

沈勝衣很明白白玉樓的心情，却找不到半句安慰的話，白玉樓接笑道：「但正如你說的，只要做便還有希望，若是連一個做的人也沒有，什麼都不用說了。」

沈勝衣道：「可惜到現在爲止我還沒有興趣去做官。」

白玉樓道：「這的確可惜，以你的資質若改向官場發展，也一定會有一番作爲，但說不定上任三天，你便會開溜，逃回江湖去。」

沈勝衣道：「官場上的形式的確未免多一些，我偏偏又是一個最不喜歡形式的人。」

白玉樓道：「我也不喜歡，但有時也覺得那種形式非常有趣，這大概也是我這個官能够做到現在的原因。」

沈勝衣道：「也當然是因爲你發覺官一定要有人做的，好像你那樣的人並不多，放心不下，只有做下去。」

白玉樓頷首道：「其實我還是比較喜歡江湖人的生活，江湖上雖然險惡，但那種險惡却是看得出來的，官場中的險惡則幾乎完全無形，很多人給別人弄翻了也還不知道是什麼回事。」

沈勝衣笑道：「聽你這樣說，怎能不寒心。」一頓轉問：「我們在什麼時候動身？」

白玉樓道：「我需要交代一下，你們可以現在就帶人動身，在路上再會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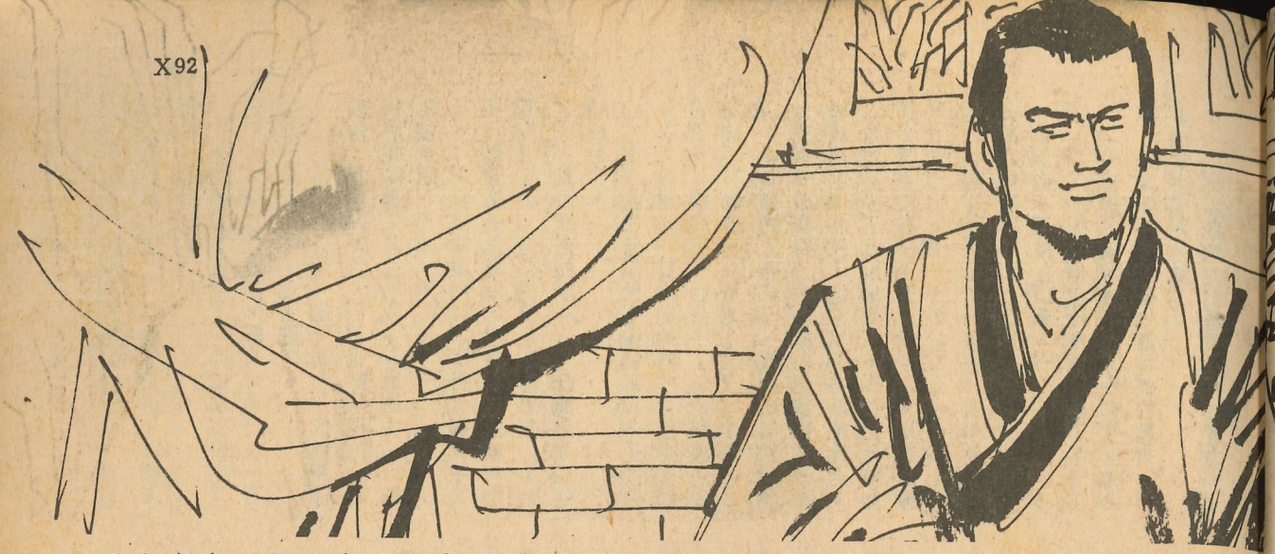
沈勝衣道：「你還是看出紅綾的心意，那我與她先動身好了。」

紅綾感激的看着白玉樓，沈勝衣接道：「只是紅綾也必須沉着氣，不要意氣用事。」

紅綾點頭，沈勝衣接道：「其實我應該很放心，之前你的表現非常理智，但這一次你也許會比較激動。」

紅綾道：「之前我是知道你們不會對我爹爹怎樣，但這一次却是決定生死的一戰，那將會是一個令人很激動的場合。」

白玉樓笑笑，道：「我倒是放心得很，有小沈在場的事，總會處理得很好，他的武功高強，運氣又好，武功解決不來的事，運氣總能够解決的。」



沈勝衣只是笑，紅綾也不由輕笑，白玉樓接道：「這個令人很有信心，以他的運氣，到現在居然還未能富甲一方，連我也奇怪。」

沈勝衣道：「那是很多人的運氣比我還要好，正如你就是了。」

× × ×

到底是那一個的運氣好，既然在一起，便分不出來了，他們無論在那一方面都顯得很順利，白玉樓不過半天便已將要交代的交代妥當，帶着一千鐵騎，在第三天頭上追上沈勝衣紅綾與一衆英雄好漢。

消息一路上雪片般飛來，金龍堂的人大部份已集中在河原上，堆石爲陣，還建築了存放糧食的小屋，據估計，竟接近二三千人之數。

金龍堂主的行踪却變得迷離起來，沒有再前進，只是在附近打轉，距離每一次出現都不同，但顯然在襲擊前往河原的人，連番血戰，都能够將襲擊的對像完全消滅，他那邊到底有多少人，也沒有人能清楚，若是也數以千計，河原這一戰將會如何慘厲，亦不難猜想得到。

所以在路上白玉樓又調來了二千鐵騎，那都是久經訓練，能征慣戰，絕不是一般烏合之衆，拉雜成軍的可比，但金龍堂一夥却全是亡命之徒，背水爲陣，已準備拚命，也不容輕侮。

金龍堂主絕無疑問已準備採取行動，白玉樓目的在控制這一股勢力避免流竄出去，到處爲禍，傷及無辜，形勢實在是非常奇妙，誰也不知道將會是怎樣的一種結局。

反抗大屠殺

江湖上的朋友亦不少向河原這邊走來，有些是好奇，有些要看熱鬧，當然其中不無希望找機會在這種場合揚名立萬的。

要控制這種環境並不容易，來到河原附近，白玉樓左右又多了四千軍兵，將附近一帶封鎖，嚴禁外人經過，那些江湖朋友亦被勸止，他們當然不想與官府出面衝突，沈勝衣對他們亦不無影响。

這時候金龍堂門下要到河原的都到了，在亂石陣中豎起了無數錦旗，那之上都是綉着張牙舞爪的金龍，是早已有的，並非趕製，金龍堂主的野心其實也不少，再發展下去，時勢只要適合，不難稱霸一方，進而傾覆天下。

落到這般田地，當然在金龍堂主意料之外，由他一手創建的金龍堂，現在也就由他來毀滅。

他就在河對岸，在官府的包圍圈內，人數不多，只有五百來人，但每一個都是狂人，經過連番的搏鬥厮殺，更變得就像是一羣嗜血的野獸。

他們藏在一個樹林內，那個樹林相連着一座大山，在山上可以看得清楚河原方面的情形，金龍堂主現在坐在山上的隱蔽處，傾聽各方面的報告，一面聽一面笑，那向他報告的三個手下亦是一面說一面笑，那種笑容却都很怪異，說話的姿勢也很誇張，完全不像個正常人。

金龍堂主的反應也一樣，不時搖動着那頭亂髮，雖然仍穿着龍袍，却不像條龍，只像隻狂獅。

「白玉樓的人來了很多，但都是在三里外駐紮，分成四路，看來只是監視，暫時沒有動手之意。」報告的金龍手下在觀察敵情方面都是很精細，很正常。

「路都給封鎖了？」金龍堂主笑問。

「一定要走過的人他們也不會阻止的，他們能够阻止的都是一些來看熱鬧，趁高興的人。」

金龍堂主大搖其頭。「這怎成，沒有人瞧熱鬧，打來有什麼興趣？那個白玉樓也實在太不知情識趣，偏偏在這個時候到來。」一頓笑接道：「他要了我的女兒我也不與他計較了，怎麼還要給我這樣的麻煩。」

「堂主可是有什麼辦法將他們弄走？」這個金龍堂弟子的眼中，金龍堂主簡直就是無所不能。

「本來有的，可是要看看他們到底來了多少人。」

「三四千只怕也有，看來都是受過相當訓練，可以衝鋒陷陣的精兵，營帳很齊整，周圍也設置了鹿角等物，跟他們比起來，那些叛徒的設置差多了。」

金龍堂主大笑道：「那些烏合之衆，怎能够與受過嚴格訓練的軍隊相較，若是能够令他們大打一場，我們坐收漁人之利，倒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好辦法，不知道堂主怎樣安排？」

那個弟子居然是信以爲眞，以爲金龍堂主已經想到了辦法。

金龍堂主雙手捧着腦袋，道：「讓我再想想，這必須小心從事，否則弄到腹背受敵，可就大大不妙了。」

「那我們是要以一對十，的確不太妙。」那個弟子接道：「可是到了這個樹林

子，就是人再多也不必担心。」

金龍堂主笑了。「逢林莫入，這個道理他們也該懂的。」

那個弟子笑接道：「還是堂主眼光獨到，先選了這個地方，既可守也可攻，不像那些叛徒，在平地上駐紮。」

金龍堂主目光一遠，道：「他們那樣駐紮，我們要對付他們可也麻煩得很，不能夠用暗襲，若是明攻，未衝進去，只怕已損折若干兄弟，犯不着。」

「那堂主認爲應該怎樣對付那些叛徒？」那個弟子急着問，在平日，他就一定不敢這樣做，但自從開始報復以來，金龍堂主與他們正是打成一片，什麼避忌也逐漸沒有了。

金龍堂主居然伸手撫着那個弟子的頭髮，大笑道：「到出動的時候你便會知道的了。」接問另一個弟子，「你那邊可是又有什麼消息。」

「湘西的人已來了，我趕在他們前頭大概有一個時辰，也是說他們黃昏時分必會經由前面木橋，渡河與那些叛徒會合，人數也不少，有百來個，不知那些叛徒知道了消息沒有，否則，我們大可以擱途截下。」

「就是他們已知道消息，也不會到木橋那邊接應的，那些兔崽子，若是敢出陣，我們也不用呆在這裏。」

「堂主那準備在什麼地方動手？」

「就在木橋附近好了，我們要全力出擊，好讓陣裏的叛徒知道我們的厲害。」

金龍堂主眉飛色舞。

「那不是給他們看破我們的實力。」

「他們却是絕不會相信我們全力出擊的，這一戰下來，保管嚇得他們寢食難安。」金龍堂主那種興奮的樣子完全就像是一個狂人。

在他身旁的金龍堂弟子却一些也不覺得奇怪，這些日子來他們早已習慣，而他們到現在跟金龍堂主也沒有多大分別的了，却因此他們變得更接近。

「我們都也要好好的安排一下，這一仗一定要打得俐落，不能讓他們看輕。」金龍堂主雙手交搓，接道：「來的人也一個都不能讓他渡過那道木橋。」

一衆齊應，金龍堂主也就一個瘋子也似笑起來，這個人一向的行事作風已接近魔道，只是現在變本加厲，親離衆叛，對他來說，打擊也的確大一些。

他就是那種人，自己怎樣做都是對的，別人做對不起他的事無論是否有道理，都是錯的，他需要別人絕對的服從，否則就採取報復。

一直以來他都是這樣做，只是這一次的報復比那一次的都大。

來報告的一個弟子接問：「白玉樓那邊我們是否繼續監視下去？」

金龍堂主揮手道：「別管他們，我又沒有跟他們作對，他們除非不遵守諾言，否則都只是一旁看着，只要我們不鬧到沒關係的人身上，他們是絕不會理會的，那怕我們殺到屍橫遍地，血流成河。」

「那他們怎麼又隆而重之到來？」

「一方面是恐怕我們還怒到沒關係的人身上，另一方面相信是白玉樓必須對朝廷有一個交代，表示他也有管這件事，並非聽由我們爲所欲爲。」金龍堂主這個時候居然還懂得這樣分析。

「到頭來他們還是要管的了。」

「幹掉了那些叛徒，他們不管我們也會找白玉樓算帳的，是不是？」金龍堂主反問。

那些金龍堂弟子一齊大笑，他們若不是那麼壞，無法無天的人也不會加入金龍堂，到現在仍然追隨金龍堂主，當然是一心要做一番大事，生死置於道外的了，幸好並不是整個金龍堂的人都是這樣，否則這個亂子一定鬧得更大。

現在雖然大，都是金龍堂的人自相殘殺，死光死絕了似乎還是一件好事，在金龍堂的人來說當然又是另一種感受，却沒有人明顯的有所表示，金龍堂主這方面更當然絕對不會有。

這個人的心理原就是有異於常人，這一次的打擊令他更就是走火入魔。

奇怪一個他這樣的人竟然有一個紅綾那樣的女兒。

× × ×

黃昏終於到了，來自湘西，在金龍堂主一夥眼中是叛徒的那一羣百多個金龍堂弟子果然在這個時候到達那道木橋，一個個騎着馬，聲勢也甚是驚人。

路上他們都非常小心，一直到看見了駐紮的官兵，才鬆弛下來，他們本來是見不得官兵的那種人，但這時候官兵反而給他們一種安全的感覺。

有官兵的地方，照理也應該安全得多，要鬧事的人照理也不會在官兵的地方鬧事，在他們這種不是奉公守法的人來說，要顧慮到自己的安全的時候，也是與一般人無異，認爲官府勢力所在的地方最是安全。

他們事實也知道，白玉樓一直沒有對他們採取行動，遵守諾言，這一次所以派兵到這裏來，只是要防止他們擾亂附近百姓，可是他們仍然繞開，以免與官兵碰面，爲非作歹的人，到底是不喜歡看見官兵的，能夠避免接觸當然是避免的好。

他們也因此有一種錯覺，金龍堂主的人也不會在附近鬧事，而在此之前他們也已有一種錯覺，認爲金龍堂主會與他們在河水上決一死戰。

所以大河在望，他們都完全放下了心來，而一路走來，兩旁樹林連貫也沒有異樣。

率領這些人的是湘西的一個壇主，姓郝名剛，一柄金柄大環刀也不是一般可比，他這時候也就抱着刀走在最前面，第一個從樹林中走出來。

橋已經在望，周圍仍然很安靜，郝剛才眞的鬆過一口氣，叱喝一聲，策騎奔上橋頭。

也就在這剎那，橋斷了，郝剛連人帶馬直墮進水裏，不由他脫口一聲驚呼。

那道橋看來是好好的，可是馬衝上去便四分五裂，整條碎斷。

若是橋早已經殘破不能載重，絕不會等到現在才斷碎，現在碎斷，當然是被人做了手脚了。

郝剛也是老江湖了，驚呼着立即大吼一聲：「各人小心！」一個身子便要從馬背上拔起來。

一個人即時從水裏冒出來，一條龍也似，他事實亦是有龍之稱。

——金龍堂主！

他仍然穿着那襲龍袍，抱上的金龍栩栩如生，所以給人那種龍的感覺更加強烈。郝剛一眼瞥見，面色大變，懷抱的大環刀立即送出，斬向金龍堂主的頭顱，他是倉猝應變，金龍堂主則是有心偷襲，武功又在他之上，這一刀當然很難發揮威力。

刀才送出一半，金龍堂主雙拳已痛擊在他雙脚膝蓋上，將他雙脚的膝蓋打碎，也將他一個身子打飛了出去。

倒飛兩丈，郝剛倒翻在河灘上，那剎那一個念頭仍然是要翻身站起來，但如何再能够，連跑也不能够，只有坐在地上，只痛得冷汗直冒。

「金龍堂主差不多同時落在他身前丈許之處，看着他，獰笑道：「叛徒，叫你知道厲害。」

郝剛破口大罵：「老匹夫狡計傷人，算得是那門子的好漢。」

金龍堂主道：「我在你們的眼中，根本已不是什麼英雄好漢，對付背叛金龍堂的人，我無論用什麼方法都是值得原諒的，何況我根本就不需要別人原諒。」

郝剛冷笑道：「你放心，我是絕不會向你求饒的，在動身之前我已經不準備活着回去。」

「有骨氣，你現在如願以償了。」

郝剛揮刀道：「你還不動手？」

金龍堂主大笑道：「對付你這個廢物什麼時候動手還不是一樣？」

語聲甫落，兩騎快馬已衝過來，兩柄快刀一齊向金龍堂主斬下，金龍堂主身形一動，冲天拔起，凌空一脚，將右面那個從馬鞍上踢飛了出去，那個人一刀落空，連金龍堂主的身形變化也還未看得透，面上便挨了那一脚，立時五官變形，鮮血狂噴，飛離馬鞍丈外，一頭撞倒地上，當場喪命。

金龍堂主接落在鞍上，另一個這時候已扭轉馬頭，飛馬揮刀再斬至。

那柄刀看似便要斬在金龍堂主面上，不知怎的，突然被金龍堂主捏在二指之間，也只是一擰便脫手，那柄刀接在金龍堂主掌中一轉，反斬過來，只一刀便將那個刀主人的頭斬飛。

雙方的武功距離實在太遠，在正常情形下，郝剛也未必能够接得金龍堂主多少招，他的手下在金龍堂主面前，當然不堪一擊。

郝剛並沒有錯過這個機會，雙手往地面一按，身子便飛出去，凌空一刀襲向金龍堂主的後背，這一刀全力施爲，聲勢也甚凌厲，金龍堂主却似乎意料之中，揮刀同時雙脚一夾馬腹，那匹馬側竄開半丈，郝剛的一刀便落空，他雙脚已廢，半空中雖然看見金龍堂主催騎竄開，身形也不能够有多大變化，氣力一盡，摔回河灘上。

金龍堂主看着「格格」大笑，道：「反正閒着，我就與你玩一玩，來，再來一刀。」

他竟然當作玩耍，就像貓戲老鼠的，郝剛立即有這種感受，有被侮辱的感覺，嘶聲道：「你若是有種，與我拚一招，拚一個死活。」

金龍堂主笑了。「你以爲你有這個資格？」

郝剛反問：「難道你連接我一刀的勇氣也沒有？」

金龍堂主大笑道：「這種話不是你這個廢人說的。」

郝剛鐵青着臉，喝道：「你這個老匹夫打的到底是什麼主意。」

金龍堂主道：「我還沒有想到，只知道就這樣殺掉你，是便宜了你。」

郝剛咬牙切齒的道：「你只管神氣，我們的其他人總會跟你算清楚這個賬。」

金龍堂主又笑。「可惜你絕對等不到那個時候，你就是願意活到那個時候，我也不會答應的。我最多也是只讓你看到你帶來的人死光死絕，再給你一些懲罰。」

郝剛不由回頭看一眼，一看之下，不禁由心底寒出來，他帶來的人這時候已經死得七七八八。

與他墮進水裏同時，金龍堂主的人亦紛紛從藏身的地方冒出來，一陣亂箭，射倒了一批郝剛的手下，暗器也同時四面八方襲來，一時人仰馬翻，慘叫連聲。

金龍堂主的人眼看着殺奔出來，截斷了道路，迅速將來人包圍。

郝剛帶來的人看見郝剛中陷阱，再看見金龍堂主，未戰已先亂，再給一陣亂箭射來，更就大亂，何況還看見對方人數在自己方面的數倍？

橋已斷，指望對岸的人救援是不可能的了，對方也不知還有多少陷阱埋伏，那能不心胆俱喪。

他們到來之前不錯已下了決心，在河原與金龍堂主的人決一死戰，但落到這般地步，第一個念頭却是人人都想着如何逃命。

蛇無頭不行，而他們到底也是烏合之衆，從未受過什麼訓練，受到襲擊個個都自然往安全的地方躲，那能不亂成一片。

這一切都在金龍堂主意料之內，也所以他才能在接得消息之後，親自在水裏等候，以祈一出手便將爲首的郝剛擊倒，他知道這一擊成功，便可收先聲奪人之效，崩潰來人的鬥志，殺一個郝剛又是用襲擊的手段，對他來說當然是輕而易舉的事。

郝剛的人却沒有想到那許多，發覺郝剛不堪一擊，鬥志立即便崩潰，在這種環境，他們全力死拚也許還能够殺出一條血路，各自求生，只有加速滅亡。

金龍堂主的人每三四個包圍着一個敵人撲擊，那些敵人又是只顧逃命，當然是佔盡優勢，也很容易便將之解決，他們到現在幾乎都已變成嗜血的狂人，這一戰更令他們得到前所未有的滿足與快感。

十多個郝剛的人總算闖出了包圍，很自然的逃進林子裏，那在他們的眼中，是安全的地方，而放目望去，也事實見不到有敵人。

可是他們奔不了多遠，立即又遭遇襲擊，一個個慘死在竹杖下。

襲擊是來自頭上，那是天殘門的蝙蝠，一個個也就蝙蝠也似倒懸在樹上，聽到聲響，竹杖便往下插去，很準確，一個個將要逃走的敵人刺殺在杖下。

金龍堂主屬下的人當然不會追進去，那些蝙蝠只憑耳朵殺人，他們追進去也一

樣成爲那些蝙蝠要刺殺的對象。

雖然是這種環境，那些蝙蝠的聽覺並沒有受到影响，竹杖用來是那麽準確，殺到最後，當然更加準確了。

然後周圍突然一下靜下來，再非常突然的一陣歡呼，聲震長空，一陣又一陣，遠遠的傳開去。

對岸石陣中那些金龍堂的人這時候亦已被驚動，遣出了兩隊人奔到對面的河堤，他們看得很清楚，也明白是什麽回事，聽到那一陣歡呼，不禁心胆俱寒。

更多的人趕到，隔着一條大河，橋既然已斷，只有觀望的份兒，而聽到衆人歡呼，他知道就是能够立即建造一條橋樑趕過去都沒有用的了。

郝剛看得很清楚，一顆心簡直要結冰，在他的眼中，金龍堂主一羣簡直就是一羣野獸，那種殘忍的殺戮就是他這種人也覺得太過份。

那完全是一場屠殺，受傷的人雖然跪地哀求，兵器還是瘋狂的落下，有些人簡直已被砍成肉漿，慘不忍睹。

歡呼聲中，那羣蝙蝠亦怪嘯起來，這那裏還像是人間，簡直就是人間地獄，金龍堂主是最後笑的一個，却也笑得很恐怖，狼嗥後驚心動魄，嗥叫了一會，厲聲道：「看，這種是叛徒的收場！」

語聲傳到對岸，對岸那些金龍堂的叛徒一陣死寂，突然一齊叫起來，一個個揮拳大叫大罵，看來是那麽激動。

郝剛聽着大笑道：「聽，聽清楚了，有誰會服你？」

金龍堂主道：「你知道他們在叫什麽，在叫饒命，叫手下留情。」

郝剛道：「我的耳朵沒有你的好，這一次却能够肯定，他們是大罵你滅絕人性，畜牲不如，就是要戰死，他們也不肯降服。」

金龍堂主道：「那只是他們還沒有嘗試到死亡的威脅，你沒有看到方才你的人怎樣搖尾乞憐，要我的人手下留情？」

郝剛道：「有誰不怕死，他們敢跟我到來跟你拚命，我已經心滿意足，可恨白玉樓那厮駐紮在附近，叫我們看着放心，完全沒想到防範，才有這樣的慘敗，全軍覆沒。」

金龍堂主哦的一聲，大笑道：「那我該多謝白玉樓的了，我們當然也得多謝他給我們一個這麽好的機會，好好的安排這樣一個陷阱，等你們進來。」

郝剛悶哼道：「白玉樓沒什麽俠義，說什麽是一個好官，竟然容許一場這樣的羣毆。」

金龍堂主笑笑說道：「這還用問，當然是因爲我們的關係，我們這種人罪該萬死，自傷殘殺，死光死絕了正好遂了他的心願，也省得麻煩，以善良有用的人來鎮壓。」

郝剛怔在那裏，他不能不承認金龍堂主的說話實在很有道理，好像他們這種人，難得自傷殘殺，便完全死光算了，還阻止什麽？他也不以爲屬下有那一個多善良之輩該免一死。若是白玉樓以善良的生命來阻止這場厮殺，那反而是對善良的人不起，他惟一懷疑的只是，他們這一羣眞的不值得寄予任何同情，卑賤到這個地步。

金龍堂主笑接道：「我們却早知道白玉樓的心意，正好趁這個機會一網打盡。」一頓接打了一個「哈哈」，道：「看見你們這樣子，才消得我心頭之忿，你們在背棄我的當日，便應該知道有這一天，尤其你郝剛，我待你何薄？」

郝剛怔在那裏，金龍堂主又道：「你總不能否認這件事是你們對不起我，無論我怎樣做也值得原諒的。」

郝剛道：「你難道還需要別人原諒，我們背叛是我們的不對，但你這種趕盡殺盡的手法却是絕沒有人服你。」

金龍堂主道：「你只是一個小脚色，我與你說這些已經是太看得起你，只是我還沒有忘記我曾經先後兩次救過你的命，你竟然不思報答，還要帶人背叛我，如何能够饒你。」

郝剛仰天大笑道：「到這個地步，姓郝的也無話可說，對岸的兄弟都看在眼內，我也不以爲他們會因此害怕，會因此向你降服，他們一定會全力與你決一死戰，看你最後還不是一樣覆沒，不得超生。」

金龍堂主道：「你當然不能够瞧到那一天。」探手一把將郝剛從地上抓起來，郝剛雙拳打出，立即被金龍堂主雙手反扣着，只一抖，骨節一陣「格格」聲响，全都碎了。

金龍堂主接將郝剛拋起，一拳擊在他的胸膛上，將他打飛出去。

那些在瘋狂叫囂的金龍堂弟子立即接下來，拳脚交加，到郝剛掉下來的時候，已經氣絕，到他們停下拳脚，郝剛也不知變成怎樣子。

金龍堂主只是仰天大笑。

對岸的金龍堂叛徒繼續在叫罵，一個個叫罵得嗓子也啞了，他們這樣叫罵到底是出於憤怒還是恐懼，也只有他們才知道，但他們的反應也顯然已接近瘋狂。

指揮他們的是呂東陽與仇冲，這時候亦已在石陣中的高台上出現，觀察對岸的情形，在金龍堂中他們是胡來般的身份，僅次於金龍堂主座下的四個寵妃。

也正如金龍堂臨陣退縮的人一樣，他們是趕到途中知道白玉樓的人已動手，金龍堂主那邊大勢已去，立即回頭走，找地方暫避風頭。

不同的是他們當時的距離實在遠了一些，就是追趕到去，大局亦已定，起不了什麽作用，所以他們一些抱歉的心情也沒有，絕不以爲那是臨陣退縮，只認爲識時務者爲俊傑，他們却以爲金龍堂是完了，金龍堂主亦難逃一死，官府下一個步驟，說不定就是搜捕他們這些金龍堂的人。

官府沒有採取行動固然令他們有些意外，金龍堂主的報復却是在他們意料之中，只是想不到這種報復那麽激烈，而且來得那麽快。

他們一直保持聯繫，也一直留意金龍堂主的動態，然後他們突然發覺這樣下去完全就是等死，所以才會有這一次的行動，以他們在金龍堂的身份，當然說得動其他人，經過一番商討，他們才決定在這裏集合，一面散發消息，召集其他人到這裏來。

只要是金龍堂的人，只要肯到來，他們便歡迎。

到來的人其實很多都是無名小卒，但人就是這樣，都有一種自大的心理，來的人都以爲自己也是金龍堂下重要的一份子，已成爲金龍堂主報復的對象。

呂東陽仇冲並沒有對他們怎樣，表現得對他們非常重視，雖然這些都是無名小卒，但拿來對付金龍堂主的屬下，却也甚有用處。

他們當然不明白呂東陽仇冲的心意，只當自己眞的是那麽重要，做起事來也特別積極。能够聚到這麽多人，呂東陽仇冲當然很開心，可是現在看見對岸的情形却不由担心起來。

呂東陽忍不住歎息道：「那些人都瘋了。」

仇冲苦笑道：「若不是，也不會追隨堂主到處殺人，殺得這麽起勁。」

呂東陽道：「他們的人數看來也不少，除了河灘的數百人，樹林中似乎也藏着好些。」

仇冲點頭道：「郝剛帶來的也有百多人，但前後有多久，竟然無一倖免，全都給殺了。」

呂東陽歎息道：「郝剛也不是一個粗心大意的人，他若是發覺勢色不對，一定會暫時避開。」

「白玉樓不是在那邊駐了兵？」

「看情形他是不會理會我們的了，我們在這裏堆石爲陣，集結了這麽多人，他不也是完全不管？但這樣械鬥也竟然袖手旁觀，倒也是我意料之外。」說着，一連歎了幾口氣，呂東陽才接下去。「這也好，我們大可以不必顧慮官兵，放開手脚狠狠的拚一場。」

仇冲道：「想不到白玉樓竟然是如此有信用，非獨放走金龍堂主，而且完全對我們不採取行動。」

「也許他早就知道必然會有現在這種情形發生，樂得看我們自傷殘殺。」

「果眞如此，這個人未免太毒了。」

「官府中有幾多個不是心狠手辣的，」呂東陽冷笑。「不過我們這些人死不足惜也是事實。」

仇冲道：「那乾脆將我們繩之於法就是了。」

「那可是便宜了我們，而且我們這種人又豈會有甘心束手就縛，那必定會引起頗多的傷亡，那到不如賊殺賊，由我們自己解決好了。」呂東陽又一聲冷笑。「到時他大可以告訴那些抨擊他的人，他所以一直不採取行動，其實一番善意，也早知道有我們這種收場。」

仇冲嘟嘀道：「江湖上傳說這個人言出必行，俠義爲懷，是個眞正的君子。」

「應該是的，若是以江湖上的傳說來看，問題是江湖上的傳說有多少是正確的，你也是江湖人，應該清楚。」呂東陽冷笑着，這個人絕無疑問很固執，肯定了的事，不容易改變。

仇冲早就知道呂東陽是這個性子，也沒有爭辯，只是道：「紅綾已認了白玉樓做乾女兒，不知道對他的決定會不會有影响？」

呂東陽道：「表面上看來是有的，天知道白玉樓收這個乾女兒目的是不是在消滅金龍堂。」

仇冲道：「橋斷也有橋斷的好處，這條河反而成了我們的屏障，堂主要帶人渡河襲擊當然不成，要到第二條橋必須走上一段路，我們大可以派人沿岸監視，那要弄清楚他的動向，應該很容易。」

呂東陽嘟嘀道：「我看他就是要這樣做，也不是日內的事情。」

仇冲道：「何以見得？」

呂東陽道：「無論他走那一個方向要渡河都要走上差不多一天，到時候人疲馬乏，而實力盡露，我們若是迎頭痛擊，如何是好。」

仇冲接問：「你以爲他會怎樣做？」

「可能緩緩的移動，養精蓄銳，然後渡河，若是這樣，在這幾天之內我們大概還可以有一覺好睡。」呂東陽歎息一聲。

仇冲亦歎息：「枯守絕不是辦法。」

呂東陽道：「目前我們只有這個辦法的了。」

「還有多少人會到來？」仇冲接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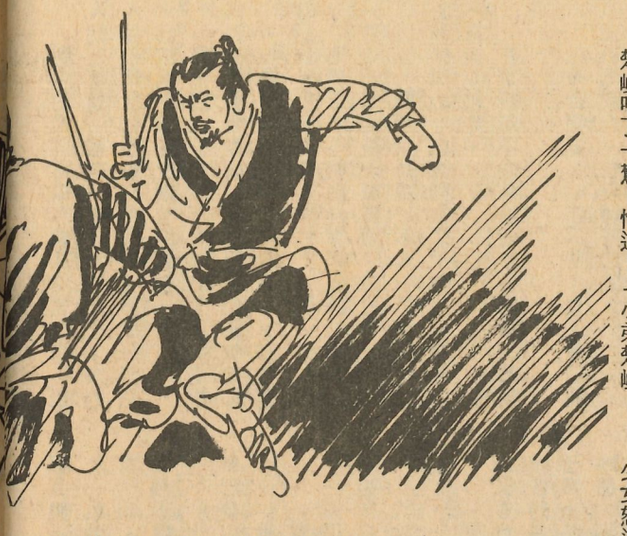
呂東陽笑了笑。「差不多的了，經過這一役，那些聽到風聲的，只怕會改變主意。」

仇冲道：「若是能够弄清楚堂主的實力就好了。」

「沒用的，我們就是人再多，只要他避免正面接觸，我們的人也是起不了多大作用，分得太散被他個別擊破更就太沒有價值。」呂東陽收住了笑臉，顯得有些苦惱。

仇冲苦笑道：「我現在才明白，爲什麽我們江湖人雖然一身本領，在戰場上起不了多大作用。」

（未完・十）



湖江劍

磨

事故篇中情奇義俠

文・丁門西
圖・飛可

有美爲伴　同返故鄉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蘇振中大排筵席，招呼衆俠重新入座，盡歡而散，丐帮、石九斗父子，各自回去，楚峻暫時和他們分手，買了一輛牛車走至中原地帶，晚上睡在牛車內，有時摸黑練劍，把「無量劍法」三十六招全部學成，又練「白衣神魔」的掌上功夫，大有收獲，這天沿着大別山而行，到達天柱山下，遇見「川東雙毒」苗家昆仲要殺害「百變靈猴」侯百通，楚峻仗義殺退苗家兄弟，侯百通因中毒得他救援，收他爲徒，教授易容術及中毒療傷之法，學成後辭師下山，趕着牛車，被一個穿綠衣少女竄入車內要脅他不許聲張，前面又來了四騎客截住了綠衣少女……

綠衣少女這一劍刺得極快，楚峻幾乎閃避不開，電光石火間一擰腰，只聽「嗤」的一响，衣襟已裂開一道口子，只差半寸，便得掛彩。

楚峻吃了一驚，忙道：「小弟楚峻，是石二哥的結義弟弟，嫂子若是不信，可去問問二哥！」

綠衣少女再一劍刺出，楚峻的長劍在車廂內，無法招架，只得再度閃開。綠衣少女怒道：「我只知石中玉有個義弟叫高齊！你再叫一聲二嫂，我便不饒你了！」

楚峻急道：「小弟便是高齊，只因身負血海深仇，所以化名齊高！二……姑娘，我可不是個登徒子，也不是不知分寸之人，豈有亂認人之理！」

綠衣少女一頓足，道：「你還滿口胡言什麼？」

楚峻抓抓頭皮，心頭甚是奇怪，不由忖道：「莫非二哥近日跟她發生了什麼齟齬？」怔了一陣，才抱拳行禮道：「剛才小弟若是有所得罪的話，請……請原諒一二！」

綠衣少女忽地「噗嗤」一聲笑了出來，道：「你自稱小弟，難道我年紀比你大了？」

楚峻見她問起師父的來歷，不禁有點爲難。綠衣少女沒好氣地道：「你不說也就罷了，何必皺什麼眉頭？快上車吧，勿讓顧叔叔他們追上來！」

楚峻連忙上車，呸喝一聲，那牛兒便又慢慢前進了。他有點六神無主，任由那牛兒慢慢走動，走了一忽，綠衣少女嫌其慢，便道：「喂，你不會催她快一點麼？眞奇怪，你爲何不駕馬車，却用這老牛來拉破車，天快黑啦！」

楚峻隨口道：「大黃並未老！」

綠衣少女一怔，脫口問道：「誰是大黃？」

「呶，便是這頭黃牛，」楚峻笑道：「牠很聽話，好像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叫牠大黃！」

言未畢，那牛兒似乎聽得懂人語般「哞」的一聲大叫，綠衣少女童心未泯，忍不住拍掌叫好。「我只道馬兒才好玩，原來牛也能解人意！」

楚峻問道：「姑娘要去那裏？請示行止！」

綠衣少女道：「你家在那裏？」

楚峻目光一黯，道：「小弟家破人亡，那裏還有……」

綠衣少女道：「對不起……嗯，你仇人是誰，可否說與我知？」

楚峻咬牙道：「是五行盟！」

綠衣少女神情一變，道：「我聽爹爹提及，五行盟不但勢力龐大，而且高手輩出，你家怎會與他們結下深仇？」

楚峻苦笑一聲：「這點連小弟也不知道！不過無論他五行盟如何强大，這仇小弟也要報！」

綠衣少女拍掌道：「好好，我總算找到一個志同……」她本想說找到一個志同道合的人，話至口邊，猛覺有點不妥，粉臉一紅，硬生生把下半句話嚥了下來。

楚峻可沒想到這一點，一邊趕車一邊問道：「姑娘與五行盟也有仇？」

「哼，憑他們也配？」綠衣少女撇撇小嘴，「你知道我爲何偷偷跑出來麼？」

楚峻心頭一動，試探地問道：「莫非姑娘要想找個五行盟的人鬥鬥？」

「正是！人人均說五行盟如何可怕，哼，我就是不怕！」綠衣少女道：「我何止要找他們幾個人來鬥鬥，哼！我想把整個五行盟都收拾掉哩！」

楚峻道：「小弟跟五行盟的人交過幾次手，要想收拾五行盟，可不容易！」

綠衣少女天眞地道：「我也自知單憑我一個人，力量不足，但你既然與五行盟有仇，咱們便聯手鬥鬥他們！」

楚峻默然，不知如何回答。綠衣少女見他不作聲，伸出春葱似的食指在他後肩戮了一下。「喂，你怎地變成啞巴？」一頓又道：「哈，原來你是個胆小鬼，我還以爲你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男子漢哩！」

楚峻只得道：「並不是小弟怕他們，事實上他們人多勢衆而又神出鬼沒，憑咱們兩個要想收拾他們的確實力不足！嗯，假如咱們聯合大哥及二哥便有點希望！」

綠衣少女不高興地道：「誰是大哥，誰是二哥？」

楚峻一怔，道：「大哥是丐帮飛鴿堂主歐陽虹，二哥是誰姑娘自然知道……大哥跟二哥都有一些朋友，咱們聯合起來，勝算便多了！」

綠衣少女冷冷地道：「你呢，你有什麼朋友？」

「小弟出道不久，除了大哥跟二哥之外，倒沒有什麼知心的朋友！」

「這樣說來，你若要報仇，也得靠別人帮助了！」

楚峻又是一怔，長嘆一聲。「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小弟總不能魯莽從事！」

綠衣少女更不高興。「如此說來，倒是姑娘我魯莽了！」

楚峻忙道：「小弟並無此意！」

綠衣少女冷笑一聲，譏道：「我聽石中玉那小子說過，他的義弟是個書呆子，但你現在却扮成個牛娃子，看來你是害怕讓五行盟的人發現！以你這般胆小的人，若能報得了仇，那才是笑話！」

楚峻不禁有氣。「姑娘女扮男裝，不知所爲何事？」

綠衣少女怒道：「你以爲我是怕五行盟的人麼？我是怕顧叔叔他們而已！」

「顧叔叔大概是你爹的心腹吧？」楚峻淡淡地道：「原來你爹的朋友，比五行盟的人還可怕！」

綠衣少女聽不出他話中之意，問道：「誰說的！」

楚峻吃吃笑道：「若非如此，你爲何會爲他們而喬裝？證明他們比五行盟還可怕！」

綠衣少女大怒，揚掌掃向楚峻後腦，楚峻把頭一縮似乎背後長了眼睛。綠衣少女見打不到他，心頭有點酸溜溜的感覺。

楚峻心中却忖道：「這妮子兇得緊，二哥將來只怕要大吃苦頭？唔，看來必是二哥得罪過她……」

綠衣少女見他不作聲，道：「你在想什麼？哼，好得意麼？哦，我明白了，你一定以爲我武功低微，看不起我！停車停車！」

楚峻把車拉慢，道：「什麼事？」

「下車，姑娘要領教領教你武功！」

楚峻暗吃一驚，道：「小弟如何是二嫂的對手！」

綠衣少女大怒，又一掌摑了過來，楚峻飛身躍落地上，沉聲道：「嫂嫂如何多番戲弄小弟？」

綠衣少女咬牙說道：「誰叫你胡言亂語！」

楚峻抓抓頭。「嫂……姑娘雖然未曾過門，但中秋即至，小弟早叫幾天也不是什麼大錯！」

「誰是你二嫂！」綠衣少女叉腰立在車上，神態又是嬌憨，又有幾分薄怒。

楚峻目光一垂，道：「以後小弟不叫就是！」

「也不准你自稱小弟！姑娘是很老了麼？」

「是，小，我以後不說便是！」

綠衣少女見他一副必恭必敬的模樣，「咭」地一聲笑出來。「眞是書呆子！」

楚峻見她忽怒忽喜，大感頭痛。綠衣少女又道：「這裏不錯，今日便在此過夜吧！」

「好，待小……我把車拉進林內！」

楚峻拉着韁把牛引入路旁的林子裏，隨即替牠卸轅。又把車上的草拿下來餵牠

綠衣少女坐在一塊大石上，喃喃地道：「哎呀，壞啦，這裏前不搭村，後不靠店，去那裏買食物？」

楚峻忙道：「我車上有點食物，就怕你吃不下肚……」

綠衣少女瞪着一對大眼睛，道：「爲什麼姑娘我吃不下去？」

「因爲那是莊稼漢的食物！」

綠衣少女嬌嗔道：「你以爲我是……石中玉？我家窮，能吃的什麼都吃！」

楚峻自車上取出幾塊地瓜，又用石塊疊了個石灶，引了火，綠衣少女忙幫他檢些枯枝枯葉。

楚峻抓了幾團泥，糊住地瓜，然後把它拋入灰中，綠衣少女不斷添枝，火光映在她臉上，紅樸樸的像熟透了的柿子。

楚峻聞到自她身上飄來的女兒香，心頭一亂，連忙把頭別開。綠衣少女道：「你去找水喂你那條大黃吧，這裏有我！」

楚峻也不想跟她太接近，聞言便走開了。

不一陣，便聽綠衣少女叫道：「楚峻楚峻，你過來，都熟了！」

楚峻把手在襟上擦了一把，走了過去，只見綠衣少女已把地瓜外表連泥巴帶皮剝掉，露出一塊金澄澄、香噴噴的肉來。

楚峻用鼻嗅了一下讚道：「好香！」

「饒嘴鬼！」綠衣少女檢了一根乾淨的樹枝，把地瓜插上，遞與楚峻。「拿去吧！」

「你先吧……」

綠衣少女白了他一眼。「也沒見男子漢像你這般婆婆媽媽的！一個人若是書讀得太多，便要變得沒趣了！」

楚峻只得接了過來，綠衣少女這才自己剝了一塊，也吃將起來。

兩人一人吃了兩塊，肚子也差不多塡飽了，便找了塊乾淨的地方住下，相隔六七尺，綠衣少女不斷把枯枝拋入石灶中，火光把周圍都照亮。

楚峻此刻又覺得她並不如自己想像中那麼兇惡，不但如此，而且表現得十足是個女人。

綠衣少女添了火後，靠在樹幹上，仰頭不知在想些什麼，楚峻忍不住道：「你在想家。」

綠衣少女「噗嗤」一聲笑了出來。「我又不是頭一次出來。」

「既然如此爲何還要偷偷跑出來？」

綠衣少女欲言又止，道：「你不必知道。」

「是。明早你還是跟顧叔叔他們回家吧，免得郭伯伯掛懷？」

綠衣少女怒道：「姑娘的事，要你管麼？」

「小……我怎敢……」楚峻怕她不快，忙岔開話題，「顧叔叔的武功一定很好了？」

「差不多吧，說好好不到那裏去，說差也差不到那裏去，人們敬佩他的並不是他的武功，而是他的爲人！」

楚峻肅然起敬，讚同地道：「一個人的好壞當眞比武功的好壞强得多。」

綠衣少女喃喃地道：「你知道顧叔叔他們五個爲何在我家內麼？」她瞟了楚峻一眼，自問自答地道：「我爹爹曾經救了他們的性命，他們感恩圖報，所以投到我家內，一直協助我爹爹，行俠仗義，有人說他們是我家的家將，但我爹却視他們如兄弟，事無大小，絕不分尊卑，他們不們同桌而吃，而且經常聯席而眠。」

楚峻道：「令尊的爲人有口皆碑，我亦十分佩服，可惜無緣拜會他老人家？」

綠衣少女笑道：「我爹並不老，以後若有機會的話，我帶你去見他就是，爹一向很器重年青人。」

楚峻大喜。「好呀，那麼咱們明天便去吧？」

綠衣少女白了他一眼，道：「姑娘還不知道你的鬼心意麼？明年吧！」

「明年？」楚峻心中暗道：「何必明年，今年中秋便見得着了。」

綠衣少女嗔道：「你在想些什麼？」

楚峻暗暗佩服她的聰明，不由問道：「姑娘是不是跟石二哥吵了嘴才跑出來。」

綠衣少女一怔，半晌才道：「你爲何會這樣說？哼，你不說個明白，姑娘可不放過你。」

楚峻苦笑一聲，道：「在下隨口問問而已，並無他意！」

「他是他，我是我，我跟他有什麼關係。」綠衣少女眼珠一轉，道：「哦，我知道了，你以爲我……我是姐姐麼？」

這次輪到楚峻傻住了，脫口問道：「姑娘的話在下不明白。」

「你知道我爹有幾個兒女？」

楚峻道：「在下剛出道，可不知道，正想請教！」

綠衣少女臉上閃過一絲得色，道：「我爹共有一個兒子，兩個女兒，我是最小的，跟石中玉訂親的是不是我，是我的姐姐！」

楚峻恍然大悟，暗道：「難怪我叫她二嫂，她要生氣！」不知爲何，他是時有如釋重負之感。

綠衣少女急問道：「你不相信麼？」

楚峻笑道：「在下怎敢不信，我還要

向姑娘道歉哩。」

綠衣少女掩嘴笑道：「你到這時才知道自己是如何魯莽的麼？」

「在下的確魯莽，」楚峻又轉個話題，「顧叔叔的大名是什麼？」

「顧叔叔叫子安，還有曲叔叔單名一個全字，魏叔叔維德，傅叔叔單名洛，他們有個外號叫『秦嶺四友』！」

話音一落，前頭忽然傳來一陣馬蹄聲，綠衣少女臉色一變，道：「莫非說曹操曹操便到？喂，你答應我一件事，不得告訴他們我在那裏，否則姑娘不放過你！」言畢奔前幾步，躍上一棵枝葉茂盛的大樹上。

楚峻有點茫然，心頭委決不下，該不該助她，心念未了，蹄聲已至林外。

只聽有人道：「老三，林內有火，必然有人，咱們進去問問！」接着便走進四條漢子來，正是日間所見的那四人。

那四人見到楚峻也是一怔，一個身裁矮小的忍不住道：「老大，這小子不就是那個趕牛娃麼？」

楚峻抱拳問：「四位又有何指教。」

顧子安見他神色有異忍不住多看了幾眼，這一看可看出疑點來了，「吓，原來閣下是不露相的眞人，快把人交出來！」

楚峻道：「小可是什麼眞人，四位的話可令人難明了！」

「不必再裝蒜，你早上額頭上那顆肉瘤呢？去了那裏？敝侄女一定被你藏了起來。」

曲全冷笑道：「小子，你可得放明白一點，咱們是什麼身份，你可知道，胆子包天也不能動咱們侄女一根毫毛，乖乖的把人交出來。」

楚峻道：「小可並不是什麼眞人，只因身負血海深仇，是故易容上道，四位誤會了。」

顧子安道：「你的事咱們不理你，日間他指咱們跑了不少冤枉路，分明有詐，若不把人交出來，莫怪咱們不客氣。」

楚峻本來還委決不下是否該幫綠衣少女隱瞞他們，此刻見他們一口咬定自己挾走了她，不由心生暗怒，當下冷笑一聲：「諸位都是成名的人物，怎地說話如此魯莽，在下到底挾走了什麼人？」

傅洛道：「便是咱們侄女郭蕙蘭。」

楚峻暗道：「原來她叫蕙蘭，唔，蘭心蕙質，這名字倒不錯！」嘴上道：「請問這位郭姑娘又是什麼來歷。」

魏維德道：「不怕你假裝，咱的侄女便是郭尚義郭大哥的千金！」

楚峻搖頭：「可惜在下無緣識荊！」

顧子安正容道：「小哥，她若發生了什麼事，咱們四位可無顏回家，你若見到她的，請指點一條明路，咱四兄弟感激不盡！」

「可惜在下的確未見過她！」

曲全怒道：「既然未見過她，日間又爲何胡指一通！」

楚峻臉上微熱，道：「在下根本未見過郭姑娘，又怎知你們要找的誰，你們只問我有否見過一個綠衣少年而已，當時在下的確曾見一個綠衣少年向左首跑去？」

魏維德道：「你沒騙咱們。」

傅洛回頭看到那輛牛車，便道：「請恕咱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說着向車廂走去。

楚峻暗說一聲慚愧，道：「諸位請搜，其實諸位若稍爲動一下腦筋，也知道怪錯了在下。」

曲全臉有不快。「爲何？」

「假如在下挾持了郭姑娘，還會停在這裏等諸位來捉麼？」

話音一落，只聽傅洛道：「老大，車上沒人。」

顧子安抱拳道：「咱四位得罪了，少俠幾時有空請到太原一行，在下兄弟必定掃榻以迎！」

楚峻忙回禮道：「四位客氣了，在下識想去太原拜會郭大俠及四位。」

曲全道：「請恕咱們打擾了，後會有期。」

楚峻忙道：「其實郭姑娘武功高强，諸位也無須太過担心。」

顧子安一怔，問道：「你怎知道舍侄女武功高强。」

楚峻見他們一臉急色，所以才出言安慰，却不料露出馬脚，幸而他心念一轉，已有了計較。「郭大俠武功天下聞名，所謂强將手下無弱兵，以此推之，郭姑娘的武功自然也不錯。」

顧子安輕嘆一聲，眉宇間隱含一抹憂色，揮手示意義弟出林。

楚峻見他們離去，暗中舒了一口氣，不久林外便又响起一陣馬蹄聲，馬蹄聲由近而遠，一忽便已不復再聞。

楚峻心亂如麻，正在沉吟問，忽聽背後傳來「噗」的一聲嬌笑，一回頭可不正是郭蕙蘭？

「喂，想不到你這書呆子騙人的功夫還不錯。」

楚峻臉上一熱，道：「剛才姑娘不見他們都是滿臉急色麼？也許你爹有急事要找你，你還是早點回家吧！」

「哼，你後悔了，我爹有事才不會找我，他所急之事，都是別人的事。」

「也許這次是例外。」

郭蕙蘭道：「不會有例外的，我出來了月餘，連一個五行盟的人都未碰上，就這樣回家，有什麼意思？」

「五行盟神出鬼沒，也許你三五年內也碰不上，難道你便不回家。」

郭蕙蘭臉上忽然泛上一層紅暈，問道「你準備去那裏？」

楚峻神色一黯，長嘆一聲：「當日寒舍家破人亡時，在下僥倖逃出生天，連父母屍骨也不曾收拾，每次思之都心如刀割，在下想到寒舍遺址拜祭一下，略盡一點後輩的心意！」

「你家在江南？」

「在九華山上。」

「那可好了，姑娘畢生未到過江南，更未去過九華山，這次無論如何也得去一次。」郭蕙蘭呵氣如蘭地道：「你便做個响導如何？」她怕楚峻迫她回家，忙又道：「過了江，遊過九華山之後，我立即回家不用你催。」

楚峻臉上一熱，道：「在下那敢催你？不過姑娘說過的話可別忘記。」

「哼，你把我當作是什麼人，你以爲

我愛跟你去一輩子麼？」話出了口，郭蕙蘭才醒覺，一張吹彈得破的粉臉，如晚霞般鮮紅。

楚峻窘道：「在下不敢……」

郭蕙蘭忙把臉別開，道：「好啦，別再說了，快點睡吧，明日好上路！」

次日一早，楚峻醒來，見郭蕙蘭又在燒地瓜，心頭無端端又亂了起來。

郭蕙蘭臉露笑容，道：「快熟了，快去洗個臉，吃了好上道！」

兩人吃飽之後，重新上車，那大黃依然慢慢而行，出了大路，楚峻道：「姑娘，咱們不如去買兩匹馬來代步吧！」

「這牛如何安排？」

「把牠賣掉就是！」

「這如何使得？你捨得牠麼？」郭蕙蘭道：「你捨得，我也捨不得！」

大黃聽見她這樣說，又「吽」地叫了一聲。「你聽聽，牠多乖！」

楚峻嘆了一口氣，我雖然亦捨不得賣牠，但牠走得這樣慢，可……」

郭蕙蘭截口道：「你不必再說了，你是想早點趕跑我罷了！」

楚峻的確是存了此意，聞言後那敢再說，大黃似是能解人語，速度快了很多，郭蕙蘭心頭大喜。

一路上兩人都避開大鎮，宿在野外，每頓飯都由郭蕙蘭負責，旅途上雖然做不出什麼好菜，但郭蕙蘭就有辦法，令那些粗劣簡單的菜餚變得香噴噴，味同山珍海錯，楚峻眞料不到她有此好手藝。

車上沒事，不由想起諸葛翡翠及諸葛明珠來了，那兩位千金小姐對自己雖然一往情深，但只使自己覺得是一種負担，全不如與郭蕙蘭在一起，有如沐春風之感。

郭蕙蘭絕口不提家事，反而對楚峻的家事問長問短起來，楚峻有問必答。

楚峻得知她不是未過門的嫂子，再無戒防，而郭蕙蘭更是天眞無邪，這樣走了幾天，兩人便已熟落起來。

這天已至安慶境內，楚峻準備駕車入城，在此歇一夜明早才過江，豈知到了城外，却見圍了一大羣人，人叢中不斷傳來打鬪聲，郭蕙蘭道：「咱們下去看看！」

楚峻道：「咱們還是趕路吧！」

郭蕙蘭自車後躍下去，道：「也許有壞人在欺侮弱小呢，難道咱們便不去助他？何況天色還未晚！」說罷已分開人羣，走了進去。

只見空地上有三個漢子圍着一個年近五十的長髯男子打鬪，那三個漢子以三敵一，猶自落了下風。

郭蕙蘭頗覺奇怪，興趣大減，因爲那三人武功不高。而那年老的，却仍似未使盡全力，當下忍不住道：「喂，你們以多欺少，算得什麼好漢！」

那年老的道：「聽見沒有？姓邵的，你們三兄弟再不識相的，便莫怪我要下毒手了！」

一個高瘦的漢子怒聲喝道：「裴度甫，你殺死咱們的叔父，今日咱們不與你干休！」

「笑話！」那年老的冷笑一聲，「你們不怕風大吹閃了舌頭？若非老子今日心情好，否則早已都把你們幹掉了！」

郭蕙蘭吃了一驚：「原來這人是『鬼刀』裴度甫！爹曾經說過，這惡魔不但武功高強，而且十分兇殘！這三人看來倒反是好人呢！」她想到此便抽出劍來，喝道：「姓裴的，少爺找你很久了！」

裴度甫一怔，問道：「你這小子怎地如此糊塗，剛才又罵他們以多欺少，如今又罵起老子來……哦，一定是個初出茅廬，又想揚名立萬的小子了！」

郭蕙蘭臉上一紅，怒道：「是又如何？喂，你們三個既然不是他的對手，請退下！」

那三個漢子互看一眼，悻悻然退下，却仍圍在旁邊。年紀較大的道：「請少俠小心，這人十分扎手！」

郭蕙蘭抽出長劍，說道：「快來受死吧！」

裴度甫哈哈笑道：「你要想揚名立萬可得小心一點，千萬不要把命也賠了上去了！」

郭蕙蘭道：「不必囉嗦快亮刀來！」

裴度甫道：「老子需要動刀時，自然不會讓你失望！」

郭蕙蘭冷哼一聲，長劍刷地一聲刺出，裴度甫冷笑一聲，雙脚一錯，便把劍讓開。

不料郭蕙蘭家學淵源，父親固然是一代大俠，母親「越女劍」韓湘的武功亦是名聞江湖，郭蕙蘭雖然有點不知天高地厚，但所謂虎父無犬子，劍法造詣自亦頗有可觀，她見對方身法剛變，手腕一偏，長劍亦隨之變化。

裴度甫料不到她年紀輕輕劍法如此快速凌厲，心存大意，幾番着了道兒，連忙向後一縮，堪堪避過。

郭蕙蘭精神大振，叫道：「你知道少爺的厲害了吧！」攻擊更盛，左七右六，一口氣刺了十三劍，招招不離裴度甫的要害。

裴度甫身形連閃，幾次要欺進劍網，都被郭蕙蘭迫退，迫得掣出鬼頭刀來。他出刀極快，郭蕙蘭只覺雙眼一花，長劍便已被其擋開。

裴度甫剛才險險出醜，心頭恚怒，存心把郭蕙蘭斃于刀下，一連三刀便爭到先機，再急攻三十六刀！

這三十六刀一刀快過一刀，旁人但見一團耀眼的白光翻滾，根本看不清他是如何出手的。

裴度甫外號「鬼刀」，望名生義，便知他的刀法詭異，多變而又快捷，這三十六刀是他的平生絕技，一口氣展開，饒得郭蕙蘭家學淵源，也抵擋不住，一連退了七八步！

那三個姓邵的漢子見狀，更是臉無人色，三人互換了一眼，也把刀掣了出來，喝道：「少俠莫怕，讓咱們三兄弟跟他算賬！」

裴度甫雙眼落在郭蕙蘭的胸膛上，淫笑一聲，道：「什麼少俠？是個小妮子！哈哈，妞兒，你今夜陪老子宿一宵吧，老子答應放你一條生路！」

郭蕙蘭又羞又慚又怒，叫道：「姑娘跟你拚了！」要想反攻，那裏尚有餘力？

那三個姓邵的兄弟立即揮刀衝了上去，冷不防背後有人喝道：「住手！」

這聲音威風凜凜，令人不能拒抗，一

回頭見是個牛娃子，不由一怔，原來楚峻要安頓牛車，所以來遲了。

他見郭蕙蘭形勢十分危急，不再打話，長劍出鞘，自中一擱，郭蕙蘭急喘一口氣道：「這惡魔可惡，快替我殺了他！」

裴度甫喝道：「傻小子你是誰？別壞你家大老爺的好事！」鬼頭刀一掄，劃了半個弧圈，斜劈下來。

楚峻閃開兩步，長劍一挽，回了一招「上善若水」，裴度甫喝了聲好，第二刀又至！

楚峻一出道便連遭强手，此際已非吳下阿蒙，毫不怯敵，再一閃，長劍一變，換了一招「玄之又玄」。只見劍芒點點，似夏夜星星，令人不知攻向何處。

裴度甫暗吃一驚：「這小子一副土頭土腦，怎地劍法如此神妙？」當下不求有功，先求自保，連忙後退一步，揮刀守住前身要害。

楚峻標前一步，使一招「九層三台」，一柄劍挾着四五度光芒刺向對方的臉門！裴度甫那裏知道這招無量劍法的厲害？手腕剛一抬，要想護住頭臉，豈料眼前劍光忽然一斂，緊接着下身生風，心知要遭，如火燒屁股般向後一跳！

他反應雖快，可惜仍慢了一步，小腿上已中了一劍！

裴度甫虎吼一聲，喝道：「老子今日不殺你，誓不爲人！」鬼影刀法一展開，採取攻勢，依法泡製，又攻了六六三十六刀！

楚峻不慌不忙，反復使出「天長地久」、「天道無親」、「柔弱勝剛」等幾招，把對方的攻勢封住，三十六刀過後他只退了半步。

三十六刀一過，楚峻趁對方新招未生之際，忙又使了招「正言若反」。又在其左肩上添了一道劍痕！

人羣中有個道士臉色一變，忽然排衆如飛離開。

裴度甫十分驍勇，雖已受了兩處傷，仍然毫無退意，刀法一緊，又與對方互爭先機。

郭蕙蘭站在旁邊，看得目不轉睛，心中忖道：「想不到楚峻……他的劍法如此神妙！哼，石中玉一向目中無人，我看他便不如他了！」想至此，她臉上忽然泛上幾絲快意的神色。

場上的決鬪眨眼間已過七十招，由於裴度甫存心拚命，竟是個不分勝負之局，郭蕙蘭不斷爲楚峻打氣。

楚峻摸清了對方的刀法變化之後，攻勢逐漸凌厲，裴度甫銳氣已失，怯意漸起，便生退意。

再過十餘招，只見裴度甫眼珠子一轉，身子忽然向後一退，一退丈餘，鬼頭刀忽向邵老大的心窩扎去！

楚峻大怒，喝道：「休再傷人！」急標向前，長劍分心便刺。

裴度甫那一刀雖快，但仍被邵老大擋開，可是他左臂一落，五指如鈎，已抓住其臂上的關節，緊接着把他拉至身前！

楚峻大吃一驚，忙不迭收招，喝道：「放下人來！」

「笑話！」裴度甫冷笑道：「老子今日無暇陪你玩耍，後會有期，你們都給我退後三丈！」

人羣立即散開，楚峻道：「咱若退開，你不放人又如何？」

「三丈並不遠，我若殺了人，你們還追得上！」

邵老二道：「你敢傷咱們大哥一根毫毛，咱們跟你永世沒完！」

裴度甫眼光閃過一絲怨毒之色，道：「老子若要殺你們，當眞是易如反掌，快退！」

楚峻等人一退，裴度甫果　推開邵老大，向橫掠去，郭蕙蘭要追，楚峻忙道：「算啦，强寇莫追！」

郭蕙蘭恨恨地道：「那厮可惡極了！你爲何不殺了他？」

「走吧！」楚峻拉着郭蕙蘭，冷不防被人攔住。

郭蕙蘭道：「你們做什麼？」

邵氏兄弟抱拳道：「多謝兩位少俠救命之恩，寒舍就在前頭，請兩位到寒舍，讓在下兄弟略盡一番心意如何？」

郭蕙蘭剛才話說得太滿，幸虧楚峻及時趕到，否則後果不堪設想。聽了邵家兄弟的話後，頗有愧色，不想再與他們見面，忙道：「二位不必客氣，咱們身上尚有急事還需趕路，改天才上寶莊拜訪吧！」

楚峻道：「不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乃吾輩應爲之事，三位請回！」

兩人走出人羣，重新躍上牛車，向城門馳去。

入了城，找了一間乾淨的客棧，開了兩個房間歇下。他倆只道身份沒人知悉，豈料這一夜，竟有人爲他們竚立中宵，守在客棧外面。

次日一早，兩人盥洗一番，吃過早點，又包了些乾糧，便繼續南下。

出了南城門不遠便是渡口，兩人賃了一艘大船，連人帶車馳了上去，旁邊的渡客看見都暗暗稱奇。

郭蕙蘭也不理人側目，坐在船上，與楚峻指點江上的風光，狀甚歡悅。

今日風和日麗，江波不揚，渡船甚是平穩，不久便到了對岸，兩人又花了一番工夫才把牛車拉上岸。

由此到九華山青雲莊舊址，尚有百餘里路，兩人輪流駕車，悠哉優哉也不忙着趕路，一任大黃慢慢行動。

所謂近鄉情更怯，但楚峻有美作伴，却沒有這個感覺，還暗暗嫌大黃走得快。

經過安慶城外那一役，兩人的態度又更加熱密，郭蕙蘭已改口稱他大哥了，而楚峻也呼其蘭妹。

百餘里路雖然不短，而大黃也走得不快，不過到次日黃昏終也走到山下。

青雲莊建在半山，山路又不大好走，兩人便決定先在山下歇一宵明早才上山。

這一夜，楚峻心潮起伏，一雙眼睛未曾闔過一下。

次日郭蕙蘭見他雙眼紅絲密佈，關懷地問道：「大哥，你昨夜沒睡麼？」

楚峻苦笑一聲：「愚兄想起往事睡不着！」

郭蕙蘭道：「所謂人死不能復生？你也不必太過傷心，最要緊的是替先人報仇雪恨！」

楚峻道：「不錯，此仇非報不可！」

郭蕙蘭溫聲道：「大哥放心，小妹發誓與你一道，助你報仇！」

楚峻心頭感動，情不自禁握住她一雙柔荑，道：「蘭妹你待我眞好！」

郭蕙蘭粉臉一紅忙把手縮回，轉過身去，臉上神色忽憂忽喜不知她想些什麼。

楚峻囁嚅地問道：「蘭妹你生我的氣麼？」

郭蕙蘭忙道：「沒有……小妹去河邊洗個臉……」一語未畢撒腿便跑了出去。

附近便有一道山溪，郭蕙蘭坐在溪邊，彎腰掬起一把水來，不知怎地她忽然把水潑掉，一對小脚不斷踩着地，接着把臉龐埋在雙掌中。

良久，一陣山風吹來，吹動了她的衣襟，郭蕙蘭才矍然一醒，胡亂擦了一把臉，便邁着沉重的脚步走回去。可是當她接近楚峻時，臉上又有了醉人的笑容。

楚峻也胡亂擦了一把臉，兩人便上車起程。起初山路還算平坦，牛車尚能通行，過了一陣，路已窄，大黃走得極是辛苦，楚峻與郭蕙蘭只得下車，同時把牛車停放在路旁的一叢樹林內。

兩人結伴上山，不料一忽天上忽然洒下一陣雨，楚峻忙道：「蘭妹，咱們找個地方避一避吧！」

郭蕙蘭道：「這雨又不大，咱們冒雨上山吧！聽說這是最有詩情畫意的了！」

楚峻也恨不得早點到達，自然不加反對。那雨雖不大却又密又長，只一忽，兩人身上已爲雨水所濕，郭蕙蘭解下頭上的紮髮方巾，秀髮立即如瀑布般洒了下來。這剎那，楚峻忍不住向她看了一眼，只見她此時的神態又是不同，先前女扮男裝，已令人有美艷之感，此際臉龐在秀髮的襯托下，益增幾分嬌俏與嫵媚，令人不敢多看。

楚峻一顆心立即怦怦亂跳起來，心中忖道：「古人云，紅顏薄命，希望蘭妹永遠快樂，事事如意才好！」

郭蕙蘭見他呆頭呆腦，嗔道：「你認不得我麼？」楚峻大窘，更加說不出話來，半晌才道：「蘭妹，你姐姐的容貌一定也如花似玉，二哥當眞有福氣！」

郭蕙蘭嘴角的笑意一斂，嘆道：「姐姐若嫁他才命苦！」

楚峻一怔，脫口道：「蘭妹你爲何會這樣說，石二哥文武雙全，人又熱心，別說家財，便是容貌也是罕見的美男子！石叔叔跟令尊又是一時之瑜亮，不但門當戶對，而且天造地設，你姐姐嫁與他，又怎會命苦！」

郭蕙蘭怒道：「石中玉那小子眼高於頂，恃着家內有錢，四處收買人心，這也算熱心！也算俠義！他們父子都是熱衷名利之夫，我姐姐嫁給他，怎不命苦！」

「蘭妹，也許你對石叔叔與二哥有所誤會……」

郭蕙蘭截口道：「我誤會他們父子？哼，我跟他認識比你還早哩！」

「但……」楚峻改口：「石叔叔若是這種人，令尊又怎會把令姐許配二哥！」

郭蕙蘭雙眼淚花亂轉，道：「這是我爹爹今生唯一做下的憾事！那是我爹爹跟石九斗訂下的親事，我……姐姐根本不同意！」

楚峻道：「希望令姐能改變對石二哥的看法……嗯，蘭妹你何不勸勸她？其實石二哥眞的是個熱心人哩！」說着便把石中玉如何關懷自己的事轉述了一次。

郭蕙蘭嗤的一聲冷笑出來。「他只是用銀子來關心你！那幾錠銀子對他家來說，簡直九牛一毛，算得了什麼？別再提他了，到了沒有？」

「快了，轉過前邊那個山坳便是。」

楚峻忖道：「看來郭家姐妹一定是對石二哥有所誤會，我若有機會好歹也得勸勸蘭妹說服她姐姐，莫讓這段良緣錯失了！」

郭蕙蘭說了那幾句之後便不再打話，默默走在楚峻前面，不久轉出那山坳，便見到前頭地上有些碎石敗礫。

楚峻瞄物思人，搶前幾步，跪在地上痛哭起來。郭蕙蘭也陪他流了幾行淚。

楚峻哭了一陣，檢了根樹枝在瓦礫上撥尋起來，郭蕙蘭却不知跑去何處。

過了一陣，楚峻已幾乎把瓦礫翻遍，却找不到屍體，也不知是事後被野獸銜去，或是爲附近的樵夫收葬了。想到此，楚峻又哭了。

只見郭蕙蘭叫道：「大哥，快來！」

楚峻以爲讓她尋着了，連忙奔了過去，却原來郭蕙蘭獵了一頭野兔，用火烤好，在山風中散發着香味。

楚峻道：「你吃吧，愚兄吃不下！」

郭蕙蘭道：「誰說你不吃？你不吃我也不吃！」她自包袱中取出一個小罐子，抓起一把鹽洒在野兔上，然後把牠撕成兩片，遞了一片與他。

楚峻默默接過兔肉，目光一移，這才發現郭蕙蘭不知在何時已換了女兒裝，薄施脂粉，更添幾分俏麗。

郭蕙蘭見他目光灼灼，粉臉一紅道：「一件衣服有什麼好看？你未看過麼？」

「衣服雖不好看，但穿在你身上便好看了！」

郭蕙蘭粉臉更紅，嬌嗔道：「想不到你也會油腔滑咀！」

楚峻大窘，結結巴巴地道：「我……不是……油腔滑嘴……是……」

郭蕙蘭「咭」的一聲笑了出來，道：「快吃吧，冷了便不好吃了！你若不吃，餓壞了身子，伯父伯母在天之靈也不會原諒你！」

楚峻心頭泛起一陣甜蜜，立即低頭啃起兔肉。

郭蕙蘭見他吃得津津有味，心情也輕鬆起來，不一陣兩人都已把兔肉吃光，郭蕙蘭道：「大哥，找到伯父伯母的屍體沒有？」

楚峻搖搖頭，道：「我想到附近找一找，希望是被樵夫或獵戶安葬了！」

「但願如此！」郭蕙蘭道：「小妹陪你去！」

兩人聯袂在附近尋找，雖然發現幾座土墳，却無墓碑，幸而不久遇見一個樵夫，楚峻便問之。

那樵夫道：「聽說青雲莊的屍體是周大虎安葬的！」

「周大虎是誰？他一個人葬的？」

樵夫道：「周大虎是個獵戶，因爲雙臂有千百斤氣力，箭法又準，所以這山的獵戶都尊他一聲大哥。周大虎發動其他獵

戶一齊收葬的！」

楚峻道：「周大虎住在那裏？」

「他就住在山下殺獸村，不過剛才我却在山上看見他！」樵夫指着一條山路道：「你們由這裏上去便可尋到他！」

楚峻謝了他一番便與郭蕙蘭沿着山路上去。這處本屬青雲莊左側，楚峻自小便經常與兄長由此上去玩耍，自然駕輕就熟。郭蕙蘭未曾來過，見山勢如此雄奇，嘖嘖稱奇。

兩人走了頓飯工夫，便到一處比較平坦的山坡，而山坡長草樹木叢生，楚峻料周大虎可能就在此，便放聲叫了起來：「周大哥，周大哥！」

叫了幾聲，沒人應他，郭蕙蘭也叫了起來。楚峻道：「咱們過去看看！」

楚峻在前，郭蕙蘭在後，兩人都有一身輕功，幾個起落，已投入樹叢中。

「周大虎，周大虎！」

樹叢內及膝野草遍地，甚難行走。楚峻的叫聲驚動了一頭野兔，撒腿跑了。楚峻向野兔的去處走了過去，足踝在不知不覺中勾動了一根什麼東西，只聽「蓬」的一聲，地上忽然陷落，楚峻應聲跌下！

郭蕙蘭在後面看見，吃了一驚，脫口呼道：「大哥！」連忙奔前幾步。

只聽「噬」的一聲，幾枝匣箭迎面射至，幸而郭蕙蘭已有準備，立即閃身避過，同時抽出寶劍，匿在一棵樹後，拿眼觀察。樹叢內雖然機關密佈，但却不見人影，她人雖好勝，却甚是聰明，略一尋思，便知道這是獵戶佈下的陷阱，用來捕捉野獸的。

郭蕙蘭道：「大哥你看！下面那叢野草有血跡，但不知是人血還是獸血！」

楚峻不想她冒險，道：「我先下去看看，你在上面替我把風！」言畢飛落那叢野草處，只見那裏有幾灘鮮血，看情況這血流在地上絕不會超過半頓飯的功夫。

草叢內雖有血，却無人獸的屍體，楚峻四周一望，發現附近的野草及地上不時又有血點，向遠處延伸。

郭蕙蘭問道：「大哥如何？」

「血自那邊去！」

郭蕙蘭躍了下來，兩人聯袂循血跡前進，那幾行血跡時隱時現，大約走了半頓飯工夫，便至斷崖邊緣，而血跡也至此才不見。

楚峻伸頭向下一望，這斷崖正是上次自己被癸敬德踢落，却幸而不死的那處！

望着下面那團翻滾的似烟非烟，似雲非雲的霧氣，楚峻心頭一寒，脫口道：「這些血必是人血！」

「大哥你如何知道？」

「假如這是獸血，他們辛辛苦苦佈下這許多機關，豈有把獵到的野獸拋落斷崖之理！」

郭蕙蘭吃了一驚，道：「莫非周大虎已經遇害？」

楚峻咬牙道：「這可難說！而且死的不止周大虎一人！」

郭蕙蘭道：「如今咱們怎辦？」

「下山去找周大虎的家人，或者他的同伴，愚兄相信一定不止他一人知道把先父母遺體葬在何處！」

郭蕙蘭點點頭，道：「看來周大虎可當下叫道：「周大哥，咱們對你並無惡意！」可是林內仍然人影渺渺，一陣風吹來，帶來一股血腥味，郭蕙蘭吃了一驚，再也顧不得自身的安全，猛地向楚峻跌下去的地方跑去。

她小心翼翼再去觸動機關，低頭向下一望，只見下面深約二丈，地面佈滿了尖刺及鐵蒺藜，竟無落足之處，楚峻右手以劍插入地上，劍入地尺餘，人却倒立而起。郭蕙蘭舒了一口氣，暗暗佩服他的機智，忙道：「大哥別怕，我來救你！」

楚峻道：「快點……」他不敢多說話，以免氣濁，手臂震動，會扳斷劍刃。

郭蕙蘭割了一條山籐，拋了下去，道：「快抓住！」

楚峻右手抓住山籐，同時吸氣抽劍，與此同時，郭蕙蘭也同時用力一抖，楚峻應聲飛了上來，噓了一口氣，拭去額上的汗珠，道：「好險！」

郭蕙蘭道：「這些機關必是獵戶佈下的，但又好像沒人在此！」

楚峻道：「照說周大虎應該在此處，咱們快找一找，不過要小心一點！」

郭蕙蘭指一指樹上，楚峻立即躍上樹梢，放眼望去，入眼全是一片綠油油，那裏有人獸的踪影。

郭蕙蘭道：「大哥，你可有聞到血腥味？」

楚峻用力嗅了幾下，道：「在那邊，咱們過去看看！」他振衣沉脚，身子如飛鳥般射向另一棵樹。

郭蕙蘭緊跟在他後面，如此躍了四五棵樹，那股血腥味更加濃烈了。

能是因此而死的了！」

楚峻身子一震，脫口道：「如果你推測沒錯，下手的該是五行盟的人？」

郭蕙蘭喜道：「他們撞上來，好過咱們去找他！」

楚峻正容道：「蘭妹，五行盟每次出動都聯羣結隊，咱們千萬不可大意！」

郭蕙蘭道：「知道了，老前輩！」說罷向楚峻扮了一個鬼臉。

兩人依原路走了下來，到了青雲莊舊址時，郭蕙蘭忽然叫道：「大哥你看，這好像是字！」

楚峻向地上的瓦礫望去，她覺得甚有可疑，便躍上一塊大岩石，居高臨下。只見那些瓦礫被人以脚「寫」出兩行字：立即隱居，否則無命！

郭蕙蘭道：「這一定是五行盟他們留的字！」

楚峻大怒，躍落瓦礫中，雙脚亂踢，把那些字毀了。嘶聲叫道：「有種的便現身跟咱們見個眞章！」

郭蕙蘭道：「大哥，他們早去遠了，咱們還是去找周大虎吧！」

楚峻吸了口氣使心頭的情緒鎮定下來，喃喃地道：「我知道殺獸村在那裏。」

「快去吧！」郭蕙蘭拉着他，兩人快步而馳，翻過幾座山頭，不久便到了一座石頭山。

楚峻道：「這山左住了十七八戶獵戶，咱們過去問一問。」

兩人沿着小路走下，不久便見到山下建着十多間石屋及茅屋。楚峻大喜，去勢更快。

那些屋子用人高的竹籬笆圍着，兩人剛至，裏面便竄出幾條獵犬，汪汪大叫。

楚峻立即叫道：「裏面有人沒有？周大虎是不是住在裏面？」他連叫幾遍，屋內却沒人回答。

郭蕙蘭道：「大哥，天色已近黃昏，怎地不見有炊烟！」

楚峻也覺得這條小村子靜得出奇，叫聲不好，左臂在竹枝上一按，身子立即翻入籬笆內。

那幾條獵犬嗚地一聲大叫，發瘋般向楚峻撲去。

楚峻喝道：「畜生找死！」身一矮，左掌拍開一隻獵犬，右掌又擊落在一隻獵犬的頭上，第三頭獵犬撲至時，却讓楚峻翻身閃開，順道飛起一脚，把其踢飛！

與此同時，郭蕙蘭也躍了過來，那幾隻獵犬蹲伏在地，喉頭嗚嗚亂叫。

楚峻抽出長劍，虛幌一下，那幾頭獵犬好像知道厲害，立即緩緩後退。

楚峻也不追趕，標前幾步，踢開一棟石屋的木門，「蓬」的一聲，木門倒塌，自內衝出一股噁心的血腥味！不用再看，裏面必然發生人命！

楚峻與郭蕙蘭一連看了幾家，都見屋內的人，不論男女老仆，無一倖免，看得郭蕙蘭不斷乾嘔，道：「大哥，算了，咱們出去吧！」

「不，也許尚有一兩個尚未斷氣的！」楚峻又踢開另一棟石屋的木門，落日餘暉自窗隙射了進來，映在白牆上，金光閃閃，可是楚峻目光觸及那幅牆便再也拿不開。

原來牆上被人用鮮血寫着幾行字。字諭楚峻，立即退出江湖，隱到深山密林處，否則性命難保，你運氣一直不錯，但自今日起，這運氣便不再降臨了，切切。

下面還署一個「熱心人」的名，日月正是今日，證明這些獵戶必是因自己而死了！

楚峻心頭又怒又驚，呆了好一陣，才如鬥敗公鷄似的嘆了一口氣。

郭蕙蘭問道：「這熱心人是誰？」

「鬼知道？」楚峻悻悻地道：「必是五行盟在貓哭老鼠假慈悲，哼！要我退出江湖，作夢！」

郭蕙蘭道：「假如留字的是五行盟的人，他們爲何不立即殺你，却使出警告這一套？依小妹之見，這熱心人可能是五行盟的一份子，不過他與你爹有些淵源，所以才會先警告！」

楚峻喃喃地道：「這倒有可能，但他是誰呢？」心中忽然泛起奚敬德的影子來，忖道：「莫非奚伯伯被他們抓去？」

郭蕙蘭道：「大哥，你看這條犬！」

楚峻目光隨她的手指一落，只見地上躺着一條獵犬，頭部渡開幾尺遠，但牠前爪却勾着一幅綠色的布，楚峻心頭一動，彎腰把綠布取了上來，看了幾眼，咬牙道：「這是五行盟青木堂幹的！」

這剎那，楚峻又想起前月在「市井大俠」周鷹福酒棚內與青木堂堂主「青木狂神」交手的情景來，往事如畫，一幅幅在腦海中翻過，他喃喃地道：「他認得我的刀法，莫非這熱心人便是他，他到底是誰？但他的劍法我並未見過……」

郭蕙蘭到旁邊的屋子去看過，回來之後，見楚峻仍在發呆，不禁道：「大哥，你別胡思亂想！小妹已看過了，全村沒一個活口，五行盟的手段當眞凶殘，小妹回家之後，一定要叫爹發武林貼，聯合各地英雄，把其殲滅！」

楚峻見牆上倚着一柄鋤頭，便把其提在身上，道：「蘭妹，快幫愚兄掘個土坑，把他們葬了吧！」

郭蕙蘭看見那些屍體十分恐怖，心頭有點害怕，便道：「小妹掘地，你去抱屍體吧！」

楚峻把鋤頭交給她，便把屋內的屍體慢慢搬了出去，那幾隻獵犬，不知是否知道他倆沒有惡意，也不再吠，只蹲在旁邊瞪着眼看。楚峻把屍體全部搬至籬笆旁邊，全身上下都已爲鮮血染紅，細數一下，一共是六十七具。

他見郭蕙蘭還未掘好，便又入內找了一柄鋤頭出來幫她。六十七具屍體，所需的面積絕不小，過了一陣，兩人的身子都已陷在坑內。

天色漸黑，兩人都忘了飢渴，一心掘坑，就在此刻上面的獵犬又狂吠起來，接着便聽見一聲大喝：「楚峻快滾出來！」

楚峻心頭如被劍扎了一下，拋下鋤頭，躍了上來，喝道：「楚峻早已久候了，有種的便來吧！」霍地抽出長劍，郭蕙蘭也跳了上來，抽出佩劍站在他旁邊。

（未完・十四）

秦紅著作

武林一條街

兩集共十六元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環球圖書出版社出版

沒有人知道武林一條街究竟在那兒？也沒有人知道究竟是怎樣的一條街？祇知道武林中武藝高强的人，如去雲南大理，則相繼失踪，會到過那裡僥倖而回的，已失去實力、失去武功，但如何失去，却是沒有誰知曉，令人匪夷所思。武林高手林歌，爲救好友，不惜親入虎穴……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地鐵站有售

千門奇俠故事

文・馬雲
圖・可飛

名人

（完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柳天所說的秘密文件，就是麥漢利身份的重要文件，原來這個人也沒有來赴約，只是打電話叫他在電話簿裏檢取一條保險箱鎖匙，含含糊糊的說了一大堆說話，柳天和游天虹都莫明其妙，二人赴約都撲了個空，他們各自離開茶座。游天虹回到張雪兒辦公室，她約他去一個富有人家裏偷偷看丘明的「穴道按摩」，見丘明和主家羅華談論投資南美一個小島之事，二人懷疑他是「千上千」，形容麥漢利是大賊，却遇上一個賊阿爸。二人借故離去，游天虹去找探長林浩不在，跟探目小丁去到上次安美匿藏過的大廈，見一個傷重男子說安美去找郭太太……

千門變幻 難逃法網

如此一來，反而急了游天虹，他担心萬一遇上了正在暗角處等候開快車的交通警員，那時就麻煩。他並非担心抄牌罰款，只担心時間上的阻延，郭太太就會性命堪虞。所以他想提醒司機——

豈料就在這時候，後面已傳來了陣陣警車的呼號。游天虹回頭張望，只見一名騎着電單車的交通警員，正亮着旋轉藍燈，加緊追了上來！

游天虹心裏想：這回眞的是弄巧反拙。

司機一邊將車速減慢，一邊埋怨道：「唉！這一次眞的是得不償失！」

轉眼間警員的電單車已追到了，他打着手勢，示意司機把計程車開到路邊去！

當車子停下來時，司機就對交通警開始苦苦哀求。

游天虹却首先向那警員表示了身份，再掀出林浩探長和小丁探目來，繼而交代何良的處境和口供，表示救人要緊。最後則要求警員透過電單車上面的無綫電通訊設備，立即報警，希望警方分別派人去救何良以及郭太太。

那名交通警員本來已拘出了「定額罰款」的「交通告票」，但當聽了游天虹的說話之後，也怔了一怔！

游天虹道：「這一次的行動關乎兩條人命，請你立刻跟我一齊去救郭太太，同時通過無綫電求救，警方迅速採取行動。罰款與違例已是其次了。」

那名交通警員也覺得游天虹言之有理，他出乎意料之外地通情達理，終於也把「執法」置於一旁，照足游天虹的說話去做。

此時此地，像這名交通警員的公務人員，實實在在是非常之難得。許多公務人員往往就只知道「依法辦事」，而不知法理之外尚有人情。其實法律是由人去訂的；人可以訂出法例來，法例爲什麼不可隨住當時的環境去變通一下？所謂「法律不外乎人情」，這道理自古以來已被公認合理。

那名交通警員不但暫時放棄了「抄牌」，還一邊拉响了警號，一邊開動他駕駛的電單車，在前面開路。

游天虹看見這情形固然舒了一口氣，就是那計程車司機也可以暫時鬆了一口氣。

交通警員其實也並非盲從附和，他最低限

度也聽過千門奇俠游天虹的大名，更加知道這位江湖好漢與警方的關係良好。

交通警員一邊透過無綫電通訊，把游天虹所述轉告總部，一邊開車趕往游天虹所講的地點。游天虹所乘坐的計程車則跟在後面。

何良告訴游天虹的地點，位於一處住宅區，那一帶相當僻靜，所以交通也不算擠塞。由於有一輛响號的警方車輛開路，許多車輛都紛紛讓路。

何良曾說出安美要去找郭太太，當然是爲了她手上所擁有的文件——初步許多人都知道是有關麥漢利身份秘密的文件。但何良並未說出其他詳細情形，就是游天虹也沒有時間再追查下去，因爲他担心安美一錯再錯，要是不及時制止，她極有可能再殺郭太太。他們的車子終於到了目的地——一幢不大爲人注意的半新洋樓外面。

游天虹覺得那交通警員不應該再响號，這樣子會打草驚蛇，等於給安美一種警告，無宗他們分別坐在二輛不同的車子之上，游天虹所乘坐的街車怎麼樣也無法超越交通警員的電單車。

因此游天虹非常担心這一次可能又來遲了一步！

游天虹首先衝下車去，因爲那交通警員還要把他的電單車停放好，而游天虹所乘坐的計程車則有司機。

他們先後衝進那幢多層住宅大厦之內，由於何良所講的地址是這幢大厦的三樓，所以游天虹和那交通警員都有了默契，一個走樓梯，一個乘升降機。他們所以要分道揚鑣，目的是防止安美離去。

照時間推算，安美此刻可能已找到了郭太太藏匿的地方。

游天虹與那名交通警員約好，由游天虹乘升降機上去，交通警員則跑樓梯。因此游天虹比較交通警員早到了三樓一步。

何良所講的地址，正是三樓的「B」座。

游天虹伸手按鈴，但沒有人出來應門。這原是意料中的事。他只担心突然之間會有人衝出來，那人極有可能是手中有武器的安美。

但是，直至那名交通警員也由梯間上來了，屋內仍無反應。

游天虹正走向公衆走廊處，由其中一個窗口外望，看看有沒有地方可以駐足，以便他由窗口爬入「B」座去。

豈料就在這剎那間，他眼見一條人影飛躍而下，由那邊一處窗口跳落街上。身形輕巧，就好像武俠小說中所描寫的武林高手一樣。

游天虹回頭再看看那窗口，正是「B」座其中一個窗口。

當他再望落街上時，那人影已拔足飛奔，竄向街口那邊。他絕非安美，而是一個男人。

游天虹一邊揚聲知會那名交通警員，一邊也由走廊窗口攀了出去，雙足一頓，凌空翻了一個筋斗，轉眼之間，他已迅速跳到了後街的馬路之上。

游天虹的反應固然敏捷，身手也不凡。落到了街上之後，立刻就衝向後街街口。

這時候，那男子顯然也發覺有人跟踪而來，回頭一看之際，游天虹已見到了他的面孔，絕對是個男人，並非安美化了裝逃走。

就在這時，那邊有輛車一掠而過，車子裏彷彿有兩個人，其中一人負責開車，另一人突然把手一揚，有些東西由車內飛出直竄向那在逃男子。

游天虹暗叫不妙，可惜他又無從制止；那在逃男子呆了一呆，脚步隨即減慢，一個踉蹌，立刻倒在地上，只掙扎了兩下，隨即見到他動也不動的。

游天虹仍然急衝過去，希望可以看清楚那車子的編號，但是那車子開得極快，眨眼之間已經拐了彎。游天虹看不見車牌編號，却看到了車型和顏色。

他回到那男子身邊，蹲了下去，希望從他的口中可以知道一些口供。

但是，當游天虹回到那男子身畔的時候，他已經死了。只見他雙目朝天，頸項間仍插着一支飛鏢，肌膚則瘀黑了一大塊。

警車聲由那邊响起，游天虹無可奈何地站了起來！

突然之間有人吆喝了一聲：「不要動，舉高雙手！」

游天虹心裏暗吃了一驚，他根本不知道什麼時候背後來了一個人；他又看不見那是什麼人。所以，他只好高舉了雙手。

一陣陣革履聲由後面迫近游天虹！

那人由背後走到了游天虹的前面來，原來是一名軍裝警員。游天虹至此才悄悄鬆了一口氣！

這是一名巡警，他是接得總部的無綫電通訊才由附近趕來的。

由於現場有個人倒斃街頭，所以游天虹說什麼那名警員也不會聽他的。

游天虹被那名警員加上了手鐐，當作殺人兇手看管着。直至大批警探開到了現場來，林浩探長才替游天虹解了圍。

林浩探長也是接到總部的無綫通訊，才帶同助手們匆匆趕來的。當他聽了游天虹的交代之後，也蹲到那具屍體旁邊，仔細觀察了一遍。「飛鏢一定是有毒的。」林浩一邊對游天虹說，一邊吩咐身邊的助手：「通知他們派黑箱車來，叫總部派驗屍官和指紋組的人來。」

游天虹將那在逃汽車的顏色和車型說了，林浩探長的助手亦照例通知總部，希望街上的巡邏警車能及時截住那車子。

然後，游天虹又帶着林浩探長等人，匆忙走到何良先前供出的地址去。

游天虹一邊與林浩探長併肩兒走着，繞過那幢樓宇的正門，一邊交代如何見到安美的男朋友何良的情形。

登上了三樓「B」座時，游天虹有些出乎意料之外，因爲他看見「B」座的門打開了，原來與游天虹同來的一名交通警員，已由公衆走廊的窗口爬出去，再由「B」座的一個窗口爬了入去。

入門不遠的客廳地板之上，躺了一具女屍，那名與游天虹同來的交通警員，則蹲在女屍旁，當他看見游天虹他們到來時，便站了起來說：「她死了！」他又對游天虹道：「她分明是給那在逃男子刺殺的，照我看，她只不過死去幾分鐘。」

游天虹以爲她是郭太太，繞到了另一邊去看女屍的面部，想不到她竟然會是安美。

交通警員向林浩探長他們交代：「房間裏還有一個——」

儘管他沒有說出房間裏面那一具是女屍，但游天虹已想像得到決不會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而且，極有可能是郭太太，因爲何良曾經供出，這是郭太太的住址，他千方百計然後才查出的。

林浩探長等人在交通警員的引導下，進入那間房，發覺床上果然又躺着另外一具女屍，她正是游天虹所認識的郭太太。

房間裏面一片凌亂，分明曾經被人大肆搜索過，床褥之間，鮮血斑斑，到處血腥，十分可怖！

游天虹對林浩探長說：「這時候，我看你也應該立即採取行動了。」

「你的意思是——」林浩探長正想追問下

去。

游天虹不等他說完就說：「這分明是麥漢利手下做的，何良能查到郭太太所在，他們當然也可以，因此安美就在這裏遇上了他們，那份秘密文件大概已給他們找到了。」

游天虹又說：「派到這兒來的人，總算有三個，但進來動手，只有一個，他必然是個身手不凡的殺手，可惜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到頭來，他却死於自己同黨的手上。」

林浩探長蹲在屍體一旁，沉吟道：「但是我不明白，爲什麼他們要如此心狠手辣？」

道理其實很簡單，主要還是因爲他們知得更多。」游天虹說。

這時候，大批警方人員已開到了現場來。剎那之間死了三個人——一男二女，而且有一個還是游天虹目睹他死去的。

事態變得十分嚴重，警方立即封鎖了現場一帶，展開一連串的偵查工作。屋子裏兩具女屍，客廳的死者已被游天虹證明就是安麗的姊姊安美，房間裏面的女人，也被證實就是郭太太——郭志賢的妻子。

但是，游天虹追踪到街上去，然後又目睹他被神秘殺手以飛鏢擲死的人又是誰？

警方的偵探人員初步肯定了那一支飛鏢是餵過了劇毒的，所以死者才會肌膚瘀黑，死得那麼快。

游天虹覺得此刻最急切要去做的事情，就是去找麥漢利那傢伙，他有理由深信那神秘殺手是由麥漢利派來的。死者也是他的人。

就像游天虹對林浩探長所講的：麥漢利可能已查出了郭太太藏匿的地方，所以派人來迫她交出有關麥漢利僞裝身份的秘密文件，豈料偏偏就在這時候，安美亦已從何良的口中知道了郭太太之所在，所以在殺了何良之後，匆匆趕到這裏來，於是把那潛入屋內的一名殺手殺了。

可能就在這時候，游天虹剛剛與那名交通警員趕到了。雖則他們來遲了一步，但也嚇跑了屋內的殺手，於是他急急由窗口跳落街上逃走。可惜他遇上的却是游天虹。

游天虹要追捕他，但守候在街上的同黨却担心他供出眞相，因爲他們一定也看見游天虹當時是偕同一名交通警員，响着警號趕到這兒來的，自然想到事態嚴重。萬一那男死者落入警方之手，一切秘密勢必公開！因此，他的同黨就不得不用毒飛鏢擲死他！

林浩探長的想法亦與游天虹所想的差不多，但是當他搜過了倒斃街頭的死者，身上並無那份秘密文件時，又回到郭太太所在的房間及屋內展開了地毯式的搜索。

不過游天虹就認爲，秘密文件可能已經失去了，這倒可以在屋內的凌亂情況猜想得到。

這時候，有一輛在市區巡邏中的警車，已經發現了游天虹口中所述的「在逃汽車」——那是一輛黃色的日本小房車。

林浩探長因爲在屋內果然找不到那份文件，惟有與游天虹等人，趕去看看那輛可疑的車子。

當林浩探長和游天虹等人趕到一處路旁時，一名警長向林浩探長報告說：「我們剛剛從無綫電通訊中收到總部的通知，這輛小房車是報失的。」

林浩探長有些洩氣地說：「我們早該想到這一點的，他們不會笨到用自己的車子去行兇吧？」

但是游天虹却忍不住問道：「這輛車子是何時報失的？車子的主人又是誰？」

那警長回道：「我也不清楚，但我們警車上剛收到總部的無綫電廣播，知道有人報失這車子，車型和編號都與這一輛符合。」

游天虹仍然急衝過去，希望可以看清楚那車子的編號，但是那車子開得極快，眨眼之間已經拐了彎。游天虹看不見車牌編號，却看到了車型和顏色。

他回到那男子身邊，蹲了下去，希望從他的口中可以知道一些口供。

但是，當游天虹回到那男子身畔的時候，他已經死了。只見他雙目朝天，頸項間仍插着一支飛鏢，肌膚則瘀黑了一大塊。

警車聲由那邊响起，游天虹無可奈何地站了起來！

突然之間有人吆喝了一聲：「不要動，舉高雙手！」

游天虹心裏暗吃了一驚，他根本不知道什麼時候背後來了一個人；他又看不見那是什麼人。所以，他只好高舉了雙手。

一陣陣革履聲由後面迫近游天虹！

那人由背後走到了游天虹的前面來，原來是一名軍裝警員。游天虹至此才悄悄鬆了一口氣！

這是一名巡警，他是接得總部的無綫電通訊才由附近趕來的。

由於現場有個人倒斃街頭，所以游天虹說什麼那名警員也不會聽他的。

游天虹被那名警員加上了手鐐，當作殺人兇手看管着。直至大批警探開到了現場來，林浩探長才替游天虹解了圍。

林浩探長也是接到總部的無綫通訊，才帶同助手們匆匆趕來的。當他聽了游天虹的交代之後，也蹲到那具屍體旁邊，仔細觀察了一遍。「飛鏢一定是有毒的。」林浩一邊對游天虹說，一邊吩咐身邊的助手：「通知他們派黑箱車來，叫總部派驗屍官和指紋組的人來。」

游天虹將那在逃汽車的顏色和車型說了，林浩探長的助手亦照例通知總部，希望街上的巡邏警車能及時截住那車子。

然後，游天虹又帶着林浩探長等人，匆忙走到何良先前供出的地址去。

游天虹一邊與林浩探長併肩兒走着，繞過那幢樓宇的正門，一邊交代如何見到安美的男朋友何良的情形。

登上了三樓「B」座時，游天虹有些出乎意料之外，因爲他看見「B」座的門打開了，原來與游天虹同來的一名交通警員，已由公衆走廊的窗口爬出去，再由「B」座的一個窗口爬了入去。

入門不遠的客廳地板之上，躺了一具女屍，那名與游天虹同來的交通警員，則蹲在女屍旁，當他看見游天虹他們到來時，便站了起來說：「她死了！」他又對游天虹道：「她分明是給那在逃男子刺殺的，照我看，她只不過死去幾分鐘。」

游天虹以爲她是郭太太，繞到了另一邊去看女屍的面部，想不到她竟然會是安美。

交通警員向林浩探長他們交代：「房間裏還有一個——」

儘管他沒有說出房間裏面那一具是女屍，但游天虹已想像得到決不會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而且，極有可能是郭太太，因爲何良曾經供出，這是郭太太的住址，他千方百計然後才查出的。

林浩探長等人在交通警員的引導下，進入那間房，發覺床上果然又躺着另外一具女屍，她正是游天虹所認識的郭太太。

房間裏面一片凌亂，分明曾經被人大肆搜索過，床褥之間，鮮血斑斑，到處血腥，十分可怖！

游天虹對林浩探長說：「這時候，我看你也應該立即採取行動了。」

「你的意思是——」林浩探長正想追問下

游天虹不等他說完就說：「這分明是麥漢利手下做的，何良能查到郭太太所在，他們當然也可以，因此安美就在這裏遇上了他們，那份秘密文件大概已給他們找到了。」

游天虹又說：「派到這兒來的人，總算有三個，但進來動手，只有一個，他必然是個身手不凡的殺手，可惜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到頭來，他却死於自己同黨的手上。」

林浩探長蹲在屍體一旁，沉吟道：「但是我不明白，爲什麼他們要如此心狠手辣？」

道理其實很簡單，主要還是因爲他們知得更多。」游天虹說。

這時候，大批警方人員已開到了現場來。剎那之間死了三個人——一男二女，而且有一個還是游天虹目睹他死去的。

事態變得十分嚴重，警方立即封鎖了現場一帶，展開一連串的偵查工作。屋子裏兩具女屍，客廳的死者已被游天虹證明就是安麗的姊姊安美，房間裏面的女人，也被證實就是郭太太——郭志賢的妻子。

但是，游天虹追踪到街上去，然後又目睹他被神秘殺手以飛鏢擲死的人又是誰？

警方的偵探人員初步肯定了那一支飛鏢是餵過了劇毒的，所以死者才會肌膚瘀黑，死得那麼快。

游天虹覺得此刻最急切要去做的事情，就是去找麥漢利那傢伙，他有理由深信那神秘殺手是由麥漢利派來的。死者也是他的人。

就像游天虹對林浩探長所講的：麥漢利可能已查出了郭太太藏匿的地方，所以派人來迫她交出有關麥漢利僞裝身份的秘密文件，豈料偏偏就在這時候，安美亦已從何良的口中知道了郭太太之所在，所以在殺了何良之後，匆匆趕到這裏來，於是把那潛入屋內的一名殺手殺了。

可能就在這時候，游天虹剛剛與那名交通警員趕到了。雖則他們來遲了一步，但也嚇跑了屋內的殺手，於是他急急由窗口跳落街上逃走。可惜他遇上的却是游天虹。

游天虹要追捕他，但守候在街上的同黨却担心他供出眞相，因爲他們一定也看見游天虹當時是偕同一名交通警員，响着警號趕到這兒來的，自然想到事態嚴重。萬一那男死者落入警方之手，一切秘密勢必公開！因此，他的同黨就不得不用毒飛鏢擲死他！

林浩探長的想法亦與游天虹所想的差不多，但是當他搜過了倒斃街頭的死者，身上並無那份秘密文件時，又回到郭太太所在的房間及屋內展開了地毯式的搜索。

不過游天虹就認爲，秘密文件可能已經失去了，這倒可以在屋內的凌亂情況猜想得到。

這時候，有一輛在市區巡邏中的警車，已經發現了游天虹口中所述的「在逃汽車」——那是一輛黃色的日本小房車。

林浩探長因爲在屋內果然找不到那份文件，惟有與游天虹等人，趕去看看那輛可疑的車子。

當林浩探長和游天虹等人趕到一處路旁時，一名警長向林浩探長報告說：「我們剛剛從無綫電通訊中收到總部的通知，這輛小房車是報失的。」

林浩探長有些洩氣地說：「我們早該想到這一點的，他們不會笨到用自己的車子去行兇吧？」

但是游天虹却忍不住問道：「這輛車子是何時報失的？車子的主人又是誰？」

那警長回道：「我也不清楚，但我們警車上剛收到總部的無綫電廣播，知道有人報失這車子，車型和編號都與這一輛符合。」

游天虹於是把林浩探長拉過一旁：「我有個想法，會不會是有人明知無法脫身，立即去警局報失此車？」

「讓我向總部查詢一下。」林浩探長說着又想折返警車那邊去。

但被游天虹留住：「請等一等。」他又十分愼重地說：「等會兒再去查也未遲，最好還是悄悄地查，不要聲張，以免打草驚蛇。」

林浩探長道：「事到如今，我們還等什麼呢？」

游天虹道：「狐狸雖然露出了尾巴，但如果你伸手去捉，牠就可能及時逃脫，亦有可能反噬。爲了避免功虧一簣，我勸你聽我忠告，讓我們分道揚鑣：你去總部自己查，最好不要驚動其他人。我們的對手太强，他可能派人在警局之內做內奸，消息可能十分靈通。你如果不動聲色，好戲必在後頭——」

「但是，現在一下子已先後死了四個人——兩男兩女。」林浩探長道：「再不動手，可能還有更多人會死。」

游天虹道：「這是一個講法律的地方，大蟒蛇吞了一個孩子，明明是兇手，但法律明文規定大蟒蛇是面臨絕種的動物之一，受到保護。所以到頭來還是要『放蛇歸山』；同一道理，殺人有罪，騙人亦有罪，但是如果沒有足夠證據，法官還是一句『證據不足』，又或者『證據有疑點，利益歸於被告人』，驚堂木一敲，他還是可以逍遙法外的。」

林浩探長想了想，覺得游天虹講得也有道理。

於是他們同意分頭進行：林浩去查「失車」車主，以及車子報失的正確時間——這是極具關鍵性的。因爲假如早已報失，一切應無可疑之處；但如果是剛剛才報失的話，問題就大了。

另一方面，林浩也暗中派人去監視麥漢利等人。

游天虹心裏有些難過，因爲郭太太本來可以不死的，如果他有辦法勸服她一直留在他身邊的話。

但是，郭太太終於還是難逃一死。

游天虹心裏想：她是否眞的擁有一份關於麥漢利的秘密文件？

看事情的發展，一定是眞的吧，否則，她又怎麼會逃避游天虹？又怎麼會被人追踪？她的被殺，肯定與文件有關。郭志賢被殺也是爲了那份文件，想不到他的妻子亦步其後塵！

游天虹覺得安美的身份也十分可疑，她是屬於那一方面的？

安美雖然自稱「爲妹報仇」以及「想發點財」，但游天虹却半信半疑。

安美在游天虹的印象中，不但是個十分風騷的女子，也是個身手不凡，武功了得的女殺手；連游天虹差些兒也栽在她的手上。由此可見，她實在一點也不簡單。

可惜，到頭來安美還是死得不明白的。

還有與安美關係密切的另一男死者何良，他又是何方神聖？

雖然何良臨死之前說過，他受安美利用，結果也給安美所殺。但是，游天虹覺得他的身份也十分可疑。

最後就是游天虹「目睹他被殺」的神秘男子，分明就是他殺死了郭太太和安美的兇手，爲什麼結果他也被殺？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還是「殺人滅口」？

整個事件，充滿了神秘感；但游天虹總覺得，一切事情只圍繞着兩個人發生，一個人當然就是麥漢利，而另一個則是丘明。

由於一下子先後在短短不足四十分鐘之內，連續死了四個人，所以警方立刻又將「專案

小組」擴大，調動了更多警探，加緊偵查。

警探部幾乎驚動了所有每一個黑社會幾人，到處收購消息。

不久之後，「倒斃街頭」的兇手，身份終於也被查出了。

那個先後殺死了郭太太和安美的兇手，是黑道中頗具名氣的職業殺手范通。

范通本來是個黑社會打手，有過案底，包括入屋行竊，打架傷人等等。黑道中人都叫他「飯桶」，那可能是他姓名的諧音。其實范通可不「飯桶」。

相反，范通却是個十分機警的人，他的武功固然了得，祇是由三樓一躍，翻身落到馬路上這下子功夫，亦是不凡。

黑社會的綫人都說：范通這傢伙，身手敏捷，心狠手辣，是個「冷面殺手」型的男子。事實上，他也做過了不少殺人勾當。只是做得乾淨，未留痕跡而已。

警方的犯罪檔案中，只有范通的很普通罪名，並未包括殺人這一項在內，由此可見，雖然黑道中人說他是一名「職業殺手」，實際上他並未失過手的，可見厲害得很。

另外又有一名黑道中人說：「范通是剛由荷蘭回來的；他原是犯罪組織中人，只是近來那邊警方追得緊，所以回來避避風頭而已。」

無論如何，范通已肯定不會是好人了。

至於他如何被人收買，又被什麼人收買……等等，則有待進一步研究和偵查。

由於這件事太過轟動，記者柳天急忙找着游天虹商量。他們不想引人注目，所以相約在一輛車子裏見面。

游天虹正忙得不可開交，這次却又不能不見柳天。因爲只有游天虹一人才知道柳天受一委托」。

柳天既然擁有一枝「神秘鎖匙」，他會不會到頭來又是被殺的對象？

游天虹非常担心柳天的安全。

他說：「我希望你與警方連絡。」

柳天反問道：「你告訴了警方？」

「還沒有。」游天虹道：「我是個十分懂得尊重朋友的人，在未得到你同意之前，我不會告訴他們。」

「那好極了！」柳天又說：「我如果沒有估計錯誤的話，他們即將現形。」

「你這麼說，又是什麼意思？」

「你還不明白麼？他們分明是担心秘密外洩，然後才會死了這許多人。」

「你好像一點也不担心自己的安全。」

「你以爲我有危險？」

「是的，你不要以爲他們不知道你有一條關鍵性的鎖匙，你應該想想，他們既然有辦法查出郭太太所在，一定也有辦法查出那神秘男子之所在。照我推想，把神秘鎖匙交給你代保管的男子，一定與郭太太有關。」

「嗯——」柳天沉吟道：「我也這麼想。所以我才急於要找你談。」

「那男子有沒有再與你連絡？」

「這只是遲早問題。」

「你想怎麼樣？」

「我想到了一條誘敵之計。」柳天道：「我想把鎖匙交給你——」

「爲什麼？」

「然後我在報章上公開這件事。」

游天虹苦笑：「你不是開玩笑吧？」

「不！只有你才可以做這件事，我則因爲常常要出差，危險性太大。」

「你的意思是：預先設下一個陷阱，等他上鈎？」

「對了。」

「你眞好介紹，用我做活餌！」

「你怕嗎？」柳天故意說。

游天虹道：「凡是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那些壞人我更不會怕他們的。」

「那麼……回去後我就一切照辦了。」柳天說。

「好吧，」游天虹道：「我的構思可能與你有多少不同，你先把神秘鎖匙交給我，然後你在報章上寫一篇特稿，要那名神秘男子立即找我聯絡。」游天虹滿有把握。

「你以爲他會這樣幹的麼？」

「他不會，即使他來了，我也不認得他是誰。但有個人一定會派人來找我的，他就是麥漢利。」

「對了，我也這麼想，祇要我們宣揚此事，他一定派人來找你，所以，事前一定要徵求你的同意，讓你有所準備，事情一定做得十全十美。」

「那麼，你先將那枚鎖匙交給我。」

柳天從口袋裏取出一枚鎖匙出來，交到游天虹手中。

游天虹瞥了一眼：「這一枚不像是保險箱的鎖匙啊！」

「不錯，你眞有眼光，這是北區郵局的郵箱鎖匙，我把那枚神秘鎖匙，放在一個信封之內，然後一直放在我租下的一個郵箱裏面，所以你必須在郵箱部門的辦公時間之內，去把它取回來。」柳天又說道：「要是你認爲不安全的話，也可以取回來。」

游天虹看看那枚附在郵箱鎖匙上面的匙扣，貼了一個編號。

他又問：「是北區郵局吧？」

「是的。」柳天說。

游天虹摸出了一包香烟，抖出了一支，也遞了一支給柳天。

柳天從袋中取出一個打火機來，替游天虹燃了火。

當柳天把火機放回口袋裏面去的時候，却聽到「叮」的一聲。

本來這是十分平常的事，只要聊天的口袋裏有一枚硬幣或者其他金屬，就有可能與打火機發生碰撞的聲音。

但是游天虹却是個十分敏感的人，他立刻向柳天打了一個不要動的眼色，然後將手探進了他的口袋裏去。

柳天明白這是什麼意思，所以他一動也不動的，呆坐着。

游天虹果然在柳天的口袋裏，摸出了一枚鈕狀的微型竊聽小儀器。

柳天十分機警，他故意說道：「唉！今天的天氣怎麼會這樣悶熱呢？」

游天虹也很有默契地說：「是的，車子的空氣調節系統壞了似的這麼悶熱。」

柳天隨即說道：「我要把外衣脫下，你不介意我太過無禮吧？」

「不必這麼客氣的，我們是多年來的好朋友啊！」

柳天是眞的把外衣脫了下來，游天虹則用手帕將那一枚鈕狀的微型竊聽小儀器包裹着，再放回柳天的外衣口袋裏面去。

柳天把外衣扔到後面的座位去，如此一來，對方一定聽不到他們的談話了。

但是，游天虹仍然很小心的，低聲說道：「這把戲一定是麥漢利的手下做的。」

柳天却說：「我看未必。不久之前，我到過一處地方去訪問過丘明。」

他們很有默契，車子一邊往前走，他們一邊低聲以「耳語」式的交談着。

游天虹問：「你在什麼地方見過丘明？」

柳天道：「在律師樓門口。」

「他們幾時交易？」游天虹想起了小綠島易主的事，但他早已將此事交給張雪兒去偵查了。

柳天道：「看情況，他們可能提前交易。」

但丘明却故作神秘。

游天虹若有所思地，眺望着前面不遠處的路邊，那兒有個電話亭，裏面好像沒有人，游天虹把車子駛過去，停在路邊，然後對丘明道：「等我一會兒！」

游天虹落車之後，就走進了電話亭去了！

柳天知道他只是進電話亭撥電話，却不知道游天虹到底要找誰。

就在這時候，柳天無意中從汽車的望後鏡裏面，見到一輛黑色小房車，正在逐漸地迫近他們。

柳天大吃一驚，他想離開這車子，過去警告游天虹，無奈後面那車子已開了過來。

柳天靈機一觸，急忙按號示警。

游天虹當時正與張雪兒講電話，聽到汽車响號，立刻回顧。

但是，二名大漢眨眼之間已衝到了電話亭門口。

游天虹看見玻璃門外，最少有一名大漢手中持有一支手槍，於是他爭取這最後一秒鐘的時間，對張雪兒道：「他們來了，似是麥漢利的人。」

然而，話猶未完，已有人拉開了玻璃門入來。

一支手槍架在他的太陽穴旁邊，另一人則奪過了他的電話筒，放回原位，然後有人匆匆地將他搜身，最後才准他慢慢地步出了電話亭去！

這時候，柳天正躲在車子裏，他的身邊和背後，分別坐了兩個人——身邊司機位的一個人，正將汽車的馬達開動，另一個坐在後面，以手槍對住了柳天的後腦。

游天虹則被另外二個大漢押到他們的黑色房車去，他暫時只能暫觀其變。

二輛汽車匆匆地離去。

游天虹保持着冷靜，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少嚕嘛！」那大漢道：「如果你想逞强，只有早點向閻王報到而已！」

游天虹沒有辦法，只好噤若寒蟬，瞪住前面！

前面他那輛汽車之內，柳天也正被另外二名大漢要脅住，頭也不敢回。

不久之後，二輛汽車先後駛進一間車房裏去，游天虹認得這地方，那是麥漢利的巢穴之一。

一切既是意料中事，游天虹也就一點也不會覺得意外。

游天虹和柳天二人被押進一間房間裏面去，他們以爲可以見到麥漢利，但結果只見到阿龍。阿龍狠狠地說：「你們太過沒有江湖義氣，收了我們的錢，却反噬我們一口！」

游天虹反問道：「我一點也不明白是什麼意思。」

阿龍呱呱叫道：「你這笨蛋，你以爲你與柳天談的話我們聽不到麼？」他含怒盯實了游天虹。

游天虹冷笑道：「你們在人家的口袋裏放了一枚袖珍竊聽儀器，也不見得光明啊！」

「他媽的——」阿龍生氣地暴跳起來，他正待動手去揍游天虹，外面却來了二名大漢。

他們分別對阿龍說：「找不到那一枚郵箱鎖匙。」

游天虹一聽，明知他們會竊聽了他和柳天的說話之後，一定會找那枚鎖匙的，但這時他却裝蒜。

阿龍回頭問游天虹：「柳天不是將一枚郵箱的鎖匙交了給你麼？」

游天虹反問道：「什麼郵箱？」

「你是否活得不耐煩了？」阿龍氣得紮紮跳，「你是否一定要迫我動手？」

「阿龍，如果你以爲我怕你這副兇相，你就錯了。」游天虹氣定神閒地說：「我們同是江湖中人，多少你總聽過我是個吃軟不吃硬的人，你敢動手，你只會後悔，因爲麥漢利的老千局已注定失敗，他再也養不活你們這一班人了。」

「你簡直胡說八道，你們只要不再從中破壞，我們就會成功，」阿龍道：「到了目前這個地步，我也不妨坦白告訴你，爲了保證成功，我們已經提前交易，只要把你們兩個愛管閒事的傢伙殺了，我們的事不但再也沒有人破壞，而且也可以保證成功的。」

「今天交易？」游天虹故意問道。

「是的。」阿龍道：「現在就算我告訴你，你也沒有辦法再去破壞我們的好事了，何況，過了今晚之後，就算你們有機會生還，只怕你們也無能爲力，再作任何破壞活動。」

游天虹道：「據我所知，麥漢利的計劃是較爲長遠的，難道現時又改變？」

「不錯，你眞聰明！」阿龍得意洋洋地說：「本來我們打算與丘明正式交易，吸引更多人投資發展小綠島，但是現在，我們決定要急流勇退。」

游天虹聽到這事，不由得心裏一凜。

不久之前游天虹才在電話亭的電話裏，聽到他的女朋友張雪兒談及偵查的結果，知道了一個秘密，就是丘明的身份是假的。

換句話說，丘明並非是已故富豪丘華照之私生子。

女偵探張雪兒所以發現此中秘密，首先是由於她親自率領私家偵探社人員到一間「律師樓」調查時，發現當地的合格律師登記檔案之中，並無「申元大律師」其人。而那一間「律師樓」當然也是假的。

開設一間律師樓的費用十分龐大，爲什麼有人設下這麼一個假局？

張雪兒就憑此猜想到丘明爲什麼要約麥漢利「在此簽約」了。因爲丘明的身份既然是冒充的，他當然不可能擁有小綠島的主權，那麼，假如他們到了正式的律師樓交易，眞正的合格律師一定會依照法律程序，到政府部門追查一番，再查驗丘明手上的「契約」是否眞的。那時就會眞相敗露了。

然而現在這一間「律師樓」根本就只是由一間商行空置的辦公室臨時改裝的，裏面也沒有一個眞正的律師。而所謂「申元大律師」也只不過是丘明的人假扮的，所以他們要欺騙麥漢利，也就是易如反掌的事。

以上就是游天虹剛從張雪兒口中了解到的情形，所以游天虹也以爲麥漢利這一班大老千這一回遇上了更强的對手，變了「千上千」之局。

但是不久之後，麥漢利却帶了一班人回到這兒來。

「對不起啊！兩位。」麥漢利態度輕鬆地，對游天虹他們說：「你們來得很不合時啊，碰巧這是我最忙碌的時刻。」

柳天這位記者想得比較直綫，他生氣地說：「誰有閒心來探訪你？是你這班爪牙把我們捉回來的，你快些把我們放走，否則一切後果由你負！」

麥漢利故作驚奇地一怔，回頭去問阿龍：「你們爲什麼對客人無禮？」

阿龍只輕輕一笑，沒有答他。

麥漢利忽然又對游天虹微笑說道：「說起

來眞要感謝你，你眞有福氣，有個這麼好的女朋友！」

游天虹心裏又是一凜！爲什麼麥漢利會這麼說？難道他又派人去對付張雪兒？

麥漢利又說：「要不是她以及她領導下的男女私家探員，我也不會發現那間律師行是僞裝的。丘明眞是個演蛋！」

游天虹因爲早已從張雪兒口中知道了一些，雖然不夠詳細，總也知道了「假律師」的事。但柳天却沒有機會知道，因爲游天虹根本就沒有時間告訴他。所以當柳天從麥漢利口中知道「這件事」之後，大感意外。

麥漢利又說：「當初我也天眞得很，我以爲只要有錢就可以收買兩位，想不到你們還是這麼不夠朋友。」只見他面色一沉，又問道：「是誰把這文保險箱鎖匙交給你們的？」

看情形，麥漢利雖然只是剛剛回來，但一定已在房外的其他黨羽口中聽到了有關保管箱鎖匙的事，所以現在他才會這樣問。

柳天沒有直接回答他，只望望游天虹。

游天虹道：「事情既然發展到目前這地步，看來我們已很應該開門見山的談談了。」

「好極了！」麥漢利看看腕表：「我們在車子裏談好嗎？現在我陪你去開啓銀行的保管箱，那文件雖然現在對我已無任何威脅，但是，反正還有時間，何不取回它？」

游天虹心裏想：到底是麥漢利的手下交代得不夠清楚呢，還是麥漢利本身不清楚銀行保管箱出租的條例？假如他明白銀行出租的保管箱，是須要「租箱人」簽字，然後才可以親自入內開啓的，他就不會說出這一番話了。何況目前那一枚銀行保管箱的鎖匙又不在他身上，也不在柳天的手中。

游天虹心裏又想：麥漢利既然改變了他原來的計劃，一定有他迫不已的理由。這些「理由」亦不外乎是：已識破了丘明的「千上千」，想做「賊阿爸」的詭計。還有就是本身的計劃已被更多人知道了，所以非走不可。

在電話亭裏面的時候，游天虹已將他將被擄去的事，爭取在最後一秒告訴了張雪兒，那是當他與張雪兒講電話時，突然有人闖入電話亭去，以手槍指嚇他的利那間。

因此，游天虹認爲張雪兒遲早也會來救他。但是，假如麥漢利要帶他和柳天離開這裏，張雪兒豈非會撲了一個空？游天虹靈機一觸，對麥漢利道：「郭志賢夫婦租用的銀行保管箱，我們根本不可以去開啓的，但當一名神秘人物把那枚鎖匙交給這位柳先生時，却聲明他已授權一位律師，在必要時可以由律師陪同去到銀行裏面開啓那個保管箱。」

麥漢利於是又問柳天：「把這鎖匙交給你的人，可就是郭志賢的老婆？」

「不！不是。」柳天道：「一個我從未見過的男人，他只在電話中交代。此事游先生最清楚。」

游天虹也說：「是的，那神秘人十分聰明，但不管他是誰，一定與郭太太有關。」

至此，麥漢利面孔上僅存的笑容也立即消失了。游天虹乘機又說道：「郭太太被人殺害，那男子遲早也會找柳天的，所以你們這時候綁架我們，實在十分不智。」

阿龍一直在旁不作聲，這時却忍不住把麥漢利拉過一旁，不知對他說了一些什麼話。

只見麥漢利回到他們面前的時候，說道：「不管怎麼樣，目前我先要你們交出郵箱鎖匙，再到郵局取回那枚保險箱鎖匙。只要交出保險箱的鎖匙，你們就可以走，我保證不傷你們一根汗毛。因爲保管箱鎖匙交給我之後，一切秘密也不會有人知道了。但是，要是你們不合作，我也無話可說，我只有殺人滅口了！」

游天虹想了想，終於說道：「好吧，我帶你們去找！」

「在那裏可以找到？」麥漢利問道。

「在電話亭附近。」游天虹望望身邊的大漢們，他們都是在公衆電話亭裏，把游天虹帶走的。他笑了笑，又說：「你的手下們本來已經做得不錯，他們很聰明，悄悄把一枚微型竊聽儀器放入柳天的口袋裏，以爲神不知鬼不覺，却想不到偏偏遇上了我這個通天曉，什麼都懂得一些兒，所以我担心他們急不及待，就要截停我們的汽車奪取保管箱的鎖匙，所以我才借故去撥電話。其實，我只是設法把那枚鎖匙收藏好。」

「你很聰明，早知如此，我應該找你合作，相信我們合作的收穫一定更大。」

「有機會的。」游天虹笑了笑。

「不！恐怕以後也不能够再有這種機會了。」麥漢利搖頭。

「爲什麼？」

「因爲我們即將離開本市，以後洗手不幹了。」

「看你們做得這麼乾淨俐落，簡直是千門中的高手，就此收山，豈不可惜？」

「做老千也只不過爲生活而已，何況這一次我們的收穫已經不錯，足夠我這一輩子也享用不完！」

「這麼看來，我與你的觀點倒有些不大相同。」游天虹道：「我覺得人生如舞台，做人就好似做戲，所以在人生的舞台上，我們不妨比一比演技，看看誰演得出色。」

「老千術本來就是一種十分高深的藝術，騙人雖屬犯法，在我個人來說，只要你騙得我口服心服，我一定不加追究。你剛才說要收山，其實你年紀不算大，戲又演得這麼好，不演下去，豈非太可惜？」

「哈哈哈……」麥漢利聽了游天虹這一番說話之後，忍不住格格大笑了一陣：「你不愧是個千門奇俠，眞的是聞名不如見面。不錯，你和我門法，我也一點不生氣，只當作我們玩遊戲好了。但是，目前你明顯地玩輸了。」

「我看也未必。」游天虹笑道：「還未落幕呢，也就是說，這一台戲，還未演完，誰勝誰負，現在還是言之過早。」

「好了，少講廢話，帶我們去先找回那條鎖匙再說吧！」麥漢利向阿龍等人打了一個眼色。於是游天虹被押到停車的地方去。

汽車共有三輛，麥漢利、游天虹和阿龍等三人之外，還有一名開車的司機。另外二輛，一前一後的拱衛着。剎那間游天虹彷彿變了「大人物」。

麥漢利爲防萬一起見，又留下記者柳天作爲人質。他親口警告游天虹，如果反抗，柳天會首先遭殃。

游天虹表面上的確很合作，他把麥漢利他們帶到原來的公衆電話亭去，在一本厚厚的電話簿之內，找回了那一枚郵政局郵箱的鎖匙。

麥漢利小心翼翼地，左張右望，因爲他知道眼前這個也不是等閒之輩，而是江湖道上極有名氣的千門奇俠。

他担心有人跟踪監視，所以沿途小心地戒備。結果却是沒有，他終於十分順利地取得了那枚鎖匙。

在歸途上，游天虹忍不住好奇地問：「你猜他們到底在保管箱之內，收藏了你的一些什麼秘密？」

「嗯——這件事的確很有趣，我也很希望知道。」麥漢利笑道：「所以下一步，就要輪到你的記者好朋友出馬了。」

「你要他帶你到銀行去？」

「不！到律師樓去！」麥漢利道。

游天虹心裏一凜：「到律師樓去幹嗎？」

麥漢利道：「我們知道郭志賢的老婆有個情人，很年青，也很狡猾，就是這小子把事情弄得這麼複雜的；他教郭夫人到一間律師樓去立下遺囑，萬一郭夫人遇害，律師就有權帶同記者柳天到銀行去，依法由律師開啓那銀行保管箱，將秘密文件交柳天在報紙上發表。現在郭夫人已死了，柳天當然亦有權去要求她生前委託的律師去做這件事了。」

游天虹這才知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原來柳天以爲神不知鬼不覺的所謂「秘密」，終於也給麥漢利知道了，因而變成了公開的「秘密」。

游天虹忍不住又問：「郭夫人和另一個女人安美，是否你派人殺死她們的？」

「不！我怎麼會這麼蠢？」麥漢利道：「我叫阿龍不要自己動手，寧願花點錢去請外人幫手。」

「殺死郭太太還有些理由，因爲她太貪婪了，但爲什麼要殺死安美小姐？她有個妹妹安麗，曾經替你做過事，雖然她未能成功地從郭志賢的手上取得那一份秘密文件，但到底也爲你出過一分力啊！」

「你錯了，游先生。」麥漢利又說：「安美和安麗兩姊妹其實都只是爲金錢服務，她們自以爲聰明，所以才會以『雙重間諜』的身份，周旋於我和丘明之間。安麗一方面接受了阿龍的金錢，替我們跟郭志賢接洽，另一方面，又暗中給丘明做事。她取不應該就是把郭志賢殺死，而且，還揀正在我請客那天晚上動手，所以阿龍得不把她了結。至於安美、安麗與丘明之間的密切關係，却是最近才給我們查出來的，否則，丘明那傢伙眞的可以做個『賊阿爸』，那時才眞的是『黑狗得食，白狗當災』呢。」

游天虹至此又進一步明白，麥漢利之所以臨時改變了原定的計劃，完全是他們已查出丘明準備「千上千」，故此他們決定先發制人。這麼說來，也難怪他說張雪兒幫了他們一個忙——其實張雪兒要幫的，只是游天虹而已。豈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她反而給麥漢利這班人利用了。

事情發展到這裏，似乎已告一段落。但，麥漢利爲什麼又肯讓游天虹知得這麼多？

游天虹在江湖上歷盡了千驚萬險，他當然知道目前的處境；麥漢利分明是：反正要殺你，又怕什麼讓你知得更多！

游天虹突然靈機一觸，計上心頭說道：「有件事你的手下可能弄錯了，就是眼前我們手上擁有的這一枚鎖匙，並非是銀行保管箱的鎖匙，而是一間郵局的郵箱鎖匙。」

「嗯——」麥漢利漢半信半疑地看看那枚鎖匙，的確與一般銀行保管箱的鎖匙不同。匙身較短。他向游天虹道：「柳天那傢伙在玩什麼把戲？」

游天虹乘機說道：「柳天受人所託，但又怕你的手下迫他交出銀行保管箱鎖匙，所以才到郵局租了一個郵政信箱，把保管箱鎖匙放在該處。但我也不大清楚那間郵局是屬於那一區的。」

麥漢利回頭問阿龍：「你們竊聽他們談話時，怎麼沒有聽清楚？」

阿龍道：「本來我們一直竊聽得很清楚的，只是後來他們把外衣脫下，置於後面的座位上，所以他們後來談了一些什麼，我們就聽不到了。」

麥漢利又問計於游天虹：「目前你以爲我們，應該怎麼辦？」

游天虹道：「當然是要一併把柳天也帶去，先到郵局去取回那一枚銀行保管箱的鎖匙，然後才可以去找律師。」

麥漢利道：「我們知道郭志賢的老婆有個情人，很年青，也很狡猾，就是這小子把事情弄得這麼複雜的；他教郭夫人到一間律師樓去立下遺囑，萬一郭夫人遇害，律師就有權帶同記者柳天到銀行去，依法由律師開啓那銀行保管箱，將秘密文件交柳天在報紙上發表。現在郭夫人已死了，柳天當然亦有權去要求她生前委託的律師去做這件事了。」

游天虹這才知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原來柳天以爲神不知鬼不覺的所謂「秘密」，終於也給麥漢利知道了，因而變成了公開的「秘密」。

游天虹忍不住又問：「郭夫人和另一個女人安美，是否你派人殺死她們的？」

「不！我怎麼會這麼蠢？」麥漢利道：「我叫阿龍不要自己動手，寧願花點錢去請外人幫手。」

「殺死郭太太還有些理由，因爲她太貪婪了，但爲什麼要殺死安美小姐？她有個妹妹安麗，曾經替你做過事，雖然她未能成功地從郭志賢的手上取得那一份秘密文件，但到底也爲你出過一分力啊！」

「你錯了，游先生。」麥漢利又說：「安美和安麗兩姊妹其實都只是爲金錢服務，她們自以爲聰明，所以才會以『雙重間諜』的身份，周旋於我和丘明之間。安麗一方面接受了阿龍的金錢，替我們跟郭志賢接洽，另一方面，又暗中給丘明做事。她取不應該就是把郭志賢殺死，而且，還揀正在我請客那天晚上動手，所以阿龍得不把她了結。至於安美、安麗與丘明之間的密切關係，却是最近才給我們查出來的，否則，丘明那傢伙眞的可以做個『賊阿爸』，那時才眞的是『黑狗得食，白狗當災』呢。」

游天虹想了想，終於說道：「好吧，我帶你們去找！」

「在那裏可以找到？」麥漢利問道。

「在電話亭附近。」游天虹望望身邊的大漢們，他們都是在公衆電話亭裏，把游天虹帶走的。他笑了笑，又說：「你的手下們本來已經做得不錯，他們很聰明，悄悄把一枚微型竊聽儀器放入柳天的口袋裏，以爲神不知鬼不覺，却想不到偏偏遇上了我這個通天曉，什麼都懂得一些兒，所以我担心他們急不及待，就要截停我們的汽車奪取保管箱的鎖匙，所以我才借故去撥電話。其實，我只是設法把那枚鎖匙收藏好。」

「你很聰明，早知如此，我應該找你合作，相信我們合作的收穫一定更大。」

「有機會的。」游天虹笑了笑。

「不！恐怕以後也不能够再有這種機會了。」麥漢利搖頭。

「爲什麼？」

「因爲我們即將離開本市，以後洗手不幹了。」

「看你們做得這麼乾淨俐落，簡直是千門中的高手，就此收山，豈不可惜？」

「做老千也只不過爲生活而已，何況這一次我們的收穫已經不錯，足夠我這一輩子也享用不完！」

「這麼看來，我與你的觀點倒有些不大相同。」游天虹道：「我覺得人生如舞台，做人就好似做戲，所以在人生的舞台上，我們不妨比一比演技，看看誰演得出色。」

「老千術本來就是一種十分高深的藝術，騙人雖屬犯法，在我個人來說，只要你騙得我口服心服，我一定不加追究。你剛才說要收山，其實你年紀不算大，戲又演得這麼好，不演下去，豈非太可惜？」

游天虹想了想，終於說道：「好吧，我帶你們去找！」

「在那裏可以找到？」麥漢利問道。

「在電話亭附近。」游天虹望望身邊的大漢們，他們都是在公衆電話亭裏，把游天虹帶走的。他笑了笑，又說：「你的手下們本來已經做得不錯，他們很聰明，悄悄把一枚微型竊聽儀器放入柳天的口袋裏，以爲神不知鬼不覺，却想不到偏偏遇上了我這個通天曉，什麼都懂得一些兒，所以我担心他們急不及待，就要截停我們的汽車奪取保管箱的鎖匙，所以我才借故去撥電話。其實，我只是設法把那枚鎖匙收藏好。」

「你很聰明，早知如此，我應該找你合作，相信我們合作的收穫一定更大。」

「有機會的。」游天虹笑了笑。

「不！恐怕以後也不能够再有這種機會了。」麥漢利搖頭。

「爲什麼？」

「因爲我們即將離開本市，以後洗手不幹了。」

「看你們做得這麼乾淨俐落，簡直是千門中的高手，就此收山，豈不可惜？」

「做老千也只不過爲生活而已，何況這一次我們的收穫已經不錯，足夠我這一輩子也享用不完！」

「這麼看來，我與你的觀點倒有些不大相同。」游天虹道：「我覺得人生如舞台，做人就好似做戲，所以在人生的舞台上，我們不妨比一比演技，看看誰演得出色。」

「老千術本來就是一種十分高深的藝術，騙人雖屬犯法，在我個人來說，只要你騙得我口服心服，我一定不加追究。你剛才說要收山，其實你年紀不算大，戲又演得這麼好，不演下去，豈非太可惜？」

「哈哈哈……」麥漢利聽了游天虹這一番說話之後，忍不住格格大笑了一陣：「你不愧是個千門奇俠，眞的是聞名不如見面。不錯，你和我門法，我也一點不生氣，只當作我們玩遊戲好了。但是，目前你明顯地玩輸了。」

「我看也未必。」游天虹笑道：「還未落幕呢，也就是說，這一台戲，還未演完，誰勝誰負，現在還是言之過早。」

「好了，少講廢話，帶我們去先找回那條鎖匙再說吧！」麥漢利向阿龍等人打了一個眼色。於是游天虹被押到停車的地方去。

汽車共有三輛，麥漢利、游天虹和阿龍等三人之外，還有一名開車的司機。另外二輛，一前一後的拱衛着。剎那間游天虹彷彿變了「大人物」。

麥漢利爲防萬一起見，又留下記者柳天作爲人質。他親口警告游天虹，如果反抗，柳天會首先遭殃。

游天虹表面上的確很合作，他把麥漢利他們帶到原來的公衆電話亭去，在一本厚厚的電話簿之內，找回了那一枚郵政局郵箱的鎖匙。

麥漢利小心翼翼地，左張右望，因爲他知道眼前這個也不是等閒之輩，而是江湖道上極有名氣的千門奇俠。

他担心有人跟踪監視，所以沿途小心地戒備。結果却是沒有，他終於十分順利地取得了那枚鎖匙。

在歸途上，游天虹忍不住好奇地問：「你猜他們到底在保管箱之內，收藏了你的一些什麼秘密？」

「嗯——這件事的確很有趣，我也很希望知道。」麥漢利笑道：「所以下一步，就要輪到你的記者好朋友出馬了。」

「你要他帶你到銀行去？」

「不！到律師樓去！」麥漢利道。

游天虹心裏一凜：「到律師樓去幹嗎？」

麥漢利道：「我們知道郭志賢的老婆有個情人，很年青，也很狡猾，就是這小子把事情弄得這麼複雜的；他教郭夫人到一間律師樓去立下遺囑，萬一郭夫人遇害，律師就有權帶同記者柳天到銀行去，依法由律師開啓那銀行保管箱，將秘密文件交柳天在報紙上發表。現在郭夫人已死了，柳天當然亦有權去要求她生前委託的律師去做這件事了。」

游天虹這才知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原來柳天以爲神不知鬼不覺的所謂「秘密」，終於也給麥漢利知道了，因而變成了公開的「秘密」。

游天虹忍不住又問：「郭夫人和另一個女人安美，是否你派人殺死她們的？」

「不！我怎麼會這麼蠢？」麥漢利道：「我叫阿龍不要自己動手，寧願花點錢去請外人幫手。」

「殺死郭太太還有些理由，因爲她太貪婪了，但爲什麼要殺死安美小姐？她有個妹妹安麗，曾經替你做過事，雖然她未能成功地從郭志賢的手上取得那一份秘密文件，但到底也爲你出過一分力啊！」

「你錯了，游先生。」麥漢利又說：「安美和安麗兩姊妹其實都只是爲金錢服務，她們自以爲聰明，所以才會以『雙重間諜』的身份，周旋於我和丘明之間。安麗一方面接受了阿龍的金錢，替我們跟郭志賢接洽，另一方面，又暗中給丘明做事。她取不應該就是把郭志賢殺死，而且，還揀正在我請客那天晚上動手，所以阿龍得不把她了結。至於安美、安麗與丘明之間的密切關係，却是最近才給我們查出來的，否則，丘明那傢伙眞的可以做個『賊阿爸』，那時才眞的是『黑狗得食，白狗當災』呢。」

游天虹想了想，終於說道：「好吧，我帶你們去找！」

「在那裏可以找到？」麥漢利問道。

「在電話亭附近。」游天虹望望身邊的大漢們，他們都是在公衆電話亭裏，把游天虹帶走的。他笑了笑，又說：「你的手下們本來已經做得不錯，他們很聰明，悄悄把一枚微型竊聽儀器放入柳天的口袋裏，以爲神不知鬼不覺，却想不到偏偏遇上了我這個通天曉，什麼都懂得一些兒，所以我担心他們急不及待，就要截停我們的汽車奪取保管箱的鎖匙，所以我才借故去撥電話。其實，我只是設法把那枚鎖匙收藏好。」

「你很聰明，早知如此，我應該找你合作，相信我們合作的收穫一定更大。」

「有機會的。」游天虹笑了笑。

「不！恐怕以後也不能够再有這種機會了。」麥漢利搖頭。

「爲什麼？」

「因爲我們即將離開本市，以後洗手不幹了。」

「看你們做得這麼乾淨俐落，簡直是千門中的高手，就此收山，豈不可惜？」

「做老千也只不過爲生活而已，何況這一次我們的收穫已經不錯，足夠我這一輩子也享用不完！」

「這麼看來，我與你的觀點倒有些不大相同。」游天虹道：「我覺得人生如舞台，做人就好似做戲，所以在人生的舞台上，我們不妨比一比演技，看看誰演得出色。」

「老千術本來就是一種十分高深的藝術，騙人雖屬犯法，在我個人來說，只要你騙得我口服心服，我一定不加追究。你剛才說要收山，其實你年紀不算大，戲又演得這麼好，不演下去，豈非太可惜？」

「哈哈哈……」麥漢利聽了游天虹這一番說話之後，忍不住格格大笑了一陣：「你不愧是個千門奇俠，眞的是聞名不如見面。不錯，你和我門法，我也一點不生氣，只當作我們玩遊戲好了。但是，目前你明顯地玩輸了。」

「我看也未必。」游天虹笑道：「還未落幕呢，也就是說，這一台戲，還未演完，誰勝誰負，現在還是言之過早。」

「好了，少講廢話，帶我們去先找回那條鎖匙再說吧！」麥漢利向阿龍等人打了一個眼色。於是游天虹被押到停車的地方去。

汽車共有三輛，麥漢利、游天虹和阿龍等三人之外，還有一名開車的司機。另外二輛，一前一後的拱衛着。剎那間游天虹彷彿變了「大人物」。

麥漢利爲防萬一起見，又留下記者柳天作爲人質。他親口警告游天虹，如果反抗，柳天會首先遭殃。

游天虹表面上的確很合作，他把麥漢利他們帶到原來的公衆電話亭去，在一本厚厚的電話簿之內，找回了那一枚郵政局郵箱的鎖匙。

麥漢利小心翼翼地，左張右望，因爲他知道眼前這個也不是等閒之輩，而是江湖道上極有名氣的千門奇俠。

他担心有人跟踪監視，所以沿途小心地戒備。結果却是沒有，他終於十分順利地取得了那枚鎖匙。

在歸途上，游天虹忍不住好奇地問：「你猜他們到底在保管箱之內，收藏了你的一些什麼秘密？」

「嗯——這件事的確很有趣，我也很希望知道。」麥漢利笑道：「所以下一步，就要輪到你的記者好朋友出馬了。」

「你要他帶你到銀行去？」

「不！到律師樓去！」麥漢利道。

數以億元計的收穫，試問那一個老千集團有此成就？」

關於這一點，在塲的人都不反對，麥漢利的確是個很成功的大老千，只差在他運氣不好而已；本市商人已經出名狡滑，而他居然可以玩弄他們於掌股之間，可見此人的確是很有辦法。

到底他又憑什麼可以令到這一班商人這麼相信他？不但警方急於要知道，就是游天虹和張雪兒也急於想知道其中秘密。

因此，林浩探長親自開車，陪同記者柳天首先到他住所附近的一間郵局，在他名下開設的一個郵政信箱中取回那一張銀行保管箱的鎖匙，然後再到一間律師樓去。

因爲根據一名「神秘男子」的委託，只要郭太太妮娜遇害，柳天即有權到律師樓去，由律師申請讓柳天代表她開啓那個用妮娜名義所開的保管箱，再由柳天以記者身份把秘密在報章上公開。

律師樓方面因爲早已接獲郭太太妮娜被害的消息，所以已經準備好一切，現在看見柳天不但依約而來，還由警方陪同，故此立即依法辦理。

在銀行保管箱之內，結果由警方起出了一批秘密文件，原來全是影印本，果然都是有關麥漢利身份的文件副本。

麥漢利的眞正身份當然不是某國元首麥美倫的弟弟，而是某國派出的貿易專員。所以他有權與當地商人簽合約，做生意。一直也沒有引起別人的懷疑。

他爲什麼要冒充「元首的弟弟」？因爲他深切了解到當地那些有錢人的心態，如果他只以「貿易專員」的官方身份出現，人家最多「在商言商」，依照一般商塲規矩做生意，他根本佔不了什麼便宜。

但是當他的身份搖身一變而成爲「元首的弟弟」之後，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做生意的人以爲他是某國特權階級，可以取得許多「額外的配額」以及「商業上的合約」等等。而上流社會的人亦因此與他來往，於是他就可以混水摸魚。

主要還是因爲麥漢利早已有了一套相當完整的計劃，他明知這兒遍地黃金，於是他希望好好地利用當地一些富商的心態，佈下一個老千局，騙一大筆錢之後，就逃往外地，過他喜歡過的生活，不再做官。

可惜他的計劃不知怎的，被郭志賢那賭徒識破了，偷了他的身份文件影了副本，向他勒索巨欵。

麥漢利感到深受威脅，於是吩咐助手阿龍去處理這件事，豈料阿龍所托非人，安麗竟然把郭志賢殺死了。這件事也就變得更加複雜起來了。

阿龍担心安麗被警探找着，屆時她就可能洩漏誰是主謀，於是他把她殺了滅口。

事情弄到已告一段落，却想不到偏偏遇上了千門奇俠游天虹，他不但巧妙地與安麗有過「艷遇」，還自始留意到麥漢利和丘明這兩個「名人」的一舉一動。自此以後，游天虹就一直在他女朋友張雪兒的協助下，對這兩「名人」苦苦糾纏。

在游天虹的苦纏之下，麥漢利終於被迫暴露了身份，現在已經無所遁形。

那麼，丘明又怎麼樣？

丘明本來比麥漢利更加聰明，他首先學會了「穴道按摩」，又懂得「心理學」和「催眠術」；這些東西似乎並無用處。但是丘明却懂得如何運用它，化腐朽爲神奇。

他藉住麥漢利的「大名」，揀準他出海遨遊時，製造了一次「海上交通意外」，首先結識了對方，再由麥漢利鼓吹，在上流社會盛會中大出風頭。

丘明又明知當地上流社會裏面，無人不識丘華照此人，但這位大富翁已經死了；他有沒有後人，一直引起人們的猜疑。所以他又利用這「破綻」，故意暗示自己是丘氏的私生子，自然就更加令人加倍注意他。

他又知道許多上流社會的有錢人，不論男女，都不約而同，有一些心理病，例如神經衰弱，周身痠痛等等，許多人本就沒有事的，完全是心理作祟，所以丘明就以「神仙手」的身份出現於上流社會的社交場合中。

那些有錢人都普遍存有一種階級觀念，假如丘明不是「丘華照的私生子」，而是一位江湖術士的，他休想接近他們。但丘明現在既是「巨富之後人」，情形自然又不同的了，何況「神仙手」丘明替人治病又是「分文不收」的呢。

丘明就憑着「心理」、「手術」和「催眠」，綜合運用，令到一些「富病」能在短短時間之內「不藥而愈」，許多有錢的先生太太，因此而自動與他「結爲摯友」。

丘明結識了這班有錢人之後，又再進一步充份利用他的「名人」地位，表示將會在外國大量投資，發展地產，以及其他業務，令他們容易上鈎。

由於當地政治氣候不穩定，許多有錢人都紛紛找路數移民外地，所以丘明的「大計」正是這些有錢人的心聲。

因此，不少有錢人竟然借「治病」爲名，要求丘明讓他們「加股」爲實，目的自然又是爲了方便將來「移民」。

其實丘明那有這種本領，他只是充份利用了此時此地一些有錢人的心態而已。

那個小綠島，的確是丘華照生前購下的小荒島，但丘華照既無後人，那兒又是一個無人居住的小島，所以，根本就沒有人去加以理會。不知怎的竟然給丘明知道了，於是便加以利用。

麥漢利派人查過小綠島的業權是丘華照的，所以也就深信丘明有權出售該島。可惜他却發夢也想不到，丘明的身份固然是假的，就是他「委托」的代表律師也同樣是假的。

麥漢利想利用丘明和小綠島，騙當地一些富商的錢，想不到反而被丘明來了一個「千上千」。

但是結果，一山還有一山高，終歸還是邪不能勝正，丘明自以爲聰明到可以做「賊阿爸」，却想不到偏又遇上了千門奇俠游天虹，以及私家女偵探張雪兒。

結果丘明和他的同黨，眞正的身份都被揭發，他們是一個更龐大的老千集團，而且手段比麥漢利他們更狠更毒。

不過無論怎麼樣也好，到頭來他們這一班人也是一樣的收塲——法網難逃！

何良是被安美利用的男人，當他替安美查到了郭太太下落時，安美却殺了他，因爲他的利用價值已經完了。

安美是被丘明收買的人，但當她依照何良所講的地址去找到郭太太時，麥漢利的人也跟踪而至，於是把她們一齊殺掉。

千門奇俠游天虹破過不少老千案，但從未遇上過一宗如此龐大、如此複雜及死了這麼多人的。

這宗案子雖然告一段落，但是老千門的活動絕對不會就此停止下來。相反，趁住此地人心惶惶不可終日之際，混水摸魚的人肯定會越來越多，警方固然會忙個不了，千門奇俠游天虹當然更忙了。

（完）

長劍篇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蕭逸・著
可飛・圖

前文提要：

江看出因祝天斗的失誤而帶來了强敵，故過龍江一掌將他劈死，果然不出她所料，緊接着，便有一錦袍老人（即八老太爺）和玉劍書生宮九如、九天霹靂佟烈來到，過龍江心頭大驚，雙方過招之際，過龍江施出一招「黑手穿牆」把佟烈當場擊斃，而宮九如也受傷在地，八老太爺見佟烈慘死，心頭大驚，忙出手相助，八老太爺一掌擊在過龍江胸口，過龍江重傷墜地，而八老太爺此刻關心的是宮九如的傷，他不理過龍江而去照顧宮九如，使過龍江逃過一死，接着，過龍江又被一位紅臉人救走……

前文書至過龍江的手下祝天斗受傷逃回去見他主子，但過龍

瓜園現紳仕　竟是舊仇家

紅臉人霍地站起來，在低窪的洞穴裏走了幾步，強自排遣着心裏的不寧靜。

「恨不能殺了我？」過龍江慘笑了一下：「隨時請便，皺一皺眉頭，便不配姓過。」

紅臉人倏地回過身來，手握劍柄道：「我就——」

「你就是不敢下手！」

「爲什麼？」

「因爲你剛才沒有下手！」

「剛才沒下手，現在怎見得不行？」

「嗤——」過龍江嗤之以鼻的笑着：「難爲你還是知書達理之人，莫非連『一鼓作氣』這句話都不明白？在你初用劍襲我後肩之時，那時如殺我，易如反掌，經過了隨後的這麼一折騰，你便不能了！」

「那也未必！」紅臉人劍握得更緊。只差點沒有拔出，劍勢一出，對方必死無疑。

過龍江却定得很——一綹子白髮由他過長的亂髮之間滋生出來，極似鷹鷲頂上那一撮怒生的角毛——很可能他這「金鷄」綽號，便是因此而來。

此人無論善惡，倒不愧是鐵錚錚一條漢子。

紅臉人果眞是下不了手，搖頭一嘆，緊握着劍把的那隻手，不覺便鬆了開來。

「如何？」過龍江寒聲道：「你下不了手吧！過某人生平不受人點水之情，却搭了你救命之恩，無論你是誰，來日必有一份人心……我走了！」

說罷拱了一下手，霍地站了起來，幌了一幌，却又倚在石壁，顯然傷勢不輕。

紅臉人冷冷的道：「你自信能出去麼？作夢！」

過龍江哼道：「你是說，他們外面還有埋伏？」

紅臉人一聲不吭，由地上檢起一物，扔過來道：「這是你的劍，接着！」

過龍江吃了一驚，即見自己那一口長劍連劍帶鞘，橫在面前，不禁爲之打了一個冷戰，這口劍即使在最艱難時候，也從

未離開過自己手邊，想不到一朝失勢，竟自到了一個不相干人的手上，正是「人爲刀俎，我爲魚肉」，人家不殺自己，非不能也，是不爲也！

他一聲不吭的，彎下腰來，將長劍撿在手裏，心裏端的不是滋味。

偶然抬頭，紅臉人的一雙眼睛，正自灼灼有神的注視着自己。

那是一雙充滿了仇恨的眼睛，也是一雙有着堅毅不拔勇氣的眼睛，似乎是有着這等眼神的人，便不應該是一個行事猶豫，無能果斷的人，那麼，對方不殺自己，誠然令人不解了。

紅臉人一言不發的垂下了頭，心裏在盤算着一個難題。只見那截被燃着了的松枝劈拍輕聲响着，已將是燃到了盡頭，忽然冒了個火花，遂即熄滅。

頓時，石洞內一片漆黑。

黑暗中不時傳出來悉索聲音

有人乘着黑偷偷摸出了山洞。

紅臉人不祇一次的握住了劍把，却又不祇一次的鬆開來，不可否認，他陷入到極度矛盾之中。

他是一個不肯趁人於危的人，但是一朝落在敵人之手，他的敵人是否對他也會這麼仁厚？

有此一念，禁不住再一次的使他感覺到熱血沸騰。

「給他一個機會吧！」

紅臉人心裏想着，一隻手摸着了一截乾樹枝，一隻手摸出了身上的火摺子。

「在這根松枝點燃以前，他仍有活命的機會，否則……」

緊接着「噗！」地一聲，火光大盛。

他故意拖長了時間，直到那截松枝完全點着了爲止，立刻石洞裏又現光明。

過龍江已經不見了，早已遁出石洞。

他發了一會兒愣，自嘲似地苦笑了笑，手裏的松枝舉高了，地面上的痕跡便清晰可見。

他倒更仔細的看看。只見地面上清楚的現着許多手掌印子，有前有後，十分凌亂，由這些掌印判斷，這隻老金鷄果然心思愼密，分明是採取迂迴路綫，向洞外退出，他身受重傷，自知無能與紅臉人對抗，乃在黑暗中採取些迂迴路綫，停頓處皆有石塊可供掩護，這一切分明在火光熄滅之前，便先已經觀察好了，火光熄滅之後，仍能從容進退。

看到這裏，紅臉人不禁低頭發出了一聲嘆息，再一次感覺到這隻老金鷄的可怕，不免心裏有些忐忑——却有一股激動的熱血衝擋着。

「讓他走吧！」他心裏怪喊着：「總有一天，我要殺了他，要他甘拜下風的死在我的劍下！」

× × ×

一綫曙光，現自東方天地之間。

叢林裏現出了幾許生機——幾隻野斑鳩拍打着翅膀，離開了築在竹間的巢窩，開始了新生的一天。

「八老太爺」緩緩的鬆下了按在宮九如背後「志堂穴」上的手，後者像是才由死神處討得了一綫生機。

他緩緩的睜開了眼睛，發出了微弱的生息。

八老太爺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你總算甦醒過來了，這一夜心血，總算沒有白費！」

宮九如微弱的點了一下頭，才發覺到全身上下，俱已爲汗水所浸透，胁下傷處，俱經過密密包紮，有一種清涼的感覺，大概敷有一種奇特的刀傷藥。

這一切，顯然是八老太爺所賜了。

八老太爺看着他苦笑了一下，神情間不無沮喪：「這都怪我……他比我想像中更厲害得多……」

宮九如疑惑的看了附近一眼，勉強開口出聲道：「他死了……麼？」

八老太爺道：「跑了……不過，已爲我『叩天掌』力重傷……我忖思着，即使他還活着，也不比你強到那裏！」

這倒並非他的大言不慚，事實上，以往數十年以來，還從來沒聽說過什麼人在身中這位老爺子的「叩天掌」力之後，還能够活着不死。

然而，這隻老金鷄却是沒有死，非但沒有死，而且顯然還活着逃跑了。

負責搜索的幾個手下回來報告，現場十里內外，不見任何踪跡，那意思便是說，過龍江眞的逃之夭夭了。

宮九如淒慘的笑着，緩緩地把身子躺了下來。

八老太爺道：「你傷勢可是眞的不輕，看樣子姓過的已經練成了劍烹，要不然以你的功力，萬萬不會傷得這麼重，我雖然用本身的元陽之氣，勉強帮助你不使眞氣擴散，看樣子你想恢復過來，非得半年以上不可。」

宮九如無可奈何的嘆息一聲，苦笑道：「這都怪我學藝不精，連帶着你老人家也臉上無光，啊——老么呢？他……」

他所謂的「老么」乃指的是「九天霹靂」佟烈。

八老太爺登時氣色土如，搖搖頭說：「他死了……」

宮九如身子顫抖了一下，恍惚中似乎記起來昨夕與過龍江動手的一節——那一霎時間太快，彷彿看見姓過的一隻烏黑的手，猝然間插進了佟烈的心窩，接下來自己已受了傷，幾乎喪命，便自顧不暇了。

——這麼看來，佟烈是慘死在對方「黑手穿牆」辣手之下，勢將作了無「心」之鬼。

想到了數十年來誼同手足的情份，一朝分手，人天永隔，禁不住悲從中來，眼睛一痠，汩汩淌下淚來。

八老太爺道：「我已着人把他屍體運到杭州去了，等這件事情結束之後，再好好地爲他料理後事……事情不能多躭擱，我們這就動身吧！」

宮九如彷彿萬俱全灰……輕輕嘆息了一聲，遂即閉目不再多說——他爲人向稱厚道，早年讀書頗多，一朝失足，陷身黑道，爲目前的「八老太爺」所羅致，結成同黨，幹些自欺欺人，所謂「替天行道」的勾當，每有所思「自反而縮」，輒生不安，經此一難之後，更不禁觸發良知，且不說他自此種下了「反正」之心，日後竟而與「八老太爺」落得水火不容，這却是後話了。

八老太爺猶是雄心勃勃，當下招手喚

來手下，以担架將宮九如小心抬起，囑咐他們即往杭州，並面諭了宮九如一番，囑他轉告雲四姑娘，有關下手打刼災銀之事，這才帶了一個隨身小厮，飄然自去。

他看來道貌岸然，飄飄若仙，隨身小厮更打扮得像是一個書僮模樣，身後爲他揹着一琴一劍。二人裝做成一副遊山玩水模樣，就此上路。

走了一程，八老太爺定下身來，只覺得口渴難耐，這才想到昨日今晨，滴水未沾，加以爲宮九如灌輸內力，耗力出汗不少，此刻思及，頓感口渴難耐。

偏偏所帶飲水用罄，附近嶺岳重叠，獨獨不見一些山泉流水，遂即就着這一塊石頭坐下來，取過一個盛水的葫蘆，命小厮尋些水來。

小厮接過葫蘆，離開之後。八老太爺這才盤膝坐定，將一隻右手袖子捋起，霍然才發覺到，左腕腕脈間，現出了一道烏黑痕跡，不禁暗吃一驚。

他當然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昨夕他雖以「叩天掌」力，重傷了過龍江，可是右掌與過龍江對掌時，却是吃力頗鉅，自此而後，便覺得不大得勁兒，這時一經察看，才知道敢情多少已受了些輕傷，那道烏黑形迹，正說明是瘀血所積，所倖自己飲了千年蠍血，可不畏毒，否則久聞過氏毒掌厲害，以自己功力，即使不致於當場就死，毒發之下，這條膀子也就別想要了。

心裏想着，氣得連哼了幾聲　自此益發的把過龍江恨入骨髓。

當下爲息安全計，一面運用功力，將右腕氣血封住，隨用左手長長指甲，將右脈割開一孔，頃刻間淌下了許多紫黑色瘀血，直到血色後來完全轉爲鮮紅爲止，又自取出隨身所携帶的止血靈藥，敷住了傷處，這才覺得了鬆快。

可是經此一來，失血出汗，更覺口渴難耐。

老半天，打發去尋水的那個小厮才自轉回，却苦着臉，連連搖頭道：「老太爺……全找遍了，一點水影子也看不見！這可怎麼辦呢！」

八老太爺罵了聲「蠢材！」站起來，凝神細聽了一下，果然聽不見有流水之聲，向前看了看，山路迂迴，上面林木倒也蔚然成蔭。

他便想到林子裏尋些山菓解解渴，未嘗不可，於是吩咐小厮，繼續前行。

走了一程，那僮兒停下來喘道：「老……太爺……我累壞了，歇會子吧！」

八老太爺見他已是汗流浹背，罵了一聲：「無用的東西。」只得停下步來。

他這裏心中盤算着，却也莫怪這小子，昨午今晨，幾乎一個對時，沒有進過飲食，自己已覺着飢渴了，又豈能怪他來。

心裏正自轉念着，要找些什麼東西止渴充飢，忽然聽見身側不遠處，呼啦聲响，即見草叢中，探出了一個頭紮着巾，面形瘦削的老者身影，緊接着這個老人便出來了，原來是個獵人。

說獵人或是樵夫都可以，只見他一隻手拿着鋼叉，背上揹着箭，還担着一肩乾柴，腰上拴着兩隻兔子，另有一串柑子。

這串柑子，算是一上來就把八老太爺的眼睛給緊緊地吸住了。

老者身手頗是矯健，翻石跨野，甚是俐落，不一刻已來到了八老太爺等二人近前，這才停下步子，啊啊笑了幾聲：「稀客，稀客，今天算是遇見了貴人！想不到這個夢還是……」搖搖頭又遮住咀，自警的道：「說不得，說不得……」

八老太爺見對方老者，生有青皮寡肉的一張瘦臉，眉目倒也不差，以他身材論，像是無能負重之人，他却偏偏在山間打柴，嶺巒獵戰，背負如此大綑乾柴，尋常百姓，萬萬吃受不住，足見平日訓練有素，早已養成勤勞負重習慣，倒是難得。

自他現身之始，八老太爺與他那個隨身小厮，即一直注視着他腰上那一串三個既大又紅的柑子，此時此刻，如能到口，可是千金難求。

「老兄請了——」

八老太爺降尊紆貴的拱了一下手：「這裏是什麼地界？」

樵子點點頭，笑道：「這是山陽溝，再下去是山陽村，可就進了縣城了！」

「謝謝，謝謝——」八老太爺是打定了主意了，非把他腰上那三個柑橘弄到嘴裏不可。

他此時打扮，儼然是知書達理的富家翁，既是「知書達理」便不能動搶，總要對方心甘情願才行。

「老兄住在這附近麼？」

「不遠，不遠——」樵夫向山上指了一下：「繞過山去就到了，貴客這是……去那裏？」

八老太爺嘿嘿一笑，習慣的捋着胸前的眼睛，先不回答對方問題，却道：「方才你口說什麼說不得——說不得，又是什麼夢來……」

年老樵夫又自呵呵笑了，一面樂不可支的擺着一隻看來甚白的手，欲語還休的道：「咳！咳……見笑，見笑，是這麼回事！……」

一面頻頻搖頭笑着，像是一副被迫無奈的樣子，却仍然忍不住說了出來。

「是這麼回事……貴客，昨天夜裏，老兒我作了一個夢，夢着了山陽嶺的土地山神對我說，今天此刻，我會遇見一位好心的貴人，向我購些東西，運氣好，便能發上一個小財——」

八老太爺「哦！」了一聲，瞇起了一對細長的三角眼，毋寧是「很感興趣」。

「無非是個夢吧——」老樵夫臉上堆滿了笑道：「於是我今天特地起了個早，打完柴，獵了兩個兔子，便前山趕向後山，後山又繞向山腰，別說是什麼貴人了，連小人也沒看見一個……就在這時候，却看見了你老爺主僕二位，一時心喜，這才口不擇言……還請老太爺你多多原諒……失言，失言——」

說着連連打了兩躬，聳了聳肩上的柴架，便待離開。

「老哥你慢走一點！」

看見老樵夫站住，八老太爺一面點手作勢道：「坐下歇歇，坐下歇歇，我們來一個商量，你看怎麼樣？」

老樵夫坐下來，莫明其妙的翻着一雙眼：「商量些什麼啊……老太爺？」

八老太爺輕咳了一聲，臉上帶着淺淺

的笑。

連他自己都怪不好意思的，抬起手指了一下老樵夫繫在腰帶上說：「我們取個商量，怎麼樣？你把這三個柑子賣給我，我就給你五兩銀子——」

老樵夫怔了一下說：「什……麼？」

八老太爺又說道：「也罷，就讓你眞的發上一個小財吧，只要你把這三個柑橘給我，我就給你十兩紋銀，我是說話算數的。」

一面說，探手入懷裏，摸出了白燦燦的一大錠銀子，嗖地拋了過去。

對方樵夫慌不迭雙手接住，嘴裏「啊喲——」叫了一聲，把那錠銀子看了半天，咬了一咬，裂嘴笑道：「老太爺，你說的……是眞的？」

「銀子你都拿去了，還有假的？」

「好……老天……我可是眞的發了財啦……」

收起了銀子，抖着兩隻手，費了半天勁兒，才把插在腰帶上的三枚柑橘解了下來，走過去雙手奉上。

八老太爺接過來，扯下一個拋給身邊小厮，後者接過來，立時笑逐顏開的剝皮吃了起來。

這裏人老太爺搖搖頭，嘆了口氣，一面剝着柑皮，一面向那年老樵夫道：「這山上還有人種柑子麼？」

樵夫那隻手緊緊護着身上銀子一面搖頭道：「沒有啊——老太爺，是野生的，全樹就祇是三個，都叫我老兒摘來了。」

八老太爺送上一瓣到嘴裏，覺得有些苦澀異味，皺了皺眉，也就顧不得，三口兩口，吃下一個。

老樵夫這邊忍不住鞠躬打揖要告辭了，像是怕時候久了，對方又要向他要回那十兩銀子似的。

八老太爺道：「借問一聲——」

老樵夫站住脚，回過頭來只是傻笑。

「這附近那裏可以找到水喝，可有人家居住沒有？」

「有是有，不過這……噢！」這樵子像是忽想起了什麼，用手向着山間小徑上指了一下：「那頭裏三哩左右，倒有個瓜園子……只是路太遠了，怕老太爺你走不了啊！」

一聽見有瓜園，八老太爺登時爲之精神一振，三幾哩路在他來說又算什麼，隨即揮了一下手，伍那個年老樵夫走了。

他這裏兩個柑子下肚，精神爲之一爽，笑嘻嘻的向着身邊小厮道：「你看，天無絕人之路吧，方嚷着口喝，這就有人送柑子來啦，只是太少了，前面既有瓜園，福氣好的話，說不定還有西瓜可吃，走吧，我們這就瞧瞧去！」

那小厮一聽說上面有瓜園，早已按捺不住，八老爺既然這麼說，自是喜出望外，當下抖擻精神，便隨着他向山上行進。

如此，約莫往前行走了小半個更次，即見一條羊腸小道迂迴直上，小道上築有石階，不似先前那般難以行走，更有一個木製的指標，直指而上，上面寫着「李家菓園」，「菓園」、「瓜園」想來是一回事，足見方才那個老樵夫並沒有騙人。

八老太爺打定了主意，要在那「李家菓園」內好好歇上一陣，不祇是要喝些什麼，還要撈上一頓飯才能襯心。

前行約有一箭之程，可就看見了所謂的「李家菓園」了，一行刺荊蔟，衍生在高出的道路旁邊，也算是一片圍牆，却聽見一人正在唱着山歌。

想是聽見了動靜，歌聲忽然停止。

即見一個頭纏白布的十八九歲小子，探頭出來張望了一下，很驚訝的樣子，蓋因爲這裏一向罕有人跡，更無論像八老太爺那般風度翩翩，舉止若仙的人物了。

八老太爺站住脚笑道：「喂——小兄弟，這就是李家菓園麼？」

頭纏白布的年輕小子揚了一下眉毛道：「是呀——老爺子要找那個？」

出口竟是四川味道。

八老太爺很驚訝的道：「你們原來不是本地人呀！」

「是啊——」那小子道：「我們主人是從四川縣遷過來的嘛……老客人口喝了吧，嚐個西瓜吧！」

八老太爺赫赫一笑，對方的話，可是說到了自己心眼兒裏去了。

不容他回答，他身邊的小厮先自叫起了好來。

八老太爺笑罵道：「沒見過你這個奴才，連一聲客氣話也不會說麼？」

年輕小子先自跑了出來，一面打開了一扇滿生荊刺的柵欄，把對方這老少主僕二人讓了進來。

八老太爺二人這才發現到面前敢情是一片沙土稀疏的瓜田，地裏長滿了西瓜，很多看來都已成熟，附近堆着已摘下來的西瓜，有待裝車。

「呵呵……」八老太爺笑道：「這可好了！」

園內有個茅亭，此刻權作瓜台，其內也堆滿了西瓜，還剩下一個石桌，幾個座位，八老太爺老實不客氣的走進去坐了下來。

却見桌上放着一把切西瓜的鋼刀，一旁幾個藤筐裏盡是拋棄了不要的爛瓜。

八老太爺笑道：「來來來，小朋友，先弄一個來嚐嚐，好了，有賞——」

一面說，先自摸出了一塊碎銀子放置桌上。

年輕小子驚喜得呆住了。

八老太爺跟前的那個小厮見狀，早已不耐，搶上一步，自己便自拿起了一個西瓜。

年輕小子見狀忙道：「這個不好，我來，我來——」

他果然挑了一個黃沙瓜——甜得出奇的大瓜，只把八老太爺主僕二人吃得眉開眼笑。

那個年輕小子在他主僕大呼過癮之際，也就老實不客氣的把桌上那塊碎銀子收進袋裏。

「今天我可是運氣眞好，連得了兩次賞銀，嘻嘻！」

八老太爺一大塊西瓜下肚，只覺得遍體生涼，爽快極了，聽見對方小子的話，就停下來道：「怎麼會得了兩次銀子？莫非先前也有客人來這裏吃瓜不成？」

那小子笑道：「誰說不是？就是剛才不久來了一個樵夫，在這裏吃了西瓜，送了我一塊銀子，還說不久就有貴客上門，

並且爲我選好了一個大的，說是客人一高了興，一定會賞我銀子，果然沒有錯，不大會兒的工夫，你老人家和這位哥兒可就來了！」

八老太爺一笑說道：「原來是這樣的……」

接着他眉頭微微一皺，暗忖着：這老兒好快的脚程，揹着大捆的柴，竟然這麼快就先到了。

心裏想着，便自問道：「那老樵夫走了麼？」

「啊——還沒有吧，剛才還看見他在那邊打盹兒呢。」

方說到這裏，即聽得一人笑道：「那一個尋我？」

即見由近側草屋裏　欸欸步出一個羽衣星冠　神采飛揚的紳仕人物來。

各人不看則可，一望之下俱不禁爲之一怔——敢情這個風度翩翩，上流紳仕的人物，正是方才那個背負柴薪的山間老樵，不旋踵間，竟自變爲另外一人。

八老太爺心中一驚，已自覺出了其中有詐，只是用一雙湛湛有神的眼睛，向對方注視着。

却見那老紳仕舉止翩翩的一逕來到了近前，先自向着八老太爺一拱道：「姜公別來無恙——只怕記不得我這老朽了？」

八老太爺這一驚，不啻頭頂上响了一個焦雷。

——那是因爲「八老太爺」實在就是「姜隱君」其人，這個隱秘，當今天下，只怕還不曾爲任何人所知，即使冰雪聰明如鳳姑娘者，也只是「有所懷疑」而已，

一驚，叱一聲：「大胆——」

二字出口，右手忽起，倏地直向對方身上劈空抓去。

他的「無形劈空掌」力，早已深具氣候，相隔又是如此之近，照常理來說，應該是有何等威力，無奈這一霎可是有點兒「欠靈」。

就在他老人家的手勢方自一舉起的當兒，驀地左臂下似有一根筋抽動了一下，一陣子澈體的奇痠。

「啊！」八老太爺才自舉　一半的手，不得不立時垂下來，所發力道只不過才在丹田打了個轉兒，隨即消逝無踪。

也就是這麼點空檔的工夫，對方那個老紳仕已自把揹在小厮背後的那具「六朝焦尾」取到了手上，一來一往，有似飄風，忽地回來，又自坐在了位子上。

那個小厮猝然大叫一聲，向着對方撲去，不想身子方自移動，像是忽然牽動了身上痛處似地，臉上一陣子抽搐，幌了一幌，隨即直直地坐了下來，一瞬間汗如雨下，却是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看到這裏，八老太爺恍然而有所悟！

「你……？」

第二次抬起右掌待將掌力發出，情形一如先前模樣，內力自在丹田滾了一滾，隨即爲之消散。

八老太爺本人乃是精於豁道病理之人，當此一刻，總算悟出了其中道理。

「毒……我竟是中了毒？……」

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他隨即用那雙十分置疑的眼睛向對方那個老紳仕看去。

當然，現在他眼裏的這個老紳仕，已眼前何許人也，竟然一口道破，言下語氣，簡直不容否認，實已一口認定。

「噢……」八老太爺一雙細長的三角眼，睜了又睜，仔細在對方臉上轉着：「閣下是……那個？你是認錯人了吧……」

搖身一變，由「老樵夫」而變爲「老紳仕」的這個人，聆聽之下，嘻嘻笑着，簡直笑瞇了眼。

「怎麼會認錯了？憑着兄弟我這雙眼睛，豈能認錯了人？」

老紳仕一面說，老實不客氣的大剌剌地坐了下來：「想當年，天山冰池之會，你我俱是風流少年，時光荏苒，一幌眼的工夫，我們可都老了——姜極——你眞的不認得我了？」

八老太爺倏地自位子上站了起來，目光炯炯的道：「你是——？恕我眼生……我可是眞的不認識你了，你認錯人了。」

老紳仕冷冷一笑，搖搖頭道：「就算我認錯了人，却也不會認錯了這樽『六朝焦尾』……」

說時，伸手向着對方隨身小厮背上古琴指了一下，哈哈一笑道：「六十年來，爲思此琴，眞讓我魂牽夢繫，今天總算讓我找着，該是物歸原主的時候了吧！」

話聲一歇，倏地騰身而起，狀似展翅之鷹，已自隔座躍起，到了對方小厮的座前。

這勢子快極了，尤其大胆的是，竟然當着八老太爺面前這般施展，可眞是胆大之極。

八老太爺在他說到這具「六朝焦尾」時，早已心存戒備，忽然見他躍來，吃了一驚，並非再是什麼「紳仕」，他已變成了一個十分可怖的強敵。

觸使他憶及眼前此人的根底，全係來自這樽他生平最爲喜愛的「六朝焦尾」。

這樽古琴，眞是屬於它現在的主人，八老太爺所有之物麼？未必！

實在的情形是：——

六十年前，冰池之會，當日的姜極以卑劣的手段，巧取於當日在座八友之一的「神州鬼鳳」陸青桐，自此而後，古琴便爲姜極所有。

姜極何止是祇取了這樽古琴而已？他甚至還取了陸青桐的性命——那一日，他運籌鬼使，巧施毒藥，使得除他之外的七個與會之人，皆都身中奇毒，喪了性命。想不到，事隔六十年，竟然有人會翻出了這件他所認爲天衣無縫、再也不會爲外人所知的往事！

使他震驚的是眼前這人所說的那一句「物歸原主」，簡直令他心驚胆寒！

「莫非……你就是……陸……神……州……」

「神州鬼鳳——陸青桐！」——老紳仕用着這比寒冰還要冷的聲音糾正了對方的言句顚倒。

在他說出了本名陸青桐三字之後，忽然間在八老太爺的眼睛裏，他那張臉便眞的是當日的「陸青桐」了。

儘管是六十年歲月悠悠，人們對於他所曾經經歷過的可怕往事，是無論如何也不會眞的忘懷的。

陸青桐雖然老了，依然是陸青桐，正如同姜極雖然老了仍然還是姜極一樣。

姜極——姜隱君——八老太爺，其實正是一人，只是三個不同時代年月的不同化身而已。

陸青桐——鳳七先生亦是一樣。所不同的是，姜隱君眼裏的陸青桐早已中毒而死，如此後來的「鳳七先生」，便與他在感覺上沒發生一點點牽連，他從來就沒有懷疑過他們之間會有什麼關係，甚至到現在爲止，他仍然還沒有意識到面前的這個人，便是那個與自己齊名，令人聞名喪胆的「七指雪山」主人鳳七先生。

「陸青桐——你竟然還活着？」

「不錯，還沒有死！」鳳七先生調侃的說：「看樣子還很健康，短時間還死不了。」

姜隱君身子顫抖了一下，一聲狂笑道：「好——想不到今天竟會着了你的道兒……你怎麼會得手的？告訴我，也讓我長長見識！」

鳳七先生搖搖頭道：「姜老頭——我不會要你死的，你死了誰受罪呀？」

「這麼說……你對我是手下留情了……哼哼……」姜隱君一連哼了好幾聲，才凌聲道：「也許你還不知道，我曾服過千年毒蟒之血，百毒不侵，這一點也許你還不知道？」

「我當然知道。」

鳳七先生轉過頭來，看着幾乎嚇傻了的那個菓園裏的小子，微微一笑：「這裏沒有你什麼事了，我們是老朋友了，你幹你的活兒去吧，我們坐一會兒就走！」

年輕小子巴不得趕快離開，應了一聲，慌不迭轉身離開，鳳七先生這才轉向姜隱君點點頭道：「我曾到你在寧國府的旅邸，拜訪過你，可惜你不在家，那一夜，我原可把此琴拿去，只是明人不做暗事，總要你心甘情願才是，你的解毒靈藥，我見識過了。」

姜隱君在他說話時，曾不祇一次的運用內力，只是第一次功力待發之時，便莫明其妙的又自散了開來，看來自己身內，已爲某一種怪異的藥物所控制，竟使得自己空負蓋世功力而竟然一籌莫展。

一霎間，他無限氣餒的坐了下來，當眞是萬念俱灰，鳳七先生從容的微微笑着：「半途之中，你所吃的那個柑桔，其中便藏有隱秘，它可暫時使你身上的防毒抗力失效，那麼接下來西爪裏的第二道手脚，才能在你身上產生了效果……」

姜隱君怒血翻湧，偏偏發作不得。

「可嘆你一生行事愼密莫測，更通醫理，却仍然粗心大意，着了我的道兒！」

說到這裏，他含笑道：「我原可於此時，不費吹灰之力，致你於死命，只是……我却寧可欣賞你活着更好，因此，在這裏對你不犯秋毫……你所中的毒，更不是什麼致命之毒，以你功力，到了一定時候，也不難化解，那時你必然對我不肯善罷干休，我們再好好較量較量，只是阻止了你發財的美夢，實在抱歉之至，也就說不得了……」說到這裏，他遂即將那具「六朝焦尾」揹向背後，向着姜隱君舉了一下手，隨即大搖大擺的向外步出，却剩下了眼前藝高絕倫的姜隱君，似乎只有翻白眼的份兒。

× × × ×

好大的一陣雨呀！

雷聲隆隆，電光閃閃，大雨點子就像是洒豆子也似的自天空洒落下來——

於是，房上、路上，凡是所能看見之處，水花四濺，暴雨如珠。

這陣子雨來的可是時候，最起碼，來年的稻田水是有了，江南到底是江南，即使是乾旱季節，也不會長久，自有及時之雨解人憂慮。

大雨之下的即景，確是新奇而熱鬧，黃土街道上頻頻爆起的水花，土珠兒，就像開了鍋的稀飯，來往行人一個個抱頭鼠竄，狀似過街老鼠，都成了「落湯鷄」。

那是一塊相當大的招牌——廣和居——有名的素菜之家。

「廣和居」的素菜飽子、餃子，以及整桌的素菜筵席都十分出名，店主是當地兩位樂善好施的佛門居士所聯資經營，除了這家遠近馳名的飯館子之外，另有一家「廣和居客棧」，就在飯店的後首，來往的客官先吃飯後住棧，或是先住棧後吃飯，都極稱方便。

大雨來臨，却爲飯店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好生意，一時間門限欲穿，張張桌子都擠滿了人，後來的便只有擠在門簷下「望洋興嘆」的份兒了。

小夥計「柱子」，老早就支起了大紅紙上面專寫着斗大的一個「滿」字招牌，只是這招牌剛一支出去，就被斜掃進來的雨點兒給打濕了，看起來一片模糊，紅黑混淆，不知道上面寫些什麼東西。

大雨唏哩嘩啦，黃土道上泥點兒四濺，偶而馳過來的快馬，遍體水濕泥濘，蹄掌翻飛之際，兩側行人可都遭了殃，簡直都成了了蠕動在田畦裏的泥鰍。

小夥計柱子看看雨勢不歇，來者有增無減，確實發了大愁，把一塊防雨的大油布，用竹桿支架高高挑起來堵向正門，這樣一來可以防雨，再來兼可防人。

——他這裏方自把油布架子支好，却順着布篷子邊沿淅瀝瀝滴下來一撮子水來，正好淋到了他頸子裏。

「啊唷……好涼！」

話聲未歇，他的一雙綠豆小眼珠子可就直住啦。

像是忽然被人點了穴，又像是得了急中風，一雙小眼在猝然接觸到面前這個人兒時，他確信那可是再也分不開來了。

心裏是通通的直跳，張着咀儳着臉。

「我的老娘——這是那來的一個小娘兒們……不……還是個大姑娘吧……可也他娘地太俊了些吧……我的個老娘，簡直是再世仙女嘛……」

美色當前，竟然連臉上的雨水都忘了抹了。

就這樣，柱子直瞪着兩隻小眼，眼巴巴的瞧着那個他認爲「再世」的「仙女」一逕來到了眼前。

敢情是好標緻的一個大閨女。

二十上下的年歲，白淨淨的臉蛋兒、高鼻子，小咀，兩道黑而秀長的眉毛，微微顫着，一身黑油綢子雨靠，近腰肢的地方用一根同色的油綢帶子紮着，空出了纖細的小小蠻腰，不過是那麼一卡卡，那麼笨重的一身雨靠，穿戴在她身上，竟然不覺出一些兒累贅，只是好看。（未完）

秋月冷寒星

笛音過行雲　銀針清劇毒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仲君平・文
可飛・圖

冷天星皺眉道：「爲甚麼呢？」

白菱秋苦笑說道：「陰靈教主回來得如此之快，是我不曾想到之事，否則，我會另有一番安排，不會弄成目前的尷尬之局！……」

冷天星催促的道：「在下想知道的是爲甚麼那兩樁措施都行不通？」

白菱秋指指面前漸去遠的那團黑霧道：「那是陰靈教中最厲害的黑霾毒霧，非在重大變故之時不會輕用，那黑霧中人必死，我雖在陰靈教中混了如此之久，也並沒找到那毒霧的解藥。」

冷天星道：「既然是如此厲害之物，他們爲何不用來攻敵却用來掩蔽逃走？」

白菱秋忖思着道：「陰靈教中有三大絕毒，非教主以外不得下令施用……方才也許他還不想立刻要我們的性命，所以才僅僅用來掩蔽逃走……」

想到方才上官明的那一番刻薄之言，不由面色一紅，住口不語。

冷天星皺眉又道：「那麼姑娘爲何又說離開此地也是行不通之事呢？」

白菱秋道：「陰靈教徒從不輕易服輸，由方才的跡象看來，顯然他們要佈起白骨陣來。」

「白骨陣……」冷天星吶吶的忖思着道：「陣法機關，在下也曾畧有所學，白骨陣諒來不脫一般邪道的佈陣法則，大約破陣並非難事！」

白菱秋皺眉一笑道：「這也要等下看了！」

說話之間，忽聽一片吱吱喳喳之聲大起，面前忽然出現了一排鬼影。

白菱秋急忙沉聲說道：「小心，白骨陣……」

冷天星不待她把話說完，突然揮手一掌，向那排鬼影劈去！

但聽一聲暴響，塵砂滾滾，巨石四飛，那排鬼影也隨之消失。

冷天星心頭大詫，在九重天時他曾以百日時間學習機關陣法，在記憶之中，尚沒有這等古怪的陣式。

冷天星皺眉道：「既然是如此厲害之物，好大的一陣雨呀！

雷聲隆隆，電光閃閃，大雨點子就像是洒豆子也似的自天空洒落下來——

於是，房上、路上，凡是所能看見之處，水花四濺，暴雨如珠。

這陣子雨來的可是時候，最起碼，來年的稻田水是有了，江南到底是江南，即使是乾旱季節，也不會長久，自有及時之雨解人憂慮。

大雨之下的即景，確是新奇而熱鬧，黃土街道上頻頻爆起的水花，土珠兒，就像開了鍋的稀飯，來往行人一個個抱頭鼠竄，狀似過街老鼠，都成了「落湯鷄」。

那是一塊相當大的招牌——廣和居——有名的素菜之家。

「廣和居」的素菜飽子、餃子，以及整桌的素菜筵席都十分出名，店主是當地兩位樂善好施的佛門居士所聯資經營，除了這家遠近馳名的飯館子之外，另有一家「廣和居客棧」，就在飯店的後首，來往的客官先吃飯後住棧，或是先住棧後吃飯，都極稱方便。

大雨來臨，却爲飯店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好生意，一時間門限欲穿，張張桌子都擠滿了人，後來的便只有擠在門簷下「望洋興嘆」的份兒了。

小夥計「柱子」，老早就支起了大紅紙上面專寫着斗大的一個「滿」字招牌，只是這招牌剛一支出去，就被斜掃進來的雨點兒給打濕了，看起來一片模糊，紅黑混淆，不知道上面寫些什麼東西。

大雨唏哩嘩啦，黃土道上泥點兒四濺，偶而馳過來的快馬，遍體水濕泥濘，蹄掌翻飛之際，兩側行人可都遭了殃，簡直都成了了蠕動在田畦裏的泥鰍。

小夥計柱子看看雨勢不歇，來者有增無減，確實發了大愁，把一塊防雨的大油布，用竹桿支架高高挑起來堵向正門，這樣一來可以防雨，再來兼可防人。

——他這裏方自把油布架子支好，却順着布篷子邊沿淅瀝瀝滴下來一撮子水來，正好淋到了他頸子裏。

「啊唷……好涼！」

話聲未歇，他的一雙綠豆小眼珠子可就直住啦。

像是忽然被人點了穴，又像是得了急中風，一雙小眼在猝然接觸到面前這個人兒時，他確信那可是再也分不開來了。

心裏是通通的直跳，張着咀儳着臉。

「我的老娘——這是那來的一個小娘兒們……不……還是個大姑娘吧……可也他娘地太俊了些吧……我的個老娘，簡直是再世仙女嘛……」

美色當前，竟然連臉上的雨水都忘了抹了。

就這樣，柱子直瞪着兩隻小眼，眼巴巴的瞧着那個他認爲「再世」的「仙女」一逕來到了眼前。

敢情是好標緻的一個大閨女。

二十上下的年歲，白淨淨的臉蛋兒、高鼻子，小咀，兩道黑而秀長的眉毛，微微顫着，一身黑油綢子雨靠，近腰肢的地方用一根同色的油綢帶子紮着，空出了纖細的小小蠻腰，不過是那麼一卡卡，那麼笨重的一身雨靠，穿戴在她身上，竟然不覺出一些兒累贅，只是好看。（未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白菱秋以代教主身份，將冷天星遞補爲總護法之職，小神手爲內三堂司禮堂主之職，巡管堂主祁胡云和刑堂主袁憶遠提出反對。被白菱秋下令各人自斷一隻手指，二人含恨不服，告到十二客卿頭上，爲他們申冤，並將白菱秋侍婢擄去，由首座客卿天山鬼叟上官明出面，質問白菱秋，被她掩飾過去，但她知道遲早瞞不過他們，遂和冷天星及三個侍婢，將教主女兒史紫娘作人質交換被擄侍婢，然後離開總壇，吩咐四名侍婢到丐幫分舵暫避，自己和冷天星尋路下山，此時陰靈教主接到事變消息已趕回總壇，率領十二客卿和教徒截殺二人……

忖思之間，只見方才那排被劈得消失了的鬼影忽又吱喳一陣怪叫，整整齊齊出現在原來的地方。

那些鬼影都是骷髏骨架，白齒森森，十分怖人，雖然明知是假，但看來却與眞的無異。

冷天星不再揮掌去劈，却運力而待，欲圖看清這些鬼影究竟有何動作之後再做道理。

耳際間只聽白菱秋道：「鬼影雖假，毒藥却眞，這些鬼影身上均沾劇毒，隨風散播，即使陣式不會把人如何，那些毒藥却足以致人於死？」

冷天星道：「姑娘在陰靈教中躭了那麼久的時間，難道沒有解藥麼？」

白菱秋苦笑道：「解藥雖也弄到幾種

，只是却不知道他們這次的白骨陣用的是那幾種劇毒，須知每一種毒藥都有一種解藥，倘若解藥服錯，也與中毒一樣！」

冷天星皺眉道：「在下還有一個辦法，不知是否行得通？」

白菱秋道：「冷相公又有何高見？」

冷天星道：「在下揮掌在前，以掌力逼開那些鬼影，咱們一直衝出陣法，不知是否可以行得？」

白菱秋搖頭道：「這辦法絲毫沒有用處，那鬼影愈聚愈多，而且他這陣法亦無甚麼生門死門，只是依敵人的位置爲中心，四面俱是鬼影劇毒……」

冷天星道：「依姑娘之見呢？」

白菱秋道：「毒素最稀薄之處，就是我們附近，眼下惟一之法，就是不讓鬼影近身，等我分辨出究是那幾種毒藥，倘若有解藥，算是我僥倖，自可服下解藥，從容出陣，不過……」眸光一轉，道：「陰靈教主那老狗知道我必然携有他的不少解藥，與分辨毒素之法，只怕不用上普通的毒藥！」

冷天星道：「倘若難以分辨出毒素，或是能够分辨出來，而却無解藥時，我們又該怎樣應付眼前的困境。」

白菱秋皺眉道：「沒有別的辦法，只能憑我們兩人的掌力，把四周佈起一道銅牆鐵壁，不使點滴毒素飄了進來……」

冷天星搖頭道：「那還不是解危之道，我們能支持多久呢？」

白菱秋道：「白骨陣四個時辰自解，那就看你我能否支持到四個時辰了。」

冷天星皺眉無語，心中却有一陣難言的不安。

出現面前的一排鬼影除了吱吱喳喳亂叫之外，並沒有進一步行動，但相持了半盞熱茶左右，却聽得四周桀桀之聲大起。

冷天星愕然一驚，轉頭四顧，只見四面陰風森森，俱是幢幢鬼影，乍然看去，至少有數千之多。

白菱秋匆匆叫道：「冷相公注意，白骨陣已經大舉發動了！」

一語未畢，四面鬼影忽然一擁而上，包圍了上來。

白菱秋、冷天星不暇思忖，雙雙出掌劈擊，在四周湧起了一股如濤勁氣，把兩人俱皆籠罩其內。

那幢幢的鬼影在兩人掌力劈擊之下，紛紛四散，但後面的却又迅速的湧了上來，使兩人一點休息的時間都沒有。

時間慢慢逝去，不多時已過了頓飯之久。

冷備星雖然內力深湛，但這等一掌一掌拍去，最是耗力不過，此刻已是氣喘吁吁，有些勞累不支。他掙扎着問道：「白姑娘，可曾查出那毒藥……」

白菱秋也是氣喘吁吁的接道：「史去惡老鬼果然可惡，他用上了一種只有他自己才有解藥的梅蕊香，雖不足使人致死，却足以使人昏迷……」

冷天星大叫道：「這樣說來，我們是沒有希望了，四個時辰，不是短時間，姑娘自覺能否支持下去……」

白菱秋也大叫道：「冷相公　是我害了你……」

冷天星強自豪笑道：「白姑娘何必提說這些，眼下還是應付局面要緊！」

白菱秋苦笑道：「我自負才智高人一等，却不料百密一疏，落到眼前這副境地……冷相公，你能答應我一件事麼？」

冷天星道：「姑娘儘管吩咐！」

白菱秋道：「等我們支持不住之時，一齊自戕一死，行麼？……」

冷天星怔了一怔道：「這話說得未免早了一些……」微微一頓，堅決的接下去道：「姑娘儘管放心，我絕不會使姑娘落到他們手上就是了！」

兩人一面說話，一面繼續運力出掌，使周身維持着一層如濤的勁氣，不被那鬼影毒氣衝了進來。

但兩人的力氣却越來越小，已快到了不能支持的境地。

冷天星鋼牙緊咬，全力揮掌，此刻他幾乎要照顧到三面，只使白菱秋照顧着正面的一面。饒是如此，白菱秋也已嬌喘細細，逐漸支持不住。

白菱秋忽又掙扎着叫道：「冷相公，希望已絕，我們……」

冷天星高聲大叫道：「支持下去，在下……」

白菱秋歎道：「冷相公，我還要你答應一事！」

冷天星口唇緊抿，暗暗忖道：「到底是女孩子，這等囉囉嘛嘛，當下只好掙扎着叫道：「姑娘儘管明說。」

白菱秋吶吶的道：「你我相逢於苦難之中，總算是一場緣份……」

冷天星忽然叫道：「姑娘小心……」

同時蓬的一掌劈了出去。

原來白菱秋一來氣力已竭，二來，她由於與冷天星談話之故，不免稍有疏失，以致一條鬼影趁虛而入。

幸而冷天星及時出掌，將那條鬼影又劈了出去。

白菱秋長歎一聲，道：「冷相公，沒有用了，我們……」

忽然——

在吱喳亂叫，刺耳欲聾的鬼叫聲中，隱隱傳來了一串清晰的玉笛之聲。

那聲音來得十分奇怪，但却頗有振奮心神的作用，冷天星頓時精神一振，大聲叫道：「白姑娘，聽那笛聲！……」

其實，白菱秋也已同時聽到了那縷笛聲，只見她同樣的精神一振，也已雙掌互出，將幢幢鬼影擊得紛紛後退。

那笛聲愈來愈加清晰，似乎是由碧空之中飄傳而來。

說也奇怪，那笛聲一起，四周鬼影的吱喳之聲逐漸停歇，而且鬼影愈來愈稀，最後終於完全消散。

白菱秋突然像洩了氣的皮球一般，一下子歪了下去。

冷天星強自掙扎着叫道：「白姑娘，白姑娘……白骨陣像是已經解了！」

白菱秋並未昏迷過去，聞言斷斷續續的道：「奇了，難道是那片笛聲……」

冷天星側耳傾聽了一下，那笛聲亦已停止。

他不暇多顧，連忙趺坐瞑目調息。

大約盞茶左右，他已精神煥發的站了起來，向仍然委委頓頓的白菱秋叫道：「姑娘快看，給咱們解圍的人來了！」

白菱秋揉揉兩眼，定神看去，只見一個年紀絕不會超過十歲的紅衣女童正笑盈盈的向他們這邊走來　手中果然握着一支晶瑩光潔的玉笛。

白菱秋細看了一眼，不由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白菱秋定神看去，只見一個手持玉笛的紅衣女童，正滿面堆笑的向這邊走來。

那女童最多不會超過十歲，兩隻眼睛又大又圓，小巧的身子幌呀幌的，故而白菱秋忍不住爲之笑了起來。

但那種笑並不是覺得她滑稽可笑，而是由於她的天眞可愛，加上她甜甜的笑容所誘，情不自禁的一種愉悅的笑。

冷天星也掛着滿面笑意迎上了兩步，說道：「小妹妹，方才的笛聲，是妳吹的麼？」

紅衣女童雙眉一揚，道：「當然了……你不看到我手上拿着笛子麼？」

白菱秋眸光四外一轉，接口道：「小妹妹，妳吹得實在好聽……是誰教妳的，妳就是一個人到這裏來的麼，還有……」

紅衣女童兩隻小手連搖道：「妳問得這樣快法，叫我怎麼告訴妳呀？」

白菱秋又向四外掃了一眼，只見空山寂寂，至少百丈之內渺無人踪，當下也忍不住噗嗤一笑道：「小妹妹，妳坐下來慢慢說吧！」

那紅衣女童並未坐下，一面玩弄着手中的玉笛，一面大大方方的笑道：「我應該先請問這位大哥哥的名字？」

冷天星怔了一怔，笑道：「我姓冷，叫冷天星。」

那紅衣女童又一本正經的轉向白菱秋道：「這位大嫂嫂呢？」

白菱秋羞得雙頰通紅的道：「小妹妹，妳該叫我姐姐，不能……」

紅衣女童像是恍然大悟的叫道：「妳和冷哥哥還沒有成親呀？……」

白菱秋羞得連粉頸都紅了，着急的道：「小妹妹，妳越說越不對了，我叫白菱秋，和這位冷相公毫無關係，最多只能够是世交……」

紅衣女童滿臉困惑的道：「什麼是世交呀？」

白菱秋怔了一下，覺得這個問題實在很難解說得清楚，當下略一忖思，勉强一笑道：「世交就是大家認識，常常來往的朋友！」

那紅衣女童的困惑之色並未消失，喃喃道：「那麼是奶奶跟我說的不對了！」

白菱秋奇道：「令祖母向妳說過些什麼？」

紅衣女童皺着眉頭道：「奶奶說見到年青的人，要是一男一女，就該叫大哥哥、大嫂嫂，年紀大一點的，要叫大叔、大嬸……」

白菱秋噗嗤笑道：「這也不十分一定，小妹妹，妳……」

那紅衣女童立刻接道：「我叫梅小蓮，奶奶都是管我叫蓮丫頭，冷哥哥，白姐姐，你們就叫我小蓮吧……」

白菱秋笑道：「那總不大好，這樣吧，我就叫妳蓮妹妹好了，蓮妹妹，除了奶奶以外，妳家裏都還有些什麼人呀？」

梅小蓮頓時面現悽然之色，兩眼盈盈欲涕，小嘴吧扁了一扁，說道：「大約我也有爹有娘，可是我……沒有見過，我一直跟着奶奶住在山裏，是奶奶把我帶大了的……」

白菱秋大是同情的輕吁一聲，道：「那吹笛的本領，也是奶奶教妳的了？」

梅小蓮連連點頭道：「從我三四歲的時候起，奶奶就教我吹笛，可是她教來教去，就是這一支曲子，我已經熟得再熟也沒有了，她還是不肯教我吹點別的……」

雙眉一掀，忽又滿面興奮的道：「白姐姐，妳知道奶奶爲什麼要帶我出來？」

冷天星暗暗嘆道：「她畢竟是個孩子，一會兒滿臉愁苦，一會兒却又陰霾盡消，如此興奮……」

只聽白菱秋道：「那一定是奶奶要帶妳增長一點江湖閱歷了……」

梅小蓮點着頭道：「奶奶明着也是這樣說，可是我知道奶奶的心事，主要的還是想找我爹娘，奶奶常常一個人偷偷掉淚，夜裏有時也會喊爹爹的名字！」

冷天星聽得大是不解，忍不住插口道：「你爹爹叫什麼名字？」

梅小蓮應聲道：「奶奶常在夢中喊震岳……震岳，有時也喊岳兒，大約我爹爹是叫梅震岳，妳看是不是呀，白姐姐？」

白菱秋道：「蓮妹妹，妳實在聰明，那大概是不會錯了！」

冷天星接口道：「這倒奇了，莫非你父母與妳祖母之間鬧過什麼不愉快的事故，以致母子絕情，分離不見的麼？」

梅小蓮又復含淚說道：「究竟爲了什麼，我也不知道，奶奶不准我問起爹娘的事，不過，我知道是奶奶把我爹娘趕走了的！」

冷天星道：「既然是妳祖母不准妳問妳爹娘之事，妳又怎麼知道妳爹娘是被趕走了的？」

梅小蓮大眼睛眨了幾眨，道：「在我們家門前有一柄懸着的斷劍，那是奶奶親手折斷的，她也時常對着那柄斷劍嘆氣流淚，有時候她還把那斷劍拿下來，湊到一齊，流着淚哭哭，再把劍掛了上去，自言自語的說：『斷劍豈能復合』？所以那柄劍還是分開掛着的！」

「啊……」白菱秋意外的啊了一聲，道：「也許妳祖母還不止是爲了找妳爹娘呢？這斷劍……」

梅小蓮兩眼睜得滾圓的道：「那還有誰？」

「由她滿臉的困惑神色，可以看出她被白菱秋的話弄得心中迷霧重重，一時說不出是什麼感覺。

冷報星接口道：「妳祖母對劍流淚，她讓妳親眼看到的麼？」

梅小蓮雙手亂搖：「不，我奶奶才不會讓我看到呢，她都是等我睡着了之後才那樣，可是她不知道我常常故意裝睡！」

白菱秋忍不住笑說道：「妳倒挺鬼的呀……」

梅小蓮忽又流出兩顆淚珠，道：「白姐姐，妳能否告訴我那柄斷劍是爲了什麼嗎？」

白菱秋雙眉微皺道：「這倒很難說了，不過……」

她有些激動的接下去道：「相信白姐

姐，我一定帮妳把這些事情弄清，也一定想辦法使她和你父母團圓，妳先告訴我家住那裏？」

梅小蓮眼淚像斷了綫的珍珠，忽然一頭滾到白菱秋的懷裏叫道：「白姐姐，妳眞是好人，我家住在無量山天虛谷，那裏附近一個人家也沒有，從我記事以來，就沒人去過！」

白菱秋點點頭道：「好吧，我記住了，以後我一定設法把妳的事情弄清……」

微微一頓，道：「妳祖母呢？」

梅小蓮伸手一指道：「她在那邊山頭上，離這裏有十幾里路……」小腦袋偏了一偏，接下去道：「我跟奶奶從那裏路過，看到這裏山坡上有一大片黑雲，奶奶就叫我跑來吹我學了好幾年的這支『天馬引』，誰知道吹了不久，那片黑雲就慢慢散了，却遇上了冷哥哥和白姐姐……」

忽然，正當梅小蓮與冷天星，白菱秋談得起勁之時，只聽一聲鼓響傳了過來。

那鼓聲十分低沉，但却威猛有力，激盪的音波使人不由心弦發顫！

冷天星雙眉皺鎖，道：「這鼓聲分明也是一門上乘音功，白姑娘……」

梅小蓮却噗哧的一笑道：「是奶奶叫我了……」

話聲未畢，鼓聲又是三響。

這三響鼓聲有如天邊沉雷，冷天星功力雖高，也不由心頭大震，白菱秋則更是俏臉變色，皺眉道：「蓮妹妹，妳祖母這鼓聲是什麼意思？」

梅小蓮道：「沒有什麼，是催我快些回去！」

話聲一落，擊起手中玉笛，吹出一縷高音，直冲霄漢！

然後，她收起玉笛，有些悲悲切切的道：「冷哥哥，白姐姐，我現在非走不可了，白姐姐，別忘了你答應我的事，好歹帮我找找我爹娘，奶奶雖然痛我，可是我不願做個沒有爹娘的孩子！」

白菱秋凝重的道：「蓮妹妹，我說了的話一定做到，你放心吧！」

梅小蓮走了幾步，又猛然旋過身來道：「不行，白姐姐，妳想帮我的忙，恐怕也帮不了！」

白菱秋奇道：「爲什麼？」

梅小蓮苦笑道：「奶奶要帶我走遍天下，今天到這裏，明天到那裏，天下這樣大，妳要找我時怎麼能找得到呢？」

白菱秋笑道：「妳放心，這個我自己想辦法……」

說話之間，只聽鼓聲又急劇的敲了三響。

梅小蓮急道：「奶奶等我等急了，我非走不可！白姐姐，冷哥哥……再……見了……」

嬌小的身子連幌幾幌，竟然有如飛鳥投林一般，消失無踪。

冷天星悠悠的長吁一聲，道：「這眞是一樁奇遇，看來天下之大，處處皆有高人，梅小蓮的祖母定是一個武林高手，不過……」

話鋒忽又一轉，有些困惑的道：「陰靈教的人呢，難道就是因爲這一陣笛聲破去了他們的白骨陣，就全部退去了麼？」

白菱秋搖搖頭道：「當然不會這麼容易，至少，教主陰司無常史去惡就不是一個這樣易於向人低頭的人物！」

冷天星忙道：「那麼，他們……」

白菱秋道：「依我判斷，他們必在不遠處潛伏待變，設若梅小蓮走後不回，或是沒有其他人物出現，他們必會二度進撲，因爲他們恨透了我倆，定然要不惜代價把你我抓了回去，現在……」

冷天星皺眉道：「如此說來，現在離是速離此處爲佳！」

白菱秋笑道：「這話對了，只要咱們向着梅小蓮消失的方向趕去，大約他們還不敢一路狂追，因爲音功破陣，不是一件平凡簡單之事，他們不能不有些顧慮！」

冷天星道：「走吧，此地還有什麼值得留戀的？」

白菱秋含笑道：「要走也走得從容一些，不要顯出咱們有畏懼之態！須知他們一來不知道施展音功之人的路數，二來對你的武功不能不有顧忌……」

冷天星也爽然一笑，故意揚聲道：「白姑娘，走吧，那批陰靈教的邪惡之徒，且讓他們多活上幾天，等些時再來犂庭掃穴，一網打盡……」

白菱秋格格一笑道：「那就走吧！不管怎樣，我總算做了幾個月的代教主，就衝着這一點上，也該寬假他們幾天！」

兩人談笑之間，從容邁步，向梅小蓮走去的方向行去。

四外悄無聲息，彷彿是在無人的荒山之中。

梅小蓮走去的方向並非向山外而行，却是向山內而走，但兩人毫不躊躇，一路緩緩追去。

自然，他們不是要去追上梅小蓮，而是要避開陰靈教的耳目，脫出他們的勢力範圍以內再說。

走出五十餘丈，並無一絲異狀。

此刻正午甫過，驕陽照射，山間一片清明。

忽然——

只見一道閃光耀入眼中。

冷天星微微一怔，收步一指道：「白姑娘，看那是什麼？」

身子一俯，就欲伸手檢拾。

原來面前地上，有一個晶瑩閃亮的圓形鐵牌，在太陽照射之下，不住閃閃的發光。

白菱秋見狀大驚道：「不要動它！」

冷天星一怔住手，道：「在這山林之中，這鐵牌不知是何人遺落之物？」

白菱秋冷笑道：「這並不是有人失落，而是有人故意放在這裏的！」

冷天星奇道：「把它放在這裏，又有什麼作用？」

白菱秋道：「那人算定了咱們經過此處，就把鐵牌放在這裏，那鐵牌有陽光照射，閃閃發光，在老遠的地方就能看到，若在夜晚，那鐵牌上則抹上紅燐，同樣的會有光亮傳出，吸引人來檢拾……」

聲調一沉道：「你看到那上面的骷髏了麼？」

冷天星訝然道：「莫非這是陰司無常史老魔……」

白菱秋冷笑道：「除他而外，還能有誰，這是陰靈教中的白骨追魂令，凡見到此牌之人，必死無疑……」

冷天星笑道：「當眞這麼厲害麼？」

白菱秋道：「令牌上塗有劇毒，只要略一沾碰必死無疑，因爲那是史去惡老兒極端秘密的三大毒素之一，中人立死，沒有解藥！」

冷天星道：「不去理它，任它有什麼劇毒也就無所用其極了！」

白菱秋道：「如你不去檢它，未因令牌上的毒素而死，那麼，陰靈教就要傾全教之力在短時間內不擇任何手段將你弄死……」微微一頓，又道：「陰司無常曾爲此自負的說道：「追魂令牌，絕不虛發，見者必死，神鬼無術！」

冷天星忽而爽然一笑道：「這次只怕他要落空了！」

忽然——

一陣桀桀大笑傳處，只見陰靈教主陰司無常史去惡忽然在十丈之外現出身形，沉聲叫道：「冷天星，本座若不能親手將你誅除，陰靈教將從此解散，本座也將永絕江湖，不再復出。」

只見他左肩之上血跡殷然，雖是一副狠狽之象，但雙目怒火激射，似是恨不得要把冷天星和白菱秋兩人吞下肚去。

冷天星冷冷哼了一聲，驀然探手拔出袖中的短劍，喝道：「老匹夫，快來決一勝負！」

殊料陰司無常史去惡却淡然一笑道：「追魂奪命的辦法很多，本座用不着向你親自動手，總之，我要你記住，你和那丫頭的性命都操在本座手中！」

冷天星大笑道：「既不敢接受我的挑戰，何必還要故作大言！」

短劍一挺，就欲撲去。耳際間只聽白菱秋悄以傳音入密道：「不要過去，那樣剛好中了他的誘敵之計！」

冷天星一怔止步，冷笑道：「姑娘心細如髮，這老鬼縱有惡計，也是施展不出來！」

身形一轉，與白菱秋繞向一側走去。

兩人走得不快，但俱提聚起了全副功力，凝神戒備，因爲我暗彼明，不知道他們究竟還有一些什麼佈置，埋伏了多少人馬。

冷天星急於離此，與白菱秋腳步由慢而快，繞路急走，又是四五十丈出去，既不見陰靈教主追來，也未再遇到其他攔路的陰靈教徒。

冷天星心神斷定，悄聲道：「由此向前，越發回到了九頂深山之內，倒不如在此辨明方向，繞路出山，依在下看來，那老魔頭大約不會追過來了！」

白菱秋輕聲一嘆道：「快走，不要回頭，我……已經有些中毒的感覺了！」

冷天星一驚道：「能支持得住麼？」

白菱秋輕聲道：「看來很輕很輕，一時之間大致無碍，不過，咱們還是早些離開這裏的好……」微微一頓，又道：「你呢，覺得可有異狀？」

冷天星連忙運功調息了一陣，搖搖頭道：「在下還沒有什麼中毒之象！」

白菱秋沉聲道：「既是如此，咱們快走！」

於是，兩人又復一路向前行去。

不久，又是四五十丈走了出去，山風颯颯，不見任何痕跡。

冷天星焦灼的道：「白姑娘現在覺得怎樣了？」

白菱秋苦笑一聲道：「沒有什麼，快走……」

忽然——

冷天星又情不自禁的啊了一聲，原來在他面前丈餘之處又出現了一面閃閃發光的白骨追魂令。

白菱秋雙眉一蹙，嘆道：「看來他是盯上我們了！……」

只見她嬌喘細細，眉宇之間也泛起了一股淡淡的烏氣，有明顯的中毒之象。

冷天星也是雙眉深鎖道：「姑娘，妳可知中的是什麼毒麼？」

白菱秋四肢屈伸了一下，叫道：「現在且不說這些……」

眸光凝注在那面丈餘外的鐵牌之上，道：「方才可能就是那面鐵牌上散佈出來的毒素，才使我不幸中毒，好在極輕極輕，否則也許早已死去多時了？」

冷天星焦灼的道：「姑娘可知那毒藥叫什麼名字，有無解藥？」

白菱秋彷彿未聽到冷天星之言，答非所問的道：「而你定然是功力較深，吸入的些微毒素，隨着功力的循環自動的迫出了體外……」聲調一沉，忽道：「快退後一些，風向正向這邊吹來！」

由於她神情的嚴重肅穆，冷天星只好連忙一拉她的衣袂，相偕向左後方退出了丈餘遠近。

冷天星見她仍是一副痴痴迷迷的思索之狀，認爲她定是毒素已經越來越深，忍不住再催促着道：「姑娘不願答復在下的問話麼？」

白菱秋揮手道：「別忙，且想出目前該如何脫困？」

冷天星朗笑道：「憑這些鬼蜮伎倆，難道我們就怕了不成？」

白菱秋嘆道：「怕是不怕，但這種鬼蜮伎倆，有時却能使世上第一流的高手爲之斷送生命，英名盡消……」微微一頓，悄聲道：「看來他們已傾巢而至，或是已在整個九頂山佈下了一片天羅地網，誓必和咱們周旋到底了！」

冷天星焦灼的道：「這些我倒不關心，只是姑娘的毒傷……」

白菱秋激動的瞥了他一眼，嘆口氣道：「史去惡是一個詭計多端，難以窺測的人物，他曾說擁有三大絕毒，但實情如何，誰也不知，往日，他並不知我是假冒他的女兒，一任我如何設法窺探，查問，也沒套出他的一點秘密。這種毒素，是陰靈教中從未見過之毒，想來陰司無常的話不假，這是他自己的秘密之毒！」

冷天星道：「難道沒有解藥麼？」

白菱秋苦笑道：「有無解藥，恐怕只有陰司無常才能知道……」微微一頓，搖搖頭道：「我只覺得這毒不比尋常，雖然發作得慢，但看來却不會好了！」

冷天星強笑道，「姑娘不要說這些洩氣的話，須知吉人自有天相，也許……」

白菱秋幽幽的道：「不管我的毒能否遇救，有些事我必須先和你說上一說……」

眸光定定的投注在冷天星臉上道：「陰靈教是殺害我秋風山莊閤族的主要逞兇之

門派，毀去陰靈教，就等於報了一半血仇，所以我不惜侍敵做父，苦忍數年，如今表面看來，我的大仇並未報雪，但實則我已在他們飲食之中，下上了一種慢性毒藥，陰靈教自堂主以上，包括十二客卿在內，均將無一倖免，遲早必死，但……」長嘆一聲道：「另外的仇人，包羅了其他門派中的不少高手，幾乎遍及半個武林，這些仇恨只怕難在我手上消除得了……」

冷天星安慰她道：「姑娘還是先設法治傷爲上，這些事暫時且莫去提它！」

白菱秋固執的搖搖頭道：「不，這些事不說清楚之前，我死也不能瞑目……」聲調一頓，道：「冷相公，我能求你一件事麼？」

冷天星怔一怔，道：「姑娘有事儘管吩咐！」

白菱秋道：「殺害秋風秋雲兩處山莊以及楓江世家的仇兒，大都是他們一夥，冷相公報了家門之仇，則我家的仇恨也就因之而消，惟一要求冷相公的，就是當你復仇誅兇之時，不要忘記順便奠告我秋風山莊白家的殉難家人一聲，小女子縱死九泉，也可瞑目含笑了！」

冷天星不由爲之泫然，忍不住垂淚道：「姑娘不要說這些喪氣的話，區區毒傷，怎致於就要了姑娘的性命……且打起精神，離開此山再說！」

他不過是安慰白菱秋之言，他心中也清楚得很，這種不知名目，沒有解藥的毒素，雖是佔上了一絲半點，但也仍然會有生命之危。

白菱秋固執的催促道：「告訴我，你是否能够答應？」

冷天星儉儉彈去兩滴淚珠，道：「姑娘，這雖是玩笑之言，但在下答應。」

白菱秋幽幽的道：「既是這樣，我也不說感謝你之言了！」

談話之間，四面仍是一片靜寧，不聞任何聲息，那面鐵牌，仍在兩丈之外閃閃發光。

冷天星唏噓無言，這倒是他出道以來的第一樁爲難之事，他有心想把白菱秋抱了起來，但顧忌到男女授受不親，不便如此。

但白菱秋毒性發作的情形似是愈來愈重，已到了舉步維艱的境地，又如何能衝出重重的包圍！

忖思之間，只見大約五十丈餘忽然閃起一支袖箭，哧的一聲入雲而沒，雖然在白日之中，但那袖箭之上火星四射，閃閃發光。若無山峯遮擋，縱使在數里之外，必然也能看到。

冷天星不由心中冷了半截。

在此時此地，假如陰靈教主重施故技，佈起白骨大陣來，那結果就不難加以想像了。

一時之間，心頭沉重得幾乎透不過氣來。

忽然，白菱秋微閉的雙目一睜，道：「冷相公，我終於想出一個脫困的辦法來了！」

冷天星又驚又喜的道：「看情形，那史老魔大約又要重施故技，再佈白骨陣，不知姑娘想起了什麼好的辦法！」

白菱秋道：「世間萬物莫不畏火……」

冷天星大喜，問道：「姑娘是說要用火攻？」

白菱秋道：「此時正當秋冬之交，此地山林密密如織，一把火放起來，怕不要延燒上三五十里，不要說他們的白骨大陣，任何毒素毒蟲，都會被一把火燒得無形無迹，至少，咱們可以安安然然的離開此處了！」

冷天星忙道：「姑娘冰雪聰明，這辦法實在不錯……」微微一頓，道：「在下這就放起火來如何？」

白菱秋眸光一掠道：「冷相公帶着火摺子麼？」

冷天星眉頭一皺，笑道：「在下從先師遺學中曾經學到過一陣『赤癸掌』法，練到極緻之時，能够焚樹化石，鋼鐵皆溶，不過，在下火候初成，能否用來燒上一把野火，也還拿捏不準，但是總可試上一試！」

白菱秋忙道：「既然如此，快些出掌試試！」

冷天星毫不遲疑，果然功運右臂，按照赤癸掌的功訣，猛然一掌，以八成左右的功力向迎面的一簇矮樹推了出去。

但見他掌心中頓時激射出一道暗紅光華，灼熱炙人，蓬然一聲，實實的擊向了那簇矮樹之上。

掌力一經擊中，但見那簇矮樹頓時轟的閃起一縷火光，一下子完全引燃了起來，同時熱浪襲人，兩人俱感火熱灼人。

冷天星不禁恍似如夢，他初時尚未料到這赤癸掌法能有這等威力，因爲他自習技之後，尚未曾試過。

一時之間，不由怔怔的呆了起來。

白菱秋同樣的訝然不已，痴痴的目注冷天星道：「快，四面都燒起火來！」

冷天星恍然夢醒，聞言不再怠慢，單掌連發，閃電一般分向四面八方一連劈出了十餘掌之多。

但聽乒乓連聲，四面八方頓時引起了一片大火。

白菱秋在火光照耀之下，粉臉嬌艷如花，但她所中的毒素畢竟已深，見四面八方大火一起，心知脫此困境已有了八成把握，心頭一鬆，毒素更加趁虛而入，終於支持不住，一下子昏了過去。

冷天星大驚失色，急忙俯身大叫道：「白姑娘，白姑娘……」

白菱秋瞑目如死，毫無聲息。

冷天星連忙急以推宮過穴的手法，替她慢慢推拿，同時輕聲叫道：「姑娘，姑娘……」

良久。白菱秋終於微睜雙目，無力的叫道：「你……怎的還不快走……」

冷天星焦愁的道：「姑娘，妳……」

白菱秋幽幽的吐了一口長氣道：「不用管我，我……我只怕不行了，只要你能替我們冷白兩家報了深仇大恨，我雖死九泉，也就可以瞑目無憾了！」

冷天星皺眉道：「姑娘不要說這些……」他困難的試探着道：「我扶着妳慢慢而行，姑娘能否支撐下去？」

白菱秋柳眉倒豎，叫道：「如你再不聽我的話，我……只好……嚼舌自……盡了……」

但她一言甫畢，又復咕咚一聲，倒了下去。

此刻大火繼續向外燃燒，數十丈內已是一片火海。

冷天星望着昏了過去的白菱秋，遲疑片刻，終於做了一個無可奈何的決定，一俯身把她抱了起來，向前走去。

白菱秋已無知覺，有如死去一般任由冷天星抱負而行。

但大火燒得甚慢，冷天星只能隨着向外燃燒的大火而行，走起來十分緩慢，而且在未熄的餘燼之中，也使他受不了那種烤炙的熱度。

一時之間早已熱汗淋漓，難以忍受。

忽然——

他腦海中靈光連閃，被他想出了一條更好的辦法。

原來他在九重天學藝之中，在諸種奇門雜學之中，除了赤癸掌法之外，尚有一種玄冰掌法。

赤癸掌以剛陽猛熱爲主，玄冰掌則以陰柔去寒稱雄，這兩種掌法，正好形成相尅的兩個極端。

冷天星心隨念轉，驀然出掌向前劈出去。

他劈出的仍是赤癸掌力，在火海邊沿，又復劈出了一條火道：「有如火龍一般迅快的向前衝去。

但他却暗自將玄冰掌力透穴運出，移用爲護身之力。

這樣一來，但見他週身寒霧瀰漫，四面熱氣蒸騰，表面看來，驚人無比，實則他却絲毫受不到那炎熱的大火威脅，就這樣迅快而又完全的向前衝去，不過頓飯之後，已被他衝到了九頂山下。

回頭看時，只見九頂山濃烟蔽日，烟中火光熊熊，似乎要將整個九頂山俱皆燒光一般。

俯身看時，抱在左臂中的白菱秋竟已甜甜的熟睡了起來，但眉宇間的烏氣更形明顯擴大，顯然毒素正在陸續擴大之中。

冷天星不知道陰靈教主等人在大火燃燒後的情形如何，他們是否知道自己已逃出九頂山，是否知道白菱秋已經中毒？但他却意識到此處仍非善地。

當下略一打量方向地勢，立刻又向前馳去。

他不知道自己向那裏逃去較好，但他却知道此刻最好遠離九頂山，然後再慢慢設法計劃下一步的舉動。

要知他自在九重天服下了天蛸神蠱之後，功力大增，不但生死玄關已開，任督二脈已通，而且已到了三花聚頂，五氣朝元的境界，一旦全力施展開輕功提縱身法，速度何異閃電驚虹。

雖然他此刻懷中多了一個負傷的白菱秋，但這點重量在他手中實在算不了什麼，故而仍然疾如流矢，向前狂奔。

不知奔了多久，但至少當已遠離九頂山百里左右。

冷天星略覺疲憊，終於收步停」下來。只見此刻已到了夕陽欲下的黃昏時光，而自己又置身於一片枯樹荒草的崚嶒亂山之中。

他把白菱秋輕輕放下地來，只見她氣如游絲，面色蒼白，眉宇間的青烏之氣更加明顯，毒素益形擴大了。

冷天星微微吁了一口粗氣，又俯身爲她推拿。

費了大約盞茶時光，白菱秋又悠悠的醒了過來。

但這次甦醒似是較上次更爲虛弱，神志也更爲模糊，雖然看了冷天星一眼，却沒說出話來，似是已認不出他是誰來。

冷天星激動的叫道：「白姑娘，白姑娘……咱們已經逃出險境了……白姑娘……白姑娘……」

但白菱秋僅只嗯嗯的哼了一聲，又把雙目閉了上去。

冷天星長嘆一聲，暗暗忖道：「這情形已是有些不妙了，自己武功雖高，但對用毒却沒有學過，難道就這樣看她死去了麼？……」

他默默的告訴自己，他不能眼看她如此而死，她難以想出自己是基於那一種感情，但他却直覺的感到，絕不能眼看她死而不救。

無論如何，他要救她，至少，也應該盡人事以聽天命！

但在這荒山野嶺之中，他又能怎樣救她？

略一忖思，又復把她抱了起來，向前行走。

這次他走得極慢，一面在走，一面仍在思索救治白菱秋的毒傷之策。

她所中的是陰司無常史去惡的獨門絕毒，一般江湖上的郎中，自然不會有這種解毒的靈藥。

所以他不向城鎮而行，武林中的出名名醫，專擅解毒之能的名手自己又不知道他們姓甚名誰，居於何處。

一時之間，又能到那裏去找。

想來想去，仍是一籌莫展。

忽然——

正行之間，只聽一串清脆的木魚之聲傳了過來。

冷天星連忙收下脚步，傾耳聽去。

那木魚之聲是由一片疏林之中傳來，同時，一縷黯淡的燈火也隱隱的由林中透了出來。

冷天星大喜過望，當下不暇思忖，立刻大步向林中撲去。

甫到林中，已看清了一座紅牆綠瓦的廟宇，但那廟宇却是一座尼庵，山門的橫匾上清楚的寫着「青雲庵」三個金字。

庵中的木魚聲更加清脆可聞，冷天星却不禁有些躊躇了起來。

由那梆梆的木魚聲聽來，顯然此刻正是庵中尼姑在做夜課的時間，自己懷抱着中毒的白菱秋闖了進去，是否過於唐突一些。

忖思之間，不由逡巡不前。

良久。

忽然身後黑影一閃，似是有人疾掠而過。

冷天星功力何等深湛，雖然那人在身後數丈之外，快如猿狸般一掠而過，但他也已覺查得到。

但在此時此地，他難以查知那人是什麼路數，以及爲敵爲友，當下只好默默注視着那黑影的去向，匿身山門之前不動。

那黑影在他左側十餘丈外略一停頓，忽又如一縷黑烟一般一閃而失，遙遙的向

青雲庵後撲去。

冷天星不由疑念大起。

那黑影爲何在此現身，他是否陰靈敎中之人。

但他立刻又覺得自己過於多慮了，江湖之中多的是夜行人物，倘若自己事事存疑，只怕一步路也無法走得了。

忖思之間，只聽庵中的木魚聲已經沉寂了下來。

冷天星暗暗忖道：「想是庵中夜課已畢，既已決定入內還是快些敲門要緊。」

當下不再多想，立刻抱着白菱秋前去敲門。

山門不久就打了開來，只見一個中年緇衣女尼合什道：「施主敲門何事？」

冷天星不由又疑念大起，她既然看到自己懷抱着一個昏迷不醒的少女，爲何却一些沒有感到意外與驚訝之感。

但他立刻又爲自己找到了解釋，心頭暗忖，這就是出家人與俗人不同的地方，這位女尼是已到　對萬事萬物皆不動心的程度了。

當下連忙施禮道：「在下夜行迷路，又加上舍妹染患疾病，想在貴庵借宿一宵，明日早行，萬望師太行個方便！」

那中年女尼又復雙掌合什道：「貧尼不敢自專，請施主稍候，待貧尼稟過主持之後再來答覆施主！」

冷天星忙笑道：「如此就要煩勞師太了！」

那尼姑並不多言，輕誦一聲佛號，向內走去。

冷天星暗暗窺查，見那女尼雖然故加掩飾，但由她的舉止行動看來，分明也是一個身負上乘武學之人。

這倒是一件不可思議之事，一個荒山野嶺上的尼姑庵，庵中的尼姑竟然身負上乘武功？

但他知道，自己絕不會看錯，顯然的，這庵中有些古怪。

不久，只見那尼姑又復轉了出來，對冷天星淡淡的瞄了一眼，一言不發，僅是側身一讓道：「施主請！」

冷天星道聲多謝，懷抱白菱秋大步而入。

在那尼姑引導下，不久就走入了一間陳設雅潔的客舍。

那尼姑又輕誦一聲佛號道：「施主先請少憩，敝庵主持等會將親來晤見。」

說畢不待答復，轉身逕去。

冷天星迅快的把那客舍查看了一週，只見樸素之中另有一種高雅氣氛，查遍全房不見有任何機關佈設。

當下心頭一鬆，暗道：「這是自己過份多疑了！」

忽然——

只聽一聲嘹亮的佛號起自門外，一個鷄皮鶴髮的老尼已經大步走了進來，冷天星乍見之下，不由吃了一驚，一時連手心之中幾乎都驚出了汗來。

原來那老尼不但年齡極老，而且模樣生得醜怪已極，一雙目光却如兩盞綠燈一般，灼灼照人，令人不由心生寒意。

只見她面色黑紫，臉上生了許多葡萄一般的肉瘤，滿臉滿頸，纍纍皆是，走起路來顫動不已。

在這等荒山入夜之時，乍然看去，實在與遇到的幽靈鬼怪無殊。

但她那一聲佛號，却顯示出了她深厚磅礴的內力，說明她是一個身負上乘武功的內家名手。

冷天星連忙站了起來，拱手施禮道：「擾及老師太清修，在下心實不安……」

那老尼姑面目平板的道：「施主不必客氣，坐下講話。」

冷天星謙虛的移向下首而坐，道：「請敎老師太上下怎樣稱呼？」

那老尼姑微微一笑道：「貧尼法號空空！」

「空空……」冷天星情不自禁的吶吶自語道：「老師太的法號……」

空空師太哼了一聲道：「怎麼，有什麼不妥之處麼？還是你曾經聽說過貧尼之名？」

冷天星怔了一怔，忙道：「不！不……在下閱歷不廣，尚未聽到過老師太的大名，只是……只是覺得有些奇怪而已！」

空空師太格格笑了一陣，道：「身入佛門，四大皆空，除空而外，仍然是空，一切皆空，無事不空，貧尼法號空空，也就本此而來！」

冷天星忙道：「老師太佛門高人，在下失敬了！」

空空師太投注了白菱秋一眼，道：「她是施主的什麼人？」

冷天星忙說道：「是舍妹。因隨在下嶺南探親歸來，不堪長途辛勞，不幸病倒了！」

空空師太哼了一聲道：「佛門之內，不打誑語，她果眞是令妹，又果眞是病了麼？」

冷天星怔了一怔，面色紅紅的道：「老師太怎知她不是舍妹？」

空空師太笑道：「貧尼粗通相人之術，設若她果是令妹，至少面部總有些相似之處，這一點縱是一個普通之人也能够看得出來，不要說是老尼了……」

眸光利箭般掠了冷天星一眼，又道：「她眉宇之間有隱隱的青烏之色，雙手指尖發顫，分明是中毒之象，又那裏是患病呢？」

冷天星長吁一聲道：「老師太洞察秋毫，在下自然不便瞞您，她確然並非舍妹，也並非病，而是中了一種絕毒！」

空空師太道：「怎樣中的毒，被毒蟲咬了麼？」

冷天星嘆道：「不是，是……」他略一躊躇，終於說下去道：「是中了陰靈敎教主陰司無常史去惡追魂令牌上的一種絕毒！」

空空師太神態漠然，並不緊緊追問，彷彿陰靈敎主陰司無常等名一些也引不起她的興趣。

只見她平平淡淡的道：「貧尼只問那毒素叫什麼名字？」

冷天星茫然道：「這個……在下也不知。」

空空師太忖思移時，道：「不知所中何毒，如何能够救治！」

冷天星又驚又喜的站了起來，道：「這樣說來，老師太必是治毒的能手，就請設法救救這位白姑娘吧！」

空空師太淡然一笑道：「貧尼雖是略解毒性，但必須先知道她所中何毒才能確定有無辦法解救，以及如何解救！」

冷天星大是焦急的道：「這……在下委實不知，除非……」

空空師太忽而格格一笑道：「這也不是難事，把她先設法弄醒，要她自己說出來吧！」

冷天星搖頭嘆道：「沒有用，她也不知道所中何毒？」

殊料那空空師太話鋒一轉，道：「抱起她來，跟貧尼快走……」

說過之後，轉身向外行去。

冷天星沒有時間多想，同時，空空師太之言中也有一股令人難以抗拒的威力，當下只好依言把白菱秋抱了起來，隨着她們向外走去。

空空師太頭也不回，轉過後院，逕向一間空屋走去。

冷天星不敢存絲毫輕忽之心，懷抱白菱秋，默運神功搜查四方，同時準備隨時出手應變。

那空屋中一無所有，但却有一個秘道入口。

空空師太一言不發，向那秘道中走了下去。

冷天星早已試出那地道中只是一間普通地下秘室，並無任何機關佈設，當下也毫不遲疑的跟了下去。

下面是一間十分寬大的地下密室。冷天星一見，不由又吃了一驚，幾乎叫出聲來。

原來其中正中放置着三隻古鼎，每隻鼎爐下面都有一堆炭火，鼎爐中熱氣蒸騰，却不知煮些什麼？

另外則是數排木架，架上排了不少的瓶瓶罐罐，四壁之上則掛着難以數計的一束束的乾草、樹皮，花朵等等。

此外也有不少獸皮、獸骨，甚至也有死人頭骨，到處琳瑯滿目，看得出都是煉藥之用。

在牆壁之側，有一張木榻，上面釘着四支鐵環。

空空師太在床邊一站，冷冷的道：「把她放了上去！」

冷天星懷着忐忑的心情，只好把白菱秋輕輕的放到了床榻之上。

空空師太面無表情的走了過來，把四支鐵環一一束在了白菱秋的手腕脚踝之上，然後一緊繩索，使白菱秋只能仰面而臥，無法移動分毫。

冷天星大吃一驚道：「老師太妳這是何意？」

空空師太睬也不睬，顧自由架上取了一隻小瓶，倒出一撮紅色藥末，撒在了白菱秋的鼻孔之中！

冷天星心中激動不安，但忐忑之餘，却也只有一任其所爲，袖手一觀，靜靜等待變化。

不久。

忽見白菱秋啊的一聲，一個噴嚏打了出來，說也奇怪，只見她四肢一陣抽動，人也隨之醒了過來。

冷天星說不出是驚是喜，連忙湊了過去，叫道：「白姑娘，白姑娘……」

但他的叫聲却被空空師太所打斷，只見她橫身一攔，輕叱道：「眼下不是你們訴述相思之時，站開一些！」

冷天星又怔了一怔，但却只好紅着臉退了開去。

空空師太伸出枯瘦的兩掌，在她身上一陣按摩，而後又在她前額上輕輕敲打了一陣道：「妳知道中了毒麼？」

說也奇怪，白菱秋立即溫順的應聲道：「知道。」

空空師太又道：「知道所中何毒？」

白菱秋又機械的道：「不知道，但知道我快要死了！」

空空師太笑道：「如果妳肯聽話，也許不會就死，妳願意死麼？」

白菱秋平平靜靜的道：「不願意死，我聽話！」

空空師太道：「這就好辦了，現在告訴我，妳有什麼感覺？」

白菱秋道：「頭痛、無力、心慌、噁心……」

空空師太截斷她的話道：「够了，妳中的毒比我所預料的還要重些……」

伸手由架上取下另一瓶藥末，用一枝竹片挑了一些喂到白菱秋口中，等了一會問道：「什麼滋味？」

白菱秋櫻唇扁了幾扁道：「酸的！」

空空師太面色沉凝，驀然由懷中取出一支銀針，在鼎爐下的火堆上燒了一會，迅快的走回榻前，出手如風，在她天突、曲池、巨闕等穴上各刺了一針，只見數縷黑色血液流了出來。

空空師太又把那一瓶藥末挑出一撮，撒在白菱秋的櫻唇之內，道：「現在嚐嚐看，變了味道沒有？」

白菱秋櫻唇又扁了一扁，說道：「甜的！」

空空師太淡淡的嗯了一聲，取來一隻小杯，又用力一刺，在她耳後狠狠的刺了一針！

同時，用那小杯子在針口上接下了半杯黑色瘀血。

只見她又從架上取下另外一個小瓶，挑出一些白色藥末，撒入了那半杯接下的黑血之內。

不久，那半杯黑血變成了鮮紅之色。

冷天星在一旁凝神細看，雖是看得茫然不解，但心情却緊張到了極點，也激動到了極點。

空空師太凝視了那半杯鮮血一眼，慢慢放了下去，道：「她中的是八步斷魂散，這種劇毒混合了世上各種奇毒，中毒之人走不出八步，必死無疑……」微微一頓，又道：「所幸她中的少之又少，才能延續到現在，不過，最多她只能有三兩個時辰可活了！」

冷天星大爲激動的道：「老師太，求您救她一救！」

空空師太有些爲難的道：「這是世上最難救治的一種毒傷，貧尼……」話鋒一轉，道：「你當眞決心非救她不可麼？」

冷天星毫不躊躇的道：「那是自然，只要能够辦到，雖是赴湯蹈火，在下也是非救她不可，至少，也要盡人事，以聽天命！」

空空師太道：「這樣說來倒也容易，但你必須完全聽我的話助我施用手術！」

冷天星忙道：「在下完全聽您之命，只求老師太慈悲爲念！」

空空師太道：「你不後悔麼？」

冷天星怔了一怔道：「這有什麼值得後悔之處？」

空空師太道：「貧尼要你以內力助她行血運功，也許會使你因而喪失一部份眞元，至少須月餘休養才能復原！」

冷天星凝重的道：「這點小事，在下用不到考慮！」

空空師太忽的由架上取下一顆藥丸，遞一過去道：「把它吞下，方才有效！」

冷天星伸手接過，只見那藥丸約有棗子大小，顏呈墨色，但却有些許腥臭氣味，一經休息，微感噁心。

但他不疑有他，爲了救白菱秋的性命，更是不稍遲疑，當下立刻兩眼一閉，把那藥丸吞了下去。

空空師太目注冷天星吞下了藥丸，立刻仰天格格一笑，聲如沉雷突發，冷天星被震得頭腦嗡的一聲，心頭不由一震。

驀然之間，他忽對那滿臉肉瘤醜惡無比的空空師太生出了一種敬畏之心，彷彿自己已完全被她所主宰。

這種奇怪的感覺與他原來的意志互相衝突，以致心靈之中忐忑不安，雙眉深鎖，說不出怎樣是好。

空空師太並不理會他的古怪表情，却把那使白菱秋血液變爲鮮紅的藥粉撒了一些在白菱秋口中，同時也塞進一顆與給冷天星所服下的同樣的藥丸，拍拍她的結喉穴，使她完全吞了下去。

然後，又在她格格大笑之中鬆去了那四支鐵環，分別在兩人的頭上輕輕無摸了一陣，道：「你們兩人都辛苦了，現在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冷天星與白菱秋同聲溫柔的應道：「是。」

於是，兩人雙雙坐於床榻之上，跌坐瞑目，調息起來。空空師太滿意的看了兩人一眼，在格格大笑中走了出去。

冷天星與白菱秋坐在密室中的床榻之上，雙雙跌坐瞑目，各自運功調息，不知時光過去了多久。

但兩人始終未交一語，及至一縷曙色由密室洞口透進去時，已到了次日的午時左右。

冷天星終於先躍下床榻，在房中轉了一圈道：「白姑娘，妳好了麼？」

白菱秋也一躍下床，道：「完全好了！那藥眞靈！……」眸光一轉，道：「那位老尼姑呢？」

冷天星道：「大約也快來了！她救了姑娘的性命，就是姑娘的恩人了，也是我的恩人，咱們欠她的恩情太多了！」

白菱秋道：「若說是我的恩人，那是一點不錯之事，怎麼也是你的恩人呢？」

冷天星道：「因爲在下發誓要把姑娘救好，倘若不是那位老師太，姑娘一死，我也是活不成的！」

白菱秋面色一紅道：「我……我對你如此重要麼？」

冷天星怔了一怔，道：「因爲姑娘若出了不幸，就是我的罪過，縱然勉强活下去，也將一生受良心責備，感到不安！」

白菱秋略帶失望的道：「現在咱們怎麼辦，離開這裏麼？」

冷天星皺眉道：「不行，咱們要等那位老師太回來，也許她有用得着咱們的地方！」

白菱秋連忙點頭道：「對！她……」

她忽然情不自禁的震顫了一下，因爲一提到那老尼姑，就使她心靈悸動，彷彿那老尼姑只要說一句話，就會使她無條件的完全服從！

冷天星神色之間也是一副不安之色。

忽然一聲輕咳傳了過來，只見那醜惡無比的空空老尼忽然大踏步走了進來。發出一聲震人心魄的大笑。

冷天星與白菱秋同時一震，頓時面色青白的施了一禮，站在一旁。

空空師太說話倒還溫和，輕輕一笑道：「你們都好了？」

白菱秋吶吶的道：「多謝老師太救命之恩！」

空空師太忽然面色一沉道：「老師太也是妳該叫的麼？」

白菱秋身子一震道：「那……我該叫……您什麼？」

空空師太大聲道：「師父！記住！我就是你們的師父，你們的師父就是空空神尼！」

白菱秋首先雙膝一軟，跪了下去道：「師父，弟子記住了！」

冷天星則迷迷茫茫的站在一側，似是不知道應該如何是好？

空空師太陡然一聲大喝道：「冷天星，你呢？」

冷天星吶吶的道：「我……我也要拜您爲師麼？」

空空師太沉聲怒道：「胡說，我本來就是你的師父，難道你忘了不成？」

冷天星怔了一怔，但却連忙跪了下去道：「弟子該死，竟把您老人家忘記了！師父，弟子……」

空空師太桀桀一笑，道：「只要你知道就好，爲師既往不咎，這次並不處罰你們……」

聲調一沉，喝道：「起來！」

冷天星與白菱秋互望一眼，困惑的同時站了起來。

空空師太淡淡一笑，望着冷天星說道：「爲師傳你武功，救你性命，到底爲了什麼？」

冷天星茫然答道：「要弟子服從於您，聽您所用！」

空空師太滿意的笑了笑道：「你慧根深厚，若非爲師，只怕別人誰都降服不了你！」

冷天星忙道：「這都是師父恩典！」

空空師太忽然揮手道：「隨我來！」

冷天星、白菱秋毫不遲疑的立刻隨在空空師太身後，向外走去。

空空師太一路向後院走去，在另外一間更爲嚴密的密室之中收住了脚步，兩人見狀不由訝然一驚。

原來那密室中空無所有，只在房樑上吊垂着許多繩索！

空空師太突然一聲大喝道：「白菱秋，把妳的外衣脫了下來！」

白菱秋本能的臉色一紅道：「師父，您爲什麼……」

（未完・五）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新書介紹

環球出版社發行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均有售

美麗華打火機
送禮顯光芒 自用更實際

美麗華隱蔽式滾珠打火機

堪稱打火機中優雅典範
之美麗華GL-88火石
滾珠打火機，機身纖薄，
紋飾精緻，設計豪華，
款款熠耀生輝，格調高貴。

Maruman

美麗華電腦打火計數機

美麗華打火機系列，
今年更加星輝萬丈。最新推出
DL-41電腦打火計數機，
備有電腦設計，點火計數，一機
代勞。而且配有慳電性能，
放置七分鐘後，計數機自動關閉，
既名貴，又實際。

各大百貨公司均有代售

Maruman® 美丽華